张资平情爱小说（上）

# 黑恋




宁夏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目　录

# 编者的话

自从全国解放以来，张资平的情爱小说销声匿迹已有40余年了，以至于现在许多读者连张资平是何许人都弄不清楚。

张资平(1893—1947)广东梅县人。1911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大地质学系学习，其时开始文学创作，系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后期又脱离了该社团。他回国后曾一度应聘为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卸任后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为业。

张资平的作品多以男女青年情爱为题材，故而曾被斥之为专写“三角恋爱”的作家，这也就是其作品长期不得翻身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继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种种热潮之后，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到张资平了。

他的情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尖锐，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艺术写照。他写军阀、妓女、嫖客、大亨、旧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底层劳动者。确实，他是创造社中写实味最浓的一位。

我们出版张资平的情爱小说系列，目的在于使广大读者全面、准确地评价张资平及其作品。

1993年4月

# 黑　恋





# 一

君展和弈芳的同栖生活，是由他们在大学学业的前一年秋初开始的。他们真的相认识后没有多久，就匆匆地结婚了。的确他认识她虽不久，但他实在十二分的爱慕她了。

弈芳的身材高高的，虽不十分胖，但也不能说是瘦削，并且她喜欢穿时髦的西装——搽香气浓厚的香粉引得一部分的独身男性同学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君展是个又矮又瘦的黑少年，论面貌不能说是很出众。尤其是他的两颗门牙微微地向前突出，由侧前看来，他的唇合拢来，就有点像猴嘴，不过他喜欢时髦的装饰，和女同学一个样的搽香粉，洒香水。大概他的家计还可以，时髦的漂亮的中西衣服很不少，常轮着穿。

他们在大学一年级时，X城的政治上就起了一大变革。改革的结果，君展的朋友、同乡、亲戚们在军政界上活动的很不少。就连大学的当局的一个，也是他的同乡的亲戚的朋友的兄弟。于是无条件地不受学年考试就一年级编入二年级了。并且他一面在大学里念书，一面在西装的襟角上又挂上一个某政治机关的铜质徽章。听说是什么秘书，月薪……差不多一百元。这恐怕是弈芳恋爱他的最重大原因。

那年秋X城开始政治上的改革，到十二月下雪的时候，社会的秩序才渐次地安定下去。在这个新建设期中，人才当然很缺乏，未毕业的大学生出来为社会服务的很多，不单君展一个。又不单男的大学生，女的大学生也不少出来做社会工作的。当时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风气很流行，所以弈芳也跃跃欲试。不过她反省了又反省后，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特长，文章做来不十分通，字也写得不甚佳。勉强可以认为自己的长技，只有唱歌和几种跳舞，其次也可以上舞台演演新剧。

君展是置籍大学的政治科，弈芳进的是理科的天文系，后来改

到生物系去了。政治科在大学的第一院，生物系却在第八院，他们原不认识的。自X城的政治改革后，大学的同学会也随着要改组，君展在军政界上交流广，结果被推为学生会的主席了。学生会成立的那晚上开了一个游艺会，弈芳担任了一出跳舞和演新剧的一个角色。君展因为订游艺会的Programme，和弈芳接谈过几回。他羡慕她，因为她在他眼中的确是个长身玉立的美人，她羡慕他当然是他在社会上的活动能力了。

过了阴历新年又一星期了。在这一星期中，他俩一同看戏，一同喝酒，一同抹牌，欢聚了几天。每夜里都是他雇辆汽车或马车送她回家去。他也到她家里坐过几次，但因为事忙，她约了他几次在她家里吃饭，他都拒绝了。初七晚上，他抱着她的腰由汽车走下来时，在她的红醉的嘴角上亲了一个吻，她也不像前几次的那样拒避他了。她虽然稍微把头歪躲了一下，斜睨了他一会，但立即翻过笑脸来向他低声地说

"那么你快点回去吧。夜深了，明天定要来哟！要早一点来！"

他只凝望着她的一呼一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化成一阵阵的白色水蒸气，他觉得周围的空气都给她的气息醇化。在微明的门灯下的她醉颜也分外的鲜艳。他只凝望着她，不会回答。

"傻的！尽望着人做什么？还不快回去！"她一面说一面在敲门。

"你的妈妈早睡了吧。"他仍站着不动地问她。

"还在李家那边抹牌也说不定。"她率直地回答他。

他们听见放鞭炮的音响，都沉默了一会。

"你看还有人放鞭炮呢，还早得很。叫你多坐会儿，总不听人的话。"君展在埋怨她。

"你那旅馆里的房子太吵了，我真不愿意久坐。"

"那要怎么样的地方你才喜欢呢？"他笑问她。

"我要，要……"她斜着他，再给了他一个媚笑。

她家里的妈子把门开了。

“你的兄弟在家里么?”几次到她家里的经验迫着他发这个质问。但到后来他想,就这样的问她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

“他么?近来整日整夜的都不在家里。还不是一样的喜欢赌!隔新年还没有几天,他哪里有心绪一个人守在家。”她说了后故意地叹了一口气。

“那你不寂寞么?”他一面说一面想,假定她家里没有这个妈子时……但看她并没有一点诚意让他进去。

“寂寞还不是要过去。”她再叹气。

“那么明天再会。”他很决意地向她点了点首。

“那么,明天早点来,不要叫我们焦望。”

君展一个人坐在汽车里,一任车夫向冷暗的空中驰骋。他只坐着痴想。他想不出她不先有准备就不愿意接自己到她家的理由来。据她说,她家太脏了,也没有一点可以看得过去的陈设。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已经看过了,还怕什么呢。他想,她家里的确太不干净了。单是养了几只母鸡一件事,他就觉得十分讨厌。他一进去就看见院子里,堂屋里和天井里都是整千整百堆的鸡粪,也不见有人去打扫。他们像看惯了般的,不觉它肮脏。她实在不像是由那家里出来的姑娘。

君展闷闷地想了一会,汽车驶到电车路上来了。街路里虽减少了些行人,但电车还是一样的飞驰,街灯还是一样的辉煌,酒楼茶馆里也还是一样的喧嚷。

他回到旅馆里来了,他开的房间是在三楼的一隅,正向X湾,他走上楼来,他的几个同乡还在那边抹牌。

“想不到你这样早就回来了。她不留你么?”甲一面抹牌一面向他问。

“哪里!不要说笑。”君展回答他。

“的确是个尤物!”乙说。

“是个肉感的美人,怪不得君展如醉如痴的。”丙笑着说。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展侧！可惜平仄不调了。哈。哈！”丁哈哈地大笑，自鸣得意。

“君展，你和她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了？据我看来，你们的关系像很深了。她对你该有什么表示吧？”乙问他。

“浅得很，浅得很！我们相认识还不满两个月呢。哪里谈得到什么关系！”君展一面除外套，一面回答乙。

“接吻的程度总该有了吧？”丁跟着追问。

“哪里有这样容易！”君展笑着说。

“君展，你如果再长漂亮一点，她早就上手了。”甲很不客气地说。

“这也不见得。女子和男子不同，听说越美的女子越喜欢丑男子，因为要这样才显得出她的美丽。唯有丑女学生不自知其丑，偏要拣肥择瘦地找美男子。”

“你这个议论倒很新颖，可以算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吧。”丁在嘲笑甲。

“那么像我的尊容怎么又不见有一个女学生来向我攀交呢？你看我比君展怎么样？谁长得好看些。”乙说着自己先笑起来了。只有丙不说话了。他们都偷望丙，看见丙的像蜂窝般的脸皮通红了。

他们不敢继续说笑了，重新热注到麻雀牌上。

“她还有点封建思想，有点讨人厌。”君展坐下来后说了一句。

“何解？”甲一面注视桌上的牌一面问他，“糟了，糟了！九索过了我还不知道！”

“谁叫你只顾贪说笑！”丁说。

“她对于结婚的仪式像很重视般的。她说先要行订婚式，后再举行结婚式。我觉得这样未免太花费了。所以我对她想放弃了。”

君展的视线透过窗上的玻璃板，他望见几点微明的星火在湾面浮动。也听见外面马路上的轰轰的四轮的音响。

# 二

第二天下午，君展从弈芳家里出来时已经午后四点多了。她和她的弟弟很谦和，很亲切地送他到街口来。印在他脑里的一个不好的印像又加深刻了一点。

——今天总算是欢乐的一天。自己太孤独了，看不惯他们母子姊弟间之暖和亲爱。他们真可以说是享天伦的乐事。只有自己是个孤独者，不要再嫉妒别人了。

他终和她举行了一个订婚式。订婚式很简单，交换戒指，共同拍照。此外在她家里设了两台酒席请了十几位女客，同时君展也在一家酒楼上请了二三十位同乡和朋友来证明他和她今后再没有自由向他方面发展了。

订婚后的第三天，君展又约了她同到剧场去看才由美国回来的新剧团的演艺会。

十二点钟前后，她如约到他的旅馆里来了。他才起来在洗嗽。

"吃过了饭没有？"君展一面抹脸一面问她。

"早吃过了。"她懒懒地坐在他床前的一把椅子上。

"吃过了就算了。下半天到剧场的楼上吃西餐去吧。这旅馆里的饭菜吃不得。"他走近痰盂前，一阵灰白色的水由他的紫色的双唇间流泻下来。她看见心里有点作恶。

"美国新剧团今天演的是哪一种脚本呢？"弈芳无意识地问。她说了后走到向骑楼那边门口来。

"罗蜜欧和朱丽叶。"君展洗嗽完了也走过近骑楼那边来。他拿了一张剧场的广告给她看，也凑近她的肩侧来看。她顿时闻着一种臭气。

"××部下星期要我们去演戏筹款呢。"她说着站起来走近痰盂吐了一口涎沫。"我正打算演这个脚本呢，文科的英文教授已经把它译好了。"

“那么你扮朱丽叶么?”君展笑着问她。

“谁扮罗蜜欧呢?”

“我的兄弟。”她笑着说。

“仲瑚也会演戏么?”他又感着一种奇特的惊愕。

“比我演得好呢。”她的双颊微微的泛了一点红潮。“他在北京老不念书,只管很热注地去习演剧。两姊弟不该演这种爱情剧吗?”

“表演艺术。有甚要紧呢。”君展虽然这样说,但心里总有些涩涩的感情。

他们进T剧场时天气还很好的,但到夜里十一点多钟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丝丝地下起雨来了。

他俩站在剧场门首争执了一会,他说先回到他的旅馆里去,但她要求他直接地送她回她家里。

争论的结果还是她赢了。但那晚上还是可纪念的一夜。再过两星期他俩结婚了。在X城近郊租了一家小洋房子开始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

出乎他的意外的就是结婚后他俩的生活异常的平凡。她跟着时日的经过对家庭也愈觉厌倦。对君展的劝慰,她没一句接受过,她像要对他起革命了。

不幸的君展,结婚后不满三个月又遇着政治上的第二次变革。在军政界中的同乡,朋友亲戚也减少了许多。他的某机关和秘书也没有得当了,只得写信到南边去叫家里汇钱来用。弈芳也就渐渐地看不起他了。

她有时也很自愧,因为自己虽然有点讨厌君展穷,但他对她的金钱的要求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没有拒绝过。

——他还是个可怜人!他还不是一样地供给自己么?自己兄弟的零用钱都是他供给呢。

她虽然有时自悔自愧,但她也不觉得如何地十分难过。她想对他的金钱的需求不过是件小小的罪过吧了。

——我怎么能为他省区区的金钱而牺牲我的装饰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装饰之外呢？

到后来，君展也觉得家庭乏味了。并且心里还藏着一件不能告人的忧郁。他想，能够把家庭解散就多用几百块钱也算了。但是现实告诉他现在是不可能的。

未结婚前，他曾介绍她到××部里当了个股员。现在天气渐热了且因身体的关系就辞了职。现在他俩都算失了业，只有她的兄弟由君展介绍的国立银行里的行员的位置还保存着。银行的经理早换了，但仲瑚的位置还能够保持，这是何道理呢？一般说，因为他是个小白脸，美男子，金库科长很爱他。

君展到了下学期还是回到大学里去上课，弈芳却废学了。君展不在家时，也一刻都不能留在家里。她不进剧院就回娘里去，每次回娘家里去就一歇三四晚不回来。君展也没法子奈何她，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君展因为弈芳对他的疏远，新认识一位女友，是文科里的同学。这位女同学和弈芳也约略认识的，姓杜名绮兰。杜绮兰本来赶不上弈芳的美，不过有个团团的脸儿带几分媚力；但在现在的君展的眼睛里却比弈芳美。因为弈芳因身体的障碍减损了许多未婚前所有的美。

其实杜绮兰对君展完全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君展太殷勤了，人情难却，和他看过几次剧，上过几次酒楼罢了。绮兰常向君展说要来看弈芳，但他表示十二分的拒绝。到后来他还是引她来了。弈芳很像是欢迎绮兰，不表示稍微的嫉妒，这使君展发生了一种惊异。

君展和她是阴历正月间结婚的，到了九月初旬她分娩了。生了一个黄头发的女儿。据她自己说，她家的遗传，多长黄头发的。

这个婴儿很可爱，但君展总不十分喜欢她。不过要尽的义务——做父亲的义务——还是非尽不可的。为这个女儿应做的一切，

君展还是履行了，弈芳看见君展这样的热诚为这个女儿，就觉得很对不住他，对他也就恢复了几分的旧情了。

## 三

因为君展姓白，她就为女儿取名珍珠。

“白珍珠！多好听的名字，是不是？”她强迫君展同意。

“名字不外是个符号，叫瓦片叫石块也可以，叫阿猪叫阿狗也可以，没有多大关系。”君展分外冷淡地说。这时候弈芳唯有脸红红的不说话了。

快又近新年了，还只差十多天。君展觉得今年冬天的空气特别冷静。一天午后，过了年的第二天下午，君展由外面回来，才进门，觉得今天格外的冷落，一点声音没有。平日回来雇用的吴妈定出来迎他的，今天连吴妈的影子也不见了。

——一点点的伤寒咳嗽有什么要紧！但她总是大惊小怪的，服药，请医生，闹得天翻地覆，一家不宁。像这样的，真叫自己不能在家里多坐一刻！

君展走过了堂屋，到后房的角门首了。他听见弈芳在房里和一个男子说话。他骇了一跳，忙住了脚，禁不住往下听。

——不是我不想来，是怕姊丈多心。

君展知道来客是仲瑚了。

——那不是笑话么？弟弟来看姊姊都有什么嫌疑么？

——不过……

——不过什么？弈芳的笑声。

房里沉默了一会。

——你看有危险没有？体温像又高了些。不至于死吧。你摸摸她的额角，热得厉害呢！

——不要紧吧。这剂药服下了会好转的。真长得好看！怪痛人的。

——这是母系的遗传。她的父亲就丑死了。弈芳的笑声。

——母系也不见得什么标致吧。仲瑚的笑声。

——什么意思?大妈我没有见过,我想总赶不上家里的妈妈好看吧,不然何以父亲生前不愿和大妈同住,单把你接出来呢?

——那也不见得,这是年纪老了的关系。

——照姊姊看来,大妈该是很体面的,不过姊姊实在有几分像父亲,第一点就是体格。这么大的一张嘴完全和父亲没有两样。

——讲到父亲,我真恨他不过。那个老昏头早死了早好!你再莫提他了。你的母亲也是个笑面虎,所以把我的妈妈害得一世不得出头。不单对不住大妈,还对不住父亲呢。等到父亲死了后才对我讲了许多假仁假义的话。

——我比你还讨厌她!

——所以我说现代的世界完全是个矛盾的世界。现代的社会完全是由整千整万的矛盾事实构成的!像这种社会不打破怎么得了!你看我们的精神生活何等的痛苦!

——那是自己不好,不要再把过失推给社会了。一般失意的人都在骂社会,真的听得讨厌了。骂社会之先也得骂自己吧。

君展站了一会听不出什么头绪来。他不知不觉间自然地咳了一声。

仲瑚忙由房里脸红红地走出来。

"姊丈回来了么?"

君展看见仲瑚今天穿的西装特别漂亮,美男子格式已经十二分的全备了,连他也觉得有点可爱。只有那条鲜红的领带实在有点刺目。君展又看见他的外套都披在身上没有卸下,刚才紧缩了些的胸口又宽裕起来了。

跟着老妈子也由后面的厨房里出来了。君展也只能和仲瑚很客气地招呼了几句话就走进房里来。他看弈芳的态度很安闲地坐在床里袒着胸脯。小孩子衔着她的一个乳头睡着了。她看见君展

进来只说了句：

“回来了么？”

君展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下了帽子再脱马褂，随后就出来招待仲瑚。他们只对坐了一刻，彼此都像在戒严中没有话可说，仲瑚告辞了。君展也不留。

他小孩子昏睡了两天还不见好。君展只得请了一个医生来诊视。因为小孩子每夜里哭得很可怜，他也不能安睡。医生来诊了，说是患了茵胡劣缘咤症，在家里看护不好，要入院才可以早日平复。

弈芳抱着小孩子进病院来时，院长说有点迟了。弈芳却不相信是进院迟了，因为她原来就不赞成进病院的。她只说是在途中车子里加受了点寒，所以难治了。当然，她只埋怨君展。

院长说，能够把今夜挨过去，到了明天或可望转机，所以今夜里要特别的看护好。弈芳因为近几天来疲倦极了。要君展陪她们母女在病院里住过这一夜。君展先想拒绝，但到后来知道拒绝不了，就答应了。

弈芳很热心地在看护小孩子，君展只坐在她旁边打盹。他们见小孩子微微在咳嗽。咳嗽之音有点像在远距离的犬吠。

到了夜静十二点钟的时候，小孩子像睡熟了。弈芳把君展推醒。

“小孩子睡了，你也睡一忽不好么？”君展揩着嘴角上的涎沫对她说。

“我睡不着，有点害怕。你还是起来陪陪我。”

君展睁着倦眼望了望她，他发现她在拿一条汗巾揩眼泪。但是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我问你！小珍珠万一有什么，你怎么样？”她在流着泪说。

君展像石块般地沉默着，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这个小孩子死了时，你怎么样？！”她的声音比先头高一点了。

君展的眼睛也跟着她的声气睁大了一点。

"……"他还是一样的不说话。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这个人真卑怯,有本领去干还不敢不说出来!你当我不知道么?我知道你给那个狐狸精迷住了,不要家了!"弈芳哭着说。

"哪一个是狐狸精?你知什么事?"君展到了这时候不能不开口了。

"你骗我不知道!"

"我还有什么能力!你要说尽管说。我自己一身还处理不了,还有工夫管别人的事么?"

"我知道你早想不理我了,但是没这么容易,你不能把我们养活,那你就离开我们算了。"

"不要说了,睡吧。有话等小孩子好了再说吧!"君展打了一口呵欠,用腕忱着头再向桌沿上靠下去。

## 四

小孩子虽然挨到天亮了,但医生看了后说难得有希望。弈芳听见医生说小孩子的病危在倾刻,她就主张打发一个人通知她娘家。医生也说外祖母能赶来见见面,抱抱也是好的。但君展像有什么特别理由,主张不必。结果还是她的主张贯彻了。

"你要向我妈说,她如果不能来就请我的弟弟来。务要请他来一趟。你说小孩子快要死了,早来一刻还可以看见她。"弈芳流着泪向到她母亲那边去的当差的说。

但是仲瑚赶来后,小孩已经断了气息。

自小女儿死了后,她俩间愈加冷淡了。她更厌恶独守在家里了,君展常看见她一个坐着流泪。他想,她当然是为亡女伤心。

嗣后她每在他出去后也把房子空起来,一连四五天不回。她只说家里像冰窖般的,她一个人住不下去。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她回答说,除了娘家还有什么地方可去。他俩偶然碰着同在家里时,也曾应着生理上的要求亲近过。不过,他想实在是无聊的动作。

一天,君展和平时一样很疲倦地回到家里来了。他才进门,吴妈就告诉他,她吃了中饭就出去了。这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心里并不发生什么不快的感情了。

很寂寞地一个人吃了饭后,坐在房里,觉得这样冷清清的长夜实在难得度过去,于是他嘱咐了吴妈几句话再走出马路上来。

暮春天气,并且一连七八天不下雨了,与其说是暖和毋宁说是闷热。他只穿了一件夹长衫,出来在马路旁的 Pavement 上行了一会,他听见街店的洋铁檐篷上的雨滴的音乐,头上也滴了几滴雨粒。由 X 湾吹进市里来的冷风也一刻一刻地强烈起来。他后悔少穿了衣服,也埋怨自己不该不带伞出门。他正想找一家咖啡店躲躲雨。

——就一个人看电影去吧。坐汽车去。但他向大马路上望了望,不单没有汽车马车,连黄包车也没有一台。雨滴渐渐地大了,马路上的行人也少了些,拂面的风也渐渐地冷起。没奈何,他放快脚步,向前面急急地走。他一边走一边闻得着自己呼出的一阵酒臭。

"喂! 不是君展么?"

他忙抬起头来看,一个身体粗笨的青年撑着一把洋伞站在他面前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是在某军政治部里工作的一个同乡管胜人。他的外貌虽然有点粗俗。但人品却很高尚,并且对友人也很厚道,所以朋友们就叫他做管圣人。

"圣人么? 到哪里去?"

"送一位朋友到市厅里,那个朋友是厅长的同学,他就在那边歇夜了。我现在要回家去。"

"不是回你们部里去么?"

"今天星期六呢。"圣人笑着回答君展。

雨越下得急了。

“你没带伞么?真不好。我的伞又不能借给你。”圣人苦笑着说。

“不要紧,躲一躲就过去了。这样的雨下不久的,我们到那家咖啡店去坐坐好么? ——叫什么咖啡店,我忘记了。”

“中山咖啡店。”圣人的记忆力比君展的到底强些。

他们共撑着一把伞在电车路口转了弯,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就在那条横街进去的靠左第三家。

咖啡店很寂寞得没有一个客,一个大厅和几间小房都在空着。厅正中敷着白桌套的长台摆着三四个洋磁花瓶。几把藤椅子在长台的周围也排列得很没有秩序。

他们在正厅靠街的一张小桌的两边坐下来。君展就由衣袋里取出一包纸烟拿了一支给圣人,自己也拿了一支在口里。

“你怎么不穿军服呢?”君展笑着问圣人。

“你喜欢军服么?”圣人也笑着问他。

“穿军服做什么事都方便些。”

“不至于吧。”圣人狂笑起来。

“怎么你们部里近来也停锣息鼓地一点活动都没有了呢?”

“现在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宣传也到了个程度了。本来早该解散的,但部里的当局要维护他们一班人的饭碗,所以还天天在印刷宣传品。其实出去宣传也没有人听了。发出去的宣传品也没有人看了。骄功的兵士也不接受政治训练了。做政治工作的人哪一个不心里自惭尸位,不过一唱高调就没有饭吃了。我早就想辞差,但是事实上到了现在还没有辞成功,你看经济问题困人不困人。你近来怎么样?快要毕业了吧。还是教育界好些,虽然清贫,但很高尚。”

“清高什么!你不看见大学教授们向军阀、政客卖办阶级叩头讨吃饭钱么?”

他们在中山咖啡店喝了点洋酒和红茶,就叫堂倌算了帐一同走出店门首来。

“你现在想到哪里去了?”圣人问君展。

“我想看电影去?你也陪我去好不好?一个人看太没有意思了。”

“那要看九点半的,还要等半个多钟头。”圣人看了看腕表,告诉君展七点多钟了。

“那么到西圃去看新剧好么?”

“那些女同志演的新剧实在不敢领教,看见使人肉麻。新年初二我们部里开了一个游艺会,请了几个女同志演新剧。她们演了一出《过新年》哪里是什么新剧,一个一个地轮着唱一出戏罢了。看得个个打呵欠。我实在替她们脸红了好几次。”

“我们就走一趟吧,敢到西圃去炫艺术的总比你看的强些吧。如果真的不好,我们就走。”

“圣人看见时候还早,天又晴了,不得已答应了君展,同坐一辆马车到西圃来。

## 五

圣人抢先地买了一张包厢券。君展心里很不过意,但又不便把钱还他,只好连说了几句“对不住。”

他们才走进戏台左的第四号包厢来时,座客在热烈地拍掌,因为舞台在闭幕中,下一幕的背景又没有排好,所以看客都在拍掌催促。

闭幕中的场内秩序异常的混乱,他们看见了这种情况都后悔不该不去看电影。君展把招待员给他的 Programme。翻来一看,演员的栏内竟有弈芳的名字。他发见了她的名字时就像触着了电般的。但他立刻恢复了他的状态,因为他怕给圣人发觉了他的秘密。

脚本名叫《旧家庭》。他看见这个剧名就晓得是一个在 X 市自称戏剧大师的 T 先生编的。

“看见这类名词就肉麻!”圣人很愤慨地说。

“它的内容不看也晓得了。把它概括地说出来无非是‘打倒旧礼教’,‘打倒旧家庭’,‘杀父亲去’,‘革母亲的命去’,‘恋爱自由’,‘和旧的离婚’,‘和新的共同生活’一类的情节。不要看了,快去吧。”

君展本来也想走,但又舍不得走。他想,今晚上倒要看看她的艺术呢。他把圣人劝慰了一会,但圣人执意要走,结果圣人先走了。

剧中的情节完全不出圣人所预料,弈芳就扮了一个革命青年的新情人。矮子阵中比高,君展所深信为艺术不甚高明的弈芳,因为其他的演员太差了,还表演得不错。后来听左侧右面的人说,那个扮革命青年的就是《旧家庭》的创作者。君展觉得这个青年艺术家还不错,生得这样漂亮。弈芳恐怕不单是他的戏剧中的情人吧。

《旧家庭》演完了。君展看见那个扮革命青年的真的穿着军服,背皮带和弈芳并肩地走到对面舞台右排的第三号包厢里了。他又看见那包厢里还有两个男子,一个女人。他也认识了两个男的里面的一个就是仲瑚。

他们三个看见弈芳和革命青年进来了,都站了起来。不一会他们都离包厢出去了。君展最初怕给他们看见,忙侧了一侧身,不敢给弈芳认识。但到后来,他知道他们五个正忙于享乐,哪里会注意到对面包厢里有人在侦视他们呢。

君展看见他们都走了,也站起来打算回去。

——早点离开吧!和她唯有离婚的一途了。这就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结果。他走出戏院门首时,看见一辆汽车呜地一声向海岸那方面驶去了。他痴望着那辆汽车留下来的一阵白烟在戏院门首站了一忽。

“回去吧!回去把这个不幸的家庭解散了算了!”

近十二点了,他雇了一辆洋车回家来。

第二天十点多钟,君展还在家里,弈芳笑容可掬地回来了。

“你没有出去么?”

他有三四个月不曾看过她这样的和颜悦色了。但他想到昨夜里的事,觉得她的这种表示已经迟了。他对她还是点了点头没有话说。

她在后房里摸索了半天才换了一身家庭里常穿的便衣服出来。她走近他的书桌前还是那样笑容可掬地向他说。

"我送你这几张入场券,你去多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我的艺术。"四张红纸印的包厢券放在书案上了。

"我早看过了!不单你的,那位革命青年的艺术也赏鉴过了,好得很!"他本想发作几句,但到后来还只是淡笑着说。他说了后就免不得望望她的颜色。

"真的么?你看我比他谁演得好呢?"

她的大胆的态度倒使他有点气愤了。

"当然是你啦!"君展冷笑着回报她。

他们看见吴妈进来了,也就沉默了。

"你认识他么?"她望着吴妈出去了后再问他。

"鼎鼎大名的T谁不认识?!"

"你也认识他?"她再问他。

"不是××部的艺术科长么?"

君展这瞬间在她脸上发现了几分惊慌。

但一星期内他俩的离异得到双方的同意决定了。君展也觉得人生太过于滑稽了,离散的前一晚还能够和她这样的亲密。她不会拒绝也是他意料所不及。

家庭解散了后,君展就搬回学校的寄宿舍去了。

## 六

在搬回学校的第二天早晨,起床的钟声荡到枕边来时,君展起了一种新感觉。

他想自己像做了一场春梦,醒来只感着空虚。前后仅若干个

月，自己仍然颓卧在冷寂的空床上。如果这算是人生的一幕，那人生就够滑稽了。因为弈芳，自己得罪了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失了信用。最痛心的是革命的同志朋友们都轻蔑自己，离开自己了。自己在这几个月中空劳碌一场，所赢得的只是在心坎上多划了几道伤痕。

——到民众中去吧，重新做人去吧。看能够做点劳绩出来补偿前失么，他这样想。

——不。不行了。他们不信用我了。自己也再无这种勇气了。

他再回忆到革命军未到X城以前，在陈吴军阀统治下的时代，自己何等地勇敢去做秘密工作，散发传单，受过反动派学生的诬陷，也在警察拘留所里住过一个多星期。但是革命到来后，自己反堕落了。想到这里，君展不能不咒诅自己弱志薄行。

日前一个人搬出学校去，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搬回来。但在这期间中却浸染了许多无聊的习气，领略了许多人世的甘苦。但是徒劳仍然是徒劳，不单对社会没有半点贡献，自己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但他还不免会思念及弈芳。弈芳的确有许多美点足以使他怀恋。明明一点不离奇的离婚，现在想来又有点离奇了。他想来想去觉得离婚的重要原因，落叶归根还是经济问题。自己经济之不如意，终引起了许多纠纷。

早膳的钟又敲过了。君展慢慢地从床上起来。

"老白，吃稀饭去！"同房的一位姓朱的同学一面对君展说，一面把他自己特备的一双象牙筷在壁钉上挂着的毛巾上擦了一下。

"还没有洗脸呢，我不吃稀饭了。有油条，给我带一两根回来。"

"这要你自己去拿好了哟。"姓朱的一面说一面半跳势地走出去了。

君展想昨天早上起来时，吴妈还替自己打脸水呢。把东西收拾好了后，只给她两个袁大头，叫她走了。她为人颇忠诚，现在她又到荐头行里去找活路了吧。

他再感到一种困难了。刚才感觉到的困难是起床的钟声催人太急。现在所感到的是洗脸的地方太远了。没有妈子伺候,困难虽然多,但他不敢因此退缩。他想对于往后自己的生活唯有努力奋斗,奋斗到恢复从前的状态。

他打开假皮箱,把毛巾牙刷牙膏肥皂从乱衣堆里翻出来。昨天打叠行李时太仓猝了,把看到的东西就抓进箱里来。现在才又东一件西一件从箱里找出来。

只手拿肥皂牙刷牙膏,腕上挂着毛巾,反背转把门带上。

他慢慢地走到卫生间来了。他怕碰见同学,尤怕碰见同级生。等到他看见卫生间里冷静静地没有一个人,他心里才平静下来。

他刚扯开水喉,盛满了大半盆水时,卫生间门口进来一个人。他忙仰起头来看,原来是老许——学校党区分部的执行委员。——他不觉脸红起来。

老许从前也向弈芳进攻过。本来老许所具有一切条件都比君展强,弈芳也很喜欢他,尤喜欢他把持党务。不过后来因君展得了政治上的助力,弈芳又转变了方向。论理,老许只能恨弈芳,不该恨君展。但由于一种嫉妒,老许十二分地恨君展。

"嘿,——老白!"

"嘿,老许,好久不见了,吃过稀饭么?"君展刷着牙,只好装出笑容来问他。

"刚吃过了。你几时回来了?"

君展看他的脸上就带着几分刻薄。

"昨天下半天。你近来好么?"

"没有什么。"老许一面说一面看见君展的紫色双唇上涂着许多泡沫的白牙膏,才吃下去的五碗稀饭快要呕出来了,忙背过脸去。

"老白,你比从前更难看了,更像猴子了。"老许在笑。

"老许,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漂亮啊。"君展也笑了。

他俩都脸红红地相对沉默了一忽。

“弈芳呢?”老许忽像下了决心般地问君展。

“……”

“到乡下去了么?”

“……”

“你怎么不住在家中呢?”

“是的,我的家庭解散了。”君展的双颊紫涨得像猪肝的颜色了。

“哈哈。这才有趣。你们组织家庭时,不是曾在各报登启事说,为集中革命力量,永久同栖么?何以又把革命势力分散了呢?”老许像得了痛快的报复的机会。

“……”君展的脸色由紫红转成苍紫。

“你现在的感想如何? 我应向有经验的人领教领教。”

“恋爱是平凡,家庭也是平凡,平凡是讨厌。”

“不见得吧。真的你厌倦她了?”

“……”

“你俩中哪一个先提议分手的?”

“……”君展觉得老许太岂有此理了,所发的质问句句都有刺般的。

“她丢了你,是不是?”

“不要谈那些无聊的话了。”

“人家说弈芳太过于实行博爱主义了,真的么?”

君展听着真有点生气了。他想,老许纵令不替弈芳留点余地,但也不该向自己一句一句紧迫。他完全是向自己宣战一样。这是什么道理呢。

“杜绮兰怎么样了?”

“谁晓得呢! 你越问越奇怪了。杜绮兰和我,怎么扯得上呢?”

“对弈芳失望后,你不是向杜绮兰打过主意么?”

“你怎么胡说八道！真是岂有此理！”君展真有点动怒了。紫黑色的脸上青筋一条条暴起来。

“哈，哈。你太没有党的训练了。你我都是党员，党员开小组会议时，不是要很坦白地互相批评么。”

“……”君展只好不理他了。

老许临走时还说：

“老白，你的主观太重了，应该多接受客观的批评，不然，你就要变成反革命了。”

## 七

君展回到房里来看见老朱也吃完了早饭回来了，正在那里擦象牙筷。

“老朱，你吃过了？”

“吃过了。”

“还来得及么？”

“来不及了。我回来时，大司务们在收拾碗筷了呢。”

“挨半天饿吧。”君展心里起了一阵苦笑。

“学校的规则的生活是不适于享过家庭幸福的人！”

君展虽然面背着老朱，但听到这一句话，好像脑后又是一个冷笑的面孔。

他把肥皂牙膏牙刷一齐丢在桌上，向四壁张望，想找一个安置这湿淋淋的毛巾的地方。但光头床没有床架给他张挂，破旧的墙壁上也不见有一根钉头。

“老朱有洋钉没有？”

“有一根。”老朱拖开抽斗，找出一根洋钉放在桌面。

“拿给我好吗？”

“你自己不会来拿吗？”

君展觉得从前的家庭，自己认为平凡无味的家庭，只把自己的

懒惰性和自尊性养成功了。现在又回到学校里度个人的生活,似乎到处都是不便和冷寂了。

"老朱,你做人太孤独了。你不能做完全的党员。你没有合作互助的精神。"

"哈,哈!要做你茶房,做你的傀儡,事事听你差遣,就有资格做党员了,就有互助合作的精神了,是不是?"

"不是说现在的话。这是就我平日的观察说的。"

"就我平日的观察,你不单是一个游移分子,你简直是个投机分子。你学尽了新官僚的脾气,做尽了无聊的事情。你不单不可以做党员,并且不可以做人!你不单没有合作互助的精神,你只有媚上欺下的劣性格!"

"老朱,够了。何必这样认真呢?"

"谁认真?只有你说人,没有人说你的余地。你的领袖欲太强了,独裁性太重了些吧。"

君展看见不好下台,只好戴上帽,闷闷地走出来。

前两天才下了雨,走出门来,虽然感着暮春的微寒,但初晴的阳光,在头上照着,又微微地感着灼热。君展脱下头上的毡帽,拿在手中,慢慢地挥着,沿马路的 Pavement 一直走向公园前来。

——今天索性不上课了。好在只要多做点活动的工作,请党写一封信到学校去证明自己是在外面做党务工作,那就不上课,不考试,也不怕不能毕业的。何苦埋头窗下,坐冷凳板,读死书呢?自己只待机会到来,就要出去做官或穿军装的。

君展出来本没有何种目的,不过惘惘然随着机械的脚步向前移动。但已到了公园门口,也就无所谓地进来了。

在公园里,他遇上不少斜挂着皮带的五皮先生。其中有不少挟着妙龄的女同志同来的。君展看见,不觉暗暗地羡慕起来。他想自己虽然也享受过这种幸福,但自己的青春就迷迷惘惘地过了。想到这里,不觉发了一声长叹。

君展随着山势的倾斜，沿石阶一级一级地走上来。

这 X 城唯一的公园，除了有几株树和几块坟地以外，什么都没有。纵横的乱草和破碎的砖瓦，徒引起人的苍凉的感觉。点缀着暮春的光景的，恐怕只有杂乱的游人和暖和的阳光罢了。

君展对着这个和他的心境一样荒凉一样寂寞的公园，发了无穷的同情和感慨。

在半山腰有一座古朽的建筑物。自 X 城政治变革以来，党政军的要人，时常在这里开群众大会。这公众建筑物虽然破旧了些，但在 X 城找一个比这个更好更大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座建筑物依然保持着公众聚会的中心。

君展行过这座公共建筑物时，看见门口又贴上簇新的一张游艺会的 Programme。他凑前去看，原来又是追悼某军的为他人享乐而战死的英魂。他把这 Programme 看下去，在许多节目当中，演员的栏内又有弈芳的名字。跟着她的名字，看到她扮演的节目，原来她又是和她的兄弟表演《罗蜜欧和朱丽叶》。他顿时感着一种惆怅和酸痛。

君展反身待要走时，又想不妨再看看她离婚后的艺术和表情吧。他再翻转头看表演的时日，在纸角上标着是本日下午八时。

“老白！”

听见上面有人在叫他，忙抬起头来看。他看见管圣人站在上面的横道上，对着他张开口笑。

他真梦想不到圣人也会春色满面，到公园里来吊膀子。这时候他本感着寂寞，看见圣人，非常欢喜，忙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圣人身边来了。

“你几时来的？”君展喘着气说。

“刚才来的。你在看什么？”

“一张游艺会的节目。”

“是的。×军阀追悼会。”

“你来做什么？你部里放假么，今天？”

“是的。不放假，就来当个纠察员不可以么？”

“在追悼会开游艺会已经是不伦不类了，何况又是表演爱情剧呢。”君展像感慨无限般叹了一口滑稽气。但忙又接下去说，“像你们就好了。现在是你的黄金时代了。事事都站在人的前头，时时都有官做。我落伍了，赶不上你了。”

“这算什么！”圣人听见君展说到“……现在是你的黄金时代了”，便接着说“这算得什么”。等到君展说到“我落伍了，赶不上你了”，他还在继续说“这算得什么”。大概他不十分留心听君展的说话。

“看你襟角上的一块徽章和一身军服，就很了不起了啊！”君展看见圣人穿军服虽然不称身，但也有种特别的光彩。

“其实我十分讨厌穿军服的。不过近来军长有命令，凡本军的职员不穿军服，不行敬礼的，就要撤差。……”

“你也怕撤差吗？”君展笑着问他。

“革命问题就是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谁不怕呢！现在的紧要问题，是在想方法使大家都有饭吃。有一小部分的人没有饭吃，就不是好方法了。”

君展想圣人做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而头脑还是这样顽固，抱着淡薄的博爱主义，真可笑。想和他争论几句，但现在的君展没有日前的勇气了。

“现在的政治工作没有从前那样热闹了呢。”君展忙转了一个话头。

“是的，现在剩下来的政治工作只是开游艺会和发行小报称扬上司。此外，没有事可做了。除了这些无聊的事和称功颂德以外，还有什么呢？”

“是的，现在的青年革命情绪早已麻醉了，只有恋爱的心情，还没有疲倦吧。”

你本来也是个在浪头上狂热过来的人，怎么现在又作假正经呢？”圣人笑着说。

“我穷了，做不出事来了，所以只好说些像卷头词的话骂骂人。”君展也微笑着说。

“骂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应该拿点东西出来给青年看。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光是骂人，青年对你定会厌倦的。现在是我们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是应该如何骂的问题。”

君展给圣人说得双颊绯红，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前几天才听同乡们说，你和你的夫人离婚了。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你现在有点后悔么？”

“不。这样的家庭，我是厌倦了。老实对你说，弈芳太对不住我了，把污池涂到我的脸上来。”

“对于现代的女子，你还要这样殊求么？”

“……”君展感着一种似慰快的感情，但同时又感着似屈辱的感情。

“我们到山顶去走走吧。我在这里站得太久了。”

他们走上山顶去了。在山顶可以望见全城的风景，鱼鳞似的灰黑的屋瓦，使他们感着单调和枯燥。倒是脚底下一块一块的青草，有点春意，微微在他心头浮起。

君展一早起来没有吃稀饭，现在腹内作雷鸣了。在从前整天上菜馆上惯了的，刚才也起了几次馋欲，但一想到手头的羞涩，又忍着把口水倒吞。

两人坐在山顶，慢慢挨到午刻，城内各家的屋瓦上已透出炊烟。君展更饿得难挨了，站起来，打算回学校里去。还是圣人约他到菜馆里去吃饭，君展像得了赦令般的，舌头上涌起一阵涎沫来。

两人从山上下来，穿出横街，走到一小菜馆里来了。

“老管你前日不是说有一位朋友和市政厅长同学的吗？”坐下来后，君展对圣人说。

“是的。”

“老实讲，我近来没有工作做，很无聊。尤其是手头拮据，真是再苦没有了。你能够托你的同学在市政厅那边替我想个方法么？”君展低下头，低声地说了后，就感到自己的双颊发热。

“这我不能尽力。千万请原谅。”

“什么道理呢？”

“市政厅长的亲戚、朋友、同学、学生非常多，现在已插得满满了。我说的那位朋友正在冤鬼缠身般地死缠着厅长，还没有得到相当的位置呢。假如有可图，我还穿军服来就这几十元的小差事吗？”

“朝里无人，休想做官。”君展说了后苦笑。

“但是，你从前也是这套把戏中的人物呀，现在就叹气了么？”

“那是个人问题。总之，对从前，对现在，我都不能满意的。要革命真正地成功后，我才能满意吧。”

“我就无所谓。我不能做伯夷叔齐白白地饿死于首阳山。我要做圣之时者，我要做伊尹，治亦进乱亦进。不客气地说，我是随时趋势的。无论对什么时代的政局，我都满意的。”

君展想，中国之糟，就糟在这类圣人太多了。但是自己还有什么资格责备人呢。

这家小馆的广东菜弄得不错，一盘红烧鱼头，一碗杂烩汤，一碟叉烧，一碟香肠，一碟咸鱼，一碟炒油菜，圣人吃了五盅白饭，君展也吃了三盅，圣人花了三块多钱。

两个人各拿枝牙签剔着牙齿，从小菜馆出来时，将近午后一点多钟了。

## 八

天气晴朗，近初夏的阳光已感着炙肉的郁热了。君展早晨出来时，里面还穿了一件棉背心，上面加上一件夹长衣，又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街道，背部湿粘粘地透出些腻汗，两脚底也感着汗气的潮

湿，腿部也有点酸软了。

近来很无聊，君展天天只出来闲踯躅。他走到郊外一个有名的小花园门首来了。花园名叫爽秋园，在春暖期中游人如鲫。凡是不耐寂寞，欲觅情侣的人，莫不到这里来。园里的一个小茅亭，正是君展和弈芳的纪念地。君展今天来，到底是凭吊遗迹，抑或是想重觅情侣，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他待买门票，忽然看见一辆汽车由那一头卷起黄尘驶过来，汽车上还插着一枝旗子，引起了君展的好奇心，他想不忙进去，看看是哪一个机关的汽车。汽车在爽秋门首停住了。君展看见旗子上写的几个字，是二百零九军军部。他想二百零九军军长是刘有为，自己从前在军事委员会见过的，是一个最反动的老头子。但坐在汽车里的并不是他，坐在里面的是个矮矮的白面书生和两位女同志。他再认真看那两个女同志，几乎把君展的脸色都气黄了。这两位女同志一个是杜绮兰，一个就是他最恨的、但时时还在思念的弈芳。他的双腿不住地颤抖，同时也发了一阵恶寒。他忙躲到一株大树后面去了。她俩也没有注意到他，只和那个青年说说笑笑进园里去了。

君展在大树后躲了一会才走出来。两名勤务兵也跟进去了。只留车夫坐在汽车里守着汽车。君展忙走上前去，问那车夫，那位军官是哪一个。汽车夫很不高兴地告诉了他。他才知道那位青年是刘军长的姨太太的兄弟，也是二百零九军的政治部主任。

不看见她们还好过。见了她们后，君展便感着一种嫉妒和痛恨。他想杜绮兰何以又会跟他们在一块呢。于是他又想到他前星期在市内一家酒馆门首碰见她，约她进去吃点东西，她还是很客气地陪着自己吃了一顿饭呢。她还对自己说近来没有碰见过弈芳，也没有提到军政治部的事。但看今天的情形，她那天完全是向自己撒谎。以为她是和弈芳不睦的，自己太老实了，向她说了许多弈芳的歹话。她一定去告诉弈芳了。她们便一同在笑我，批评我吧。

君展愈想愈难过，双颊也为这种回忆红热起来。他无意识地伸出双掌来向自己的紫黑色的左颊上打了一掌，口里啜啜地像在说什么话，但听不清楚。汽车夫看见他那样傻头傻脑，也笑起来了。给车夫一笑，他不好意思了，拔脚就跑，向原来的路走去。

君展回到学校寄宿舍来，十分恼丧。有两三个星期不出校门了。在这个期间中，除了和同房的老朱有时发生小小的冲突外，很平稳地过去了。

他虽然不出去，但心里还是很想知道弈芳的消息。自己也莫明其妙，何以从那天在爽秋园门首看见她后，会比以前更思念她呢。大概是嫉妒吧。不看见她，不听见她的消息时，心里倒没有什么不好过；看见了她，听见她又和二百零九军军政治部主任何清发生了关系，心里便十分不好过。他想宁可打死她，不愿意看她再嫁别人。这大概是嫉妒吧。但据物质学者说，有嫉妒即有恋。莫非自己还在眷恋着她么？

——不，不。决没有这回事！自己只有恨她，决不爱她了的。假定她能回到自己身边来，要求继续和自己同栖，自己还能够容许她么？……不。决不能够了。曾被她的兄弟、T股长及何主任等人亲过了她的嘴唇，自己再不能接受了。但是何以日前的T股长，今日的何主任，又这样喜欢她呢？难道他还不知道她的过去的堕落生活么？不，当然知道的。知道她的堕落生活，而还可以和她这样的接近，就此可以知道自己和他们对她的心理是不同的。自己对她的要求，是要她做平凡的妻。他们对她的要求，是要她做泄欲的工具，——说好听一点，要求她做活泼的情人。但是现代的女同志们是厌倦做人的平凡的妻，而愿意做有权有势者的情人。潮流如此，自己不识潮流，思想落伍，何能怪弈芳呢？

“老白，你近来的行为和从前大相反了。你长日躲在房里怕人看见吗？”

“笑话，怕谁？”

“你近来不出去，也不上课，到底为什么哟？”老朱再问他。

“我有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君展有点不耐烦了。

“谈革命是很好的。中国的现状，实在要求细民的革命，要求劳苦民众起来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但欲打倒帝国主义，只有靠劳苦民众的力量。现在的军长师长们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了。没有训练的兵队也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了。政客们和写传单的学生们，更不消说了。革命之所以会停顿，完全是因为唱革命的人的出发点多是在个人主义。老白你就是一个好例。你在××政治部的时候，你不是Don Don地宣传过革命么？读你的文章，真是理论十足。但是你没有把你的心净化，你高唱革命理论的动机，只是想自称领袖，想把持一切，想多拿钱。现代青年都知道你的底细，所以决没有人理你。结果你只有失败，你只有烦闷，老白，你想我的话对不对？你该克服下你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接受我的忠告才好。”

君展听见老朱说了一大篇教训，正想回答，忽然听见房门呀的一声，有一位姓秦的同学走进来，咬着老朱的耳根说话。君展极力竖起耳尖，但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只看见姓秦的说一句，笑一声，又偷眼望君展一回。

“你们鬼头鬼脑的说些什么？君展恼起来了，高声地骂他们，但秦和朱只笑了一声，于是秦就出去了。

君展更加不得要领起来，他只见老朱低下头去，像在写什么东西。

“老朱，什么事？”

“没有什么。”老朱说了后，又笑了。

这是更逗着君展往下问了。

“你何必这样鬼鬼祟祟呢？”

“等下你自己定会知道的。”老朱还是低着头，但又笑了一声。

“老朱你刚才对我的忠告，我都接受了。你怎么还对我鬼鬼祟

祟的。还成一个忠实同志么?”

老朱给他迫的没有法了。

“告诉你吧。今天学校里开游艺会,请名人来演讲,请名家来演艺,有何清主任的讲演,有你……”老朱说到这里,又笑了一声。

君展的双颊顿时红热起来,但只一会,便冷笑一声。

“这与我有甚关系呢?”

“尊夫人也要跳舞,怎么和你没有关系呢?”

君展忙退回自己桌位前来。

“我和她脱离关系了的,怎么还要扯在我头上来呢?”

老朱没有回答,不一会就走出去了。

君展这时候心头上像有一个铅块在压着,一个人枯坐在空洞的房间里,感着十二分的孤寂。他想今晚上的游艺不单不能去看,自己还该出去躲一躲呢。他真把弈芳恨死了。

晚饭后,校门首的电灯牌楼照得十分明亮。宿舍里的学生都到礼堂里了。从礼堂时时透出喧哗声和弦乐声来。

他一听见悠扬的弦乐声,弈芳的半裸体的姿态就映进他的网膜上来。她的带媚笑的跳舞姿势,也在他的眼前摇晃。他恨着伸出双手来掩着耳朵。但尖锐的乐音还会刺他的耳膜上来。

君展再不能留在房里了,他忙把帽子拿在手里。

“老朱!老朱!”又一个同学把房门打开,高声地在叫。

“老朱出去了,不在这里。”君展回答他。

“老白!快去看!跳舞!跳舞!”

君展看那个同学的襟角上有片红布,写着“纠仪员”三字。望着那个同学走了,自己也跟着出来。

他刚走出回廊,在转角上,就看见弈芳和何清并着肩走了来。他想退回房里来,但来不及了。他像失了神,不知道脸上发红还是发青,他想在这瞬间,自己该表示一种什么态度呢?但弈芳和何清已经走近他的身旁了。她很自然地向他微笑,也微微地点了点首,

只手攀在何清的肩膀上，走过去了。

“你听错了我的话啊。”

君展还看见她凑近何清的脸，笑着对他说了这句话。

弈芳似乎比以前更加漂亮了。短短的头发，很匀称地从两边垂下来，下半段钳成波纹了。脸色虽然苍白了些，但给浓厚的脂粉遮上，更显出另一种风致。穿着浅绿色的薄纱西装，胸部以上完全裸了出来。肉色的长筒丝袜也在发出一种眩目的光泽。

他又闻着她带进来的浓郁的香气了，这是耐人追忆的香气，这是自己从前尽情领略过来的香气。他又想她那样丰腴洁白肉体，是曾经自己扶摩厌了的，但现在看她的肉身在别人的拥抱中，又不禁垂涎起来，于是越发恨弈芳了。

他惘然地走出校门首来，一辆汽车——他认得二百零九军军部的汽车，——停在校门首的庭园中。那个车夫走到传达室里去谈笑了。

君展在外面荡过了几个钟头，等到十一点半钟才回寄宿舍来。游艺会也散了场。他站在庭园的一隅，望着弈芳给何主任拥抱着坐在汽车里，呜地一声驶去了。

回到房里来，朱君和几个同学在谈论游艺会的事，看见君展回来，大家都静默了一忽，但不一刻，又回复了嘈杂的说话了。

因为弈芳到学校来，君展觉得这一班同学都是自己的敌人了，他们都像在帮着弈芳非难自己。

“人类是趋炎附势的。不趋炎附势，就不是人了。天下哪里有什么是非呢？”君展觉得这班同学就是模范的人类了。

“今天弈芳跳舞真跳得好！”

“不料她离校以后，艺术这样进步了。”

“同学愈拍掌，她愈跳得起劲。”

“何清主任的讲演真拆烂污。”

“什么都不懂，给他糟踏了点多种，真冤枉。”

“学生会真无聊，许多名人不请，请这个龟仔做什么？”

“他运动弈芳，要到大学里来讲演。不答应他，弈芳就不来跳舞了。”

“你看明天他们的机关报，定大登特登出来了，何主任在 X 大学讲演，这个标题。”

“她现在又丢开了 T，爱上了何主任么？”一个同学说着偷望了君展一眼。

“她和何主任现在打得火热般的，据杂差说，他俩在休息室里接了几次吻呢。”

“将来何主任还不是会上她的当的。”

君展听不下去了，只好一声不响地再走出来。他想他们是在故意嘲笑自己，自己平日并没有得罪他们，何以他们尽是向自己取敌视的态度呢？

## 九

君展过后才打听出弈芳自己离婚后的生活经过来。

何清和××部的 T 艺术股长是 P 市师范大学附中时代的同学。何清在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跟了他的哥哥到法国去在里昂逛了两年多，回来就赶紧印名片，打出经济学硕士的头衔来。他无论对哪一个，都要摆硕士的架子，把头向右略歪一歪，下颚微微地颔一颔，一对小眼睛也拢得没有缝了。

T 前两星期辞掉了××部的艺术股长来西圃公共演艺场当艺术部长了，薪水虽然多一点，但不能穿军装，挂斜皮带了。弈芳由 T 的关系，也在演艺场当了一个演员，——其实是一名优伶，——领月薪四十元。

有一天是星期六，T 和弈芳要扮演 Carmen。T 的任务当然是约瑟了。T 因为何清是二百零九军军长的舅子，更加巴结联络，约何清礼拜六晚上定要来看他的艺术。

只一次的会餐，T便失败了。他原想把弈芳夸示给何清看的，他并没有预料到弈芳和何清竟一见如故。弈芳别了君屐，便和T租了一间俄国人开的Boarding room同住。T天天要到西圃去，但弈芳只一星期有三晚上要去出演，并且是在夜间一二个钟头。

星期一晚上，何清请T和弈芳在粤商酒楼吃广东菜，这算是对T的回礼，T在这晚上才对他俩起了疑心。那天下午一点多钟，T和弈芳在附近一家小馆子吃了午餐后，T要弈芳一同到西圃去。

"我的跳舞在夜里。在那边呆坐着等大半天有什么意思呢？并且今晚上我们不都要请假么？"

"什么事？"

"哎唷！你又忘记了。"

"啊，是的，是的。何主任请客。我们要一同去。你六点钟来西圃，我在西圃等你一同去吧。"

"不，我不到西圃去了。何苦多走许多路。我由家里直接到那家酒楼去，你也由西圃直接去好了。"

"那你在家里不闷么，一个人？"

"闷又怎么样呢？闷了就睡觉，没有一夜里睡过好觉。"她说了后向T嫣然一笑。

T叫了一辆黄包车，走向西圃去后，弈芳才缓步回到自己家里来。

——T的确比何主任漂亮，不愧为美男子。但是，他太没钱了。他初认识我时，向我吹，他家里如何有钱。但共住后，他还不是靠那八十元的薪水生活？我的四十元有时还是扯作家用呢？像这样的过下去，还是不能出头。空羡慕脸孔，空挂艺术的招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于社会固然无益，于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利益。不恨生作女子身，一生苦乐随他人。找对象最少要能备汽车给自己坐的才好。不然，今后的生活唯以苦劳。

她每看见军长师长们的太太姨太太坐着汽车兜风，便神往于

后面跟着有盒子炮的武装同志的气概。她近来改变她的人生观。成功了她的新哲学，就是文装同志和做武装同志都像狗一般。前者之例，如办党务的同学，后者之例，如昔日之君展和T。

这不是她的主观有变迁或错误，她是从社会经验来的，从客观的条件研究来的。她也曾审查这种见解有没有错误，但社会上给以种种的实例，证明她所研究的是真理。于是她就确定了她的信仰。

她回想到从前的错误了。她最初误认君展是可以满足她的欲望的，所以才和他结婚，但是结果失望了，不能不和君展离开。后来认识T，T在外表的交际上有时虽可以给她一种快感的兴奋，但在物质条件上还是不行，结果也不能使她有所系恋，认识不满三个月，便也有些厌倦了。她认清了以前的错误，不能不详细慎择将来的道途。人的意志是脱离不了物质的条件的支配的。

何同志虽是假武装同志，但是有真武装同志为后盾，于是她又倾到何主任那边去了。

最后她得到一个结论，自己现在最需要的是金钱，所谓恋爱，全是虚伪的。

她再想到星期六那晚上，何主任向她说的有意思的话来了。

T下楼解手去了。何主任很大胆地只手加到她的肩上来。她看见何主任喘着气的惊惧的样子，实在有点可笑。

“你笑什么？”

“不笑，还哭么？”她的回答。

何主任更把她搂紧一点。

“这样可以？”何主任也在笑了。

“不要紧，但是你的名誉要紧。”她又笑了。

“他常在家么？”

“下半天不在家。”

“我可以到你家里去玩么？”

“请。”

听见T的脚步音，何清便松了手，但还说了一句。

“我明天准来。”

“礼拜不行。”

“那么后天？”

“请。”

T走进来了，但他们的声音很低小，T没有听见，也没注意。

有一天，有一群丘八到西圃来捣乱，经场长调查，是二百零九军的兵士。T受了场长的委托，去请何主任出来调停这件事。

他走到了二百零九军军政部，把名片传进去后，在会客室里坐着等，流了不少的汗，等了一会，才见总务科长出来。

“何主任出去了么？”

“是的，午饭后就出去了。有事对兄弟说，是一样的可以转达。”

T把事件简单说了后，并托他请何清去向刘军长说。总务科长满口答应了。

T由二百零九军军政治部出来后，又忙赶回西圃来。他才踏进事务所门首，他的杂差——从前的勤务兵——王阿二便问他，

“T先生，你去找何主任是不是？”

“是的。……”

“没有碰着吧。”

“你怎么晓得？”

“……”王阿二像想说什么话，又不敢说的样子。

“你看见何先生么？什么地方看见的？”

“何主任在先生家里，他说来看你的，你又不在家，太太在招待他。”

“……”T听见王二的话后，呆了一会。他想何清明知道自己下半天都在西圃，何以特别到自己的家中来。自己的住家窄得很，寝室和会客室共一间房子呢。

他不能不对弈芳怀疑了。

星期一晚上，T由西圃赴粤商酒楼时，看见何清和弈芳手携手很亲热地站在骑楼前，没有注意到T已经上楼来了。

“他不是你的好朋友么？”

“但是，你是我的更好的朋友啊！”

T呆想一会，问王阿二：

“他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的？坐了多久？”

王阿二向着T怔了一会，似想说什么话，又说不出口。

“你到我家去的时候，他已经来了么？”

“是的。”王阿二的回答。

T叹了一口气。他想，王阿二定看见了弈芳和何清有什么不妥当的举动，所以不便说出来，怕说出来会使自己伤心。



T净坐着呆想，一句话不说。王阿二站了一会，退出去了。T呆想了一会，把案上的一面小镜拿到手里照了一照，自己的脸虽然消瘦了些，但觉得自己的美貌并没有变，何以弈芳就变了心呢。

于是他想象到弈芳在家里招待何清的情形来了。

“T不在家么？”

“啊呀！何先生真的来了么？”

——不，她不是这样说，她定说：

“你怎么来得这样迟，害得我等了半天，我当你不会来了。”

因为这句话是她在公园里对自己说过的。说过了后，就撒娇，装出发脾气的样子，不再说话，要自己走过去说好话才笑起来，向自己背上打了一掌。现在她又以同样的话，同样的态度对何先生了吧。

于是何先生把她拥抱着，要求接吻吧。弈芳假挣扎一回，就允许了他吧。或者竟在我的房里……

T又像看见何清把一束钞票给弈芳。于是又想到前星期弈芳

向自己要求要买金戒指及剪旗袍料的事来了。自己骗了她几次了，说家里的钱快要到了，但终没有满足了她的欲望。

自己的薪水八十元，加上她的共一百二十元，两个人够过平稳的生活了的，何以还会这样拮据呢。还是她不好，她每天不坐汽车也要坐马车，总是坐汽车的时候多，决不肯坐黄包车的。并且每天要上馆子要吃许多价钱昂贵的水果。像这样的生活，怪不得君展支持不来。现在自己又将为君展之续了。

T 这样想，那样想地想了一会，看见王阿二又走了进来。

“T 先生，有电话。”

T 骇了一跳。他想，恐怕是二百零九军军部来的电话吧。

“哪里打来的？”

“太太打来的，在粤商酒楼打来的。”

“嘿？”T 想，弈芳真胆大极了。但好奇心和嫉妒迫着他出去接电话。他走到电话房里来，把受话机拿到手里时，果然是弈芳的声音。

“你是 T？啊，我在家里闷得不得了，想到母亲家里去，在路上碰着了何先生，他要我同到公园里去玩。我拼命辞都辞不退，真讨厌。结局还是和他到公园里去逛了一会。……”

T 顿时想像到弈芳和何清并坐在汽车里互相偎抱的情形来了。他们最少接了几次吻吧。

“……由公园出来，我就要叫车回去。但他说，今晚上他准备请我们吃饭的，要我一路到这里来，并且要我打电话给你。我们才到来哟。二楼西厅，望你快点来！……”

T 听见我们两个字，更加气恼，更觉可笑，听她的口气，和何先生一块是十二分快乐般的。

那边像看见 T 许久不回话。

“……怎么了？你没有什么事了吧。就有点不要紧的事，也请你向场长说一声，留下明天再办吧。望你快点来，我一人在这里不

方便,不知怎样好。……”

“何先生呢?”T像有意识的,又像无意识地说了这一句。

“叫茶房去了。”

“不是站在你肩头后么?”

“啊唷!你这个人真多疑心。”听弈芳的口气,像十分不好意思。但过了一会,“所以请你快点来看,你就可以放心了。”又听见她的笑声。她像翻转头去和何清商量好后,才说这句话的。T真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边像看见许久不见T回话,又送来了几句,

“你不来么?那么我也回去了。辞退他好么?……不过,怕他不喜欢。”

“你请何先生来,我要和他说几句话。”

“什么事?”听她的口气,像有些担心T会给何清下不去。

“有点公事,关于兵队的事。”

过了一会,T听见电话机里的何主任的声音了。

“老T吗?对不起,我们先来了。你可以谈谈么?”

“谢谢你。我不能来了,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了,我叫弈芳代表我,谢你了。”T把二百零九军的兵士捣乱演艺场的话向何清简单地报告了后,并托他要向刘军长说到,约束兵士,不许再来滋事。何清听见T不来,心里十分欢喜,当然满口答应了T的要求。

T再想象到弈芳和何清在那边的情形了。

“他不来了!”何清笑着很得意地对弈芳说。

“他吃醋了么?说了些什么话?”弈芳红着脸很担心般地问他。

“不,他没有半点疑心。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兵士在西圃闹了事,不得了结,T不得空,不能来了。”

“真的?”弈芳有点不相信。

“丘八先生成全了我们了。”

“啐!”

于是何清搂着弈芳，两个拼命地亲吻。听见了茶房的脚步声才松了手。

T又想象，他们还继续着会话吧。

“希望他今天晚上也不能回来就好了。”何主任笑着说。

“你休想！”

“你不能向T说，要回你母亲家里去歇几夜么？”

“隔得这样近，他马上会打听出来。”

“那么你答应我的呢？”

“答应了你什么事？”她媚笑着说。

“你看，又赖了。才答应人家的，又赖了。”

T愈这样地想象，愈兴奋，他想，最少要把弈芳打死。像这样的淫妇，真是世界上少有，没半点廉耻，只是要钱。T一面想，一面从抽斗里拿出一根小手枪来，塞进裤袋里。

——如果他们的暧昧的行动给我发现了时，我就把他们先打死了再说话！”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何堤大马路中段的粤商酒楼来。在楼前下了车，推门进去，满店面都陈设着食品，他也无心细看。他赶忙走到升降机前，看见板上的红漆字“二楼西厅”的下面空着没有加白粉字，T想莫非他们走了么，到旅馆去开房子了么？弈芳和君展共同生活时，自己和弈芳曾这样地干过来。T到此刻才知道君展的痛苦，他的心忽然冷下来了。他按了电铃，升降楼由上面驶下来。

“哪一楼？”司机的问T。

“二楼。”

话才说完，升降机在二楼口停住了。司机把铁栅门打开，T走出来，站在长廊里，向前后左右的给彩色玻璃分栅着的几间房厅张望。他看见西厅是在长廊的那一端尽头处。

他揭开门帷，看见何清手中捉着刀叉在吃一碟西菜。他低着头没有注意到T来了。弈芳喝得满脸通红了，手里拿着一盅像汽水

的东西在慢慢地喝。她看见T,忙笑着站起来。

“你来了么?你又说不来。”

何清也放下刀叉站起来。

“怎么又能够来了?请坐。”

T微笑着点了点头,只望着何清,并不向弈芳问半句话。弈芳很局促的,坐下去固然不妥,但尽站着也不好。

“事情了结了么?”何清忙问T。

“没有。不过一切都由场长办了。”

夕阳由西窗口射进来,T更感着郁热。他看见何清和自己一样满脸流着汗。再看弈芳的额角上也垂着几点汗。当他望弈芳时,弈芳红着脸向他微笑,他也只好回报她一个微笑。

“请坐。”何催T坐下来。T便向着何清坐下来,茶房送了热毛巾进来擦脸,他一面揩一面望桌子上面的东西。在何清面前有一碟炸鸡扒,一瓶汽水,一瓶啤酒和两个玻璃盅。在弈芳面前也有两个玻璃盅,一瓶汽水,一盅冰淇淋。

“你没有吃什么?”T看弈芳太难为情了忙敷衍她问了一句。

“我吃了一碟Salad。怪热的,什么都不能吃。”弈芳又红着脸一笑。

“是她说吃西菜的。的确太热了,吃中菜不知要流多少汗呢。”

茶房收了毛巾后问T,

“你先生要吃什么?”

“来一个冰淇淋吧。”T笑着答茶房。他想自己和弈芳间这样疏远的态度,茶房当然猜不出我们是如何的关系。

“你老爷还要什么呢?”茶房望着何清问。

“等一会再说。”

“太太呢?太太还要什么不要?”茶房再反问弈芳。

“……”弈芳很不好意思,原来双颊就通红的她,现在也看不出什么异状来。

T想，茶房称弈芳为太太，当然是他向何清称老爷的延长。由此可以想象到他俩初来时的情景了。他们初来时，态度是很亲昵的。茶房们只当他俩是对夫妻，最少茶房叫他老爷，叫她太太时，他们不单不否认还相视着微笑，感着一种快感吧。于是何清对弈芳更摆出做丈夫的样子，给茶房们看吧。

但是弈芳没有料到T真的走了来，此刻又给茶房这样的一叫，她忙低下头，一句话都不能说了。

T的革命性像仍然很强烈，他不像君展迷恋弈芳后便消磨了他的革命性，他像下了一种决心，便替弈芳答茶房：

"你替太太也来一盅冰淇淋吧。"T说了后笑了。"是的。"茶房走出了。

"你总是这样的爱糟蹋人？"弈芳实在太难为情了，看见茶房走后，忙撒起娇来。她想把自己的羞愧掩饰下去。

神经锐敏的何主任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只苦笑一阵。

T想，总之茶房们最少当他俩是新结合的情侣吧。但他们对自己又作如何的想象呢。他们定当自己是何清的情敌吧。自己从前和弈芳君展三人演过三角恋爱来。不，加上仲瑚，共四个人，演的是四角恋爱。现在是何清代替了我，而我代替了君展重演三角恋爱了。

不妨碍革命，三角恋爱四角恋爱是没有一点可以非议的，因为这是在社会上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在摆革命文学家的脸孔，骂三角恋爱四角恋爱的小说，因为这类小说暴露了他们的虚伪，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他们实在是猪偷狗窃，连三角恋爱四角恋都没有资格呢。总之，他们是以为只有他们能够做革命小说，别的人就不许写革命小说的。他们还自吹自擂，这枝菊花在羡慕自己的革命文学家的大名，那朵兰花又佩服自己是个名扬四海的革命文学大家。走到这块地方又谈谈革命的事情，走到那个地方又谈谈革命的现象，就成功了他们的革命文学！

T再想，何清比从前的自己更为无耻。弈芳已变心了，就成全了他们吧。自己也可以减轻负担，恢复日前的自由，去参加革命，今后当痛改前非，要牺牲这一身，去为大多数的穷苦民众奋斗。

他们由粤商酒楼走出来时，已是满街灯火了。

## 十一

他们走出酒楼门首来了。何主任要用汽车送他们回家。T正要开口，忽然听见在自己肩后弈芳在对何清说，

"不。我们可以慢慢地回去。改天再见。你有公事，很忙，请先走吧。"

这真是T没有想到的。大概她是看见自己的气色不好，后悔起来了吧。但他又想，她恐怕在自己身后向何清使眼色呢。

"那对不住了。"何清也像很不好意思的，想快点离开他们。他才踏入汽车，就叫开车，汽车后面卷起一阵白烟，向大马路那一头消失了。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T冷冷地反问她。

"问你还到西圃去么?"弈芳向他笑。

"你约了他今晚上到家里来么?"他还是冷冷的。

"你说些什么?"

"你今天在什么地方碰见他的。"

她想了一会：

"我才由家里出来就碰见他。"

"啊！这样凑巧。"

"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呢！"

"他没有到家里来坐么！"

"进来坐了一会。"她像想着什么事。"王阿二告诉了你，是不是?"

“何必要王阿二告诉。我一看就猜着了。”

“……”弈芳低着头，没有话说。

在他们面前有一辆空着的街车驶过去，T 向车夫招了一招手，那辆汽车便停住了。

“喂！坐汽车！你喜欢的。”

“这样近，不要十分钟就行得到的，叫什么汽车？”

“何必这样为我省检。兜风去呢！”T 笑着说。

弈芳跟着 T 进了汽车。

“先生，到什么地方去？”

“大公园。”

呜的一声，汽车开了，由两侧一阵阵地吹进凉风来。

“真凉爽。”弈芳拿出一条手巾在揩鼻尖上的汗。

“赶不上何先生的汽车好吧。”

“你总是爱说讨厌话！”弈芳半笑半恼地把头靠向 T 的肩膀上来。

T 想不客气地推开她。但略翻过头来，看见她那无邪的样子，和在拼命地向自己讨好作媚笑，心又软下来了。

——横竖快要和她分开手了的，小小的感情发泄，没有什么意思，让她吧。

“你想和何先生同住么？”

“胡说！”她正经地坐起来，不再靠着他的肩膀了。

“我是一点不介意的。我是出来革命的人，全没有家庭的观念。彼此愿意就共同生活，不愿意时马上可以分开手。你有什么意见，无妨直说。我是不强人所难的。”

“你不爱我吗？你还对得起人！”她真的流了眼泪出来，拿条小方手巾的揩眼泪。

“不知谁对不起人！？T 看她哭反转冷笑起来。

“我不到公园去了！”她撒娇着说。

“对不起，请你驶回头，驶到集禧街去。”T对车夫说。

“晓得了。”汽车夫答应了。

T想，弈芳流着眼泪到公园去，给人看见笑话。并且公园也不是谈话的地方。

他俩终回到Boarding room来了。

T一进房，把门窗尽打得洞开。开了电灯，再开电扇。看房子的仆欧提着开水壶上来，替他泡茶。

“不要茶。你替我打盆冷水来抹身。”T一面吩咐仆欧，一面解除他的中山服。弈芳忙走前来接过去，把它挂在衣架上。这是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从前只有她解下来的衣服，他替她挂好。

T一句话不说，只呆在电扇前吹风。

“打着赤膊吹电扇风，不好吧，会生病呢。”弈芳望着裸着上半身的T说。T的肌色真赶得上弈芳的一样白嫩。

“死我都不怕，还怕病么？”T说了后微冷笑。他像想着了什么，忙伸手到裤袋里，掏出一枝小手枪来。

“……”她注视他的举动，有点害怕起来。

仆欧端着一盆冷水上来了。

“你再去替我买几瓶洋藏汽水来。”

“好的。”欧仆站在一边。等T把钱。

“你要不要？”T问她。

“也好。”她低着头说。她深知道T的脾气，他不像君展那样柔弱可欺。她真有点怕他发起脾气来，向自己开枪。

“要哪一种汽水？”

“沙士两瓶，柠檬两瓶。”

——自己今天真对不住他了。可恨的是何主任，星期一来要求不遂，今天又走来强迫人。大概开着房门的时候。王阿二就走了来吧。王阿二不知告诉了他什么话。他今天借了手枪回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带手枪在身上做什么?"她壮起胆子来问他。

"要来打疯狗的!"T 微笑着。两个鼻孔口微微地掀动起来。弈芳看见 T 的样子真有点怕。他原是个美男子。但今晚上的他完全像个恶魔了。

"疯狗在哪里?"

"疯狗走了,我饶了他了。"

他俩沉默了好一会,仆欧送了汽水来,两人分着喝完了。他们都觉得很凉爽了。

弈芳看见 T 在收拾行李。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么?"

"回家里。"

"你不理我了么?"弈芳终放声哭起来了。

"这算什么样子呢,弈芳?"T 忽然有点感动起来了。

我对不住你了!但这是我一时的错误。我可以向你发誓,我是真心爱你的。我只望你宽容我这一次,我定改过,我们还是一同生活下去吧,免得他们笑我们,最少我的兄弟,我的母亲……"弈芳哭着说,说到这里,伤心起来,说不下去了。

T 这时候,也有点伤心,不免走到她旁边坐下来。但他并不是给她的一哭便软化了,他是想将自己的意思向她说明白后,痛快地分开手。

她就伏到他的怀里来,在啜泣。

"弈芳,你喜欢何清,我知道了。……"

"不要说了!请你莫说了,我求你!总之,我错了。……"她的哭音又转高了。

"不是这样说法,请你再镇静一下,听几句话。"

"不,你的话,我不爱听,请你不要说好了。"她还是哭着。

"那么我只好马上走了。"

"你走到哪里去?"她虽然哭着,但好奇心仍迫着她问他。

“我想现在是个机会，我趁着这个机会回我乡里去做农民运动的工作。这是我的唯一的任务！我早想走了的，因为认识你，给你羁绊住了。因此许多同志都在骂我堕落，排斥我了。现在我得了忏悔的机会了，而你又得到了可以托身的人。……”

“不，不。我不听你的话了。”

“从事革命，不一定要否定恋爱。尤不必去否定三角恋爱，四角恋爱。你要知道，许多的真正革命人才是从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关系造成功的。但是因恋爱而妨碍了革命工作，就不可了。如果天天拥着情人，忘却革命的责任，纵令你会说你的恋爱不是三角四角的，而是直线的，那你仍然是假革命！弈芳，我险些因恋爱而忘掉了我的革命责任。现在感谢你们，你们终唤醒了我的迷梦。我并不是对于你们抱了什么不满。你们的恋爱成功是自然的，而我由恋爱之梦醒来再投身革命，也是极自在的。我要对你们谢罪。当我知道你的暧昧行动时，因一时的冲动，真想杀死你们。你岂不会笑我的感情多脆弱，气量多浅薄！但到酒楼上来，看见你们俩吃得这样欢快，而且态度十分自然。我想，我以什么权力来杀你们呢！我如有资格杀你们，那君展早就该拿手枪来杀我们了。并且杀了你们，我仍然不免一死。因这样无聊的冲动，牺牲了我的有用之身，是很不合算的。因为前途还有许多事业在等着我做呢。弈芳，请你听我的话，你尽管拣你所喜欢的路去走，而我亦指向我的目的地，这是再好没有的机会。我们各人该喜欢才是。假如在这几年内，我们都没有死，而革命又成功了时，我们还是好朋友，或竟进一步而为同志，这岂不是很快慰的事么？我们就等那样的一天到来吧。”

今夜里算是他们的最后一晚。弈芳整夜流着泪，和 T 亲近。T 也因为快要走了，没有拒绝她。弈芳睡在 T 的怀里，虽然流着泪，但仍在感着一种矛盾。自己快要和 T 分手了，实在有点悲伤。但同时想到明天 T 走了后，何主任就会来接她，跟着他来的有高敞的洋楼，发亮的汽车，钢琴，钢丝床，金指环，还有一大束钞票。她的鼻

尖虽然抵着 T 的胸口，但映在她眼睛里的第二百零九军军部的发亮的朱色汽车。

## 十二

可诅咒的讨人厌的星期一又快要到来了。何清想，又要搜索枯肠去做一番党务和政治的报告了。

他昨夜里想，——宁可说是今早晨妥当些，——三点多钟才乘朱色汽车回到他的公馆里来。他的公馆门首两侧，站着两名卫兵。他由汽车里出来，在他们的敬礼中略一举手就进去了。

回到二楼寝室来，看见弈芳睡得很熟，他不忍去吵醒她。自己便投身到弹弓沙发，——套着雪白的椅套的沙发上，半躺半坐地，就想睡下去。他自己也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眼前起了几层晕眩，房里的陈设用具都不住地在他眼前晃动。

身上的军装还没有进来解除。他雇用的妈子李妈进来了。她忙走前去蹲下来，替他解除满染着黄尘的黑皮绑腿。解了皮绑腿，再解除靴带子。过后，再从床下取出一双黑漆皮手工鞋来，想给他垫脚。但何主任脚早缩上沙发椅上去了，像睡着了。

李妈再出去。过一会提着开水壶进来了。她向主任专用的绿瓷茶碗里冲了大半碗开水，端到主任面前来。她闻着一阵酒臭。

“主任，喝点茶吧。”

何清略抬起头来。颔了一颔。因为喝酒太多了，喉头干燥得难过，他把大半盅茶喝干了。他觉得十分适意。

“你来了么？几点钟了？”弈芳给他们吵醒了，打呵欠坐起来，她只睁开一只眼睛望着何清，但马上伸出一根指头揉那只没有睁开的眼睛。何清看见她的样子，觉得丑极了。忙翻转头不看她。

“是的有两三点钟了吧。”

“这样晚才回来吗。明天九点钟要做政治报告哟。你总是瞎闹，不听人的话。”

“不要多嘴，快睡吧。”他向李妈说：

“明天要起早床，八点半。你快去睡吧。”

“是的。”李妈退出去了。

时势怎么样了？弈芳担心着时局，问他，希望他告诉她下游军事的情况。

“姊丈今天亲身赴前线去了。不要紧的。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哟，八点半钟。”

“军长走后谁代理呢？”

“睡吧，明天要起早床的。”

“是不是敖副军长？”

“不是的。是巫参谋长。”

“你的政治报告准备好了？”

“还没有。明天上去胡扯一顿吧。幸得姊丈走了。”

“怎么可以胡扯呢？”

“是的，你看报时注意到国际消息么？听说南美洲有一个小共和国，叫做圭拉巴的，……”

“有什么圭拉巴共和国！我学了几年地理，就没有听见过这个国名，巴拉圭，是不是？”

“不错，是巴拉圭。就你记得。又还有尼拉加圭，是不是？”

“还有乌拉圭。”

“这些国名真不容易记。”

“你不是外国回来的硕士么？”

“什么硕士！纵令有博士的学问，回到中国后，还是会忘记的。”

“你问这些国名做什么？”

“我想从明天起，我的政治报告要加一项国际情势。”

“南美洲各国有什么特别的国际问题发生么？”

“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哟，八点半钟。”

“熄电灯了。可以？”

“好的。”

电灯熄了后，弈芳听见何清还在沙发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大概是过了熟睡的时刻，烦躁不能睡了。

过了一会他忽然又叫起：

“开电灯！”

“什么事？也不怕吓死人！”

“我还没有除马裤呢。……”

电灯给弈芳开着了。他在除马裤，他摸着了裤袋里的一束钞票了。

“你捡起来，这是向秦军需处长借来的薪水，……少将薪，三百六十元！”

“何以这回这样迟才发薪水呢？”

“要主任和科长的薪水才有发呢！政治工作人员的薪水，恐怕一时没得发给，只有伙食。前方要饷要得厉害。我看姊丈也是个爱钱鬼，不怕贪脏枉法，……”

“什么事？不要瞎说！”

“怕什么！……军事委员会那边的饷一个不欠，——不单军部的一个不欠，就是政治部的也一个不欠发下来了。但是姊丈借题发挥，说什么军队开拔在即，需饷亟，开拔费哟，运输费哟，草鞋费哟，把政治部的饷项也一起没收了。他对我说，你不怕没有钱用，要钱向秦处长支好了。他们的饷等下个月发吧。本来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坐着吃饭罢了。现在的军队要不了什么政治工作了。”

“你怎么知道饷项全领下来了呢？”

“秦处长亲口对我说的。……我看见秦处长的黑皮夹子。里面装的都是十元的钞票，还有几包五十元和百元的。单那个皮夹里面就不止五万元。听说军部方面也扣了一个月的饷，没有发放，拿去做川土生意了。他们包做土生意已经挣了几十万了。姊丈不点头，谁敢这样做呢。你不是说，听见外面有人说姊丈开银行了么？这是

的确的。……”

弈芳听见何清说了一大篇话后，觉得何清虽然是有真牌武装同志为后盾的假武装同志，但假的到底是假的，还是做真牌武装同志的狗。自己又看错了人，走错了路了。

到了第二天八点半钟，弈芳把何清叫了起来。他忙洗漱吃早点，但只喝了一口牛奶咖啡茶，吃了一片面包，就吃不下了。汽车早在公馆门首候着他。纪念周在军部的露天大操场举行，政治部离军部有三四里路远。要过几条狭巷，几条大街，街路上的行人很挤，汽车不容易走动，他的汽车只好徐行。

政治部距他的公馆不远，他打发一个勤务兵到政治部去说，主任今天不来训话了。叫他们排队直接到军部去做纪念周。

汽车在太乙马路上像小学生般左右左右地踏着脚走，他又看见宣传科的文科长，文科长忙向他行了一个举手礼，他也回了一个礼。

何清看见一群青年很诚恳地整着队在踏脚，忽然发生一种悲感，同时也很自愧。

——他们是真心热诚来听军长师长的训话，政治部的主任的报告么？不，决不是来听训话和政治报告的。他们这样地踏脚，这样严肃地行军礼，完全想拿点薪水回去养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饷已经给军长扣下了呢。他们天天在盼望发饷吧。尤其是那个老文牍股员可怜，这样老了，还这样热心像小学生练体操般踏脚。他恐怕五十岁了吧。每次看见他头上的白发根时，就要发生一根悲哀的同情。记得有一次，自己领着他们出去游行呼口号，看见麻脸的社会股长在前头出风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叫不出口，但听见那个老文牍股员的声音特别叫得响亮。每次碰见自己的汽车走过去时，他老人家便像丘八般双脚摆成八字形，站在路侧，恭恭敬敬地向汽车行举手礼，看见自己的汽车走了过后，才敢行路。总务科长还说他字写得不十分

好，想开除他，太冤枉了吧。所以自己极力把他留住。但他受发疯般的总务科长的气受得不少了吧。问他是由谁荐来的，他说是受了考验来的。他又说他家里有老母，有老婆，有六个小孩子，只有大的小孩子今年十九岁在布匹店里当学徒不要他养活外，其余一家七口都是靠他的中尉初级薪五十元养活。钞票的时价打七折，七五三十五，作算有饷发，也只能领三十五元。但他还不知道他的全家生活费已经给军长扣去了。

何清坐在汽车里不住地叹息。他在羡妒军长、师长、参谋长真容易弄钱。但他想，自己的部下股员司书们又在羡妒自己吧。于是他又想着一件不适意的事了。前天听见一个朋友对他说，他的部下十中八九对他早失了信仰，批评他没有一点办事的手腕，但又喜欢把双手叉在胸膛上，坐在办公室里摆上司的架子。他的部下又批评说，前任的主任比他有才干，但还没有像他的那样摆架子呢。何清想，一个人自己评价过低固然不妥，自己评价过低时，意志容易颓丧。但自己评价过高时，也不好。因为自己评价过高会把自己的傲慢的态度养成，会把自己的气焰浇高。譬如自己随意认自己的作品实在不好就好了，何必说“我自己没有说我的作品是杰作！”这种态度完全是狂妄，完全是僭越。

——不想了，不想那些事了。汽车已经在军部前停了。他原想在汽车里准备点政治报告的，现在又完了。

在旷场里一队队地满挤着军部的政治部的人员，他们只候主席来做纪念周。有些很虔诚的一早就走了来，已经等得连连打呵欠了。其中还有好些人不知道军长昨天已经出发到前线去了呢。

巫参谋长出席。何清之外，还有十余个比较高级的人员跟在后面，走到最前列安设有总理遗相的亭子前立住了。

“奏——乐！”赞礼员的声调很好听。

站在亭子左侧的军乐队奏起军乐来，乐声十分嘹亮。约有五分钟，军乐停奏了。

“脱帽！”

全场脱帽。

“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全场跟着巫参谋长向亭子鞠了三鞠躬。

“恭读总理遗嘱！”赞礼员又在下命令。

“总理遗嘱！”巫参谋长声音高朗地率先读起来。

“总理遗嘱！”全场跟着读。

“余致力国民革命……”巫参谋长的声音。

“余致力国民革命！”全场的声音。

就这样地大家跟着巫参谋长念，一直把总理遗嘱念完，念到“是所至嘱”为止。

“静默三分钟！”

何清最厌倦的就是这个静默三分钟，最难过的也是这三分钟，这有些像外国教堂里的密祷。在这三分间他想到一个恶作剧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来了，信是这样写的：“余致力于恋爱凡十余年。……”是他又想到家里的弈芳了。初看见弈芳时觉得她十分美丽。但现在又觉其平凡了。由弈芳便联想到T，他觉得太对不起T了，T此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参谋长训话过后，赞礼员便催他上台作政治报告。他到此刻，胸里还没有半点准备。他想，今天想胡扯几句都扯不上来了。

“主席，”何清踏上台向他行了一个立正礼，他也回了一个举手礼“稍息”。下面的同志们然后向参谋长行了一个举手礼。“各位同志！”下面的同志们便像机械般地把左足伸出来。

“刚才听见主席的训话，兄弟便发生了一个感触，参谋长说我们的军队是王者之师，所至无敌，这话是不错的。……”

平时的政治报告公式是先由党务报告起的。何清在台上疾站了一会：

“……这个，这个，……至于党务，诸君天天都看报和党务周

刊，当然很详悉的了，无用我再来赘说。……这个，这个，……我先把国际情势说一说吧。……南美洲有个小国，叫做，……什么龟了。我想，是的，是叫帮尼加拉圭，……不，不对，错了，是尼加拉圭。尼加拉圭的革命党起来了。……日本的议会解散了。……田中内阁迟早要倒的。……”

何清真是扯得一塌糊涂，满脸通红地走下来。他看见参谋长在打呵欠，心里有点不自在。

最后再奏军乐，纪念周就这样地做完了。

## 十三

气候由凉秋而渐进寒冬了。X 城的政局也随着气候的变化渐渐动摇起来。

在机关上办事的人固然个个怀着忧虑，就连商人，工人，及学生们也尽感着不安。

在这时候民众虽然不满意于 X 城的当局，但也不满意于 W 军之压迫，因为民众早就听见 W 军的将领比现在的当局更坏，欢迎 W 军的只是落伍时代的土豪劣绅一小部分的人。

在前线下来的兵队节节败退下来，X 城到处呈了不安的现象。报纸上虽然不敢登载，官场方面虽然极力去粉饰太平，但事实还是事实，战败的消息终于不能掩饰了。驻 X 城的兵队天天向南逃窜，每天都可以看见火车站边满挤着败兵。

过了几天 W 军到来了。X 城的人民忙打出欢迎得胜军的旗子。军队不问好歹，只要能得胜，就受人民的欢迎。如果打败仗，那就只好受人民的欢送了。

得胜军初到 X 城自然也打出“废除苛捐杂税”等好听的旗帜，人民也这样的希望他们。但不满半个月，人民又失望了。军饷比从前抽得多，蹂躏也比从前来得厉害。在从前受压迫的，现在更加厉害，就是从前没有受到蹂躏的，现在也逃不出劫数了。所谓新政的

设施，不过换了一批坐汽车兜风的武装同志，和多加了几个时代的牺牲者罢了。尤其是新到X城的正式武装同志，真是威风十足，左腕搂一个姨太太，右腕也搂一个姨太太，而对于平日一饭之恩，睚眦之怨，都归到恐怖的名词下算一总帐。

X城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机关上出入的人们换了新的一批，酒楼上吃花酒打麻雀的人也增加了，都是近来的新贵。市面上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汽车却增加了。在妓馆酒楼前冲来冲去。帝国主义者的银行也多做了许多生意，多收了许多存款。

还有一种奇妙的现象，就是许多落伍的半新不旧的大学教授，从北方走来跪在新军阀面前讨饭吃，他们的口号是回来敬恭桑梓。

“只要你能够承我的意旨，替我弄钱，这碗饭就给你吃吧。”酋长这样对那班大学教授说，大学教授们便叩头谢恩。

在堤岸马路东的极端，有一列面海的洋房子。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圈。新到X城的武装同志，太没有自信了，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维持X城的治安，他们都把家眷搬到租界上来。

由海岸数进第三家里家较小的三层楼洋房子。在这洋房子的二楼里面，陈设十分华丽。一位年近五十多岁的军官，穿着军服，坐在一张套有绯色椅套的沙发椅上，闭着眼睛，像在考虑一件重要的事情般的。有一位女人，年约二十三四，穿着领口和袖口都镶有皮毛的紫红色外套，像才从外面回来。她走近沙发前，坐在那位武家伙的身旁，只腕加在他的肩上。

“喂，怎么样？我看不要紧，你决意干吧。你还不能决意么？你还怕什么？”女的忙低下头来，以充血的眼睛望着那个武家伙的脸。

他像十分疲倦了，闭着眼睛不答，双手交叉着搁在胸膛上。过了一会，又睁开眼睛来，注视脚下的光亮亮的黑皮靴。“你今夜里要决定主意才好，我明天一早去回覆他们。”她再催促他。说了后，就把左手无名指上的箝有金刚石的金指环搁在嘴唇边。

外面寒风吹得更厉害了。但隔壁楼上的留声机的音调还十分明了地听得见。

“啊呀，下雪了！”女人站起来走到窗旁边，隔着玻璃望着窗外的灰黑的暗夜。

男的也很忧虑地抬起头来望玻璃窗外。

“决意吧！就不成功也没有什么损失。你就再做一年的营长也赚不到这么一笔大款吧。那边说，这笔款在X城交也可以，在上海交也可以，随你意思。……我今年真想到上海去逛逛，最好到上海过年。”她说了后向他作媚笑。

“单我一营人怕不中用。”他的视线再透过褪红色的窗帷隙，看窗外纯白的雪片一片片地飞到玻璃窗上来了。隔壁的楼上还在开留声机。

“他们说有好些军官都运动好了。只要你一发动就容易成功，决没有人反对，也有许多人响应你的。你只下个命令就好了。因为你这一营是省防军中最重要、最得力的。他们说，其他两营靠不住，没有战斗力。”

“将来我们要当功臣，我也晓得。不过没有到那个时机，恐怕要失败。并且我们的团长是很爱和平的。”

“现在的世界，你和人家讲和平么？人家怕不和你讲和平呢。你们的团长恐怕不久就要被他们的枪毙吧。”

“那我去向我的团长商量后，再答覆他们好么？”

“你们的团长是游移分子，商量不得的！”

那位武家伙想，弈芳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自己的团长杨廷蕃是三朝元老了。革命空气最高涨的时候，他当营长；经过一次内变，刘军长一派人当权时候，他升任了团长；现在刘军长一派人逃了，他还借维持X城治安为名，打出欢迎得胜军的旗号去巴结新来的武装同志，新来的武装同志也和他敷衍，暂委他为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但一般的舆论则以为新来的武装同志决不能长久容他的。

这个武家伙是省防军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许豹，行伍出身，今年四十八岁了，因为他是麻脸，所以他的绰名，叫做斑豹。

弈芳何以又认得斑豹呢？

在得胜军进驻X城的前数天，何清把五百元的钞票给弈芳回母家去住。因为他已经把草鞋穿好，准备跟他的姊丈逃走了。当时的纸币低落，五百元的钞票调换不到百元的现洋。仲瑚又失业了，他们的生活真是受了莫大的打击。尤其是惯于奢侈的弈芳，实在挨不过这样的清苦的生活。幸得她会抹牌，抹牌术又比别人的精巧，于是招揽了好些人到她家里去抹牌，她的家里就自然变成一间赌馆了。

在这期间中，仲瑚很罕回来。有时半个多月不回来，有时回来看看，也只在白天里一两个钟头，谈些对于现在当局不满的话外，就走了。弈芳窥他的行动，好像在外面参加了什么团体在活动。

幸得弈芳由赌博新交了许多小政客，仲瑚虽然不回来，也不觉得十分寂寞。初结识的一批人是小政客，由小政客介绍渐渐也有武装同志在她家里出入了。

由抹牌得到的抽头，虽然可以马马虎虎把生活敷衍过去，但仍不能够满足弈芳的物质欲。她虽然没有充分的金钱，但她常走到大公司、大商店的陈列窗前徘徊。她看见汽车一辆辆地驶来。由汽车出来的尽是武装同志的姨太太们，服装华丽，黄橙橙的金器，闪亮亮的宝石，由商店出来时，定有二三名勤务兵抱大包细裹跟在后头，装满了汽车。弈芳至此，真不能不羡慕做真牌武装同志的姨太太的幸福了。

她顾着褪了颜色过了时代的衣服，怅惘地回到这里来。

“你走了大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K刚才来了，他说有件重要事情要和你当面商量，等你等了半天，就走了。他说，六点钟要你到中央旅馆二百零九号去会他。”

K是×军军部的三等咨议，兼《X民报》报馆的经理，他的咨议

人有人说是替军长拉皮条得来的。但他还没有到三十岁，方方的面孔，白白的皮肤，有点口才，近一个月来，常在弈芳家中出入。据邻近的人说，他和弈芳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了。

六点钟时分，弈芳真的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中央旅馆，弈芳进来后，问了帐房，二百零九号是在三楼。她便走到升降机口，按了按电铃。

她走上三楼来，面海的一列房子，共有八间。二百零九号是由东首数去第三家。她走上前去敲了门，开门出来的是一名勤务兵。

“K 先生在这里么？”他问那个兵士。

勤务兵把弈芳全打量一会后，望望她的脸。

“K 先生快要来了。我的老爷在里面，请进来吧。”

弈芳听见 K 还没有来，又不认识勤务兵所说的他的老爷是哪一个，在房门首一时踌躇起来。但只一瞬间，里面走出一位年约六十多岁的军官来，人中上蓄着一撮很黑的短胡子。

弈芳女士么？来得很好。我在这里候驾很久了。我是第九百零三团团长吴义。K 是我的同乡，等一会就会来。我们想抹抹牌，消遣消遣。哈，哈，哈。”

勤务兵看见官长出来招待这位女客了，忙站在一边立正。

弈芳经吴团长殷恳的招待，没奈何，脸红红地走进二百零九号房里来。

“请坐。”吴团长看见她尽站着，就叫她坐。

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勤务兵斟了一杯茶放在她面前。

“听说女士牌抹得很好。”吴义笑着说。

弈芳双颊更红了，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过了一会，才说出“不会的”三个字来。

过后他们间便没有话可说了。幸得 K 赶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来，据 K 的介绍，是 W。

他们四个抹牌抹到十二点半才散场。结果是！赢了。弈芳输

了顶多。等到要结算的时候，弈芳忙暗暗地把K一拉，K便跟着她走到房门首来。

“怎么我输得这样厉害？我从来不会输的。就有时候输，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她像要哭了。但旅馆的仆欧们廊下走来走去。她连说话都不敢高声。

“这一是碰运气。”K笑着说。

“大菜是哪一号的？”茶房一在问茶房二。

“二百零五号。”茶房二的回答。

“茶房替我叫一辆车子回永寿街去。”二百零八号的房门打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弈芳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不正当的女性。永寿街住的多是这类的女人。

“街上走不得了。过了十二点，戒严了啊。”茶房放开喉打长声在叫。

“戒严？那我怎么得了呢？”弈芳急起来问K，K只是笑。

“我没有这许多钱，借五十元给我好么？”

K还没有回答，里面在催消夜了。弈芳和K只好又走进来。

## 十四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弈芳起来了。但是吴团长还像死人一样睡在床上。弈芳也不理他，忙按电铃，但茶房不见来。她的衣服都穿好了，只等茶房打水来洗漱了。尽等也不见茶房来，弈芳只好自己出来叫了。她走到房门首，只见一个年轻的茶房在打呵欠，揉眼睛。听见弈芳叫他，略抬起眼来，看见是弈芳，脸上便表示一种轻蔑的神气。但还是走进来了，把脸盆漱口盅端出去了。

吴团长给弈芳和茶房惊醒了，要弈芳拿烟过来给他吃。她很不屑般地把烟盒子和洋火拿给他了。

弈芳洗漱好了。

“我回去了。”

"好的。"吴团长打了一个呵欠,"我也要起来了,十点半要到师部开会去。"

"开什么会?"弈芳无意识地问他。

"开准备屠杀青年的计划会。哈,哈,哈!"吴团长说了后大笑。

"青年不犯法,杀他们做什么?"

"他们要捣乱。他们想拆我们的台。我们也该给人们一个下马威看看。我们千辛万苦打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无非想弄几个钱。他们要拆我们的台,就是要打掉我们的饭碗;那我们就要他们这班小猢孙的命了。这X城地盘,我们决不能让第二个人拿去!我们只有杀就是了!"

"这样乱杀,不怕冤枉人么?"

"为图自己的生存,只好冤枉些人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的弟兄们,打仗时已经冤枉地死了不少了。"

弈芳前几天就听见有这种风声,现在的当局第一十分注意学校,第二注意一班失业的青年,看见有点形迹可疑的,就把他们关起来。譬如在茶楼酒馆有三个以上青年在喁喁私语,给侦察看见了就要来敲竹杠,若不能遂侦察的意,他便诬他们是乱党开秘密会议,捉了,关起来。其实他们是在讨论如何地进行恋爱呢。当局这样的乱暴,在警备司令部中已经关了不少的青年男女了。因为上司处置失宜,下面的侦察一班人便狐假虎威,任性妄为。譬如看见稍有点姿色的女学生,就硬诬她一个罪名,把她带去,加以种种侮辱。因此在牢里自杀的女青年也实在不少了。中国的报纸只有歌功颂德。外国的报纸对于这样的黑暗也会加以非难,但这种非难决传不进当局的耳朵里的。

弈芳想到这样黑暗的恐怖,不敢再和这个吴团长谈这类的话了。她只说:

"我要走了。"

但吴义像不了解她的意思,又像佯装不懂。她看见他不拿出

来，也便不客气地向他要了。她虽然感到自己的行为卑鄙，但已经成了事实了，昨夜里经K的介绍，把自己的肉身供给他了，难道可不要报酬么。两人间的契约是定要履行的。

“你昨夜答应我的，把我吧！”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她有点生气了，“钱哟！钞票哟！”

“啊！是的，这个给你”他忙从枕下掏出一小束钞票来。

“这不是我们所约的数目！”弈芳真的气得要哭出来了。因为她数了那一小束钞票，只二元。

“我替你还了二十多块的赌博账，你不记得了么？”

“但也还不够K对我所说的数目。”

“旅馆帐还是归我开呢。”

“不是你开，该归我开么？”弈芳真有点惊骇了。惊骇自己今天何以会这样丧廉耻。

“比堂子里贵多了，倒霉，倒霉！”吴义说了后作豪杰笑。

弈芳给他这么一说，真羞得无地缝可钻，双颊更红热得厉害。她忙从衣袋里拿出手巾来揩眼泪。

吴义再从枕头下拿出一张十元的上海钞票来给她。她心里在想不接，但手不听心的命令，还是伸出手来接了那张票子。

“差一二十元，挂个帐吧。下次的时候一起把你。要你的时候，我会写条子来。”

弈芳由中央旅馆出来，伤心极了。但她并不当自己是犯罪，她仍然归罪给社会。不错，这的确是由社会的组织不良所引起的矛盾现象。这决不是她个人的耻辱。

她只恨她所嫁的男人，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有能力养活她，没有能力满足她的物质欲。结果她厌倦和专一个男人共同生活了。她想以自己的能力向恶社会的狂潮——吞噬人类的狂潮——奋

斗。但她个人走出社会上来时，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自己的技能只是抹牌，只是向男性行性的诱惑。她悲痛极了。但她除这挣扎方法外，还有什么希望。还有谁来为她真心尽力呢。她到这时候，才觉得君展和 T 在这世界的人类中，还算是属好的一部类的。

一次沉沦下去后，弈芳觉得这种生活是最自由而最快乐了。以后在各家住着大政治大军官的酒楼旅馆中常看见弈芳靓装的影子了。有时候还看见她和客人说笑。

"你想天鹅肉呢！"

"你想钱么？"那个客人向她说笑。

"你拿出来。"

"那么，一晚上你要多少钱？"

"一千元。"弈芳伸出一根指头来。

"一千元，那么，我可以讨一位比你漂亮的姨太太了。"

弈芳笑着装着要走的样子。

"回来，回来！三十块，可以吧。……硬货哟。"

"顶少五十。"

弈芳近来过的是这样的生活。有一天她在交通旅馆和一个财务委员的要人睡了一夜，次早十点多钟起来，在旅馆门首碰见仲瑚和一个军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瑚！？"弈芳叫她的弟弟。

"啊！你么？"仲瑚忙翻过首来。

那个军官的脸原是背着弈芳的。他听见仲瑚说话，也翻过首来看，旅馆门廊里来来往往挤着不少的人。那军官看见是弈芳，忙翻转身跑上楼去了。他的面影只在弈芳的眼前一闪，但最初的瞬间，她觉得这个人的姿势眼神及行动，于她是很熟识的；但在第二瞬间，她恍然大悟般地想着了时，她的脸色就苍一阵，白一阵。仲瑚虽然走近她的身旁来了，但她的胸口跳动得十分厉害，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不是T么？这明明是他。他还留在X城，没有走呢。他化了装，在人中的两则加上两撇胡子了。他从来不带眼镜的，今天也带上了一副浅蓝色的眼镜了。

"他是哪一个？"弈芳静了一静神问她的弟弟。

"你不认识的。"

"他不是T么？"

"不，不是他。"仲瑚虽然微笑着，但精神总有点慌张。

"我们正想找一个女同志，不知道你能加进么？"仲瑚停了一会后，对弈芳说。

"你近来对我何以这样生生疏疏起来！"弈芳有点气愤了。

"你今晚上不出去。我定回来，回来和你商量一件事。"仲瑚说了后，就向弈芳点点头，笑着进里面去了。

## 十五

那天晚上仲瑚真的回来了。

弈芳和他争论了一会，仲瑚才承认今天那位军官就是T的化装。

"在这样恐怖的局面下化装充军官，是很危险的。"弈芳说。

"他说自离开了你以后，他颇伤心。不过他是个精神强毅的人。决不向你作女儿的丑态。他生死早置之度外了，还怕危险么？他说，他以后不能专为个人，专为妻子，专为家庭做奴隶了。他以后要为社会做事，为中国民族做事，尤其是为占最大多数的劳动细民尽力。……"

弈芳睁着眼睛张开口，只听她的兄弟说，滔滔不绝地说。她有点惊奇，以为她的弟弟是在发狂了。

"×××××××××××××不××一场，什么都不能解决。"

"那牺牲太大。"

"牺牲是定了。牺牲无所谓大小。"

"你呢?"

"我现在觉悟了。姊姊,以前的我大概太可怜了,以为人生的目的只是积蓄两个钱,对于社会情状可以一点不管。其实人生几何,这样的过活,太没有意义了。在这样短促的岁月中,应该做点于人生于社会有利益有意义的事,才不负此生。但这是要受过压迫的人才能领悟到的。醉生梦死的酋长们和提倡强兵富国,效法英、美、日本先生们,只知道他们本身的名利,大多数的劳苦细民的生活,他们是没有注意到的。从前的我是羡慕他们,想走他们走过的道路。现在的我,却取和他们相反的道路了。"

他们姐弟间沉默了一会。弈芳又问她的弟弟,

"难道你们××××××,一定有把握么?"

"现在还差的是,×××××,所以他们要我来请你帮忙。你只做个传信的,一点不危险。你如怕危险,到那时候就拿钱到上海去躲也好。"

"有钱给我?"弈芳才说出口,就脸红起来,有点后悔。

"这不成问题的,只要你肯去干。"

"谁拿出来的钱?"

"这你可以莫问。"

"××××××有益处没有,不要只拿眼前的例子来说。"

仲瑚再向她称赞T。他说,T不愧为一个有胆识的革命青年,这次××××,他是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真对不住他了。"

"个人的对得住对不住,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他还常常思念你是的确的。"

弈芳听到这里,忙低下头去。

"我看恋爱还是不能完全否定的。譬如我……"仲瑚说到这里,也脸红起来。

"他对你说了我的话么?"

"他说,你为人是好的,不过虚荣心重了一点。但他是十分爱你的,因为爱你,才让你到何清那边。"

弈芳在给仲瑚长篇大论地劝说了一回后,她决意参加他们的工作,也承认了他们分配给她的工作了。

第二天晚上,她由一个朋友的介绍,会见了斑豹。

## 十六

君展在暑假前,就归省去了。他不想受暑假前的考试,就想受考试,自己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去应考。

他在家里住了两三个月,有时也听见 X 城的政变消息,但不十分详确。总之,X 城时局变得愈黑暗了,这是他所深信的。

后来他接到了一个同学来的一封信,把学校的近况报告给他。他才知道学校并没有受政变的影响,不过经费缺乏一点,一班恋栈的教授还在自吹自擂,鼓励学生求学。

君展觉得坐在家里横竖无事,学校已继续上课,就到 X 城去看看情形也好。只差半年了,像这样的时局,学校当局定马马虎虎的,就利用他们马马虎虎去领一张毕业文凭来也好。他自然也觉得自己的无聊,但他又想人生总是做无聊的事的。像我这样无聊的人多着呢。

他快赶到 X 城时,又逗起了他旧悲哀,也生了他的新感觉。

自然,就是没有变动的 X 城,久别之后,也会引起他的生疏之感。他进到 X 城里,许多异样的感觉使他恍如隔世之人。一切的旧恨新愁又重新涌到他的心头上来。

他决意回到学校里去后,拼除一切俗念,只专心读自己的书。他想社会的事,实在问不得许多,个人的力量有限。根据从来的经验,走到外面去出风头,结果是一无所得的。自己在家里的时候,父母也这样的教戒过自己来,就是自管檐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他回到寄宿舍来有五十多天了,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一心

上课了。可惜的是学校经费无着，教授们上课都不十分起劲，缺课的时候也太多，没有什么课可上了。

近来同学中有许多请假离校的，他因为同房的老朱下半年没有来，只他一个人占了一间房子，很冷寂的。

再过几天，不单离校的同学很多，就授课的先生们也一天一天地减少了。他想如果教授全体都不来上课，自己也就回乡里去。但是又有少数的教授们，——大概有十分之四，——死坚持维持校务，不肯全体停校。他们说，一停校，就没有口实去向当局要款了。君展也太信任这一班教授了，并且家里的款还没有汇到，距放寒假不到一个月了，或者可以马虎地领张把毕来文凭好回去乡里当中学教员呢。索性等放寒假时回家去吧。

像快要下雪的一天下午，北风吹得很紧。下午的功课只有两堂，一堂是经济学，一堂是国文。但担任教授都没有来，君展只好回到宿舍房里来。他待解除棉袍子钻进被窝里去睡，茶房给他送了一封信来。他一望见封面的字，手足都抖动起来。他认识寄这封信的主人了，他忙拆开来看。

君展：你接到我这封信后，速即离校。否则于你有危险。我在病中不能为你写详细的信。只希望你听从我的话，就好了。

老实说，我早忘记了你了。但今天早上医生来向我宣告，我的病毒，——可咒诅的病毒已经侵入内脏了，难望全愈，因此我思念到曾和我有关系的，最后思念到你了。

我在未死之前，当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人。不过一切我都看破了。做时代的牺牲者的不止我们几个人。你当知道，他们都在牢中了。

我的确是个无聊的女子，沉迷于物质的迷梦中的女子。

你要晓得我原来是个志愿高超的人。我想做一个女中健者。我想替可怜的女同志作一番解放的工作。但我这种宏愿终给社会的恶势力腐蚀了，也因自己的虚荣和享乐而起了动摇，于是我终陷于

不幸的命运了。

但我现在差堪自慰的是最近我曾努力去补过，去为社会及民众尽力，虽然失败了，但我总算是知过能改的人。

说堕落，我的确是堕落。因为我是现代最多的，挂着新牌的变相的旧社会女子中之一。我这陷溺，完全是由于虚荣和享乐作祟。

你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么？

我现在发生了一身疮毒，住在S教会的广慈医院中。听医生的口气，我是快要离开人世的人了。不知道还能多延一月半月，或七八天么。

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了。过去的暗影已经把我完全笼罩住，而最近的努力又不能得到一些光明。

我在临死之前思念你。大概我俩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最后，我希望你快离开学校，回你家中去，因为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成其为局面了，我不忍你再做一个牺牲者。

怕他们检查信件，我不多写了。

十二月三日弈芳上

君展读了这封信后，有点惊疑不定。因为他近来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的事。他望一望室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自己的行李又这样乱糟糟的，尤其是书籍。这些书籍带起来，十分重赘，但丢了又有点可惜。还有两件内衣和两双破了缝的袜子，杂役送出去洗了，还没有送回来，大概明天可以拿回来。决意明天走吧。明天走不迟的。作算X城里会起兵变，他想一两天就可以平复。学校这样穷，还怕丘八们来光顾么。现在住X城的兵虽然和强盗差不多，但也不至于来抢劫学校吧。

吃过了晚饭后，他到西楼去看一个姓张的同学。那姓张的正在那里捆被包。

“老张，你做什么？”

“我今晚搬出城。家里打了电报来，要我回去。”

君展心里虽有点着慌，但对于老张的这样的回答和行动，有点不满，并且起了一种反感。

你听见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么？”

“唉……”老张看了君展一眼，“不。没有听见什么。”

君展在这时候真有点气愤了。看老张的神气，明明是听见了什么不妥的消息，但不肯尽情地告诉君展。

“那你这样慌张做什么？”

“我为家事，要快点回乡下去。”

“怕什么！你这个人真胆小！”君展故作冷笑。但自己还感着自己的胸口在跳动。他想今晚上无论如何来不及了。作算行李弄好了，也无地方可搬。作算有钱，也不好去住旅馆了。因为他曾听茶房们说，住在栈房里的客人们，个个都要受严格的盘查，并且捉了许多人去了。

他走出校门首来，望望街路上的情形，看见老张叫了一辆黄包车，只抱着一个被包坐上去就走。

“你的衣箱和书箱不带么？”

“留在学校里好了。”

老张的车子在暗空中消失了。君展还看见两三个同学，也和老张一样地叫车子装着被包走了。他更心慌意乱起来。他全无意绪地回到寄宿舍房里来。坐在书桌前，他不单觉胸口不住地在跳跃，就连眼皮也频频地跳动。他呆坐了一会，想到前星期家里来的信说，日间就汇伍拾元来给他。挂号信是寄到学校来的，自己无论如何要株守在这里等到汇款的信到来。但他又想，万一今夜里有什么事变发生时，怎么好呢，还是出去到什么地方睡一晚吧。有是有一个同乡在M街开肥皂店的，就到他那边去躲一晚吧。于是他把自己的书籍和衣箱锁好了，再把被窝叠好，把帐门放下，待要出门，他想牙刷和牙膏带在身边好些，明天好用，他又转身到桌前，把抽屉里的牙刷等取出来，放进衣袋里，他才把房门带上，他又觉得衣箱

和书籍好像没有下锁，于是他再打开门进来，走到衣箱和书籍前，摸了一摸锁头，的确锁好了，他才安心再出来。

“白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一个茶房问他。

“到 M 街看一个朋友。”

“八点钟了，街上戒了严，走不了。”

“戒严？”

“戒严戒了一个多月了，你还不知道么？”

“啊，是的。”君展想，好像听见有同学说过，近一个月来 X 城每天晚上都戒严。到第二天早上才解严。

君展想，一切只好委之命运去了，只要挨过了今夜，明天准搬出去。他懒懒地再回到房里来从衣袋里取出牙刷牙膏来，丢在桌了。

房里又冷又寂寞。他望望电灯，觉得今夜里电灯特别的暗。他在桌前坐了一会，便脱衣爬进床里去睡。他想今晚上一夜是最难过了。

他疑神疑鬼地倒在床上，无论如何睡不着。他恨他的父亲不快点把款汇来。他想了一会，想到自己还有几本关于社会问题及社会思想的书，是现在黑暗的当局视为危险印刷品，于是起来开了书箱的锁，把那几本书取出来，拿到院子里的大树下，把它们焚化了。

焚化了那些书籍以后，心里安静了一点，便卧倒在床上来。但仍然睡不着，于是他想看看今天的报纸了。他从被窝里爬起来，抖着只穿一件底褂裤的身体，打开房门叫斋夫到阅报室拿报纸来看。

“先生要哪一种报纸？”

君展想，载本城新闻最详细，消息最神速最可靠的是，《X 城日报》。于是了叫茶房拿《X 城日报》。

过了一会，茶房来了，送了两张破烂了的报纸来，他把报纸接到手里，再把门关上，就在床里倒卧着翻阅。

“啊啊！”他翻看到警备司令部枪毙革命青年的一栏了。被枪毙

的青年的姓名都列在这栏内，在各人名字下，还附录有警备司令部宣布的罪名。今天一共枪毙一百零八个青年。大概是警备司令部以杀人为解闷的一种游戏。

他发见仲瑚和T的名字也在里面时，便发了一身恶寒。他手里的报纸索索地振动。过了一会，他伸出头来看看房门，好像房门外已站着两名兵士，持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快要敲门来捉他了。

种种的疑虑使他的精神更兴奋了。他想睡，无论如何睡不着。他听见营盘里就寝前的军号了。他想，九点钟了。他又听见壁穴里小鼠儿在唧唧地叫。此外没有一点声息。但过了一会儿，他像听见外面有阵哄喊的声音。他的胸部再跳动起来。房门外像有人跑过去。

“斋夫，斋夫！”他想叫茶房进来谈谈。但不见有人答应。他只希望快点天亮要平安地到天亮。

## 十七

快要天亮了。约摸地五点多钟。东天角上已经显出灰白色了。但顶上还疏疏地有几颗寒星。

在这时候，有一大队兵士把X大学包围得像铁桶般，还有一小队兵士竟闯进神圣的教育重地中来了。

“君展不知在什么时候睡熟了。一直睡到有两名荷枪的兵士进来掀他的被窝时，才醒过来。

“什么事？”君展战战兢兢地坐起来。

“起来！”

君展来不及穿衣服、鞋袜，给兵士拉到寄宿舍外的院子里来了。他看见七个同学和自己一样没有穿外衣站在那边打寒抖，个个都面无人色。每一个人的身后，就站着有两个穿灰色制服的兵士守着。

“同……志们！……有有……什么……事？”君展哭丧着脸问拉

他的两名丘八。

"你妈的！谁是你的同志！有什么事，你自己知道！"一个面貌凶猛些的丘八，在穿着单白裤子的君展的臀上赏了一脚。

过了一个多钟头，被拉到院子里来的同学更多了，一共有五六十名。约摸到了八点多钟时分，他们就从学校里被赶出来。君展走到校门首才看见还有两位教授也被拉在里面了。他们就像就宰的驯服的羊群，被送到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里来了。

只有方两丈多的房子，满挤着五六十个人。丘八们把他们一个个向里同推。最后进来的差不多没有挨身坐下的余地了，只好坐在他人的腿上来。腿子给人压痛了的人们，也只发了一阵的呻吟后，又归于沉默了。

君展想押送他们的兵士走了后，同学们或者会开起会来讨论善后的方法。用点钱叫看守的通信到外边去，向司令部贡点贿赂，或者可以把我们放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大学教授和学生，——斯文中人。

但他只空希望了一会，他看见同学在黑暗中虽交头接耳在低声细语，但不见他们发议讨论善后的方法。

他们里面虽有人在哭骂死军阀，死酋长。但还是不敢高声。在他们里面，虽有几个穿有绒毛衫的，但大多数只是穿着单衵裤。君展在途中冻得瑟缩地颤抖，差不多走不动了。这时候，他真想觅一张棉被或毛毡围围身体。但到此刻，有许多人挤在一块，由体热的传导，他只感着饿饥，不感到寒冷了。

君展在监房里认识的奇迹，第一是墙角的大小便所，毫无遮掩地把臭气一阵阵地送过来；第二就是宽方两丈的房子，容有五十余人，而只有一只一尺多宽的铁栅窗口流通空气。还有从地底下冲上来的泥土的冷湿气，但因为人气很盛，君展倒不十分觉得。

坐在地面上的人，各有各的心事，个个都睁大眼睛睡不着。听得见的只是此唱彼和的叹声。但有时又继续很久很久的沉默。只

一天的训练，君展也只好沉默了。他只感着自己的头脑痛得要碎裂了。他想，像这样的受苦，不如早点死的好。

他们关在这房子里，关了一天一夜，还不见有人来过问。

看看天亮了。君展在昨夜里曾感着点饿。但到今天早上，又一点不觉得饿了。他听见外面有兵士的嘈杂的声音，军号又吹动起来了。他看看同学们和两位教授都脸无人色。虽然听见有呻吟声，但很微弱。

门开了，有数名兵士站在门首，按名薄一个个地叫。君展觉得大祸已经迫近目前了。胸口更突突地跳动得厉害。他很怕那个兵士呼到他的名，但只一瞬间，他又自暴自弃地想快点叫到自己的名字，精神还痛快些。

他在战栗和苦闷中，把以前自己的经过重再追忆一会。他先想到父母，其次想到自己的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其次想到考上了大学的喜欢，其次想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活动，由是想到弈芳，想到她的白嫩的肉体。但他才想到这一件，他又忙摇了摇头。最后他想到今日的自己的结局，就像晕船般的，又像坐在飘荡着的浮云上，快要栽倒下来。

但在那一天里，终没有叫到他的名字。房门关上了，看守他们也走了。他像有点安心，但又像有点失望。从中午起，有粗黑的饭送进来了。听兵士们说，一天只给两顿。他端着那碗饭，肚里虽然饿，但总不想吃，闷闷地像要呕吐一样。

被拉出去的两位教授和三十多位同学，终没有回到这房里来。君展想他们受了最后的判决了吧。他们的生死如何呢。

今夜里人少了，可以在地面上横卧着睡了。但是不能像昨夜里那样和暖。天色微明时，更冷得难挨。他听见呻吟的声气比昨夜里更盛了。

他想军事的当局要杀我们，快点杀就是了，何必叫我们这样受痛苦，未免太不人道了。

君展望望窗口，白光已经射进来了。他想今天一定要被拉到军事特别法庭上去了。于是他意识到当局到底加自己以什么罪名呢。他想审判官问到自己时，自己要如何地答复呢，想略事准备一下。但头脑又痛起来，昏乱起来了。不过他希望快点受审判，确是事实。因为人在审判官面前，讨得他们拟给自己的罪名，而加以辩驳，或可以争得最后的释放。

那天下午，他正在梦想中，被拉到特别法庭里来了。他一进来，望见站在自己前面还有许多人在等着过堂。他偷眼望望上面坐在审判官席上的，是一个虽然也穿着漂亮的军服，虽然也说着人的话，但满面的横筋肉上安置着一对红眼睛。炯炯地怒视着堂下，像要把一班青年马上吞噬进肚里去的一样。

站在自己前列候审的，有四五个同学外，有体面的商人，穷苦的工人，还有许多憔翠得和自己一样的学生，其中有两三个，看去只有十三四岁。

这些人们个个都样子很狼狈，脸上苍黑得全无血色，身上穿的也破烂肮脏得不堪，还有衣服不完全，赤着脚的，又有单穿袜不穿鞋的，种种不一，只有一二个商人算得比较整齐一点。

当君展走进来，看见正在过堂的，是一个工人。问不到几句，堂上的审判官就叫掌嘴。掌嘴以后，工人的双颊就青肿起来，一丝的血从口角流下来。君展看见那样样子，心惊胆战。

“拉出去！”

君展听见堂上的红眼睛大喝一声，两旁的武装同志就把他们的今日或将来的同志拉着，往右边一推，再加送一脚尖，就撞倒在墙脚下了。再赶上名武装同志，把那个工人从右边的小门拉出去了。

第二个被拉到红眼睛面前的是一个十五岁的学生。红眼睛还没开口问，但看见那个学生站在台前，昂起头来，不转眼地望他，从他的红眼睛里冒出一阵火来。

“掌嘴!”红眼睛的阎王,再大声叫起来,掌嘴以后,就不再加审问了,和刚才的工人一样,如法炮制。

接着有七八个工人,和十多个学生,有的问一二句,有的不问。只看那个红眼睛,拿着朱笔,在名簿上乱加圈上。君展想,这倒痛快。

其次被拉到前面去的是个白胖的商人。红眼睛看见这个商人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富有全。”

“你是哪里人氏?”

“我原籍浙江乌程县。”

“你做什么生意?”

“我开绸缎庄,名叫外纶庄,在X城安分做生意,做了十三年了。”

君展真莫明其妙,何以红眼睛对这个商人态度特别地温和。

“你为什么犯罪?”

“我哪里敢犯罪。是他们诬我的。”

“是我们部里的侦察查出来的,不是哪一个诬告你,你知道么?”

“……”那个商人呆了一会后,才说了一句,

“知道了。”

“你的生意还好?”红眼睛笑着问他。

“受时局的影响,不十分好。”

“你年中做多少生意?”

“多的时候十多万,少的时候五六万。”

“啊……”红眼睛歪着头想了一想后,

“带回去,明天再审。”

这个商人算没有和刚才几个学生工人等受平等的等遇。

最后轮到君展自身来了。

“你大学生?”

“是的。”君展不敢抬头,只战战兢兢地回答。

以后红眼睛再问他的年龄,籍贯。问了后又问他,

“你在××部下做过政治工作,是不是?”

“……”君展想,完了。红眼睛大概就是在这一点加我以罪名了。

“那么,你是附逆有据了!”

“从前做政治工作,只是为生活问题,没有丝毫成见的。”

“你做过那一类的文章,是不是?”

红眼睛的声气愈柔和,君展愈回答不出来。于是继续着再讯问了十几句,君展真无法可以回答。最后他听见“拉出去”的一声了。他便栽倒在地面了。

君展从法庭的右侧小门拉出去后,再受着数名武装同志的前呼后拥,机械地走了半里多路,走到一个空旷场上来了。兵士把他一推,他便跪下来。他略略望望四周,看不见人,看不见房屋,他只看见一阵阵的白沙在自己眼前飞过去。又像在暴风雨之夜,眼前是纯黑的,耳旁只听见哗啦哗啦的音响。他略定一定神,看见自己的周围,有伏着的,有仰卧着的,有横倒着的,有的是从头壳部,有的是从胸部,流渗着紫黑色的血。

他想绝望了。真的是最后的一息了。这时候有许多人,许多现象在他的脑中轮转——弈芳,……父母,……仲瑚,……T,——杜绮兰,……何清,……刘军长,……老朱,……管圣人,……军服,……铜质徽章,……钞票,……宣传大纲……弈芳的白嫩的胸脯,手枪,……盒子炮,……刺刀,……武装同志,……白胖的商人,……S教授,……Y教授,……社会思想史,……教育学原理,……

砰然一声!

君展眼前起了一阵昏黑。两耳朵旁边只听见嗰嗰的音响。最

后，他看见满身疮毒的弈芳的肉体了。

他断了气息了。

他们的青春就这样地断送了。

（完）

# 长 途

## 一

在岭南的重山叠嶂中，有一农村，叫做归来乡。在村的南端雁飞峰下，有一列人家。其中外观上比较宏大的，要算的涂震南的一家了。

快近正午时分，村中家家屋屋都起了炊烟，只有涂家还是冷森森的。进了初夏了，太阳烈烈地把这山中的一块洼地洒得十分闷热。只有涂家给山麓的参天桦杉拥抱着，虽在太阳晒得最烈的时分，住在这屋里的人穿着夹衫也不觉热。

一个少女，约摸有十六七岁，系着围裙，穿着木屐由屋里走出来。她手中捧着一个黑色的瓦钵，里面盛的是糠粉和稀饭混成的喂鸡的食料。一群鸡儿叽叽格格地跟着她由里面出来。她把瓦钵搁在门首的一株大树下头，群鸡便围着黑瓦钵抢吃糠饭。

这家屋在村中虽算是顶宏大的，但也旧污不堪了，墙壁也剥蚀了好几处。

荆棘的篱笆在这屋面前作弓形围着一块草地，——但正靠门段下有一块地面是敷过了三合土的，——这就是这家屋的庭园了。这篱笆朝南有一个出口。

她走出路口来了，抬起左掌，遮在额上，不让太阳光线妨害了她的视力。这条满敷着鹅卵石儿的宽约一丈的道路，算是村中的第一条坦道。这条石路指向东南，蜿蜒而上，直达村口的山凹。又站在山坳左侧的茶亭面前，再眺望山坳的那一边，那条石路在烈日之下就像一条小河般弯弯曲曲地流向南麓的家村里去了。

她在路口站了一会儿，看不见有人由山坳那边来，于是她向山坳走来，木屐底和石头相碰格格地作响，使她自己听见都觉得有些讨厌。

她跑了一会儿急起气来，因为道路的倾斜转急了，于是她放缓了脚步走。

她一面走一面担心病中的父亲。她想他睡醒起来时，看见没有人在面前，又要生气的。

——父亲的病难得好了吧，她这样想。

她终走上山坳上来了，看见茶亭里有几个村中的少年，有不良性的青年，在聚着喝茶谈笑。他们看见她便一齐高呼起来：

“啊哟！来了，来了！”

她不睬他们，但也不免脸红起来。她站在一块岩石上望山坳的那一边。她看见有三四个女人挑着箩担由山腰慢慢地向山坳上来。里面一个正是她在焦望着的母亲。

“阿碧！”

她听见有人在后面叫她，忙反身看，原来是卖茶的欧伯母。她脸红红的只向欧伯母点了点头，没有开口。

“阿碧，听说你的姊丈升了旅长了，近来你的阿姊寄钱回来没有？”

阿碧只摇摇头，仍然不开口。她想哥哥尚且靠不住，何况姊姊呢。

“你哥哥那边也有钱寄来？”

归来乡中的青年十中八九离开了农村，流到都会里去谋活，或兵、或工、或商，去没有一定，大概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这是因为村里太穷了，他们终年劳苦，还不能换得一个温饱。尤其是青年更挨不住村居的穷苦及寂寞。

由村里出外面去谋活的青年既多，每百人中在事业上有成功的也有个把人，寄很多钱回来给他的父母。这样的人便变为村人羡慕的。其次在外面谋得了相当的生活而肯爱顾老家的青年也不少。他们多则十元八元，少亦三块两块寄回来。这也可以为村人们在茶亭里喝茶时的谈话的资料。欧伯母就是采访这种消息的人。

“上月底寄了三块钱回来，他说生意不好，挣来的不够盘缴。”

“我不相信你的姊姊没有钱寄给你的妈。现在的军官哪一个没

有钱！他们说，驻县城的王连长，——小小的一个连长，都有两位姨太太，每天晚上打五十元的麻雀。当了旅长，比连长高五六级，只怕钱没有地方用了。何以你妈这样傻，不写信去向你的姊姊要。”

“……”阿碧低下头去不做声。她想到姊姊前几天寄来的信的内容了。

因为父亲病重了，母亲叫自己写了一封信去向阿姊讨钱。阿姊回信来说，前两个月才寄去十元，现在没有钱了。丈夫虽然有钱，但到不了她的手中，实在是有心无力。如果父母能来H埠，吃饭倒不成问题。至若每月要特别提出一笔钱寄回来，实在不好意思向丈夫要求。阿碧和母亲看见了阿姊这封信，当时都气得脸上发黄。明知父亲有病不能到H埠去，阿姊故意写了这封信来，也未免太寡情了。

“你比你姊姊还长得漂亮，将来要做师长太太呢。的确，现在这时候，女儿最好是嫁军官。——做军官的姨太太也比嫁给穷人做老婆好些。”欧伯母说了后在嘻嘻地笑。

她想，这位欧老伯母总是这样讨厌的，没有一天不讲钱的事。每次看见自己的母亲，便要问自己的婚事。她低着头在痴想，不答那老妇人。

由茶亭里走出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来。

涂碧云！”

她吓了一跳，略抬首看，她想，这个人何以这样鲁莽。

“你还认得我么？”那个青年笑着问她。

她脸红红地看了看他，觉得自己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但无论如何想不起是哪一个来。

“我是吴兴国。我的样子虽然变了，但是你总记得我的名字吧。”

当他最初叫她的那瞬间，她觉得他很讨厌。但过了一会儿，他那样微笑着的态度竟会引她不时抬起眼睛来偷望他。

"你还不认识我么?"

见她还是脸红红的不答话。他哈哈大笑起来。那种男性的直率的态度在她有几分讨厌,又有几分可爱。

"我的名字你想起来了么?"

她点了点头。

"欧伯母,我小的时候和她跳舞过来。"

"跳舞?在什么时候你和她跳舞过?"

"在城里县立第一小学的幼稚园时代。"

她和他同时回忆起小的时候同在幼稚园里的情况来了。

幼稚园的小朋友,共有四十多个,每天都是手挽手地作成一个圈儿,和着先生的风琴在唱歌。

"请你小朋友,

来同我跳舞。

请大家一齐拍手!"

每当先生叫她去请一位她所喜欢的小朋友一同跳舞时,她走走到他面前来鞠一个躬。最初,教师以为是偶然的,但到后来看见他俩总不肯请第三个人来和他们跳舞,才知道他们是有几分意识的。

那时候碧云的父亲震南还在县城里开一家杂货店,不像现在这样穷。他们姊妹三个都在县城里分进了小学及幼稚园。

她比兴国小几岁,他比她先进了小学。他们同学只一年时间,他是进幼稚园的最后一年,而她却是最初的一年。

母亲挑着箩担喘着气和几个伙伴走到山坳上来了,额前挂着不少的汗珠。

"啊呀!阿碧儿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玩!你不在家里看着爹爹?爹爹睡着了么?"母亲一看见女儿,就这样说。

"爹睡着了,我刚到这里来的。这样晚了,还不见妈来,才来这里等你。"她说了后很不好意思般地,望了望母亲后又翻过头去看

吴兴国。

她望望母亲的竹箩里，一边是装着一小麻布袋米，一边是装着两颗大石头和几样食物，如猪肉、干豆腐、食盐包等等。

“快回去，快回去！”母亲不肯放下箩担休息一刻，赶着女儿回家去。

“不歇歇凉就下坳么？”欧伯母在后面说。

“不早了，要赶回去烧晚饭了。”母亲一面下坳一面说。

碧云下坳时，还反转身来望了望兴国。再走两步，转了弯，坳上的茶亭给树林遮住了，只看得见亭顶。

母亲在后面唠唠叨叨地责备她不该走出来，要在家里看守，服伺父亲。

碧云想，父亲的脾气太坏了，动不动就骂人。儿女固然是该尽孝道的，但是对从来就不爱自己的父亲，实在不高兴看护。

母亲到篱笆门首来了。群鸡像吃饱了，这里一只那里一只的散开着在啄草花。一只雄鸡走出篱笆门首，伸长颈喔喔地啼起来。

## 二

涂震南是个半通半不通的老童生，读书不成功，才学做生意的，革命之后，做官不如从前那样要限定什么资格了。只要有钱运动，或有亲戚朋友提拔，就不难平地升天。有一次，因为县长是他的旧友，他便极力去运动谋得了一个警区署长。最初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笨得难挨的人，便劝他做生意好，这样的官做得没有什么意思。但他无论如何非干一下不可。这位县长从前用过了他的钱，却情不下，只得把他委出来，委他到一个事务比较清闲的警区去做区长。他还说县长小看了他的才能，不甚满意地上任去了。他在县署里看见县长有一颗小印，刻有。“××经眼”四个字，他得到了某警长的委任状后，就赶快刻了一颗“震南经眼”的小印，也星夜写了两封◇形的灯笼，一面红黑相间的写“××区区署长”六个字，一面朱

书一个大“涂”字带到任上去。

他的做县长的朋友深知道他笨，特荐了一个文牍员给他，帮他办公文。但他常常要自逞聪明，用他的不通的文字去涂改那位文牍员所拟的文稿，譬如文牍员拟的公事里面有“殊堪痛恨”一句，他便在前面加上“实属”两个字。

“实属殊堪痛恨”不成文章了。文版员驳他。

“你不知道此中奥味，要加‘实属’两个字上，才像官的口吻。”

诸如此类，不问大小公事，他总是要亲自动笔把文牍员的文章改得一塌糊涂。，因为名声太坏了，不满三个月就被撤差了。恰好在他被撤差的前几天，碧云就生下来。这就是涂震南不爱他的小女儿的一个大原因。

E 署长卸任之后，他把那个“震南经眼”的小印有和衔头的灯笼都搬回店里来。因为他的官瘾没有过足，回来店中后继续着大做他的官样文章，“切切此示”，“切切此批”的纸条贴满了店壁，弄得满店的店员莫名其妙。

生意年见年不好，把村里所有的几亩田卖完了，仍然无济于事。到了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只得把生意收盘，回到村里来过零落的生活了。

生意收盘了后的震南，就像失掉了指南针的轮船，对于生活的前途十分焦急。尤其是每想着半生来流了不少的血汗才积蓄起来的资产，就这样地消散了。更十分地痛心。他每天夜里没有事做，只管翻看旧日的帐簿，一面看一面在打空算盘。碧云在隔壁房里听见算盘子音弹得非常响亮。随后又听见父亲在喃喃地骂某某该杀，某某没良心，欠他的账，不还半个铜钱。

对于生活的焦虑和苦恼，就是他的病源，他终于咯血了。

震南的病一天天地厉害，每日除骂骂妻女之外，便像死人般地贪睡。脾气好点的时候就盘腿痴坐在床上，像参禅般，大概是在回嚼从前生意繁盛时期的滋味。有时更深夜静了，碧云还听见父亲房

里的算盘子音。

"总共丢掉三千六百八十四元五角七分二厘一毫正。"碧云常听见父亲反复念这个数目。她想这三千多钱便把父亲激病了么?"

涂震南的长女晴云,是在生意尚盛时由他作主嫁了一个小军官,——当时只是个连长,姓容名超凡。晴云出嫁那年才二十岁。晴云嫁后,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并不如父亲所说那样是可信赖的人。在他的故乡有他的正室,在省城他也还有一位姨太太。只有他有相当的财产一项,父亲算没有欺骗她。

容超凡颇喜欢这位第二姨太太晴云,对于她的要求莫不徇从。她固然不愿意单一个人回他的乡下去,又在省城因有第一姨太太,她也不肯住。结果容超凡在南国最繁华的都市H埠,买了一座小小的洋房子去安顿她。以至他们在一年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日是在各地方流离转徙,回到H埠来的日子实在很少。

晴云原来就不喜欢超凡的,因为她的结婚不是由她的意志而是由父亲作主。幸得结婚后超凡能十分徇从她的种种要求,物质的享受终屈伏了她。

第二个是男儿,名书秉东,在中学仅读完了一年书,因为学资不继,便退了学,前年出省城去了,开了一间小烟仔店兼找换银钱。在前年他姘上了一个省城女人,去年冬还生了个女儿。父母常常写信去要他寄回点钱来帮家。但哥哥一封信来说生意不好,两封信来说,每天挣来的微利实在不够开销。

第三人就是碧云了。姊姊三个中,碧云的性情最好,也长得最标致。但她不能得到父亲的爱,这连她自己都觉得奇异而常常叹息了。她很想在父亲未死之前尽点孝道,不过父亲总是骂她的时候多,骂到她不敢近前他。

父亲的病一天一天重,但他还常常爱打空算盘,就在不打算盘的时候也喃喃不休地在念"三千六百八十四元五角七分二厘一毫正。"到后来母亲看见父亲的精神太衰弱了,把他的算盘藏起来。但

他还是勉强由床上爬下来，拚命地找算盘。找不着时，便高声大骂，骂至母亲拿出来给他，他接到算盘便向母亲劈头打来。

碧云到现在才知道父亲完全是因为没有钱激病了的。于是她不能不恨她的姊姊了。据由H埠回来的人说，姊姊在H埠的生活十分奢侈，挥金如土。但父亲写了几封信去告苦，她连信都不复。

父亲近来更瘦得厉害，差不多只是皮和骨了。南国的暮春，气候十分暖和，苍蝇和蚊子很猖獗。父亲在夜里常常睡不着，在白天里反垂着帐睡在床里。碧云隔着蚊账看得见父亲的满生着细毛的苍白颈部和眼睛深陷入眶里的苍灰色的脸。在他的枕畔有几本旧日做生意时的账簿和一个算盘。

过了谷雨，村中的农民都把秧种下去了，专等六月到来。母亲也从隔村的地主那佃了几亩田来耕，满望收获好时，可以多赚几粒谷。当农忙时候，家里的父亲更要烦碧云的手了，于是她更发现了父亲有许多不好的脾气。总之患痰火病的人最易发怒。他有时候竟提起扫帚来赶着女儿殴打。。

过了立夏，父亲的血呕尽了，断了气息。

## 三

因为父亲死了，晴云寄了一百元，秉东也寄了五十元回来，做父亲身后的费用。

那年的收获并不好，母亲辛苦了半年，所得的除缴给地主的地租外，实在不够他们母女半年的粮。涂妈想到母女生活的前途，就觉得有件大祸迟早快要临头没有躲避的地方般的。到了这样恐慌的境地，她只得再写信去向H埠的晴云和省城的秉东告急，因为在这世上没有比他们姊弟和这母女两人更亲切的人了。在涂妈的意思，只要他们姊弟每年合共寄二百元回来，她情愿毕生住在这贫穷的乡里，她实在舍不得这样山清水秀的家园。

过了三个多星期，晴云和秉东的的回信都来了，不约而同地都

说没有钱。他们说，如果真的在家里耕田不够吃，那就出来外面，每餐多煮半升米饭也未尝不可以，想要拿白白的银寄回去，那是千难万难的。晴云信里还有使涂妈妈听见伤心的，就是晴云希望涂妈或碧云随便哪一个可以到 H 埠她家里去住，但只允一个人住在她这里，还有一个人的生活该全归秉东负担的。她信里还说，母亲该由弟弟奉养，最好叫妹妹到 H 埠来，这明明是晴云表示嫌弃她的老母亲。

秉东的信虽然没有说出不欢迎母亲的话，但他信里这样说，母亲来省城过 H 埠时，试到姊姊家里去看看，姊姊很有钱，看她能不能替妹妹想个方法，因为妹妹还该继续求学，他这样穷，年轻的妹妹尽住在哥哥家里也不是个办法。他信里还说，像姊姊这样有钱，就全担母亲和妹妹的生活，在她也是一点不费力的。

涂妈听碧云把哥哥姊姊的来信念完了后，才知道人类是最丑恶的动物。她又想，人类何以比其它种动物特别丑恶呢。这完全是人类会使用金钱使然。她到这时候，不能不尽力去诅咒金钱了。但是诅咒尽管诅咒，到了生活受着极度的威吓时，也只好在丑恶的动物之前降服。

涂妈把剩下来的两三担谷卖了，饲养至中途的一群鸡鸭也以贱价卖了，再变卖了一部分的首饰和手钏共有三十多块钱，一路如乘三等的船车，也够她们母女到 H 埠的用费了。

涂妈母女从来没有出过门的，她们把行装整理好后，涂妈想出来县城来打听有没有有去 H 埠的，打算跟他一路去，沿途可以托他照料照料。她们母女要离开归来乡的消息早传遍了全村，——否，小小的县城里的人们都称赞晴云孝顺。涂妈母女赴 H 埠的消息也早传遍全县了。

山坳茶亭的欧伯母听见涂妈找同赴 H 埠的旅伴，便替她们介绍了吴兴国。她说吴因为有病请假回村里来，住了两个多月，现在假期满了，就要回省城的军官学校的。

碧云听吴兴国的名，不知道什么缘故，胸口会跳动起来。她觉得他实在是个讨厌的人。约两上月前，在山坳茶亭前，他对自己的态度实在有点轻薄。不过看见母亲决意跟这个人一路到H埠去，她也就不表示反对了。她总觉得吴是有意的毛遂息荐。至于他的用意何在，她也有点不好意思去想象。

由县城搭火车至K海口，一天可到。再由K海口搭火轮船，过一夜可到H埠。由H埠再乘半天的火车就到省城了。前后只需三天工夫。但在从未出过门的涂妈母女看来，是极遥远的旅途了。

到了吴兴国和她们母女约定的日期，天还没有亮，她们就起床。行李是昨夜里就整理好了的。几个村中的健妇替她们分挑出城里来。

涂妈走到车站来时，看见车站里挤满了人。她第一步感到出门的辛苦了。她想挤着这样多人，自己要怎样才能够上火车呢。她只望快点找着吴兴国，请他想个办法出来。

"阿碧，我们走到哪一头上车去呢？"她反过头来问她的女儿。

"车票还没有买，怎么可以上车呢？"碧云倒很镇静地回答她的母亲。

"车票？车票向哪个买？"

"前面挤着这多人就是争买车票的。"碧云觉得母亲还是个古代人，不知道怎的搭火车。于是她把他们争先恐后买车票的理由告诉了母亲。

"那你快点买车票去。"母亲这样吩咐她的女儿。

"吴先生还没有来，晓得他是不是搭这班的火车。"

车站上的人们的挤拥和叫号真把她们吓昏了。她有点后悔不该出门了，她想旅途中有这样的烦苦，就不如坐家里饿死还快活些。和女儿望着堆在车站的一隅的自己的行李发痴。有两三个搬运夫围着她们，问她们买了车票没有。涂妈只当这些人是强盗是歹人，一句话都不敢回答他们。搬运夫看见她们母女这样子奇怪，更

像看古董般地围着看，不肯走开。碧云给他们看得十分不好意思，只低下头去。

“涂伯母！”

碧云听见有人叫她的母亲，忙抬起头来看。她的视官和听官同时感知叫她的母亲的人是吴兴国了。

“啊！吴先生！你怎么这样时候才来？”涂妈看见吴兴国像得了救星般地叫起来。

“哪里，我早来了的，尽等尽等，不见你们来，真把我急死了。你们买好了车票没有？”

“没有买。你的呢？”碧云这时候壮起胆儿，虽然有些脸红，问吴兴国。

“我的早买了。你们没有买，我替你们去买好了。只差五分钟就要发车了。你们的行李怎么样？过磅了没有？不，不。车票还没有买，当然还没有过磅。问你，你们的行李件数多不多？”

“不很多，只有这些。”涂妈指给吴兴国看。

碧云知道行李件数带多了。昨天她还规劝过母亲，不要把无聊的东西带多了。但是母亲执死不肯听。只两个人出门，大小行李一共有十八件，真太累赘。碧云觉得最讨厌最难处置的就是五个又重又大的网蓝。

“嘿！这些是你们的行李？堆起来像个小岌岗了。搬也要好些时候，五分钟磅不了了。涂伯母，你到底带些什么东西来？”吴兴国说了后在苦笑。

“那怎么样才好呢？行李虽然多了些，还好不带去么，吴先生？”

“日车无论如何赶不及了，只好搭晚车了。——六点半的晚车，要在火车上熬一夜，顶辛苦的。涂伯母，告诉我你带些什么东西，行李这样多？”

“有什么东西，还不是穿的吃的。”她的掉了一颗门牙的嘴，笑得合拢不起来。

“那个顶大的网篮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吴兴国笑指那件行李问她们。

“里头一袋米——一斗多米。”碧云的口气像在埋怨母亲,不该带这样不必要的重赘的行李来。

“一斗多米!带米到H埠去做什么?到H埠去还怕买不出米来么?H埠的米贵是贵一点,但比这里的好得多了。”

“我不是有意带米来的。吃剩的米丢了可惜。”

“送给你同屋人不好么?”

“我劝她便宜些卖给人还不肯呢,值到块把钱的。”

“还有些什么东西?”

“不过是家常用的东西?”

“妈妈把锅子!碗筷都带来了。”碧云望了望兴国,又望母亲,以埋怨的口调说。

“还有呢”

“那大网篮里的是山芋。”

兴国听见涂妈带了这些累赘的东西,唯有苦笑。她们母女也同时笑起来了。

“我们只好搭晚车去了。先把车票买好,行李托交过磅房时,下午早些来好了。涂伯母,你要买哪一等的车票?”

“三等便宜些,买三等票好了。”

“三等挤得很,怕碧云姑娘坐不惯。”吴兴国说着望望碧云。

“我不要紧的。吴先生如要买二等票,请便。”碧云这时候倒一点不羞怯,很爽利地回答了兴国。

“不,我也买三等票,我去买吧。”

涂妈伸手进衣袋里去,摸索了半天,才搜出一个小皮夹来。她很不好意思般,再打开小皮夹,检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来。

“那对不起了。”她把钞票交给兴国。

兴国在这时候,不免要注意她手中的荷包,看她的荷包内容,

并不十分充实。

涂妈拿着荷包，望了望周围的人，才塞回衣袋里去。她像担心有扒手站在她的旁边。兴国看见她那样战战兢兢的样子，起了种怜悯的同情。

## 四

到了 K 海口，涂妈托兴国打了一个电报到 H 埠去，告诉晴云自己和碧云坐哪一只轮船来，约摸什么时候可以到埠，要她派人来接。

“妈妈不要打电报去好些。到了 H 埠，住一天半天旅馆，不花什么钱，然后叫旅馆的人送我们到姊姊家里去不好么?”碧云有几分知道姊姊的脾气，打了电报不发生效力，给吴兴国看见难为情。

“不要紧，你的姊姊住在 H 埠阔得很，家里有不少的底下人闲着没事做，整天打瞌睡。她接到了电报会派人来招呼你们的。”吴兴国这样说，因为他是按常情判断的。

涂妈也觉得女儿无论怎样寡情，听见母亲和妹妹出来了。哪有不派个人来招呼的道理呢，又不是要她自己出来，所以也赞同吴兴国的提议，终把电报发了。

在海口等船等了三夜，涂妈母女在客栈里住得非常心焦。她们住惯了乡间的，忽然走 到这样喧嚣的都会上来，精神总不得安静。其次是在旅途中起居饮食都是十分不惯。最感痛苦的就是水的供给太不方便。他们母女都有点后悔不该冒冒失失就走出来。现在没有办法了，她们只望快点赶到目的地，看看前途有什么幸福在候着她们没有。

为节省旅费，他们三人同住一间有两张床的大房子。涂妈和碧云同睡一床，吴兴国睡一床，这在碧云是十分不愿意的，虽然不算是一种侮辱，但她总当吴兴国是有恶意的。她曾向母亲力争要分房间来住，不要图省那一点点小钱。

“你晓得哪一天才有船，一天省七角钱。两天就省一元四角，够二十多天的米钱了，好容易来这一块几角钱！”母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以米价做用费的标准。

到了第三天，客栈的账房来说，下午有船开向H埠。船虽然小些但过了这只恐怕又要等三四天才有船了。她们母女是没有海行的经验的，只希望快点赶到H埠，但吴兴国从前搭过这只M号，知道它摆动得非常厉害，他再看看风色，气压低下来了，晓得今夜里在海上定有一番风浪，决不是从无海行经验的涂妈母女挨得住的。他想说再在K海口停留几天，过了这次的低气压再走。但涂妈的旅费像不能再支持了，执意要就走。他只好决意徇从她们了。他想风浪无论怎样厉害，总不至于打沉船吧。

吃过了中饭，客栈的伙计就来催落船。问他们什么时候开船，说是三点钟。在海口住了三天，有些行李解开了的，要重新打叠。涂妈母女又忙得流了不少的汗。

行李尽运出去了后，一个行丁招呼着他们同出码头上来。涂妈和碧云站在码头上，看见了从前尽想象也想象不出是如何样子的火轮船了。在乡里时曾听见人说，海上的洋船大得赛过三堂大屋，她们总有些不相信，她们想如果洋船有这样大，就不沉没也不会浮动的。她们站在码头上远远的望海面上的几只洋船，比县城外江里的蓬船实在大得有限，这证实了从前村里人说的话是虚悬了。

“我们搭的洋船是哪一只？”涂妈偷偷地问兴国。她以为靠码头的二三只洋船里面，定有他们搭的M号了。

“那边顶小的一只就是了。”兴国指着泊在海湾中心的一只小轮船给她看。

“不靠码头，怎么样过去呢？”她老人家着急起来了。

“要坐驳艇，搭划子到那轮船上去。”兴国回答她。

不出她的所料，他们还要搭像一片木叶般在海面一起一伏的划子，她有点害怕了。

她再留心看客栈的伙伴们在落行李，落到一只大划子里去，那划子舱里堆满了行李。她再细心查认自己的行李，只看见一只网篮，一只皮箱，一只圆箩，以外的都看不见。

“行李都来了吗？”她再问吴兴国。

“不要担心，掉了我们要赔偿的。”

“真的掉了，不是走不动了。”

“不会掉的，决不会掉的。”兴国嘻嘻地笑了。

她们坐在划子里望周围一起一伏的海浪，着实害怕起来。看看一个巨浪快要向自己划子上面打来，但只一忽，自己像给人抛向云端上来了般的，吓得涂妈头晕眼眩，忙闭了眼睛，伏在碧云的背上，不敢再看海面了。

划子在海面一掀一落地走了半个多时辰，才驶近轮船旁边来了。同住一家旅馆，同赴H埠都搭这只大划子来上洋船的，共有二十余人，洋船两边的方形的时货舱口打开着，划子上的客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进去。他们都像以有这种特权，——只有支那搭客才有出进这个货舱的特权，——为荣。其他强国人是决不敢进来的。

涂妈和碧云最后给旅馆的伙伴拉着手才爬进货舱里来了。一进来，她们便想呕了，因为闻了一股从未闻过的臭气。涂妈想洋船原来就这个样子么，有什么好呢。她又看见地板上有许多像干燥了的鸡粪屑般的东西。她想，自己乡下的粗窑板也比这舱板干净。但听旅馆的伙伴们说，今夜里大家都要在这舱板上睡觉。她想，这样脏如何睡得下去。

碧云失了神般地痴站在一旁，望着旅馆的伙伴们搬行李进来。她的胸口也一样的作恶，真想呕了，但不好意思，几次都是极力忍下去。

约过了半个时辰，划子里的行李都搬上来了。在舱板上堆成一个小岌岗。涂妈很留心地去细认，但数来数去，自己的行李总是缺少两三件。

“我少了两件网篮，碧云的被包也没有看见。”她对兴国说。

“不会掉的，在里面堆着看不见。”一个伙伴笑着对她说。

兴国在这时候只是走过来问碧云在划子里好过不好过。又问她看见海，看见洋船的感想如何。最后又问她思念乡里不思念。

“是的，我觉得还是不出来好。”她微笑着说。

“只一夜的工夫，明天上午就可以到H埠。对不住你们了，要在这舱里委屈一晚上。”

“怎么外国人的船也这样污浊？”碧云在县城时见过外国人住在房子，都是很讲究洁净的。她想，何以外国人管理的洋船使这样肮脏不堪。

“这是货仓，只有我们中国人省钱，——其实是中国人穷，买不起头等船票，管得它污浊不污浊呢。”兴国忙解释给她听。

头等船票要多少钱？”

“十五元。”

“只一晚上要十五元？”碧云吐了一吐舌头，向兴国微笑。

旅馆的伙伴把他们的行李都清理好了。涂妈伸出一根食指在数点她的行李。一二三四……地数了一次又一次，还是不错，一共十二件，一件都没有掉。

“行李都齐了吧？”旅馆的伙伴笑着问她。

“多谢你们了，费你们的心。”涂妈笑嘻嘻地回答他们。一阵海风由圆窗口吹进来，她又闻着一种奇怪的臭味了，胸口作恶起来，她忙敛起笑容，双掌按着胸口，张开口，像要呕的样子。

涂伯母，赏点酒钱给我们。”

她听见了旅馆的伙伴这样对她说，但她不会回答，只听见自己喉咙里“喔”“喔”地响了几响，她极力忍住。

“要呕，拿脸盆过来。”兴国忙这样叫起来。

“脸盆呢？”一个年轻的伙伴故意反过头来问碧云，她马上直觉着他的歹意。

“在那个网篮里。”碧云指着一个小网篮告诉兴国，不睬那个伙计。但是那个伙计忙走过去解开网绳网，取出脸盆来送到涂妈面前。

涂妈看见有脸盆搁在自己面前，真的呕出来了。正午吃进的饭菜通呕出来了。碧云看见母亲挣红双颊，在张开口喔喔地吐，连眼泪都呕出来了，样子怪难看的，她忙背过脸去，胸口也作恶起来，海风又送了一阵腥臭的气吹进她的鼻孔里来，她的喉咙里也作响来了，胸口一紧，她的嘴自然而然地张开来，鼻孔一酸，双行清泪就由眼眶里压榨出来了。那个年轻伙计很聪明，又从网篮里取出一个洋瓷漱口盅来，送到碧云面前。她这时候无暇计较他讨厌不讨厌了，不一会儿她呕吐出来的东西装满了漱口盅。

端脸盆和漱口盅到舱面上去先洗干净的还是那个年轻伙计。她看见他对自己母女那样殷勤，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他了，刚才自己不该这样讨厌他怀疑他。

那个年轻伙计倒了一脸盆冷水下来，给她们揩了脸，漱过口，她们觉得松快了许多，胸口也不像未呕之前那样紧了。

“涂伯母，顺风！给点酒钱给我们。”另一个伙伴说。

涂妈从衣袋里搜出荷包来，再扭开荷包口，检出小洋四角，送到那个讨厌的伙计手里。

“涂伯母，顺风，高升一点！”那个伙计笑嘻嘻地说。“我们饭都没有得吃了，高升什么！”涂妈半笑半恼地说。

“涂伯母太客气了，行李有这样多了，无论如何，要高升一点。”

那个年轻的伙计，站地一边微笑着。他看见碧云很难为情的样便对那个讨酒钱的伙计说：

“算了吧，连他们的也有几块钱了。”

“真的是你的丈人婆吗？”另一个伙计在笑骂那个年轻的伙计。她的声音虽然低小，但碧云还是听见了，不免脸红起来，低下头去。她听见兴国在对自己的母亲说：

"多给他们几角钱吧。"

碧云想在这样时候，兴国该拿出几角钱来给旅馆的伙计的。于是她想到一路出来，每到计算钱的时候，兴国对于自己母女都是彼此分得十二分清楚的。有时候，还有些地方使碧云怀疑他有意想揩自己母亲的油。她想何以男人一谈到金钱，态度就是这样认真的，她真有点不解。

"吴先生你不是也有两件行李么？你的酒钱给了没有？"涂妈这时候很不客气地向兴国这样说。

"我也打算给他们两角钱。"兴国脸红红地伸手插入他的衣袋里去了。

碧云想，母亲的话虽然很痛快，但她又怕她伤了他的感情。到H埠上岸时，他不帮忙招呼，如何得了呢。

结局涂妈加给了两角小洋给伙计们，他们就搭舢板回岸上去了。

碧云和她的母亲在海上颠荡了一夜，第二天九点多钟，轮船停泊在H埠的湾港里了。

在船中一晚上她们都像死人般睡着，动弹不得，也呕吐了几次。这时候要脸盆，要水喝，当然要劳兴国动手了。碧云本不想惊动兴国，很想挣扎起来自己做。但是风浪太厉害了，才坐起来又昏倒下去，到后来只好发出哀恳的声音去求兴国了。兴国也很尽心地服伺了她们一夜。于是碧云对兴国又感着一种亲热了。

## 五

船停轮了。一群短衣阔裤筒的壮汉蜂拥进入又臭又黑的舱里来。他们对于臭气像没有感觉般的。

"有到××栈的么？"

"有到××旅馆的么？"

碧云母女和兴国正在收拾行李，捆被窝。

"吴先生,行李检好了,请你到码头上去看看我的大女儿那边打发有人来接我们么。我们先打了电报给她的。"

"我们要坐驳艇上去,这个船不靠拢码头的。"

"那么,请你问那些人里面有没有由容家派来接我们的。"

碧云听见有点厌烦了。

"姊姊那边怎么会派人来接我们呢?她晓得我们的船什么时候到来? 我们该先进客栈去的。"

"不错,碧云的话不错。我们先进旅馆,然后打发人去通知容公馆。"

"进旅馆不是又要多花钱?"涂妈也把她的理由说了出来。

"姆妈,你还不知道姊姊的脾气么?我们到她公馆里去,她不会拒绝我们进就算好了,还希望她派人来接!"

"姊姊哪会这样刻,虽然说……"

"……碧云的神气似恨她的母亲太无理解了,低下头去不说话。她的样子像是在说"你看吗!"

"××栈伙计!"兴国在叫一个手里拿有红招贴的壮汉。

"真的落客栈么? 再等一下看看,我的女儿那边有人来没有。"

"再等一会儿,客栈的伙计们走完了,你的行李又多,不好上岸呢。"兴国也有点厌烦涂妈罗嗦了,声音很急辣地说。

涂妈怕自己的钱不够,不愿意进客栈。但到了这时候,只好不说什么话了。

他们终进了客栈,由客栈的伙伴领到栈房楼上一间房子里。她们在硬铺板上坐了两个多钟头才见行李搬了来,点齐了行李已经是吃中饭的时分了。她们都觉饿了,茶房一送饭来,他们一气地各吃了三碗。吃完了饭,碧云说要洗澡,涂妈却主张到晴云家中去后再洗澡。因为她的见解与她的母亲不同,涂妈以为一到大女儿家里去就可以享福了。但碧云深知道姊姊的性情,预料到住在容家有许多不便,寄人篱下,好容易使唤他人家的底下为人烧水洗澡么?

当碧云洗澡去了的时候，涂妈便催兴国赶快到容公馆那边去报信。兴国把容公馆的住址抄下来就出去了。

碧云母女在客栈里枯坐着等了大半天，等到上了灯火时分，才看见兴国额角上流着汗跑回来。

“对不住，对不住，有劳你们久等了。”他一看见她们，便这样说。“因为去看一个朋友，就给他拉住了，一同上馆子去。我说有事要走，他死拉住不放，花了两三个钟头。刚才到容公馆那边去，那边看门的人说，太太四点多钟坐汽车出去了，——这是她的惯例，——他们作不得什么主，要等她回来。但她回来总是在十二点以后的，要等到明天才可以去告诉她了。他们说，只好请你们在旅馆里歇一宵了。明天定有人来接你们。”

涂妈听见兴国的话，当时感情就像夹在筷子上的一块好肉，忽然滑掉在地面，给狗抢了去般的，异常扫兴，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她呆了半晌，不曾说话。碧云的态度倒很镇静，好像这是在她的意料中般的，不过脸上仍不免表示出几分寂寞的表情，走向骑楼那边去望H埠湾内的风光了。

“我的女儿没有接到我的电报么？在海口打给她的。”

过了好一会儿，涂妈才颤声的问兴国。“我没有问他们接到了电报没有，不过电报没有不到的道理，如果住址没有错的话。那电报是我经手打的，是××街十六号呀！”

涂妈很想当着兴国的面发几句牢骚，但一瞬间又觉得不妥当，因为一路来向吴兴国说了不少晴云的好话，此时若对晴云发牢骚，那岂不是前后矛盾。于是终默杀下去了。

“你们吃过了饭没有？”

“才吃过，茶房很早就开了饭来，因为等你等了个多钟头，茶房来催了几次，我们才先吃了。”

几年没有会面的母亲老远由乡里跑出来，并且预先打了电报来，涂妈意想中的晴云一定是在收拾房间，准备茶饭，多买些酒茶，

欢迎母亲和妹妹。就算晴云自己不便出来接她们，——因为她是旅长太太，有身分了，——也定派一个人送汽车来。但是现在听兴国的话，晴云对母亲和妹妹之来H埠，好像没有感觉般。——或许竟把昨天电报忘记了。——明知他们今天可以到H埠，但她竟一个人出去，不在家里等她们，她这态度是何等的冷漠啊。

“这也不能怪她，只能怪吴先生。吴先生不早点到晴云那边去报信，只顾和朋友喝酒，喝醉了，耽搁了时候是真的，晴云接到自己的电报时，定是很热心地在等待着的，不过等到下半天还不见有消息来，她定以为自己搭的轮船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没有到埠，所以不再等，就出去了。”涂妈又这样地向自己解释。

“你问了他们，我的女儿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

“那我没有问。大概不是出去看戏，就是打牌去了。总之一切都要等到明天了。”兴国说着打了一个呵欠。这时候碧云由骑楼外走进来了。兴国看了看碧云，心里像想着了一件什么事。

“你们去看电影么？碧云，我们出去看电影好不好？”

“……”碧云看了看兴国脸红起来，低下头去不做声，她觉得兴国的行动和说话确有几分讨厌。但他是个小白脸，外表的确有足以使她动心的地方，自己实在有几分想和他接近，不过不好意思。

“怎么样，尽坐在客栈里不闷吗？”兴国不等她们回答，重复问了一句。

碧云看了看母亲的神气。

“夜里出去不方便吧。”涂妈微笑着说。

“这里不比我们乡下县城里，在H埠夜里比白天闷热，街上的人也比白天多。不看电影，就到N园去喝喝茶听听唱书的也好。一路到这地方来，也得看看。”

“以后长住在这里，还怕没有时候去吗？”涂妈很有自信般地说。

碧云想母亲太不自量了。她在尽想姊姊会如何孝顺她，如何陪

她到各处有趣的地方去玩，以后如何可以在H埠享福，这完全是她的梦想。住在姊姊家里决没有这样自由这样舒服的。

“你老人家是长住在这里。碧云不是说就要到省城去吗？那该让她在这地方看看热闹。”

“不一定哟，或者我到省城去，留她在姊姊家里也难说。这是她的哥哥的意思。……”

“那你老人家喜欢住在这里，还是愿意到省城去呢？”

“我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H埠繁华，晴儿家里也比阿东儿家里过得去些，让她住在这里。过一两星期，我还是到省城阿东家里去吧。”涂妈说了后，望着碧云笑了笑。

碧云想，何以母亲也这样不诚实，这样可鄙。她自己明明不愿到哥哥那里去，她怕不能和嫂嫂相安同住，心里只担心姊姊不答应她住在H埠，而要自己向姊姊说自愿到省城去。至于自己，对两方面都不满意的，不过比较起来，住哥哥家里或者比姊姊家里不拘束。但一想到母亲劝自己住到哥家里去的话，又有点不愿意表示自己的意思了。

## 六

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兴国又向容公馆走了一趟。门房说，太太昨夜没有回来，大概今天十二点钟才得回来。总之一点钟前后定会有人来接她们。

兴国回到客栈，把这些话告诉涂妈母女。涂妈满肚子不乐意，但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丈夫不在家，年轻的女人怎好在外面歇夜呢！”涂妈很想这样说一句，但想了想觉得不妥，这句话对碧云说可以，兴国在面前是万万说不得的。但一想着晴云的冷漠，又不免有几分愤慨，十分想找个适当的对手，发几句牢骚，说她几句歹话。

最漂亮最宽敞的正楼房，有完全的陈设，有弹弓床，梳化椅，梳

妆台等等的洋房子给自己做寝室。新被褥，新毛毯也怕早购置好了，专等自己到来受用。自己到来后，晴云定整天地忙着替自己添制新衣裳，——在H埠流行的时装。零用钱一个月至少也有三五十块。每天三餐两点心是定了的，正餐大家一同吃，点心恐怕是由丫头送到自己房里来——或者由晴云亲自送进来，容公馆里一切用事人都老太太前、老太太后地奉承自己吧。这是涂妈妈乡下动身时直到昨天到这客栈时止的想象。但到了现在觉得这种想象有些靠不住了。

吃过了中饭，又等了两个多钟头，茶房来说，××街十六号容公馆派一辆汽车来了，要接涂老太太和小姐过去。

"你们是不是和容旅长的家里有亲？"茶房笑嘻嘻地问涂妈。

"是的，容旅长就是我的女婿！"涂妈这时候又得意起来，笑着回答茶房。只有碧云听见心里有点难过，脸红起来。她想，听人家说，容旅长的姨太太不只一个，他一个人就有好几个在他来说不值钱的岳母，这有什么稀奇，也值得这样得意么。

涂妈的衣服鞋袜早穿好了。只有碧云还没有准备换衣裳穿鞋袜。涂妈于是埋怨碧云，不该这样不作紧，要挨到汽车来了后才这样着急。

"忙什么？一会儿就穿好了的。催得这样急做什么？迟了一刻半刻，姊姊就不许我们进她的门了么？这有什么好着急的!?"碧云看见母亲催促她换穿衣服，心里感着一种不满。

"汽车来了，不好叫他久等在这里吧。迟早要到姊姊家里去的，早一点不好么？"涂妈心里还是不舒服，在为自己辩解。

"那么，妈妈自己先坐汽车去，我随后坐黄包车来吧。我记得住址的，××街十六号。"

"那不行！我你不一路去，面子不好看。"涂妈觉得这个小女儿的性情在乡里时就是这样怪僻的。

"要投靠姊姊，面子已经不好看了。"这句话才跃上了她的喉

头，又给她抑住了。她想，真不凑巧，恰恰这时候兴国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真想听从兴国昨天告诉她的话，不再到姊姊家里去。假定哥家里也不能住，再听从兴国教给自己的方法，自己就找职业去。兴国说，现在是革命时代，女人和男人一样很容易找职业了。

她昨天晚上，因为要买牙刷、毛巾、肥皂等零星用品，跟兴国出去在街路上转了一会儿。最后兴国邀她到一家吃茶店里喝咖啡。她对兴国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倾慕，但是她觉得她自身现在的状况，——来到H埠后的状况，实在有些像失了磁针的轮船，前途渺渺茫茫。兴国虽然不是个一定可靠的人，但在目下和自己最关切的，只有他一个男性了。她在昨夜里对自己的态度也十分真挚而庄重。他说了许多话，只是对自己表示同情，并没有露出半点可疑为对自己怀有什么野心的话来。自己初以为他是在悬想自己，这完全是自己过于自负了，完全是自己的误察。碧云想到这里，不禁脸热起来。

兴国昨晚上也曾对她略谈到关于选择配偶的话。她才知道他对她完全没有意思。他的理想非常之高，好像在说，像她那样的女子，他是不置眼中的。碧云当时听见感着羞耻，同时也起了反感。这样一来，她对他的态度反为自然起来，不像以前那样的忸怩了。

碧云主张要等兴国回来后走，涂妈却不以为然，她主张快到晴云家里去，一切事情才能够弄得定着。

她们正在争执，恰好兴国回来了。

“吴先生，我们要走了，容公馆已经打发人来接了，汽车也来了。”涂妈一接着吴兴国，便满脸堆着笑容说。

“吴先生，客栈的用费劳你叫账房算一算好么？”碧云很通达世情般的，向兴国说了后就看看她的母亲。

“啊呀，我把栈房的账都忘记了。是的，要劳吴先生费心向账房算一算。不过此刻来不及了吧？今天夜里或明天请先生到容家来一趟好么？”

“那不要紧的，我会叫他算清楚。你有钱，留下来也可以，明天我到容公馆去拿也可以。”

“我这里不够钱了。只好向我的大女儿借了。”涂妈说了后，在嘻嘻地笑。

“要不了多钱吧。只住了一天，我想要不到五六块钱。妈妈，你那边不是还有钱么？”

“不够了。我说不够了就不够了。我有钱还要你多嘴！”

碧云低下了头，不做声了。

“我送你们到容公馆去好么？有汽车坐，我也揩揩油。”兴国笑着说。

“那很好的。”涂妈又笑起来了。

由容家来接涂妈母女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的很朴素，大概是容家的家丁了。

他们都走出客栈门首来了。涂妈母女及兴国三人坐在汽车里，那个家丁在前头和汽车夫并坐着。

“行李怎么样？”涂妈又在担心她的行李。

“不要紧，等一会儿会来”。兴国接着说。

涂妈也不便再说什么话了。

兴国对着她们，坐在一个方形的挂椅上。汽车呜呜地在堤岸马路上走得很快。她们都忙于看沿途的景象不说话。兴国也贪看着碧云，怕扰乱了自己的心情，不想说什么话。当碧云望汽车外的街店时，他便不转睛地注意着碧云。她有时略一反首，看见他在贪看自己的痴态，不免双颊绯红，再忙反首过去看车外的街道。

——这个人真讨厌，昨夜说起话来君子般的。但是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碧云近二三天来也觉得自己奇怪，何以一想到兴国，心头便重赘起来。说是自己在思恋他，这决没有的事。但是何以自己时时刻刻又在留意他的事呢。

不一会，汽车在××街第十六号前停住了。未到以前，涂妈的

想象以为容公馆定是一家十分阔气的高楼大厦，门首也定有宽大的庭园。但是由汽车走出来看时，不过是一间和商店差不多，只比较整洁一点的三层楼洋房子。外面有一重矮矮的圆墙，一边有一道铁栅门。这条街道看去像都是住家，没有做生意的店面。街路上走的人也很稀少，冷静静的。

那个家丁走前去，按了按外门上的电铃。不一会儿，有一个年轻人打开里面的一扇玻璃门出来，再把铁栅门打开。碧云看见他满脸的不高兴，心里就感着不快。

——他也知道我们不过是一种食客吧。主人不欢迎我们，他们才敢这样傲慢。

碧云真想立刻回旅馆去，然后和兴国一同赴省城。她想，投靠别人总不是个长局。现代的女子该自己去求个独立的职业才对。

"请进去坐么。"那个家丁伸出手腕招呼他们三位进里面去。

涂妈想，怎么晴云不见出来呢？听见母亲妹妹来了，该赶快跑出来迎接才是道理。她的刚才展开了些的笑容又暗灭了。

兴国在前面走，涂妈跟着他，碧云最后，走进里面来，门侧摆着一个衣架，抬头一看，右侧是一道扶梯，通到楼上。才从外面进来，涂妈觉得屋里十分幽暗。

"请到客堂里坐坐，我去请太太下来。"那个年轻的人向兴国说，说了后向碧云溜了一眼。碧云想他是在看轻自己的衣服太不时派了吧。

和衣架斜对面有一道门，给那个家丁打开了。里面是很宽敞的会客所，陈设华丽。涂妈想，这样精致的房间，真是仙洞了，有生以来，算是初次看见的。

那个家丁倒了三杯茶进来，分送给这三位客，涂妈喉干，早就想喝茶了，茶杯一接到手，一口气喝干了。她喝了的才感着一种香气。

"这茶真香！"她惊异起来。

碧云看见母亲那个样子，很替她难为情。

“茶叶里面混有茉莉花吧。”兴国笑着说。

“好好的茶叶加入这些东西做什么，她妈的！”涂妈在乡里说惯了这许多粗鄙的口头话，这在旅途中谨慎了几天，此刻喝了这种香茶，高兴起来，失口又说了“他妈的”出来。

兴国笑了，碧云脸红红地低了头。

## 七

三人在客厅里坐了半晌，看见刚才那个年轻侍仆走进来，笑嘻嘻地说：

“请各位稍等一刻。太太说，她的手风正好，一时不能放手，打完了这圈就下来。”那个青年说了后，又在注视碧云了。

“什么？什么？涂妈像没有听明白什么话向着兴国问。

“啊，他说容太太打麻雀，正在赢钱的时候，放手不得，等一会儿才下来。”

碧云看了看兴国，她的心里真是难过。虽然她深知道姊姊就早点下来见面，也不会有什么特好处，不过尽坐在这里等，更像待决人死囚，异常痛苦。

“她在楼上打牌？”涂妈脸上表示出十分地不高兴。“要等多少时候？让我上去看看她。”她看那个侍仆好像看不起她们，所以她这样说着向他表示自己是老太太。

“上去不得，很多客在高兴。”那个仆人忙阻着她说。

“什么客人？是邻近的太太们么？”兴国问那个人。

“不，也有男客，都是在省城有职分的。”

丈夫不在家，晴云每天夜里出去不回来，白天又招了许多男女客在家中聚赌。在涂妈，这是破天荒的奇闻。她差不多忍耐不住，要哭了。她恨不得见着晴云发作几句。但是今后要向女儿讨饭吃了，怎么能够像从前一样向晴云主张母权呢。

又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扶梯上有脚步声和笑声。

“不要紧，你们尽管打牌吧。她们都是乡下人。用不着客气，我一会儿就来啊。”

涂妈想，这是晴云的声音么，骤然听来，又有些不像。她的胸口正在突突地跳动，一个艳装美人走进客厅里来了。

“啊，妈妈！你的电报来说，昨天就会到来。害我等了一天，等了四点多钟。因为……”晴云说到这里，才看见兴国坐在客厅的一隅。“啊，这位先生还没有请教。妈妈和这位先生一路来的？”

“是容太太么？敝姓吴，……”兴国也忙从椅子上立起来，笑容可掬。

“不要拘礼，请坐。”果然晴云一点不客气，还没有等到兴国坐回去，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了。

兴国细细地观察晴云的一身，觉得她徒有其名。从小有美人之称的晴云就是这个样子吗？体格比妹妹瘦小，肌色比妹妹苍瘦，刚才一接眼所感受的美的印象，完全是由于她的服饰。她的脸上虽涂着多量的白粉和胭指，但是潜伏在粉薄膜下面的苍黑，终给他的细密的观察发现出来了。碧云虽然是粗裙布衫，但她的身质是健康的，肌色也比她的姊姊白皙，她的双颊上常有的红晕就是健康美的象征。兴国当时更深信美人的第一条件是健康了。

“妹妹也长大了。——”晴云过了一会儿注意到碧云来了，给姊姊这么一说，碧云便脸红起来。

“十七岁？十八岁？”晴云又笑着问。

“十七岁。”涂妈忙替她答应。“你自己几岁了？你比她大八岁的。”

“我比妹妹大八岁？妈记错了吧。我今年二十五岁了？我不相信我就这样老了。”晴云斜睨了兴国一眼狂笑起来。“吴先生你今年多少岁数？”

“我？”兴国很敏感地也回给她一个微笑，“我忘记我的岁数

了。”他们谈笑了一会儿，碧云觉察出姊姊在谈话间，时时刻刻都注意着吴兴国。于是她也不免望望兴国对于姊姊的注视，表示如何的态度。碧云所惊异的就是他们像旧交般说了许多有趣的话，晴云也时时向兴国有作意义的微笑。

“吴先生就要回省城么？”

“不。在H埠有几位朋友，——毕了业的先辈，——留我在H埠多耍几天。省城不比这里好玩。回到学校里去更拘束了。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吴先生不是说明后天就要赶回省城去么？”碧云想当场这样质问他，但怕引起他们的反感，终又默杀下去了。

“吴先生不是说假期满了么？”涂妈问兴国。

“不要紧，假期虽然满了，迟十天八天也不要紧的。”

“你又说你的军官学校不比一般的学校，规则很严。”

“规则是很严的，不过我和校长感情好，我们又死心塌地拥护他，就犯点规则，也不至于除名的”兴国接着又歌功颂德地说了一大篇话，称赞他的校长如何好，如何有德望，如何本事大……她想兴国这样极口称赞校长，当然他也是校长的私人了。

兴国坐了一会儿，打算回客栈去了，忽然想起涂妈母女的馆账还没有清算。

“涂伯母，客栈账我回去叫他们结算。账单明天我送来。”

涂妈给兴国提醒了，便笑着向晴云说：

“阿晴，你有钱请代我交十元给吴先生带回去。客栈账还没付呢。”

“怎么？你们不把旅费筹足，就动身来这里么？还要……”晴云说到这里，看了看兴国，勉强笑了笑，从衣袋里取出一个荷包，再打开荷包，检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交给兴国。“那么，费吴先生的心了。吴先生如果嫌客栈里不方便，就搬来我家里暂住几天也使得。”

“不客气，不客气”。兴国一面走一面笑着这样说。“明天我准

定来。”他翻过头来向晴云作个有意思的微笑，然后又望了望碧云就走了。

## 八

兴国走了后，晴云的脸色又阴暗起来，说话也不像刚才那样高兴了。她叫一个婆妈来，把涂妈母女的行李一件一件地搬到楼上去。

“三楼后楼房收拾好了没有？”晴云问那个妈子。

“刚才收拾好。”那个妈子一面提行李，一面回答她的女主人。

“妈妈，H 埠的人多了，房子不容易找，房钱又贵。像我这样的房子，每月租金就要八十五两银子。多用了两个人，就挤不下[illegible]。只有三楼的后楼房空着，只好请妈妈和妹妹在那间房子暂时委曲下。二楼后楼房讲究些，但给超凡的一位朋友占住了，他再过两星期就回省城的，等他走了后，你们就搬进去住。三楼后楼房，白天里天气热些，你们可到楼下来坐，客厅里顶凉快。”晴云说了一大篇话，但涂妈母女只听见她翻来覆去说三楼，二楼，前楼房，后楼房，哪里好，哪里坏。至于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她们一点也没有听懂。

过了一会儿，涂妈看这间房子也不能说比乡里的房间不干净，不过实在太狭窄，要容两个人，实在太窄了。一进房间靠左的壁边有一张木床。涂妈想，晴云是叫我们母女两个同睡在一张床上的。床位正面向着窗口，由窗口向外望，看不见什么，只有人家晒台上晒着的衣服。太阳光从窗口流进来，晒满了地面，看它的斜射方向，知道那窗口是朝西偏北。碧云想，姊姊的住间是二楼的前楼房，它的前窗和这个窗口的方位恰相反，是向东偏南了，窗儿要朝东南才是好房冬暖夏凉。快要热天了，这个窗子朝西北，并且又在三楼上，如果要在房子里过一个夏天，那就要收拾母亲的老命了，因为母亲是十二分怕热的。

那个婆妈很不高兴地把涂妈的两三个小行李和被包等拿上来

后，头也不回顾，就走下去了。她们初以为那个妈子会动手把被包解开，把寝床铺好。今看见那妈子这样骄傲，碧云向母亲苦笑了一阵，只好自己来动手了。她们在乡里做惯了的，不觉得有什么难，也不觉得是受了侮辱。

碧云伸手在床板上和床柱上摸了一摸，五根指头就染成黑色了。她伸了伸舌头，把弄脏了的指头给母亲看。

“妈，下去拿脸盆打一盆水上来，这张床像没揩过，还满堆着黑尘灰呢。”

“你的姊姊太把我们不当人了。”涂妈气得一双眼眶红起来了。

“这怪不得姊姊，姊姊定吩咐了婆妈们去收拾，婆妈们躲懒没有来收拾是真的。你看，地下不是没有扫么？”

“我看姊姊决不会到这间房里来的，你看婆妈们不是住在隔壁房里么？姊姊有了身份了，怎么还会走到底下人住的地方来呢？”

“有了身份不认识母亲了么？也该想想自己的身子是从哪里来的！”

“妈妈你总是这样不明白道理。这些老古代的话拿到现代来说是不对了的。现代的人哪一个不是先图自己的生活舒服。想靠子女过活的是很难的。”

“那你日后嫁人也和姊姊一样薄待母亲么？”

“我不嫁人的。我发誓不嫁人。我看男子没有一个不是自私自利的。嫁了这类男人，结局是自己吃亏。”碧云若有所感般的，说了后微微地叹口气。

“像这个样子，我们在这里怎么住得长久。”

“我想，还是到哥哥那边去好些。哥哥比姊姊穷得多，但是穷的对穷的，比较容易相安。穷的和富的生活完全不同，好像住在各个世界里，迟早要冲突的。”

“不过你的嫂嫂不知是怎么样的人，不是我作主娶的，恐怕不听我的话吧。”

“妈妈，你的话又说错了，不管住在哥哥家里或姊姊家里，吃闲饭不管事是定了的，你要多问他们的事，就是自己讨苦吃了。到哥哥家里去，你只替嫂嫂抱抱小孩子就好了，什么事你不要管。”

“你做什么呢?”

“……”碧云低头不做声。她想起兴国对她说的话来了。她决意到省城自寻职业了。她本来想将这意思告诉母亲，但重新一想，找职业要靠兴国帮忙，但看兴国刚才的态度，她又有点丧胆了，所以不敢告诉母亲了。

涂妈母女忙了半天才把地下扫好，把木床木柜揩干净。两个婆妈望着她劳苦，也不过来帮帮手，只站在一边笑。

“穷人志气低。你看底下人都在笑我们呢。”涂妈气得不能再忍耐了，对碧云说了这句话。碧云只微微笑着不回答。

她们劳动了两三个钟头，觉得有些饿了，但电灯亮了，还不见有人来招呼她们吃饭。涂妈饿到不能挨了，从网蓝里取出些在途中吃剩的饼干来吃。又过了半个多时辰，才见那个老妈子走来，请她们下去吃晚饭。

涂妈母女走到楼下客厅后面的餐房里来了。一张圆桌上只排着两个人的碗筷，正中有四盘两中碗的菜色，涂妈想，怎只备自己两人的碗筷，晴云到哪里去呢?她想这样实在和客栈的招待差不多了。

“太太因为约了朋友到外边吃饭去了。她走时吩咐请你们不要等她。”那个妈子看见涂妈的疑惑的样子，才这样地解释给她们听。

涂妈饿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忙坐下，妈子便盛了半碗白饭来，涂妈想，为什么只盛半碗，装满碗来不好么。她再望望桌上的四盘两碗，也并没有什么出奇，一盘腊味，一盘牛肉萝卜，一盘炒肉丝，一盘咸鱼，两碗豆腐清汤。她想，这样菜色是比客栈里的稍微好一点。伸筷子去夹来一尝，都是冷了的。尤其是那豆腐清汤和冷水一样，一滴不能喝。涂妈问碧云，可不可以叫妈子再拿回火厨里热

一热，碧云说不要再惹人讨厌了，马马虎虎吃了算了。

涂妈母女在H埠住了五六天了，才略略知道晴云的习惯。她每天睡到十一二点钟才起床。起了床后有时候陪她们吃饭，有时候又一个人在她的房里吃饭。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就有男男女女的客来会她，或在她房里抹牌，或约她一路同去。至于晚饭是从没有在家里吃过的。就算在家中和客人们打牌到了五六点钟，也要和客人们同乘汽车出去。在她为有空闲的时间，只是吃过中饭后，客人们没有来以前的一个半个钟头。涂妈自到H埠来，像还有许多话没有向晴云说。她到后来，知道了这些情形，一天吃过了午饭略休息片刻，就到晴云的房里来。

“大姊今天不出去么？”涂妈走进晴云房里来，看见她坐在梳妆台前涂口红。她从镜里看见了她的母亲，就蹙起眉头来。

“迟下要出去也说不定。有什么？”晴云反过身来请她的母亲坐。

妹妹呢？”晴云接着又问碧云，因为她在这时候才意识到碧云自来H埠后没有到过她的房里来。

“她在三楼……”

“怎么不下来谈谈呢？”晴云觉得近几天来自己的态度过于冷淡了，心里虽觉得老母亲讨厌，但也勉强装出和蔼的样子来招呼。

“她想早点到省城去，所以叫我来和你商量一下。晴儿，我也老了。”

“她要到省城去？在先不是说妈妈到弟弟那边去住，妹妹留在这里么？”

“我也想到省城去看看你的弟媳妇，顺便送碧儿，在那里住一二个礼拜，再回你这里住。”

“那由得你们！本来房子是窄了一点。但也没有办法。三楼那个房子住两个人，实在太挤了点。碧云如果不情愿在这里住，我也不勉强去留她。她要到弟弟那边去，就让她去好了。你老人家如愿

意在我这里住，就替我招呼招呼厨房的事。到省城去虽然不远，但一上一落，也够麻烦。到秋凉时候，我要到省城去一趟，那时候一同去吧。现在让妹妹先去好了。”

“年轻的姑娘好叫她一个人走？”

“怕什么！先给一个信给弟弟，叫他按时到车站来接就好了。就一个人又怕什么，行李莫带多了，火车到了后，叫一辆黄包车，把弟弟的住址告知车夫拉去就好了。”

“她也是这样说，不过要向你商量的，……”

“还有什么事呢？”晴云打了一个呵欠。就是到省城去的旅费。”涂妈预先装起笑容来说。

“那要不了许多钱，三等车票只要三元四角钱。妈妈你身边真的一个钱都没有了？”

“有是有几块钱，不过我要留来作零用。”

“住在我家里要什么零用钱？要也要不了许多。你把你的钱通给妹妹吧。以后要点钱用，向我要好了。妈妈你一天用得了一角钱么？”晴云笑着问她的母亲。

“……”涂妈想自己在乡里是吃三顿饭的，到这里来减为两顿饭了。自己在乡里，天还没亮就起床。到这里来，每天睡醒后，还要睁着眼睛在床上过几个钟头，肚里就像雷鸣般地作响。到了九点十点才听见老妈子们起床。有时候她也早起过床来，但是全房的门窗都还是紧闭着，异常黑暗，只好再回去睡，睡到听见老妈子们起来了才起来。这时候她们真饿得不能挨了，听见有卖早点的，便忍不住要买几件回来充饥。她真梦想不到H埠的点心这样贵。近三四天买早点的钱已经去了块多钱了。涂妈想长在这里住下，自己的十余元不消一个月就会因买早点而用完了。若给五元给碧云到省城去，那更难了。晴云因为垫了十元的馆账，说了许多闲话，所以近来不敢向她提钱的事。以后想向她要钱，也怕很难的，她想。

“怎么样？一天用一角钱吧。”

“买早点的钱就不少。”

“买早点？家里煮有稀饭，买有油条，你没有吃么？我们起来的迟，不吃早餐，吃了早餐，正餐吃不下。”

“你们家里早烧有稀饭么？”

“有的。八点多钟吃早餐，爱吃的都到火厨里向大司务要。”

“哪里？八点钟，门窗还没有开呢。”

“楼上是这样。你要到下面厨房里去。”

涂妈听后，后悔起来了。晓得每早有油条稀饭，就不该花钱买早点的。恨只恨自己醒来太早，再睡起来时，又过了早餐的时刻了。她又想，这屋里的婆妈就奇怪，有许多事情要她们做都差遣不灵，只有叫她买早点，就争先恐后地跑了来。

涂妈正在思索，晴云忽然问她：

“那么，碧妹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到省城去呢？”

“原来吴先生约好了她，前三两天就该动身的。不晓得怎么样，这两天不见他来了。”

“吴先生？他接到他学校的电报，搭昨夜的快车到省城去了。”

“真的么？也不来说一声，太没人情了！”

“他临走时托了我问候你们。我回来时，你们又睡着了，过后就忘记了。人家有急事，来不及通知你们，怎好怪他呢？”

“不是怪他。碧儿早要动身的，因为他来说可以一路走，所以搁了一天又一天。碧儿等得不耐烦，才打算一个人先走，不等他了。”

“……”晴云的鼻孔里哼了哼，像在冷笑。

“他既然走了，不必去说他了。现在只想向你借点钱。她要旅费，就是到了省城后，也要钱用。你比东弟，手头上总松一点，望你帮助她一下。”

“我家里的有两个多月没有寄钱来了，自三月初寄了一千来后，用了三个多月，早用光了。现在还是借人的钱过活。我刚才不是说你身边有钱先借出来给她，以后你要钱用，由我这里给你好

了。”晴云说后脸色有点不高兴起来。

涂妈想再说话，那个年轻的家人走上来了，——不问晴云房里有人没有人，就公然地打开房门走进来。看见涂妈也在房里，脸上才露出一点羞愧的神气。

“太太，郑家的太太和小姐来了。……”

“为什么不请她们上来？”

“她们的汽车在等着，要你一路出去。郑太太说，就请你下去。”

欢乐的微笑登时在晴云的脸上展开来。她不顾她的母亲，走出房门，一直跑向楼下去了。

涂妈看见女儿这样的态度，着实有点气愤。她痴坐在一张椅子上，一时不曾立起来。

“涂老太太！”

涂妈骇了一跳，忙抬起头来。她看见老妈子站在房门首。

“什么事呀？”涂妈问她。

“太太叫我来锁房门的。”老妈子说了后，站在门首像专等涂妈出去。

涂妈气得满脸发黄了，她机械地站了起来走出她的女儿的房门。她想，不单女儿，连女儿用的婆妈也看不起自己，来赶自己了。

她垂头丧气地走上三楼后楼房里来。

## 九

碧云听母亲报告了和阿姊商量的结果后，决意于当晚动身，搭九点三十分的夜车到省城去。

碧云的行李很简单，只带了一个手提藤箱，和一个被包。母女两人由容公馆出来时，晴云还没有回来。她们各乘一辆黄包车，抱着行李，赶到车站来时，距发车时刻还有二十分钟。

车站里挤着不少的人，她们看见有点害怕，胸口自然地悸动起来。

“碧儿，你买车票去，我在这里看着行李。”

碧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车票，又看见满车站都是男人，想问都不敢问，但是自己不去买，难道要母亲去买么。于是感到在旅途中，还是少不得男人照料。

——只差二十分钟了，不能再耽搁了，赶快买票去吧。

她正在困惑中，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涂伯母，涂伯母！”她和涂妈同时跟着声浪处望去，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很朴素的竹布大褂，手里拿着一顶毡帽，向这边走来，碧云只觉得这个人很熟面，但想不起是哪一个。

“啊！不是萧四哥么！怎么你也在这个地方呢？”

碧云听见母亲的话，才忆起这位是从前父亲做生意时在邻店卖汤圆的萧老伯的儿子萧阿四。他从小就出门，走了几年了。碧云真佩服母亲的记忆力好。

涂伯母，我真想不到能够在这个地方碰见你们。你们几时出来的？”

“出来不久，她要到省城哥哥那边去。……”

“我也是回省城的，就搭这个火车。在省城我也常常看见秉东哥。”

“那你买了车票没有？”碧云这时候很急，忙问了这一句。

“买了。”萧从口袋里取出车票来给她们看。

“那请阿四哥替她去买一张车票好么？”

“好的，好的。”

涂妈交五元钞票给萧，他接了钱，就匆匆地向那边人丛里去了。

“时候不早了，买好了票到月台上去再谈吧。”他临走时，笑着向涂妈点了点头后，再向碧云溜了一眼。碧云想，何以一般男性总是这样讨厌的。

不一刻，萧作人回来了。把买来的车票交给碧云后，从衣袋里

抽出一条毛巾来揩额上的汗珠，一面揩一面说话：

“快点去，还差九分钟就要开车了。”

他说了后，伸过只手来提着碧云的被包就走。碧云想，这个人真是奇怪，何以这样冒失，这样一点不客气。但她在这时候，只好提起手提藤箱跟他来，涂妈也跟在后头走进月台上来了。

涂妈也担心这位萧四哥莫变成了歹人了。他那样亲恳的态度和人家不同。晴云不是说，三等车票只要三元四角么，何以剩下来的一元六角不见交回给自己呢？莫非他要等下才交回给碧云？碧云已经先拿了二元去了，再加上这一元六角，那太多了，还是向他要回那一元六角来吧。

“你进里面去接行李。”萧把被包高高地抬起到车窗口来了。

碧云脸红红地只好先走进车厢里，把捆得紧紧的小被包和手提藤箱接了进来。

“萧四哥，你没有带行李么？”碧云听见母亲在问箫。

“我今早才搭车由省城来的。我一星期要来H埠二三趟。有时候来不及搭车就在H市开旅馆，用不着带行李。”

碧云看了看车里的设备，和自己由县城到K海口时坐的火车太相悬殊，也整洁得多。两个座椅中间都夹有一张桌子。她想到自己要和萧就这样地隔一张小桌子对坐到天亮，不免脸热起来。她再摸了那张车票出来，在电光下一看，才知道萧替她买的是二等车票，她的胸口再悸动起来，对萧有点感激，但又有几分怀疑。他特为自己买二等票，到底是好意还是歹意呢。

她正在痴想，又听见母亲在外面问他：

“你在省城什么地方做事情？”

“在总指挥部的庶务股。”

“那很好出息？”

碧云这时候靠着窗沿，伸出头来望月台上。但她没有漏听母亲和萧的会话。

“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月只八十元薪水。”

“八十元！八十元还不算好出息么？”

“省城什么东西都贵了，只八十元有时还不够用呢。”

“你来H埠做什么呢？”

“那不好说，这是说不得的。”萧说了后哈哈大笑起来。

“那有什么要紧。难道你有什么秘密不便告诉人的么？”涂妈也笑着说。

因为不是我自己的事，是替人家做的事情，所以不便告诉你们，至于说秘密，算不得是秘密的事吧。”

替人家做事，那不是更用不着秘密了么？”

“告诉你一点点吧。我是替大人物带钱来H埠的。”

“带钱来H埠？什么人的？”

“那不能说。”萧这时候敛起笑容说，好像是在警告涂妈，不要多追问。

“带多少钱来呢？”

“这次不算多，但说出数目来，也会把你吓倒。”萧这时候伸出五根指头来。

“五百元？”涂妈睁着惊异的眼睛问。”如果我有五百元，够我一生的吃穿了。我在今生今世，恐怕没有福分得五百元的大款了吧。我以后真要多多修心吃素，看来生能不能得到五百元。我们耕田人毕生劳苦，长年流汗，也怕挣不到五百元的大款吧。大人物到底是大人物，说一句话，举一举手，可以马上得几百元。萧四哥你也算不错，你每月清清闲闲也可以拿八十元。你们这些大人物，这些××要人，有这许多钱，真不知从哪里来的。莫非大人物有穿底眼，挖中了金银矿么？”

“五百元也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么？我这次带来H埠的不是五百，还要加一个万字，这次的数目还算是小的。……”

“五万？”那得了！那得了！”五万块钱不装满了一房子么？萧四

哥，你莫骗我老人家了。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知道洋钱是很重的东西，五万块钱你怎么带得动呢？”

“不是五万，是五百万！”萧再笑着说。

碧云骤然听见五百万，一时也想象不出这个数目之多，多到什么程度。于是她无意识地伸出一根指头在那张小桌上写了一个5字，以后又在5字后面续加了几个圈儿，——5000000。——五百万元！大人物的生活当然比我们奢侈多，就比阿姐也怕阔得多吧。就算他每年用一万元，也要五百年才用得了，她在这样想。

“五百万？五百万比五万多几倍？”涂不好意思地问萧，因为她从来没有5000000的观念，也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多洋钱，她只当萧四哥是说空话。

预报开车的铃声响了，打断了他们的会话。

“涂伯母，那我上车了。碧姑娘的事我会替她照料，请你放心。”

“那要拜托你了。”她老人家想到要一个人回容公馆去，不禁凄惨起来，眼眶一红，快要掉下泪来了。但她忽然又想到刚才那一元六角钱，萧四哥还没有把回她，于是向碧云招了一招手，碧云便伸出头来，涂妈凑近她的耳朵，低声地说：

车票只要三元四角，萧四哥那边还有一元六角。等下你可以向他要回来。”

“妈，你错了哟。这是二等车，车票要五元八角。他代替我垫出八角钱去了。还要还他八角钱哟。”

“二等车？为什么要买二等车票？”

萧四哥看见她们母女在低声细语地说话，知道是为买二等票发生问题，忙走前来。

“第一因为我买了二等票，碧姑娘坐在三等车里不好招呼。第二是三等车里挤得吓人，碧姑娘是女人，怕挤不惯，并且怕有歹人。第三因为搭的是夜车，在三等车里更不方便。萧说了后，还申明他今早上由小城来时，因为带有重要的支票，是搭头等车来的。

旅客听见会暗然魂消的汽笛终吹起来了。碧云看见站在月台上的人们忽然乱起来。她想到阿姊的无情，母亲住在H埠的孤独，也不免伤感起来，此刻又看见母亲在对自己揩眼泪，自己的眼泪也就再忍抑不住，扑扑簌簌地滴下来了。她想，母亲虽然是个吝鬼，但这完全是为穷所迫，至她爱女儿之心，还是始终没有变的。自己何以要在这样烦苦的旅途上受罪，何以要和母亲分离，她真想不出是什么道理来！

"妈妈你早点回去吧。"

"我真不想回阿姐那边去了！……"

碧云看母亲好像也想跟了自己来到哥那边去般的。她这时候，已经认不清母亲的脸了，她忙伸手进衣袋里搜手巾。

第二次的汽笛又吹起来了，火车也跟着转轮了。

月台上的人们渐渐看不清楚了，火车的速力也渐次增加。由火车头烟筒里吐出来的黑烟，在碧云眼前掠过去，她忙闭眼睛，闻着一股煤臭，像有一细片的煤屑飞进她的眼睛里，一时睁不开来。

火车的震动愈烈，她有些站不住足了，忙坐下来，用手巾揉眼睛，揉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来，看见萧四哥坐在她的正对面，向着她微笑。她有些不好意思，想再反向窗外，但因刚才给煤 屑打了眼睛，不敢了，于是反过这一边来望同车厢的客人。二等到底是二等，还有些座位是空着的。

火车像在轨道上转弯，好奇心再引她伸出头到窗外来。她看见列车像长蛇般正在铁轨上画一个大曲线。

她还不好意思和萧说话，也很担心萧向她有唐突的质问，所以她尽凭着窗沿，望车外的夜景，她望见H埠的灯火也渐渐地暗灭了。她这时候，只感着寂寞。她想，自己真像一只孤舟，此刻驶到港口外来了，今后或浮或沉，只有一任这人世的浪波了。于是她忽然又凄恻起来。但她并不是思念母亲，也不是想会着哥哥，更不是思念阿姊。她只觉得自己的心是悬在空中，无所凭依。她又觉得坐在

那一边座席上的不是萧作人，而是吴兴国。最后，她又觉得偌大的世界中，也没有她站足的地点般的。总之她是从没有过像今晚上这样悲楚难过的。

“自认纵令不算是这世界中最可怜的人，但也定是一个最不幸的人了。”

“来吃茶啊，碧云姑娘！”

她听见萧阿四在叫她，只得反过头来向他略作微笑。表示谢意。

“你请。”

“坐下来吧，尽站在那边，站得不腿酸么？”

她原有点喉干了，想喝茶，给他这么一说，就坐下来了，桌上摆着两盅茶，是车上的仆欧送过来的，不一会儿，仆欧又端了两碟点心来。萧四哥又劝碧云吃。

碧云听萧四哥谈了一个多钟头的话，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歹人，也不像个浮浪少年。看他的品质很痛快，什么话都肯说，他把这次来 H 埠的任务，——否，是他近半年来的专门职务，——也告诉她了。她听见惊异的吐出舌头来缩不回去。

萧作人在省城总指挥部当庶务股员，股长是他的姊夫区家骐。军需科长的区家骐是十分要好的同学，所以很信赖区，这完全是因为区能够替他营私舞弊。军需科长孙绍先是哪一个呢？他是邬总指挥的舅子，也是邬的聚敛之臣。

孙绍先当总指挥部的军需科长不满三年，替他的姊夫汇了三四千万美元到纽约去，存在纽约的银行里，打算终身不使用，——因为邬总指挥在国内的钱，——至今还继续地汇过去。萧作人这次来 H 埠，又汇了五百万元。据萧说，邬老总还在南洋置了许多地皮，准备下台后出国去当犹太人。

“省城没有银行么？”碧云听见在人物的钱偏要送到 H 埠的外国银行来存贮，就有点惊 异。

“有的，有国家银行。”

“那为什么不存进国家银行里去呢？”

“现在的当局要人都喜欢闹洋派，有钱也要存进外国人的银行里。他们的职务只是把国家银行搬空，去充填帝国主义的银行。”

“你扯谎！我不相信中国的当局要人会这样没见识。她们口口声声打倒帝国主义，将来真的把帝国主义打倒了时，不是一并把自己的存款打倒了？”

“这确是根本的矛盾，所以我不相信中国人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因为他们的钱还是向帝国主义银行里送。他们说×年之后就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但他们有这样多的洋钱，在这三年之内用不完，取出来又没有存贮的地方，所以他们决不肯打倒帝国主义。我想，以中国人之力是不难打倒帝国主义的，不过需要帝国主义的银行存贮洋钱，所以暂时不把他们打倒吧。”

“那，你又为什么替他送款到帝国主义的银行里去呢？”

“吃饭问题。我不替他送，也有人会替他送的。我就不替他送，他们还是一样爱惜帝国主义，不肯马上就打倒它。”

“那么看起来，有钱的人，——有钱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的人，都不愿意打倒帝国主义了？”

“那何待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呼得的！只有贫民才有资格呼这个口号！你看衮衮诸公，哪一个没有几百万几千万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要一班可怜虫，舔他们的排泄物过活的人才相信他们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能力。”

“那，你不是在骂你自己了？”

“是的，过去我是该骂的。不过，我现在觉悟了，所以我准备辞职了。”

碧云听萧说了许多话，但不十分了解。她想，那些大人物何以这样有本事弄得到这许多钱，这是她颇惊疑的。在这民穷财尽的中国，又在北洋军阀治下被搜刮了数十年的细民间，何以还有这样多

量的膏血，这是她更惊疑的。她忽然又思念到对她失信的吴兴国来了，她想，兴国将来也是个会刮民膏民脂的大人物吧。

## 十

天色微明的时分，火车到了省城了。天还没有亮，车站里的电灯也还没有熄。萧作人帮她把行李搬到车站出口来时，看见外面在下丝雨。碧云身上感着有点冷。

"你的哥哥的住址，你知道吧？"

"第三大街忠孝里，是不是？"

"是的，替你叫个黄包车，连行李载过去好了。"

"你到哪里去？……碧云想说下一句，没有勇气说出口。但萧已经觉着她是希望他送她去。

"本来我可以送你去，不过我有公事。到你哥哥那边去，又不顺路，怕耽误了时候。……"

"……"碧云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表示一种为难的样子，萧知道她是怕车夫不可靠。

"不要紧，地址告诉了车夫，拉得到的。省城的车仔都编号码，你记着那辆车的号码就好了。"

这时候，早有两三名车夫拉着车子走前来包围着他们，问要到什么地方去。

碧云到了这个人地生疏的省城，望着站外泥泞的道路，无端地又添上了许多烦愁和寂寞。看看同火车来的人都渐渐地走完了，——有的叫黄包车，有的坐汽车，有的是车站上的亲戚朋友了来接，一同走，有的跟着旅馆的伙伴走了。——车站上的人影渐稀，她自然悲感起来。若不是萧还立在她身旁，她真要流泪了。并且在昨夜里，除打了几次瞌睡外，只是眼睁睁地到天亮，现在觉得头晕眼眩，喉头又干燥燥的不好过，于是想到在乡里家居时的舒适和愉快了。她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走出来奔波。归结一句话，是

在乡里没有饭吃。为什么没有饭吃？难道是自己母女的能力不如人么？自己母女不勤俭么？但这都不是。自己和母亲虽然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是身体健全，天天操作，和村人比较起来，决不至于落后的，尤其是母亲，从早晨天还没亮起，就在田里做，一直做到太阳下山。回来屋家，又有许多琐事，再做到三更半夜。但仍然不能维持自己的温饱，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去问学校的先生们，他们就责备自己和母亲少念了书，少认识几个字，所以会这样穷。但看小学校的先生们的家计也是一天挨不过一天。去问地兴先生，他又说自己的屋和先人的坟墓风水不好，要改造葬一下才好。去问村里的几个时髦学生们，他们又说是，自己和母亲思想顽固，落伍了，迟早要受淘汰的。最后去问××宣传部里的先生们，他们的责备更离题，他们骂自己和母亲是少呼了几句口号，不错，现在有些人在进学校读书，还有些在当教育家，有些人在带兵，也有些人在做部长。有些人在论地兴讲风水，卜卦算命，也有些人在当执行委员或宣传部长。但是他们都是在图个人的生活。至于像自己母女一类的穷苦无告，流离转徙的人们，运命上是该为革命牺牲的。穷苦的人们死干净了，北伐兵士也杀干净了，剩下来的只有少数坐享其成的人过他们的奢侈的生活。有人在骂矫揉造作的军阀，穿破头鞋子去沽名钓誉，但到后来竟有许多钱在南洋买地皮，这军阀的确该杀。但是不穿破头鞋子，专握笔杆子的先生，也叫出兄弟妻子亲戚故旧来在这里包办什么捐，在那里又包办什么税苛征暴敛，这又与穿破头鞋子作威的军阀何择!?

碧云胡思乱想了一会儿，觉得再没有办法，只好托萧叫了一辆黄包车，讲好了价钱，把行李装上，自己坐到里头，然后向萧鞠了鞠躬，就一任车夫拉进街里来。

时候还早，街上的店门还多没有开的，只有一间门首摆着一张肉桌的肉店一间豆腐店开了店门，街路凹凸不平，车子这时就左一歪右一摆地摇动。碧云坐在车上，只筹思到哥哥家中的情况。但所

想像的尽是坏的现象，总想不出一点好的来。

车子转弯抹角，走了有点把钟头，车夫才说现在走到第三大街上来了。

“快到了么？”碧云的胸口突突地跳动着问车夫。

“在哪一头？忠孝南里还是北里？”

碧云想，这不得了，忠孝里也有南北之分么？给车夫这么一问，一时答不出话来，记得从前写给哥哥的信，只写忠孝里涂东记就可以寄到。

“南里在这边。北里就要走过大街，到那一头去。”

“我没有到过来，不知道是南里还是北里。”

“是人家还是店子？”

“是家小店子，——涂东记。”

“做什么生意的？”

碧云也不十分明白哥哥在省城做什么生意，但听见人说过，哥哥是做毛发生意的。

“做毛发的。”

“我从来就没听见这样的买卖。……涂东记，……涂东记，……不会记错吗？”车夫拉着车子慢慢地走着念了几次涂东记。他们走入南里来了。

一个巡警站在弄堂口打哈欠，大概是起床太早了，没有困足觉。车夫走到他面前，问他知道涂东记这家店号么？巡警揉了揉眼睛，望着车夫，脸上时表示出一种可怕而讨厌的神色。但等到抬起头来看见车上坐的是位年轻姑娘，脸上又转和平了些。

“涂东记是在忠孝北里！”

车夫只好把车子拉转头，口里不住在叽哩咕噜。碧云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话，推度的意思，是要他多拉了一些路，不耐烦起来，就埋怨坐车的人没有把地址说清楚。碧云真担心他会把自己拉下车来，那就真不得了。

车夫拉着车子走过了大街，走进北里来了。他慢慢地走着望两边的门牌号数。

“第几号，记得不？”

“第壹百零二号。”碧云在车子上很恭谨地回答，像怕开罪车夫。

有几个肩膀上架着竹杠子像码头苦力的，由弄堂里走出来，车夫抓着他们问涂东记是哪家。

“做毛发的是不是？”一个身体高壮的工人向坐在车上碧云问。碧云给他这样大声气一问，吓得不能开口了。还是车夫代她回答了。

“在永盛栈里面。”又一个工人说了。

车夫听见永盛栈，像知道了它的所在般，拉着车子一直向前跑，也不向那个工人说个谢字。

车子在一家大屋门首停住了。碧云一看见，心里想这并不像一家店铺，这倒像自己乡里的小祠堂。门额高处挂着一块木匾，是白底黑字的，好像年数久了，双方都转成枯黄色了。三个大字是“永盛栈。”碧云走不车来尽望，望了一会，也发现不出涂东记三个字来。只有蓝底白字的洋铁门牌上有“第五区忠孝里 102 号”几个字，一抬头就看见了。

车夫流了不少汗了，只手拿条布帕向额和颈部擦汗，只手替他敲门。

一个年约二十三四的男子揉着眼睛把大门打开了。

“是哪个啊？”他很不高兴地问碧云。看见他那个样子，心里就有些不愉快。她到这时候才知道哥一家在省城并非独立地住一家屋，还是向别人分租房子住。这样看来，哥哥家里恐怕也没有空闲的房子留给自己住的了吧。

“涂东记！涂东记！”车夫一面叫着，一面走到车子前把碧云的行李搬下车来。

站在门里的青年现在看见了碧云，态度转和缓了些。

“涂东记在里向？”

车夫不管他在说什么，替碧云把行李送进大廊里后，就向碧云要钱。

“涂东记一家人住在后屋。你也得替她把行李送进去吧。”那个青年像替碧云抱不平。

“我管不得！我不要做生意了！”

碧云给他定了的车资四角小洋，车夫说要加便伐，理由是他走多了路。

碧去只红着脸看了看车夫，又看那个年轻人，像希望那年轻人来调解。

“多给他几个铜板吧。”那个青年笑着对碧云说。

“要几个？”她问。

“多给一百钱给他吧。”

“不是一百钱两百钱的话。……谁要你的一百钱！加四只角子吧！”

碧云看见车夫的口气这样大，真有些担心这个争议不容易了结。

还是那个年轻人聪明，他替碧云拉起被包。

“你等一会儿。”他对车夫说：“进去吧，跟着我来。”那年轻人叫碧云提起那个小藤箱子跟他进去。

转过屏风，是一口大天井。在天井里沿斜角线向左弯转，是个大客堂。满客堂里堆着许多几桌板凳，地面敷着寸多厚的黑泥，还混有些痰鼻滋和鸡粪鸭粪。一股奇特的臭气把碧云催得要作呕了。

由客堂侧一扉小门进去，是一块空地。到这里来空气像清爽些，但也十分不洁。这边有猪栏，那边有鸡窠，空地中间有条石路。沿石路一直进去，又是一个大厅。进了大厅，右面有一扉门。进了这套门，那个青年把被包搁在地面。碧云想，哥哥大概是住在这块

了。她竟没想到这家屋里面还这样宽。宽敞固然好，但是墙壁门窗件件都是又朽又黑，实在不能够使碧云开怀。

“他们住在楼上。”那青年对碧云说了后，又向楼上高声叫。涂东哥，有客啊！”

碧云听见楼上有不清晰的声音回答。哥哥等人像还没有起床，这可是由他们的声气听得出来的。碧云等了一会儿，才见哥哥穿着睡衣由楼上走下来。

“碧妹么？”他笑着说“上来，上来！”

碧云初见着哥哥有点不好意思，脸红了一红，这时候秉东已经下来了。

“这些东西呢！”

“我的行李。”碧云苦笑着说。

那个年轻人告诉秉东，车夫还在外面等着，秉东想要出去，但忽又反转首来问碧云。

“车钱付了没有？”

“把了四角钱了。”

“由火车站来的？”

碧云点了点头。

“你给我一二百钱。”

碧云把装铜板的小袋儿交给哥哥，望着他出去了。那个年轻人也像这看热闹，跟着秉东出去。

碧云自己把行李一件件地搬上楼来。她一进楼中心有四五个小矮板凳，东倒西歪。靠壁是这里一堆头发，那边一堆头发，旁边还有几口木箱子。一股头发和油垢的混合臭气，直向碧云鼻孔冲来。她的喉头又“喔”地一声差不多要呕出来了。

她想，怪不得萧不愿意来这里。她想像这样脏臭的地方，哪里像是人住的。乡里牛间羊栏也比这里干净些。难怪哥哥写信来说，不要自己到他家里去，最多也只能让母亲来。她知道秉东的苦衷

了，自然向哥抱了同情。

她把自己的行李暂时堆放在一边后，就有一阵疲倦袭来。她坐着打了一阵呵欠，又痴想了一会儿，还不见哥哥回来，也不见嫂嫂起来。她很想看看嫂嫂是怎样的人。自己来帮她抱小侄儿，她一定欢迎自己吧。

又过了一会儿，哥哥青着脸走上来，完全失掉了他刚才的笑容。她这时候借由窗口进来的光认清楚了哥哥的面像。哥哥的样子完全变了，从前的丰满的颊肉瘦陷落去了，头发也不如从前浓黑了。但还疏疏地蓄着长发，碧云想，不如剃成和尚头还好看些。他比姊姊少两岁，——实在只小一岁半，——但是样子比姊姊苍老的多了。哥哥的青春大概是给生活苦剥蚀了吧。

“和车夫吵了一仗！”秉东苦笑着说了这一句便问妹妹饿了吧。

“不，一点不饿。”其实碧云饿得难挨了，不过极力忍耐着。

“不要客气，到这里来用不着客气啊。如果饿了，我去买碗粥和油炸烩给你吃。”

“不，一点不饿。”

“那就等他们起来时一齐吃吧。省城的习惯要到九点十点才有人起床。”秉东说着走去掀左厢房的竹布帘，“那请你坐一刻，我去叫他们醒来。”他进去了。碧云坐在一张小矮板凳上，又恢复了刚才的孤独状态。她想每天都要这样子坐着过日子，那真是要自己的老命了。自己的运命是早被决定了的，无论如何流转，也不能转移自己的孤苦命运吧。

哥哥像在房里和嫂嫂说话，后来听见女的声音很高的。

“来了，来了！谁不知道她来了，迟点起来见她，就会得罪了她么？阿惠儿还没有睡醒就尽吵。”

碧云见嫂嫂这样的向哥哥发脾气，心里头更加不愉快。她想，自己在这偌大的世界中简直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到什么地方去好呢？于是她回忆到萧阿四和吴兴国来了。

# 十一

在哥哥家里住了半个多月了，她略知道哥家庭的状况了。总之，一句话，是完全在她想像外。

靠火厨的一间小而黑的房子虽然有一口小窗，但窗前的廊下用木板隔了一小部分来做浴堂兼便所，所以那口小窗是永久不能打开的。在白天里这个小房间都有些像一个黑洞，果真是洞窟还凉快些，但这小房间确十分闷热，稍如人意的就是有一盏电灯，虽然是五烛光，但比乡里的小洋油灯就亮得多了，当碧云初到那一天，吃过了早饭后，她看见哥哥叫一个学徒把一只马桶从那间小房里提出来，提到廊下的浴室里去了。”

“对不住你，碧妹，你是个女人，不能不要一间房子。但是这里地方太小了，只好委屈你住楼下的那间小房子。”

碧云不作声，她想，那间房子明明是这家里公共便所呢，自已宁可睡在楼上的前厅，真不愿意搬进那小房间里去。但是到了夜里，看见一个老妈子和四个学徒的寝室就是楼上的前厅，没奈何只好搬进小房子去睡了。

第一晚，她不知吐了几十次或百次的涎沫，因为粪尿之气一阵阵地扑向她的鼻孔里来。她还闻到一种微臭，借灯光望了望四面的黑壁上，一处处地生着许多白色或青色的霉，它的轮廓有点像北冰洋附近西比利亚一带的地图。再看地面，黑泥有寸多厚，但也不平均，有凸有凹。她想，像这厚的地皮该请一班军阀和贪官污吏来，才铲得干净吧。她想到这里，不免自笑起来。

最使她感到痛苦的就是大小便。前廊下木棚的小房子的门是闩不住的，有时候她才进去，那些顽皮的学徒就像故意般地跑来把门打开。其次就是坐的马桶十分不洁，臭气难闻。乡下粗窖虽然不很清洁，但空气流通不会那样臭，尤其是夏天似觉特别臭。于是她又觉得姊姊家里比哥哥这里好多了，住的房间虽然小了些，热了

些，但是大小便就比这里舒畅得多，也不会这样臭。因为姊姊家里的便所是洋瓷桶的。

其次一天三餐的饭她也没有一次舒畅地吃过，菜色不好固然不要说，最使她难过的就是天这样热，楼上前厅里还蒙着一阵由毛发里发散出来的尘埃，饭菜就端出来摆在一张小桌上了。望着那些尘埃，像撒胡椒面般地落在菜饭碗里去了。哥哥、嫂嫂，学徒们和自己一共七个人，挤起来吃热汤热饭，挤得流了一阵汗水又流一阵。那些学徒们都打着赤膊，露出纯黑的上胴，每盘好一点的菜，——油水多点的菜蔬端出来时，他们的筷子都在预备着，只等哥的筷子伸过去，他们的就像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学生竞赛端艇时的桨般，一齐落。碧云只看着他们抢，实在不愿意伸筷子过去了。有时候，嫂嫂没有夹到来吃，便会骂他们：

"你们太不客气了，就不让点别人吃。"

这时候老妈子抱小侄儿站在旁边，嘴里也不住地叽哩咕噜。

有一次，她听见哥哥和嫂嫂在争论，虽然没有听清楚，但大概是还用不用婆妈的问题。哥哥的意思以为妹妹出来了，可以帮洗衣服及抱小侄儿，嫂嫂可以分出点时间出来做火厨里的事。但是嫂嫂不赞成，她的意思是，碧云做不了什么事，辞退了妈子，结局只是她一个人受苦。

碧云听见了，真有点失望了。但是哥哥这样穷，有什么办法呢。想再回到姊姊家里去么，万万无面目。自已又没有地方可去了，现在唯有听从哥哥和嫂嫂的话，拼命地替他们劳动了。碧云渐渐知道嫂嫂是怎样一个女人了。她原是一个小军官的女儿，当她年轻时也分享过父亲的福来。到了十五岁那年，父亲死了，家计一落千丈，从来养尊处优惯了的，到了当孤儿寡妇的境遇时，不知道如何地生活下去，于是母女两个都堕落了。在这省城流落几年，才在秉东的友人开设的花柳病院中认识了秉东，由那个友人的治疗和介绍，就成功了他们的婚约。

碧云想，难怪小侄儿这样瘦弱，满身痈疽。

她知道了嫂嫂的来历后，十分对她抱同情。嫂嫂的脾气这怪僻，原来是有原因的。生活的窘迫会转变人的性质的。嫂嫂像久经了风尘，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她的性质无日不是阴郁郁的。但她稍为受点刺激，神经又会锐敏起来。她看见秉东样子有点冷淡，便会喃喃地说许多闲话。有时竟大半天都在啜泣。一句话不说。碧云想，这完全是受了生活的压迫的结果吧。自己将来的运命怎么样呢？碧云一想到自己的将来，便心惊胆战地不敢想下去。

——你可怜嫂嫂么？你自己呢？

到后来她又知道哥哥还不是贩卖毛发的小财主，他不过是个贩卖毛发的大公司所雇用的一个技手。他每星期有三四天要替公司到乡里去收买毛发。买回来后就大部分承领下来替公司整理。装箱。那三名学徒就是哥哥用的工人了。想到这里，碧云又自惭起来，每餐吃饭时，看见那三四个学徒抢菜自己还敢讨厌他们么?其实哥哥一家人和自己还是吃这三四个之徒的劳力的结果呢。

四名学徒里面有一个是哑巴。这个哑巴看去只有十四五岁，皮肤比其他三个苍白，也很瘦弱，但他比其他三个勤劳，很少休息。碧云常常看见他在低着头，一面梳理毛发，一面咳嗽。她注意了他之后，就记得她的名字了，她姓张名阿铿。

有一次碧云看见他手掌上托着一个双毫，尽追着一个姓邓的学徒，——在他们中最狡猾的学徒，那个哑子想托姓邓的买什么东西么？但看情形不像。张阿铿明明像要哭的样子。

“谁掉换了你的毫子，这是你自己的！”

哑！哑！哑！……”阿铿指手划脚像跳舞般地在叫。两行眼泪一直流到嘴角上来了。

“你再岂有此理，看老子捶你！？

“哑！哑！哑！”阿铿哭起来了，一面哭，一面望了望碧云，像乞援般的。

“什么事?”碧云笑着走前来,想替他们调解。

邓看见碧云来了,便伸出手来向阿铿的左腮上狠狠地掴了一掌,——这是恶人所常用的,示威的,先告状的手段。阿铿的苍白的颊上登时起了一大块红痕。

“你不该打他!他不会说话够可怜了,又比你年纪小。”碧云忙过来拉阿铿的臂滂。那个姓邓的当碧云是在放屁,又向打着赤膊的阿铿的肩背上送了一掌。阿铿手里的双毫仔掉在地面上了。碧云忙拾起来看,原来是个铜货。她一切都明白了。

到了傍晚时分,秉东回来了,碧云忙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她以为他家会对阿铿表同情,或者会把那个狡猾的家伙开除出去也说不定。

“没有办法哟,自己不留心。他可怜是可怜的,他有个白痴的哥哥和老母,全靠这哑巴养活呢……”

“姓邓的太可恶了,这样的逞凶。”

“没有办法吧,他做头发做得顶好,现在他是一把手呢。”

他没有父亲么?”碧云问他的哥哥。

“你问哑巴么?”

“……”她点了点头。

“听说他不满两岁,他的父亲就死了。她的父亲是个酒鬼,喝多了酒,发酒热死了的。医生说,他会变成哑巴,完全是他的父亲喝多了酒的结果。”

“又是一个可怜人!”她没有回答哥哥,只默默的地想。

她在哥哥房里坐了一会儿出来,看见阿铿还坐在那里啜泣。她想叫哥哥垫一个银角子给他,但一反想,不妥,因为她深知道哥哥的性情,纵令这样向哥哥说了,也是无效的,不单无效,反会惹哥哥讨厌。她又想自己不是还有一两元么,做一回慈善事业吧。她想偷偷地给一块钱给阿铿。她原想把这些钱拿来剪点布做件内衣的,给了他后不是内衣做不成功了么。她的两种矛盾的意思交战了好一

会儿，才决定送半块钱给他。

吃过了晚饭，阿铿打算回家去，四个学徒中只他一个人是早来暮去的。碧云因为有心事，也忙放下筷子跟他出来。

出到永盛栈门外的街角上，她把阿铿叫住了。她向他一招手，他就跟了来。碧云在一家商店的窗口，取出一块袁世凯换了六个双毫仔。阿铿最初不敢要，经她强迫地塞进他的衣袋里去后，他才向她连鞠了几鞠躬。碧云想和他说几句话，但一想到他是个哑巴，就问他什么事，他也决不会回答的。

她别了阿铿，刚回到门首，听见有人在街路那一头叫"碧云姑娘。"她忙反转头来一看，原来是萧四哥。他穿着一件灰哔叽长衫，笑嘻嘻地走向这边来，样子比在H埠车站时好看多了。

"你辞了职么？碧云笑着问他。

"军部的么？辞了一星期之久了。谁愿替一个私人当家奴！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去为社会做事了。我进了党了，要在党部里才有自由意志。因为党权高于一切，高于政权和军权。在军界和政界做事，要仰上司的鼻息，看见上司作恶——贪赃枉法，存大款入帝国主义银行及投降帝国主义，——也不敢本良心说一两句正当话。换句话说，就是在军政界里做事言论不得自由。只有党是高于一切的，在党里头做事，才有言论自由，看见军政界的当局作恶，就可以以党员的资格出来说话，出来弹劾，所以我要办党了。现在政治比从前北洋军阀时代的好，就坚固耐用为有党在上面。不过也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即是党和政分不清爽，同时党和军也分得不十分明了，因为现在以一身兼党、军、政三要职的人太多。至少也以一身兼党政两方的要职。结果军政界的错处就没有铁面无私的党员去指摘弹劾了。现在是五权分立的时代，陈腐三权分立制当然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但是过去的三权分立制也有点好处，就是从没有听见过哪一个文明的国家里的内阁总理或大总统兼国会的议长及最高司法院院长的。"

“这个现象暂时的吧。人才缺乏的时代，只好让他们兼职。横竖是兼差不兼薪的。”

“但是车马费就支得差不多了。”

“这些是小事，算得什么。”

“总之办党的人要专心党务，不要兼政才好，如是个清正的党员，一定辞绝一切兼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是，第一想握军权，其次想得政权；在军政界里都不能插足，才退到党部里来。这个现象确令人寒心。你试捉着一个人问他，你喜欢当中央执行委员呢，抑或喜欢做铁道部长？他一定说，要做铁道部长。我想，所谓五权的五院院长位置虽然高，名誉虽然好，但是一般人还是想做财政部长、铁道部长而不愿做什么院长吧。”

碧云不十分了解萧的话，她只知道他是在发牢骚。她陪他走进永盛栈，在秉东的堂屋里坐了一会儿，得了哥哥的许可，就跟着萧出来，到海堤乘凉。

## 十二

海堤马路两侧铺道上的行人十分拥挤。无数的汽车在马路中心驰来驰去。萧四想，海面虽然不时有阵阵的凉风吹上来，但挤在人丛里走，还是大汗披身。他便邀碧云到一家大酒店的天楼上去喝茶乘凉。她无所谓，就跟了他来。

他们走上一江楼的露台上来了，俯瞰省垣的全景，真是万家灯光，十分繁华。但在碧云却感到一种孤寂。她只觉得这些地方不是她该到的，尤其是天楼上到处电光辉煌，照出许多衣服华丽的男男女女，碧云越发自惭形移，恰好这时候露天电影开演了，萧四在最后列拣了一张小方形大理石面的桌子，两人相对坐下来。碧云从家里出来一直到此刻，态度都不自然的，也时时感着脸上在发热。电影开演了好一会儿了，无头无绪，她固然无心看，就连萧四为她叫来的冰淇淋她也无心吃。她想回去，但是一想到永盛栈后进楼下的

小房子，她又宁可在这里坐至天亮。

“你也认识吴兴国没？”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想起吴兴国来了。

“在省垣的同乡我有不认识的。他们会找来，因为我住在总指挥部里。”

萧四的话刚说完，有一个穿军装的人从后面伸手过来拍他的肩膀。她骇了一跳，忙翻转身看，原来是总指挥部参谋处的一个少校参谋，姓保名奎文，他原籍是湖南，但在C城混了七八年之久，差不多像个C城人了。看他的样子约三十七八岁。

“请坐，请坐。”萧看见这个人，很恭敬地站起来招呼。

“这位女同志没有请教。”保参谋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便笑嘻嘻地向着碧云问。这时候碧云真想逃了，她脸红了一阵又一阵，低着头不做声。

“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才由乡里来的。”萧忙代他们介绍，碧云略起一起身向保参谋 点了点头，又翻向那一边去看电影戏了。其实她对于电影的情节一点不懂，她只看见一个大客堂里，有许多西洋人。男抱女，女抱男的在跳舞。所有女人差不多都是半裸体的。还有些不客气的场面，就是男女互相紧搂着亲嘴。碧云想，西洋人何以这样无廉耻，这样野蛮。她有点不好意思再看，只低沉头。

“涂同志来了省垣寻工作做么？”保参谋又笑着问她。看他的意思是很想和她攀谈。看见她没有回答，有点不好意思，笑着反过来看萧。他像在推测萧和她的关系的深浅。

碧云听见保参谋称她为同志，身上便起了一阵寒栗。她想革命时代真奇怪，只要认识要人[illegible]奉承要人，就可以很快变为一个同志。自己什么都不懂，每天只会吃饭、排泄、困觉，党义固然一点不懂，三民主义从未念过，没有进党，也不曾参加过什么革命工作，对革命真尽了力的人当然是在由长沙至郑州一带的战场上惨死了的，湖南广东乡下的，受了生活的压迫想谋一条出路的无告的穷

民。只有这些人才算有功于革命。你们算什么东西呢？你们只会取巧，坐享他人以血肉换来的成果罢了，但是，自己今夜里认识了要人保参谋，只一刻工夫，就变为同志了。

“有适当的工作给她做，她也可以为革命前途尽点力的。”萧笑着说，“保参谋交游广众，认识的要人又多，并且现在是讲情面不讲人才的时代，保先生，你就去利用利情面，找一个工作给她做吧。”

“有的有的，不过要附加条件。”保笑着说。

“什么条件呢？”

“以后我和她要做最亲密的同志，做最亲密的朋友。”他说了呵呵大笑起来，碧云，现代的军官何以都这样无廉耻。

“什么工作？”要适合她的才好。”

“要什么紧？慢说女同志，就连现代的军政界做事的男同志，真的适材而用的也万无一二，还不是马马虎虎互相牵引，做个顺水人情罢了。女同志更可以敷衍。因为要求的薪额不多，并且是人人欢迎的。”

“那你想荐她到什么机关去工作？”萧忙着问。

“不忙，总之我自有方法。”保还在笑着说。“涂同志像是初出来社会的，最初恐怕不惯交际。不过等过些时候就好了，横竖挂挂名，领干薪罢了。”

萧因为刚才出来的时候，碧云曾向他诉苦，她说，和鄙吝的哥哥，患歇斯底里症的嫂嫂同住，在她是再难挨下去了。有时候，要和学徒们一同工作，帮他们清理毛发，更是痛苦中的痛苦。所以她希望萧能够为她找一个职业。因为她在乡里就听见过有人说，省城的妇女协会办了不少的女子协作社，收容有志图经济独立的女子。她想萧果能为她介绍，定不难在那些地方占一个位置。她又对萧说，假定不能在女子合作社里谋职业，就到有钱人的公馆里去当女仆，替有钱人家看小孩子也好。

“我只听见很多要人是挂名领干薪的。但他们都是男同志。你

真说得奇怪，女同志也有挂名领干薪的权利么？”

“你说话才奇怪。其实女同志比男同志还容易领干薪呢。涂同志如果愿意去，只要天天去坐坐，可以不做什么事，过了钟点就回来。满了月就领薪水，——上尉级。”

“Miss 涂，那真要去干一下。真的，女子解放了，可以和男同志享平等的领干薪的权利了。妇女解放果然跟着国民革命成功而成功了。”萧望着碧云笑了笑后，又问保参谋，“到底是什么职务？”

“×军的后方办事处。不是老夏做主任么？他做了主任后，忽然骨头轻了起来，想聘请两三名女秘书。……”

碧云听到这时，真的有点好气，又有点好笑。她想，这位参谋怕是疯了。他在军部里不知如何地参他的谋。他说要荐自己去×军后方办事处当秘书！真不相信人才会缺乏到这个样子，要用女同志在军部里当秘书。大概秘书就是私馈的别名吧。

“在后方办事处当秘书，每天做些什么事情呢？”

“到主任办公室里办公就好了。或许要填写张把公事，翻翻电文也说不定，主任没有来的时候，就打打瞌睡也不要紧。坐在主任办公厅里，门首的卫兵是看不见的。其实站在门首的卫兵也在打瞌睡过去就完了。”

保参谋说了后还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说快到十点了，要赶快回部里去。他临走还说，关于碧云的事他会努去进行。碧云当然是当他说疯话，就连萧也当他是说笑话的。

过了十点钟萧才送碧云回永盛栈来。

## 十三

碧云进了永盛栈，回到后进哥哥住的房子楼下来了。她因为回迟了，怕哥哥责备，胸口有点跳动。她想，看见哥哥时如何说呢。她才踏进扶梯下的门廓里，就听见哥哥和嫂嫂高声地在楼上吵嘴。

“我真不知道你的钱用到什么地去了。少把点钱给你，就说相

信你不过。多把些钱给你，就要用得精光。好像钱在身上就会咬人般的。”哥哥的声音有几分辣辣的，过后就听见算盘珠的音响。

过了一会儿，又是哥哥的，像得了势般的声音。

“你看，就照你自己记的帐来算，也差七八块钱。这七八元是怎么样用了的？”

“那，你是说我报虚了数目么？我要留开这些钱来给哪一个？”

“那我晓得你，你近来用钱太厉害了，也不想想钱是怎么样换来的！”

“我总不会白花了那几块钱！漏记了帐也难说！总之，是用在你的家里的。”

“你看，家用一个一个月加多了，这个月比上个月多用了十四元，上个月比再上个月也多用了八块钱，像这样亏空下去，不由终有饿死的一天！我一天到晚像牛马一样地流汗，你只坐着乱花钱！还整天说不够钱用不够钱用！”

“你的妹妹出来了，不要饭吃么？”嫂嫂的声音也有些辣辣的了。

“她来了多久？她出来还不满一个月，至多也只每天加放半升米。……”

碧云听到这时，有些感激哥哥了。她想自己在哥家里还住不满一个月，但看嫂嫂的态度，已经讨厌自己了，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自己和嫂嫂总是讲话不来，自己说甲，她定说癸，自己主天，她定说地，像这样的嫂嫂，自己本来就不愿意和她想处，不过处了这样的境遇，走到这家里来了，只好暂时忍耐。自己朝夕劳苦替嫂嫂做事，——烧饭，烧菜，洗衣服，抱小侄儿，——自己从来真没有怎么过这样辛苦的事。幸得身体顽健，敌得暑，挨得寒，自到省城来，没有害过病，也服水土。自己虽然想在哥哥家里多住一二个月，替他们工作，但是嫂嫂的态度好像容不得自己了，一天一天地变坏了。譬如最初要自己替抱小孩子时，她说：

"碧云姑，劳你抱抱小侄儿。"

看见自己在为他们洗衣服，也很客气地说：

"真对不起碧云姑娘了，要你帮忙洗衣服。"

过了两星期，她的态度就不像从前那样客气了，譬如说：

"碧姑娘，时候不早了，妈子还没有回来，你快到火厨里生火烧饭啊。"或遇着没有水的时候，便说：

"没有水了，快到井头去提桶水来。"又要自己替他们洗衣服时便说：

"如果没有事做，把衣服洗起来吧。"

再过了两星期，她更不客气了，譬如有时候看见自己在房里看书或写信，她便说：

"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还在文诌诌写什么字读什么书！你也不想想人家里如何忙不过来。水缸里一滴水都没有了，快去提几桶水回来吧。十一点钟了，又快要烧午饭了啊！"或又更进一步说：

"你这个人真不留心，昨天做了的事，今天就忘记了。要人家画一个圈子跳一趟。你看还有许多事堆在那边。尽空着手，也不去寻些事体来做做。"

像这样的，到后来，嫂嫂简直当自己是新买来的一个婢女了。

"你想想看，那七八元是怎样用了的？"又是哥哥的声音。

停了好一会儿没有声息。

"我想着了，小孩子做衫的布钱没有记帐，还买了一双小皮鞋，共去了三块三角。"

"那也还差三四块钱。"

"听阿邓说，她今夜里给了好些钱给哑巴呢。她的钱从哪里来的？"

"她给钱给 哑巴？……"

"阿邓亲眼看见的。"

这时候，哥哥和嫂嫂的声音都低小了，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儿，

又听见嫂嫂的声音。

“没有箱没有笼，还不是装在那个抽斗里。”

“我不信她会偷人的东西。”

“人心难测难量。你看她胆子满大呢，在夜里跟一个男人出去。”

“那倒不要紧。她自己能够寻相当的人物嫁出去，也是好的。”

碧云听到这时，不免伤心起来了。她想世间的人心，何以这样卑鄙。不问做什么事体，论什么 事体，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到了利害相冲突时，什么母子之爱，兄弟之情，朋友之义，一切都剥得干干净净。在平时这些都是一种假面罢了。听见他们今夜里的会话，她看透了卑鄙的人心的内面了。嫂嫂和自己虽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但是哥哥呢？对于同胞的妹妹也是这样怀疑，取这样无关心的态度。人类本来有热烈的情感的，但是现代的人何以都是这样冷漠，这样自私。他先天的热烈的心肠到底给什么东西麻痹了呢？他们天天流着汗拚死命去力争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碧云想到这里，胸部像给什么东西压住了，呼吸不来，鼻孔一酸，双行清泪便流出来了。

她想还是回乡里耕田去好些。和母亲俩多努力一点，就算长年吃稀饭了甘心愿意。人类不过是为图生存罢了。到处都是受苦，那就不如回到乡里去，免得看他人的刻薄的脸孔。

有一次她又看见哥哥和嫂嫂在演夫妻间的最丑恶的一幕，当然，它的发因也是为金钱。楼上的前厅变为西班牙的斗牛场了。嫂嫂的牛，而哥哥是个斗牛的壮士。嫂嫂的头向哥哥腹部撞过来，哥哥便伸出双腕推她回去。到后来嫂嫂倒在臭的毛发堆中了。

据学徒们说，哥哥昨夜里没有回来，今早六点前后才回家来的。昨天才由公司领下五十多块钱也用干干净净了。学徒们也个个怀着不平，因为他们这次的工资没得领了。

哥哥最初辩说钱是给公司里的人借去了，三两天内可以把回

来，但嫂嫂责问他，为什么昨夜里不回来？他说看戏去了。后来又承认到赌场去走一趟。但嫂嫂还相信哥哥不单是花了那笔大款，一定还到不正当的女人家里住夜过来。到后来，哥哥经不住嫂嫂的唠叨，他俩终于打起架来了。

碧云再不能住下去了，她看不惯哥哥和嫂嫂的家庭生活，她决意要走了。

## 十四

碧云由哥哥家里出来，只好到党部去拜访萧四。萧看见她来了，马上向她道喜。她摸不着头绪，只脸红红地呆望着他。到后来，萧才告诉她，保参谋真的替她在×军后方办事处弄到了一个秘书的位置。

"那才是笑话。我替人家当娘姨的资格还不够，当什么秘书！那真是开玩笑了。"

"不要紧，不要紧。现在的时代是马马虎虎的。从前吴大帅、张大帅部下的豪绅官吏，现在也一样可以占有重要的位置。难道当娘姨的就不可以当秘书么？马马虎虎去干一下就好。从前赞美北洋军治下的妇人政府的博士们，现在不都是接了革命政府的委任状做大学校长？何以不见党部提出来弹劾过呢？所以你去当个把秘书决不会过分的。如果有人说闲话时，你来告诉我好了。我在党部里，……"

"你在党部里做些什么事？"

"无聊，无聊，检查书报。还不是马马虎虎。大家太空闲了，所以拿这些无聊的事来做。其实这些事在其他文明国家都是归警察去办。他们的言论出版都能自由，假如有一部书中，当局认为有不妥的地方，只命令出版者把那几行那几页取消，用××××的符号代下去，决没有禁全部书的。如果全部书中犯禁的地方太多，也只禁止那一部书。决没有封闭全书店的。要在半开化的国家才有这

样的现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何必多作孽呢。?

“你从前说你满喜欢到党部里去工作，怎么忽然又消极起来?”

“进去以后，我又觉得无聊了。我不该辞掉了军需科遮务股的职务的。我宁可替要人送款到帝国主义的银行里去，奔走于省城H埠之间，才不至变为一个‘坐食者’，中国之所以糟，所以穷，虚设机关安插‘不劳而食’的人太多，也是一个原因。替要人送款到帝国主义的银行里去，好像有意思些。”

“当秘书怎么呢?”

“当然好些，当然好些，上尉级，当然好些。”

“我支上尉级的薪水?”

“是的，你进去后怕要穿军服呢。”

“那我不去!”碧云歪了歪了嘴唇，表示不愿意。

“胸上挂个徽章也使得，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听说那个主任性情很随便，一定可以马虎的。”萧说了后叹了口气。

“你叹气做什么?”

“恨我没有进军官学校，不然我定跟你进去一同工作了。”

碧云到此刻才听见萧吐出本音来。心里觉得获着了什么东西般的，感着几分欢喜，同时又有几分惊悸。论人才萧比吴兴国差一筹，但是吴赶不及萧，对自己的诚恳恋爱是不能以面貌为标准的。吴兴国太对不住自己了，在H埠约了自己，后来又一个人偷偷地走了，这算是什么道理呢。真个关怀自己的，在这世界中还只是萧四哥一人吧。

碧云终于进了×军后方办事处当秘书了。她进去后半个星期，略知道办事处的内容组织了。

秘书处附设在主任办公厅里，秘书长还没有物色到。现在只有三名秘书。第一个是少校秘书，姓张名荫华，约摸有五十几岁了。第二个是个女性，约二十五六岁，姓陈名仪贞，骤然看来，是个极艳丽的美人，但坐近面前仔细看看，才知道她是快要凋萎的花了。第三

是新进的涂碧云，她和陈仪贞同是支上尉二级薪，整天的无事可做。秘书处最得力的还是张秘书，一切文件都归他一个人包办。陈仪贞有时也拿一管笔在写字，但不知道她写些什么。至于碧云只呆坐在公事桌前，连提笔勇气都没有。她在办公厅呆坐了三天，便想辞职，因为她想与其日后给开除，不如自己先行辞职妥当些。自己哪里会当什么秘书呢。

过一了星期，她才悟出主任对她的意思来了。她知道自己就不办什么公，主任也不会开除自己了。主任每天到来，也没有什么事可办，只翻看点公事，过后就尽和碧云谈笑。主任每向着她谈话时，坐在那一头的陈仪贞就表示出一种不快颜色。

碧云觉得主任并不算是个坏蛋，不过时常向着自己傻笑的样子，实在有点讨厌。有时候不回答他，他还是笑，一点不恼，也不会不好意思。他又常常和那个张少校秘书谈许多男女间卑亵的话，叫碧云听见难为情。但陈仪贞不单不感羞耻，并且还参加进去讨论。

陈仪贞和主任有什么因缘，碧云还没有探悉。据张秘书说，有时候有洋文的公事要她翻译，因为她在教会学校从英国人学过英文。但碧云看她的英文也不见得很行，因为有一封简短的西文信到来，她还是拿着一本英华字典翻个半天。

每天只是张荫华一个人跑来跑去。主任来后，他常走到书记室里办公，让主任和两个女性畅谈。碧云到后来才知道他完全是对主任的一种逢迎。

×主任是北方人，身体高大，说起话来是“这儿那儿”的，腔板吊得非常之高，碧云听见觉得很刺耳。但是主任十分的温柔，对她们有时候会使碧云觉得对他过意不去，因为主任对她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但她对他，和仪贞比较起来，未免太严冷了。她又更进一步，想到掉了这个上尉二级薪的位置后，到什么地方去好呢？这使主任失望了，结局于自己是不利的。只要最后一重防线不会给他攻破，就通融一点，对他表示点亲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碧云对主任有了相当的反应的表示后，果然大奏奇功，主任对陈仪贞的态度就好像冷漠了些，于是义贞对她便有冷言冷语，有时候对碧云竟取一种 Malicious 的态度。本来碧云对主任完全是非有意的，不过是一种敷衍。但看见仪贞这样地嫉妒自己，便也故意多和主任接近去激怒她。碧云的这样的态度完全是出于好胜的性质，其实她对主任完全没有打半点主意。但到后来，碧云也莫名其妙，看见主任和仪贞有些过分的亲昵的态度时，也会发生一种不满了。

“太无聊了！为这样无聊的男子，和这样无聊的女子吃醋么！”碧云想到这点，又不免唾弃自己的卑鄙。

## 十五

一年之后。

黄昏时分大佛寺马路上的人影渐稀，比白天也冷静得多了。只有电柱上的街灯辐射出银色的光，把街树的影儿投射到地面上。有一瞬间真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一二名车夫懒洋洋地拉着黄包车在马路上踯躅。虽然有几家小商店还没有闩门，有些人在做他们的工作和杂谈，但也不够力去挽回马路沉寂。碧云刚从纪纲街踏到这马路上，略停脚步，踌躇一会儿，她真不知道去看吴兴国好呢还是不去好。

“啊！今天是沙基惨案一周年的纪念日，也是萧四的周年的忌辰！”碧云想到这里心里十分悲楚。“政府把你忘了，社会把你忘了，那是无法可想的。连我都把你忘了，你在地下有知，会何等地伤心啊！你是为党为国去反抗帝国义而牺牲的。但仅满一年，H 埠总督居然驾临此地，受着当局的热烈的欢迎。这个帝国主义的代表者竟和什么主席握手联欢了。”碧云一个人站在马路旁，感叹了一会儿，便回忆起萧四去年和她见最后一面时的情况来了。

去年六月中旬，自己住在×军后方办事处的女职员宿舍里。一

天晚上，约八点钟时分，有三个多星期没有会面的萧四，忽然走来看她。

萧到她们的宿舍来过了几趟的，所以一直进来，号房认识了他，只望着他笑笑，并不加以拦阻。若遇碧云不在时，号房会对他说涂先生出了。若号房笑着让他进，他就知道碧云是在家里了。

只要他佯咳嗽一下，碧云便会从楼上伸首到栏干外来看他。若咳嗽一声不够力时，他就作第二次的咳嗽，那么碧云一定会从楼上跑下来的。

他走进客堂里，不待咳嗽，碧云就看见他了，忙由楼上迎下来。

“我知道你会来的。”她笑着说。

“什么道理？”萧也笑着问。

“你说什么道理，你不是有一个多月没有来看我了么？”碧云说时表示出点恨意。她在这瞬间，虽然认为这个恨意的发生有相当的根据，但是回想一下自己近来的行动，不单对不住萧，也实在对不住吴兴国，吴近来也很频繁地看她，向她有了相当地表示，于是她便想到近日读的莫泊桑著的 Passien 的译本来了，她想萧和吴都是该握着手说：

“我们都是不幸啊。”她虽然这样想，但仍然不能否定自己对萧的爱，于是她感着一种矛盾。

“没有吧，顶多不过三个礼拜。”

“党部里的事很忙么？”

“不。我早不在党部服务了。在那里面的工作，我不是早向你说过了么，太没有意思了，我不愿意做，我辞了党部的职务，就去当教员，教了半个多月书，知道教育界更腐败。欲从教育去救中国，那真是等黄河清了。我当过店员，做过股员在，在党部做过事，在小学教过书，但都觉得这些职务不是我能够安心做下去的。想在那些职务里面找条出路，——打倒帝国主义及救中国的出路，——是不可能的。他们今天大说努力，明天也在说努力，十年后仍然说努力，百

年后也是一样地在说努力。但只是说啊！他们不知道打倒帝国主义及救中国单靠几个努力是不成功的，要得大多数民众的努力才能成功。所以我决意去做民众运动工作了。单坐在办公室里，空写宣传大纲是无用的。要真的得到绝对大多数的民众，才能彻底地完成国民革命。”

“你有要尽说许多空话了，你笑别人空写宣传大纲，但你也得批判批判自己。你做了些什么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你只分了点公款来耗消了罢了？你还说你有光荣的过去，有光荣的历史。那你毕竟是个无聊的 Petit Bourgeois 罢了。要无聊的 Petit Bourgeois 才会把这样空无一物的东西来自夸，自慰。”

萧四听见碧云这个论调，着实有点惊讶。他想，“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句格言，真是一点不错了。

“你何以忽然会发出这样的高论来？佩服，佩服！”

“笑话，笑话！这算得什么高伦。不过是刚才在书上看见来的，我就把它抄下来应一下，至于应用得妥当不妥当，我是不管的。老实说吧，Petit Bourgeois 是什么意思，我还不十分懂。大概是‘反革命者’吧，我推度。”碧云说了后笑着向萧连连点头。

但萧只痴望着他，像在凝思什么事情。给他这样不转睛地凝视着，碧云知道了他是在为自己苦闷。

“不要作无谓的争论了。我只问你，你为什么不常到我这里来坐。你近来好像有意和我疏远。”碧云说后，也有几分伤感。她想萧是千真万确地在恋着自己，不过不像吴兴国、保参谋及夏主任等人不要脸，无忌惮地向她要求爱。她心里是十二分对萧同情，也很想向他表示点意思，但是有一种奇怪的力支配着她，不使她和萧接近。

她在从前受了许多物质上的痛苦，自进×军后方办事处后又知道了金钱有这么大的魔力，在未和金钱结认之前，尚不觉没有金钱的痛苦，一经与金钱结识以后，就很难离开金钱了。从前想一元

两元都难如意的，现在居然每月领百多块钱的薪水。不单如此，夏主任常常还有津贴给她买化妆品或添制衣服。她按月的进款用不完，于是她想租一家小房屋接母亲来省城同住。她把计划告诉了夏主任，主任当然赞同，并且答应做她的经济上的后援。她的母亲的信也到来了，说二三日后就起身来省城。有了这些经过，碧云对萧虽然有十二分的同情和好意，但她未能承认这就是恋爱。处在这样畸形的社会里，她不能不否定恋爱了。学生时代，读过几本恋爱小说，同学间也常谈关于爱欲的话。在那时候，确希望自己将来能得理想的恋爱之侣。到了今日，经过了二三年的生活的苦劳，才知道往日自己的盲从。世间人说恋爱，自己便信为真的恋爱；世间人说救国，自己便信为国真可救，世间人说革命成功后大家都有饭吃，自己也便深信不疑。世间的人们都盲目地为这些欲念所驱使，疲于奔命，哪里还有闲心思为国，为社会，为民众，为恋爱啊！

同时还有一种力，——在青春期中燃烧着的力，值得唾弃的一种丑恶之力，在迫着她不能不从速解决它。认识夏主任以来满二个月了，觉得夏的性情虽然浪漫一点，但并不算一个顶坏的人。他对别的女性怎样虽不知道，但对自己像满有诚意般的。最能使碧云动心的就是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资格。他在本省军官速成学校毕了业后，又到保定军校住了三年，后又到德国研究，像这样的资格在军界里是数一数二的，论资格是无话可说的了。其实他的资格尚不止此，他在德国住了两年后，又曾渡大西洋到美洲大陆，在美国研究了政治经济一年零九个月又十二天，也居然得了学位，——Doctor！由美国回来恰好碰着他的老同学当×军军长，他就赢得了这个后方主任的位置。

文武全格！位尊而多金！这两条件已经够使碧云醉心了。其次论他的面貌年龄，也在水准以上。还有一件是她十分佩服的，就是他的滔滔不竭的辩材。他常常向她们演讲。他主张救中国不效法美国，也该效法日本。他骂民众运动过火。他主张遵重国际公法，

以礼让的手段取消不平等条约。他主张欲达成革命，可以不必唤起民众。他说，哪一国的舆论何尝是根据大多数的民意，只由少数的政治家、军人捏造而成的。他说的话，在对于政治没有多大兴味的碧云，觉得句句都合道理，不能辩驳一句。她只有微笑着向他点首。

再听萧四的说话又完全和夏主任的相反，不过她仍然是点首承认，不敢拿夏主任的话去和萧辩驳，因为萧的话也是句句合理。归纳夏主任的讲演，他日后定可以莫大地 Speed 升官发财，最后他定能身居要职。

"到那时候，我每月至少有＄15000的收入，加上外水，不难达到＄30000数目。以年计，

＄360000！＄360000！！＄36000！！！

他又还向碧云说了许多他的将来的计划——存款于帝国主义银行里，——在租界内买地皮并建筑洋房子，——开银行，——为防备绑匪起见，雇用四名北方拳术家跟随自己出入，——买装铁甲的汽车，——买人寿保险，——聘请租界内最有名之中外律师为法律顾问，——雇用中西厨师各数名，要有妥当商店担保，——一切食物须加检验，——将来有了妻子，出入要和自己一样的严密防备，——小孩子要铁甲汽车送上学，——长大了后送往美国留学，也习政治经济，——毕业回来……

夏主任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因为他不敢断定他的儿子是个孝子，他担心自己一生辛辛苦苦积下来的钱会由这个儿子一手耗费得干干净净。他还有一件计划没有向碧云发表，就是他要多接几位姨太太，而碧云正是他物色中的一个。

夏主任的将来的计划是多么有趣，碧云听得眉飞色舞起来。她听萧的计划是：——效法总理终身革命，——不怕死，不要钱，——唤起民众，——扶助农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革命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大多数要人的款还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就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铁证！——革命不成功大

家就同归于尽，有大款存在帝国主义银里的少数人和穷无一文的大多数民众同归于尽。在铜山的邓通的子孙现在如何了！最近的袁世凯的后裔又如何了！

萧所说的都是奋斗，革命，牺牲，痛苦，最后是死！碧云最初听见还不觉得什么，但到后来愈听愈害怕，她想萧说话何以常常都是这样艰苦，没有半句可以叫人开怀的。这就是碧云的心渐渐离开萧的原因。

## 十六

碧云陷入夏的诱惑网中，是在六月廿三日以前，所以萧的死耗传来时，也不见有多么感动。

母亲来了，在西关租了一家月租四十元的洋房子，度他们近似幸福的生活了。她每天下半天只形式的到后方办事处坐一二十分钟后，便跟夏主任出来，同乘汽车入大公司，进戏院，上酒楼，开旅馆，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是过了十二点才回来。她在家的时候只是睡觉，醒来便数数钞票。

我的生活快赶得上姊姊的了。"她想到这里，自然地微笑起来。

过了中秋节，×军第三师的师长出缺，夏调升第三师师长了。这个消息传来时，夏本人虽然欢喜，但还赶不上碧云。

"姊姊还是旅长夫人，我呢？……"

在亚洲大酒楼三楼第 24 号特等房里，碧云以不平的语气问夏师长：

"你怎么此刻时候才来？"

"军部里有重要会议，开完了会议，他们又提议要在我宣誓就职的那一天晚上，替我开一个祝贺会，——在S大旅舍龙凤厅开跳舞大会。"夏说到这里，张开双手，下面的双脚彼一伸此一缩的，装出跳舞的姿势来给她看。随后又翻一翻身，便乘势走过来搂着碧云的颈项。

"你会跳舞么?"

听见夏说到跳舞,她就觉得有块重石压的胸头般。近来夏的态度不如从前热烈了,有时候好几晚看不见他。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便不客气地说到跳舞场去了。责他不该常常跑到那个无聊的地方去,他便说:"我们做官的人,社交是很要紧的。军长、部长们要你陪他们去,你敢不去么?"

"……"碧去很不乐意地摇了摇头。

"可惜你不会跳舞,不然开祝贺会的那晚上,我要和你一同跳。"他又一反身起来,歪着头,做 Chaplin 的姿势给她看。

从前夏装 Chaplin 的样子给她看时,她定笑得流出眼泪来。今晚上她无论如何无气力去笑了。只低着头吁了一口气。

"为什么不高兴?我回来迟了,不高兴么?"他又忙走过来,从她的背上搂着她。

过了好一会儿。

"你下星期就要到 B 海口去了么?"

"当然啊。要去接事,第三帅在那块地方驻防。"

"我们的结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呢?"

"结婚礼?"他略迟疑一会儿,"那是很容易的问题,什么时候不可以? 等我由 B 海口回来商量吧。"

"商量"? 她黯然地说。因为想详细地说明自己的痛苦去引起对手的怜爱,她极力忍耐着一切,不然她真想哭起来,痛骂他的那样无关心的态度了。

"不商量怎么办呢?"

"那你还是主张不行结婚礼么?"

"是的,我觉得这是形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全赖爱的结合。"

"但是我们决定共同生活后,也该有一次向社会宣布。"

"我们间的爱要借他人的力量来维持的么?"

"不是说要藉他人的力量来维持我们间的爱。你整天地说爱,

爱，爱，但你不知道我俩间还有比爱更重要的。……”

“比爱更重要的？在男女间有比爱更重要的么？”他又歪了歪头，伸出一根的指头尽擦他的人中上的日本式的短须。

碧云看见他那样冷漠的态度，真想从他的肩膀上咬下块肉来。

“当然有啊！”

“那你说出来看看。”他擦着短发，频频点头。

“并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身体，……”

“那是你的，不是我俩间的。常看见你肚子痛，我固然为你难过，但是这种痛苦我是没有方法替代你的。一般说夫妻同体，但这是精神的话。实在身体还是各为各，……”

“你不要尽说那些浅薄无聊的话了！你听我说来吗！”她的声音有点高辣了。

“我说的那些话浅近或有之，无聊则未必。好罗，你说呀，你说出来看。……你是不是身体有病？”

“不。……我像有小孩子了。”

夏骇了一跳，但只一瞬间，他就恢复了他的平静的状态。因为他是师长，同时又是博士，觉得这并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该喜欢吧。你往后要在花旗银行多存些款留给你这个小孩子。最好送到纽约去存贮，在香港、上海的银行还不算十分靠得住，因为我们不久就要收回万恶的租界了！我们预先替这个小东西取个名吧。以后送款到帝国主义银行存，就用他的名字好了。我想‘阿美’这个名字很不错，男女都可通用，你是美国毕业回来的博士，他或她将来也定要到美国去留学，我们的款又存在美帝国主义的银行里，……”

“不是真的，我好意思说我有了小孩子么？快满四个月了，还会看错么？”碧云说到这里，快要流眼泪了。

“你怎么这样快就怀了孕？”夏的指头不擦人中上的短须，伸到头上去搔剪成陆军式样的短发了。

“你才是在说傻话呢！”她恨恨地注视他。

“但是我们不该这样早就有小孩子。”

“有了小孩子妨碍你么？”

妨碍倒没有什么妨碍，不过有了小孩子后，我俩恋爱生活就告终了。”

“接着我们有和暖的家庭生活。”

“但是我还没有钱送存帝国主义银行啊。”

“贫苦民众的小孩子们怎么长大的呢？”

那我不能管。怎么可以拿他们来和我们比呢？他们是天生天养，像一般的动植物。我们是超等动物，人生人养的。”

“那些空话都不说了。我只问你，我俩在什么时候举行结婚礼？肚子大了不行结婚礼，我哪有面目见人呢？”

“……”夏一刻没有话说。他胸里只在盘算，自己到海口去后，军需科的人员要如何调动，对于部下的团长、营长们要如何敷衍，对军长总指挥等上司要如何逢迎。

“我的母亲说，在你赴B以前，要确切地给她一个答复，什么时候和我举行结婚礼？”碧云啜泣着的说。

“……”他像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话。他只看见几个阿拉伯数字在他眼前跳舞：

＄360000

＄3600000

＄36000000

他想就有这些也还不够，要有＄360000000后，才马马虎虎可以出来唱唱高调，发表些建设的计划吧。但只能发表而已，至于能否实现，自己是懒理的。

他的幻想给她的哭声惊醒了。

“你在哭什么？有身孕算得什么一回事呢？有了钱，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听见他的这句话，碧痛哭起来了。

“你不说明白什么时候和我结婚，我只好，……只好死了。我哪还有……面目……见人！”

夏师长听见她说死才吃惊。他想，自己原是完全没有意思和她结婚的。一个个都来要求结婚，那每月都要举行婚礼了，这岂不是笑话。他又想，碧云这样蠢得可怜。不过她说有了小孩子，这层倒该原谅她的。哄哄她吧，答应带他到B海口去就是了。

“不要哭了，刚才和你说几句笑话，你就认真起来。我们一路到B海口去吧，在省城来不及准备了，到B地后马上举行吧。”

他重复地劝慰了她几次，也紧紧地搂抱着她，不问是唇，不问是颊，不问是鼻，不问是目，他只狂热地向她脸上接吻。

## 十七

自夏赴B海口就第三师师长职后，在省垣一年间，看不见碧云的影子，也听不见她的消息了。

果然，官运享通的夏，只一年间就升任为副总指挥了。至于总指挥当然不是从前的邬先生，也不是夏的同学×军军长，乃是从前×军第一师师长刘虎。在中国的军政界，像这样的变动一点不算稀奇。简单地说，从前夏的同学×军军长和邬总指挥是同一派的。假定是甲派。现在的总指挥刘虎是属乙派。至于夏是无所谓的，但他有点虚名，因为他是政治经济科博士，政界的一部分人士者替他捧场，说他的思想如何之新，对于政治如何有眼光。不容易运动。殊不料有知识的军人比无知识的军人活动，乙派的长衫派便想尽方法去笼络夏。最初他们以为夏是前×军军长的同学，乙派代表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说就妥当了。那三条件是(1)现款五十万；(2)副总指挥；(3)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条件说妥了后，过了两天，第一师师长刘虎电欢迎乙派首领彭志道博士回来做政治首领。第三师师长夏又在海口宣布独立，第二师师长蔡超远在前线，也只好顺从大

势，于是甲派首领吴登甲即日逃往H埠，邬总指挥也只好下台，×军军长也跟着去职，乙派的革命算成功了。

此次省垣的革命真是最文明最理想的，不杀一人，不流滴血。足以做革命纪念的，只是人民受了一场虚惊，牵男带女，搬箱运到租界里去住，使火车站做了几天好生意。

远离中央的这一省的党务政治等都是十分腐败，中央虽然很想力加整顿，无奈鞭长莫及，只好让他们去马马虎虎搅一场，像焦赞般把书本倒过来念的先生们也居然在党部里活动了。

在这地方的舆论以乙派比甲派进步一点，其实是一丘之貉。

做了这次不动干戈的牺牲者之一就是吴兴国。他在去年冬毕业后，由他的校长吴登甲的推荐在总指挥部政训处当宣传科长，支上校初级薪。但只做了三个月，政局就起了变动，失业之后，就在省垣闲住。本来他也是没有什么政治主张的，他做的宣传大纲内容无非是说乙派如何不好，甲派如何好，及拥护吴邬打倒彭刘等等。其实他没有丝毫己见，不过是为饭碗问题罢了。但是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人满之患的，兴国因为做了那样的宣传大纲，当然在乙派统治下难谋饭碗了。

碧云在去年六月间跟夏师长到B海口住了一个月后，才明白夏对自己的心完全不可靠了。苦闷之余，就流产了。她发现了夏的周围有十余位女秘书及女书记，并且他有很体面的正妻，——数年前驻欧洲某国公使的小姐，在外国女子大学毕了业的。碧云绝望了，只好回到小城来和母亲同住。当她离开B海口时，夏送他一千元，但碧去赌气没有收就走了，回到省城来后才觉得那一千元太可惜了。

生活一天天地窘迫，碧云不能不再出来当职业妇人。他天天注意报上的广告。有一天她发现了H百货公司的招募女店员的广告了。H公司是她常年出入最多的一个地方。一年前的自己是那公司所欢迎的顾客，现在要向那公司讨饭吃了吗？回忆起来，真有无

限伤感。

她终去报了名，交了一张四寸相片。到了考试的那一天，她很早就跑到H公司的五楼上来。

一个大厅里挤满了女性。碧云想，至少有五百多人。定额只十二名，自己大概是无希望了。大厅的那一头有一扇玻璃门，门扇上有两个英国字“Private Room”，闩着了。门口站着一个像巡警般的壮士，在大厅里的女性各人手中拿着一枝竹签子，编有号数。他们的姓名今天都变为号数了。碧云看了看自己的号数是三百二十五号。

“第二十一号至二十五号请进去！”那个 Private Room 的玻璃门打开了，一个当差的走出来，向大厅里的群众高叫。

“第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那个站在门口的穿制服的壮士也帮忙叫。

碧云看见有四五个女学生装束的走进去了，玻璃门又闩起来了。

“恐怕要到下午才轮得到自己呢。”她真有点想不受考试走回去。但又一反想，一场来了，还花一张相片钱，只好忍耐着等了。她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看见有许多女人对着厅壁上的大镜照了照，很多望着大镜恋恋不肯走开的。其中还有取出粉盒和胭脂来的，很仔细地重施脂粉。碧云想，也难怪她们，因为好早听见有人说要貌美的才得入选，因为不是美人，不容易拉拢顾客。
到后来终叫到三百二十一至三百二十五号。碧云便跟着四个女性走进 Private Room 里面来了。

第一是验对相片，验了相片，就是量身向及检查肺量。最后就是口试。口试是一个个地叫过去，没有叫到的就远远地坐在一张长板凳上等候。

“三百二十一号！”那边叫了。碧云望那边有三个年轻人坐在一长方形桌子前，大概是H公司的口试委员了。因为是背向着这头，

碧云看不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她看见一个身体胖得有点臃肿的女人走过去，她穿着西装，姿势更难看。不过脸色还红润。这大概算是她的最美点了。

“你的姓名？”

“马鸿英”。

“学校？”

“岭南大学英文科最优等毕业，得了学位，文凭在家里没有带来，诸位先生如不相信，我明天可以送过来给诸位先生检验。”

“那你的英国语一定说得很好？”

“当然啊，和老番婆差不多了。我可以替贵公司招待外国的顾客。”

“你既然有这样高的程度，何以来志望当店员呢？”

“本来可以不来打搅你们各位先生的。”她地态度很镇静，声调也悠扬得体。“我毕业后，校长荐我在第九中学当英文教员，但那班中学生太嚣张了，把我赶出来，我有六姊妹，五兄弟，单靠我父亲一个人在洋行里打工，家事不好……”

“你没有结婚么？”

“我是大学生毕业的学士，只有由欧美国回来的博士才配做我的丈夫。我专等博士，一时不嫁。”

“今年贵庚？”

“二十岁。”

碧云想，那个女人至少也有二十六七岁了，怎么可以骗人说是二十岁。

“假如有顾客买东西，向你调笑几句，你如何对付他呢？”

“调笑我么？我就拿这个捶他！”那个胖女士伸出一只拳头来，握得紧紧的。她的紧闭着上下唇，用劲说话的样子，把那几个委员都引笑了。

碧云看见马女士那样天真，以往境遇又那样苦，不禁起了同

情，无端的悲哀又涌上心头来了。

马女士由那一头的角门出去了。

"三百二十二号！"

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子走过去，据她说，她是没有什么学历，只是在某小商店实习过来。碧云看她面貌差些，怕难入选。

接着叫三百二十三，三百二十四，大同小异地口试过了，最后叫到碧云了。她望着三百二十四由那小角门出去后，胸口突突地更跳得厉害。

果然叫到她的号数了，她走过去，在那张方桌的一隅的藤椅子上坐下来。

"你的名字？"

她抬头望见那个问她名字的男子，骇得脸上发青，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好像早知道她会来般，神色很泰然的。

"……"她想他怎么走到这公司里来了呢？

"你的名字叫余竹筠么？"

"……"碧云点了点头。

照例很简单地问了几句后，那个男子就问她住在什么地方。碧云把实在的住址告诉了他后，就从那扉小门走出来，她想自己一定入选了。

## 十八

进了多雨的初夏时节了。

近一月余，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她得吴兴国的助力实在不少。本来他原是她的意中人呢。

碧云问兴国，怎么他那样的大人物会走到 H 公司里当一个 Clerk？他说他们一派人在政治舞台上失了脚后，不能出头，只好暂住 H 公司，坐待时机。至于由如何的因缘进去的，他始终没有明白对她说。

碧云原来就喜欢兴国的，不过一年来有了许多辛酸的经验，不敢潦潦草草地就应许男人的要求了。她心里虽然爱兴国，但不愿意由自己说出口，她对兴国只有观察，十二分严密地观察，专等他的有诚意的表示。

有一天下午，兴国由H公司送碧云出来。

“怎么样，碧云，明天是星期六，下半天我们赶车到H埠去，后天星期日在那边玩一天好么？”

“嗯，……”碧云的回答不十分肯定，“不过，我要问过母亲来。”

“你的母亲还不是由得你。怎么样？你还不能相信我么？”他苦笑着说。

碧云虽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但她常是直觉着兴国是个十分浪漫的人，从前也隐约听人说过，他对女性那一道是个猛者。一想到这一点，她是十分不愉快的。在兴国方面也是曾经沧海，近一年来，有了不少的女性的经验，但觉得从没有遇着碧云那样的惹人爱的。她比她未失处女性之前更惹人怜爱，更为动人。

在马路上转了弯，走进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道上来了，兴国大胆地走近她身旁，伸出右手来去握她的左手。她想拂开，但来不及，只好由他了。

“喂，明天下午搭一点半的车，我在车站等你。”

“也好，我们到姊姊家里去玩玩。”

“你的姊姊不在H埠了，你们还知道么？”

“……”碧云摇摇头。

“真的？”

我们和我的姊姊差不多一年多没有通信了。”

“你是副总指挥的夫人，比她阔了。”

“不要取笑了，”碧云有点伤感起来，“我姊姊比我强多了。”

“我相信老夏看见你，一定要你回去的。”

“谁还当谁的玩物么？只恨我没有力量，不然，我定把一班污蔑

女性的男子们杀个干净。”

兴国听见她这样说，心肌缩动了一下。

“你的姊姊过 M 埠去了，和你的姊夫容超凡。”

“他现在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吃老米饭。幸得他当旅长时，扒了些钱，在各地凑了一些生意，现在又在 M 埠开摊馆了。”

“中国的钱都是给这些人拿去送给外国人了。动乱一回，他们一来一去轮着刮，不知刮到什么时候才休止呢。他们刮到钱就搁在帝国主义银行里，一生一世用不着，增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资本。把国币搬空了，就来借外债或发行公债，望你们这班人解放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是缘木求鱼！”

“怎么说是我们呢？我还是一个钱没弄到手啊。他们不救国，我一个人能救国么？他们不为团体节省，我一个人纵令为团体牺牲也是无效的。所以我也不客气地定要觅个机会来弄点钱。若没有五万十万搁在帝国主义银行里，决不能安心为国家社会服务的。”

“有了五万十万，就想五十万百万，有了五十万百万，就想五百万千万，有了五百万千万，就想五千万一亿。人的利欲是无止境的。所以中国是无救了。可怜的是多数人给少数人害了，多数人应该起来解决这些少数人啊！”

“想来也是很滑稽。他们军阀都很有钱，多的一万万或数千万，少的数百万，但是他们真的看见过一个袁大头么？决看不见的！他们把由中国人民身上刮来的膏血送到帝国主义银行去，只掉换了一本折子。帝国主义的银行经理便给他们以种种的封号，某某是 Millienaire，某某是 Billionaire。其实他们终身只使用这些数目的一小部分或完全不用，他们只是把这些大款去购买 Millienaire 的封号。”

经不住兴国的苦求，碧云终答应了他，准备明天星期六下午一同到 H 埠去玩。

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兴国提着一个轻便的小皮箱，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车站上来。他们是约定了搭一点十六分的快车的。

今天没出太阳，有点闷热，兴国到车站时，周身腻腻地出了些汗。他看手表，十二点四十分了，但还不见她来。他想，她该比自己先来了的，莫非中途又变卦么。他走到售票处，买了两张二等车票。

“不管她来不，先把车票买好，免得临时仓促。”

他买好了车票，再走出车站门口。望望碧云来了没有。快变成黑色的一列红砖墙反射着薄弱的阳光，增添了人们的热感。他真心急，额上的汗愈流得多，他拿一方手巾揩了揩，只好走进里面向月台边来。

“或者她在月台边等我也说不定。”

看站内的大钟，响一点了。他真有点恨碧云失信。他又想，恨她也不中用了，目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如果碧云不来自己要取什么行动呢？只好一个人到H埠去走一趟，开旅馆，叫个女人来过过瘾，明天就赶回省城来。他一面想一面摸摸怀里的荷包，他想有七十元到埠去痛快地玩一回吧。

“晓得她不来时，早约她的姊姊一同去还好些。……不。她现在走不动。”

他正在痴想，忽然发现月台的那一隅有个女人笑着走向他来。他认出是她了，胸口跳起来。

“车票买了？”

“……”他点点头。

他俩一先一后进了二等车室，看见很多空席。他拣了当头一个席位坐下去，她却走到那一头远远地择了个椅位。

火车开行了，他看了看在同车室时并没有认识的人，于是向她招了招手。碧云的脸发了一阵烧，才微笑着走过来在他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你怎么这惊碌碌的？”

“我真有点怕，倘使碰见了认识我们的人，怎么好呢？”

“怕什么？”

“但是我怪不好意思的。”她的声音十分低小，差不多听不清楚。

“怎么又有小胆量出来了呢？哈，哈，哈。”

“想不来的，不过……”

“不过什么？”

“……”她向他嫣然地一笑。

“啊，真美！比处女时代的她还要美丽！”他暗暗赞美她。

“我早看见了你，隔远了不好大声叫。我想，你总会反转头来看看这边的，竟不知道你只是在那一头走进来走出去。我看见真急死了。”

“我也想你定会来的，只向外头望。”他又笑了。

同车室只有六七个搭客，都不甚注意他俩。下面的车轮轰轰地响，他俩更加方便谈话了。

“吃过饭来的？”他问她。

“……”她点了点头。她的太度渐渐解放起来，不如初来时那样拘束，那样害羞了。

“我带了几个天津雪梨来了。由天津运到这地方来就不容易啊。运到南方来后特别的香甜，香似蜜，价钱也不错啊。我们南方的梨子也未尝不好，但比起它来总不值钱！？

碧云想兴国就是这一点讨厌，吃天津雪梨也算得一回事么，还念了一篇散文诗来赞美它，真无聊。

“你吃不吃？”

“……”她摇了摇头。

“吃一个吧。来，我剥个你吃。”他一面说一面去打开他的小皮夹，他把小钥匙插进锁眼里去了。但看见箱面上有些尘灰，他不忙开锁，呶长嘴唇凑近箱面。碧云想，用手拍拍或拿手巾抹抹就干净

了的，也要这样费力去吹半天。

箱盖打开了，果然有四五颗青黄色的梨子。他拿了两个出来，看了一看，又丢回。又拿了别的两个放在几上。

“黄熟了的先拿来吃，青的经久一点。”他像对他自己说，一面说一面闭好箱子锁上放回。然后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小洋刀来。

这样漂亮的人竟有这样不漂亮的行动！碧云看见他那吝啬的样子，真的起了点反感。

兴国打开小刀，待要剥梨皮，忽然觉得像有个人走近他身旁来，他忙反转头来看，那个人的手已经搭到他的肩膀上来了。

“啊！”

“啊，连君！”他忙立起来和那个人握手。

## 十九

碧云看那个兴国称他为连君的人，约有三十多岁的光景，嘴巴宽阔，笑进露出两列牙齿，满堆着花黄色的牙垢，头发蓄至尺来长，披散在脑后，也不加梳理，异常纷乱，双颊上的肉瘦落了，变成两个小深坑，眼睛也深深地隐进眶里去了。碧云闻着一股臭气由他身上发出来。忙拿手巾掩着鼻子躲开一点。

“这位是……”那位连先生的嘴巴愈扩张得大了。看见他的又黄又青的牙粪，碧云胸口作恶，想呕了。

“密司涂，是我们的一位同志。”兴国说了。

“是你的恋爱同志吧。哈，哈，哈。”其实没有什么好笑的话，连先生故意当做件好笑的事，大笑起来。他笑了后，就向碧云鞠了鞠躬：

“我是连城壁，一个很无聊的文学家，不过在文化运动上相当尽了些力，就我个人说，也有点光辉的过去，今天碰见涂同志，岂敢不自己介绍一下。”他说一句，就有一阵臭气吹过来，比吃粪的狗放的屁还要臭。

碧云想，原来这位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连城壁。读过他的小说的人一般推测，都当他是个翩翩美少年，谁也没有意想到他是这样一个"连城壁。"

连先生一面说一面挨着兴国坐下来，像十分亲热般的。兴国想，这真要命，因为兴国深悉这位先生的脾气，他到朋友的家里去，非把凳脚坐断是不告辞的。

"你到H埠去做什么事？"连先生一面问兴国，一面以黄褐色的眼睛望了望碧云。碧云不理他，只凭窗口望车外。

"没有什么事体去玩玩的。你呢？"

"我是逃命的！真是矛盾，真是十二分的矛盾！我从前是主张收回租界，但是现在又要托庇于帝国主义治下的租界了。"

"你为什么事要逃命？莫说笑。"

"谁和你说笑。因为我写一篇小说，里面有这一段：——你该朝左一点，不，愈左愈好，要朝左一点坐，才望得见那个红灯，你的脸映在这灯光里，红得十分美丽，现代的东西是愈红愈美丽，愈红愈好看，红是现代的流行色啊！——你要晓得，这是在洞房花烛前新郎对新娘说的话。但神经过敏的当局，说我是宣传统赤化，真是好笑，对我竞下起通缉令来。像我这样无聊的文丐，也值得他们下通缉令。"

碧云听见他说到这里，才留心听他的话。她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他的外表虽然难看，但有几分天才也说不定。

"那你到H埠去后怎么样？"

"还不是写文章过日子。"

"那可以尽情地写了，不用顾忌了。"

"但是要在省城出版，省城发卖，还是不能直情直性地写啊。"

"以后你要写哪一类的文章了呢？"

"我要写，……"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把几上的小洋刀和天津雪梨拿到手里了。"谢谢你，让我先吃个雪梨后再来和你畅谈

吧。”他一面剥梨皮一面说，“我以后要写八股了，就是写：——治久必乱，乱久必治，方今天下统一，对贤相逢。……圣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这一类的文章。”他说急了，又想快点把梨子送进口里，由他的口角流出几滴涎沫来。

梨子剥好了。

“同志们，吃啊！”他张开大口把梨肉咬了一大块。

“碧去想，世界上什么奇怪的人都有。他已经把一个剥好的梨子拿去吃了，还要叫“同志们吃啊”，不知叫我们吃什么东西呢？这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为自私自利而利用同志牺牲同志的表现。

兴国和碧云给他闹了半天，也闻够了臭气，几次暗暗地示意叫他走，但是连城壁无论如何不肯走，并且说到H埠时，还要和他们同住一家旅馆呢。

幸得验票员走来了，连城壁忙站了起来对兴国说：

“你是特殊阶级，搭二等车。我是普罗列塔利亚，只能买四等车票哟。”他说着仓仓皇皇地走了。

兴国想说：“你哪里配称普罗列塔利亚，你不过是谈谈普罗列搭利亚混饭吃的无聊的 Intelilgentsia 罢了。”但看见他走了，也就算了。

那天夜里，兴国和碧云在H埠S大酒店的三楼，开了一间有浴室的特等房，碧云初进来了，觉得有点不自然，但过后想已经跟他到这里来，用不着再拘拘束束了，开怀吧，开怀享乐一回吧。

他俩一进旅馆，因为天气热，就先后洗了个澡。吃过夜饭，两人同到马路上散步，一直散到近海码头上来。回到S大酒楼时，已经十点半钟了，兴国本来酒量很浅，不过今夜的兴致特别不同，回来后再叫了些西菜及啤酒来和碧云对喝。碧云也开怀畅饮起来。她的酒量比兴国好，但她看见兴国每当茶房送一样茶来时，便要问“这是什么价钱？”心里就感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愉快。

“碧云，再喝一瓶吧。喝完了，叫茶房快些拾收，我们要一同洗

澡去，一年余的梦今晚才实现呢。”他有点醉了，但她不信他是真醉。

“呸，讨厌。我不洗了，你一个去洗吧。”碧云虽然这样说，但不能不向他作媚笑。

“你也思念夏副总指挥么？”

“不许你提他的名字！？她装出发怒的样子。

“你从B海口回省城来，这几个月间真的坚守到现在么？”

“你这个人真讨厌！谁和你说这些话！”

“我们往后要长久共同生活，我俩今夜里要把各人的秘密公开出来才好。”兴国说了后，哈哈地大笑。

碧云想，兴国就是这点讨人厌。他对女性没半点的尊重，只当是种玩物。但是已经到这里来了，还有什么话说呢。

由H埠回来，他们还是在H公司里找饭吃。碧云近来觉得自己实在是恋着兴国，不能离开他了，母亲的意思是要她和他快点举行正式婚礼，不要再蹈覆辙。结婚之后，兴国就住在她们家里来也使得。碧云曾把这意思约略告知了兴国，兴国只说，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容许，要她等到时局再变动，他有官做的时候才结婚。

碧云的思想近来也进步了许多，她知道男女间全靠有爱，这个爱是不受什么结婚式的支配的，所以她也不急于要求兴国举行婚礼，她只用尽能力捉住他的爱。她和他最初是每星期两三次在旅馆里相会，约过了二三星期，经济上支持不住了，只好在一家人家里分租了一间后楼房，做他俩幽会的场所，但一个月也要十二元的租金，加上零用，一切还是不十分经济。兴国的收入固然用得干干净净，就连涂妈家里的生活也受了点影响。

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季节又入秋初了。碧云对兴国的情热还是有加无减，但在兴国方面像一天天地冷漠了。两人间也渐渐互有闲话了。她想，最后手段唯有要求他正式同居了。但兴国听见只是微笑：

“碧云，男女的恋爱关系若一旦变为夫妻，那以后只有过呆板的生活，没有半点乐趣了。我觉得还是这样地过密会的生活有趣些。如果每天住在一起，一定会厌倦的。”

“但是我的身体，……”

“你的身体怎么样？”

“像有了小孩子。”

“不要讲笑，真的有了小孩子？”

兴国看她的乳嘴果然带有几分黑色了。

“谁和你说笑！”碧云想，自己是在圆轨上走循环的路了。像这样子，什么时候走得完呢。在他的搂抱中，流了不少的眼泪。

“真是我的小孩子么？”

碧云哭了。

“你既然这样不负责任，那也算了！……”她忙坐起来，打算回去，她走下床来了。

“这样深更半夜你还想回去么？”

“……”

“不要这样发气。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就算是我的小孩，也不该单要我来负责任。假定你不容许我的要求，我何能和你发生关系？你自己愿，怎么有了小孩子，就要完全归男人方面负责呢？……”

“不要你负责！谁要你负责！完全是我一个人的错误！我也有觉悟了！”

“有觉悟，为什么哭呢？”

碧云想，这个人比夏更卑劣。所谓革命青年，所谓少年将校，都是最卑劣不过的动物。他们做事不负责任，每天只是要钱，今天想钱，明天想钱，无日不想钱，责任是不尽的。他们的日常惯用的手段也只是诬陷及放冷箭，而没有勇气作正面的理论的斗争。

十年之后。

中国境内的贫苦民众的小孩子们都长大起来了。他们像一种菌类一天一天地繁殖。剩下来的少数的有钱人都住在H埠，靠帝国主义的保证过活了。

那年冬在省城起了一个大变动。惹起了数国的帝国主义出来武装干涉。但是饥寒的民众对帝国主义战亦死，不战亦死，于是各持刀斧，向帝国主义抵抗，前仆后继，和帝国主义者相持了半年之久，又到炎夏的季节了。帝国主义者知道用武力无效了。

碧云这时候，正在H埠流落。她听见存在H埠各银行的总指挥军长师长们的款，——数十年间积下来的民膏民脂，——帝国主义因为和中国开了仗，把它全没收了。这些寄居H埠地新式犹太人或其子孙大恐慌起来。恨得大骂国内的穷民，不该轻举妄动和帝国主义宣战，害得他们没有饭吃。兴国也是新式犹太人之一。碧云有一次看他坐在马路的一隅向行人讨铜板。因为他伸出脚来妨碍了行人，一个缠红头的阿三拿一把木棍向他头上打下去。

“我们是同志哟！同志，请你莫打我，我们都是被压迫的弱民族！”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你是剥削你的贫苦的同胞，——一种弱小民族——的凶的虎狼。从前你在你们国里做过虎狼，现在该叫你做做狗。告诉我，你在××银行里存有多少款被没收了？”

“我的存款比他们总指挥，军长，师长，部长的来真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不够。只有五十多万，但是我只是个营长啊。……不要说了，到了今日，同归于尽了！谁说若干年后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呢？从前我太信他们的话了。”

“我们印度人虽然亡国了，当了奴隶；但不曾像你们中国人自残同种，剥削同胞，吞噬同胞啊。”

碧云还看见了许多十年前的新兴贵族阶级来H埠作寓公的，现在他们或其子孙都没落了，同沦为亡国奴了。她想，今天算走尽了我的人生的长途吧。在故国的劳苦民众正努力建设他们的新国

家，自己怕不能亲身看见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脱稿于日本安房海岸

# 青春的悲哀

# 一

我和妻结了婚七年，才得到一个刚满两岁的女儿。假如我不是个穷光蛋，而是个财政部长或某某银行行长刮了一二百万的公款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时。这个可怜的小女儿也配称是我俩间的“掌上明珠”了。

“噫！因为手中少了两个钱，明珠也要变为黑炭了。我的女儿哟！我的女儿哟！冤枉你生在世上来快满二十四个月了，你的父母还没有替你取一个名字，从今后我们就叫你做黑炭吧。”

今年的天气特别热，寒暑表在初伏前后天天升高到九十四五度。我这小家庭一家三口，挤住在一个西晒的长约半丈幅约三尺的亭子间里，穷苦到“顽皮”了的我们倒不觉得什么，只有皮肤嫩嫩的“黑炭”受不了这样的酷暑，不单满头长了疸疖，连小臂上和背上也生了几个疸疮了。

和我一样不长进的妻每天叹气，她口口声声只说小女儿命运怪可怜。我听见真没有好气，忍耐不住时，自然要回驳她几句。“可怜！可怜！你们无论如何可怜，也可怜不过我！我生下来才七十天就没有了母亲，还不是和一般人一样长大来了，你还是少发点牢骚，多做点生活吧。”“我哪一时哪一刻不在做生活！你这没良心，也不去买盒爽身粉给小女儿搽搽疸疖，看看她这样受罪一点不难过，像是个做父母的么？没有钱到西药房去买爽身粉，就花几个铜板到中国药材店去买包六一散回来也可以代用代用。”

妻一面替小女儿洗头，一面继续发她的“不识时务”的牢骚。

妻在昨夜里就对自己说，她昨天下午曾到一个做过某军阀的代表家里去拜候那位大代表的太太。他们的小儿子也生了疸疮，那位太太告诉她，大马路三家大公司里都有得卖的每盒两块钱的香馥馥的爽身粉，对于小孩子们的疸疖是十分有效的，妻回来后就把这话告诉了自己，要自己设法买一盒回来，她还附加说，什么都可

以节省，只有小女儿的药费节约不得。我们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养大这个可怜的小女儿。浅薄的她以为 些话定可以打动丈夫的心，得到丈夫的同情，她意没有料到我会嗤之以鼻。

我并不是不爱我的小女儿，不过想到比我的女儿可怜的儿童多着呢，他们都是满头满身的疽疖，但他们只当这是必然的难免的命运。

使我斥驳妻的另一个理由是，我由朋友家里出来，在途中看见两个日本巡捕在毒打一个中国车夫。自己正在轻蔑自己，忆恨自己，没有勇气过去帮那个车夫以一臂之力。正在烦恼中，妻不知趣地还向自己说了这些婆婆妈妈的话出来，所以自己觉得十分讨厌不能不加以斥驳。

“人不利己，不虚伪，并受天诛地灭。”这是一个友人新创的格言，我也难逃此例。我提出大多数比“黑炭”更可怜的儿童来搪塞妻的口，不过是一种方便手段。其实我何尝有真心想为劳苦民众图解放，不过向老婆出出风头罢了。我又何常不想替小女儿买一盒爽身粉或一包六一散，无奈囊空如洗，如果发出悲音来对妻说实在身上没有一个铜板了，那末，妻就更得了势，又要骂自己不长进了。

幸得深夜了。有点凉风进房里来，消减了我的愤热。我终于让妻发了一阵牢骚，自己只掩住耳朵，爬进床的一隅伏下去睡了。

## 二

决意去向一个堪称知己的朋友B借点钱来买一盒爽身粉给小女儿，我走出弄堂口，站在烈日之下。马路上的Asphalt像酱油般地在沙土中流动，一阵阵的像由Sahara沙漠送来的热气向我脸上冲来。我登时感到一阵晕眩。把这条马路来和我住的亭子间相比较，马路是沙漠而我的亭子间是座水晶宫了。我看那些赤足的劳工们也阔得多，因为我有一双半旧将破的鞋，看着他们赤着脚，在像燃烧着般的马路上一跳一跳地走过去，我又还敢发什么不平不

满的牢骚么？

我真是个不中用的人，精神和体力双方都是这样萎靡不振。到B的住家只有四车站的路程，平时我很少乘电车的，今天给烈日一晒，就不愿意走路，自己想，这七八个铜子是不能省的。

走到电车停留处。等了一会，有一辆电车来了。与头等为邻的特别三等到底干净些，价钱也和后面的三等大车箱相同，我起了贪心，想从连转台那边走去坐特别三等，但在头等车窗边走过去时，看见有一个我最怕见的朋友坐在里头。我想，坐在特别三等车厢里和他只隔一重玻璃门，望得见那个讨厌鬼，精神上是十分不自在的。于是我又忙赶回后面的拖厢里来。

去年初到上海来时，没有职业，文章也写不成，生活很困难，曾向那个朋友借过三十块大洋，至今尚未还他，他姓王名至道，原来并不是怎样可讨厌的人，因为借过他的钱，无力偿还，就觉得他讨厌了。

王至道是一个退职师长的舅子，从前在他的姊丈师军需处收支系办过事。某次政变，他卷了数十万他的姊丈视为无足轻重的钞票，以贱价售给帝国主义银行，所以无半点学识，无半技之长的他也居然能够在尺土寸金的上海作富家翁了。

我走进后面的三等拖厢里坐下来后，像脱离了虎口般的才安心下来。因为我间接地听得一个朋友说，因为我借了他的款半年不还，他大骂我无良心，并且扬言碰着我时定以他的当过武装同志的资格来捶我。我深晓得他的脾气，他对人好的时候，好到替人揩屁股不洗手，一旦感情变化便像结下几世的深仇。所以我时常提防他，因为我相信他如碰见我是有下手捶我的可能的。

我在朋友们间的信用本来稀薄，在社交界我的名声之坏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大多数的朋友也在排斥我，不睬我。但尚未受过人家的殴打，这点算可以自豪的。

今天碰着扬言要捶我的王至道，当然要躲一躲了，如果在电车

里或马路上真的给他用手杖殴了几下，再给巡捕拉到巡捕房里了时，那我的声名岂不是越发不可收拾么。

总之不该借了他的钱，许久不还他；但我又翻想一想，他的钱又从何而来的呢？于是我又不禁羡慕起王至道的生活来。大翻领，潇洒的西装，巴拿马草帽，十多块钱一只的手杖。家里有美貌年轻的妻子，每天晚上还要到跳舞场去抱舞女享乐。听说他每天在跳舞场花的钱不下二三十元，未免太奢侈了。那末借给我的三十块钱，又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呢？他说他要捶我，那一定是谣传了。他的性格满豪爽决不会因区区三十元便提起手杖来殴我吧。

电车停在一家大酒楼前，从那边送过几阵酒菜之香来，我连忙吞咽了几口涎沫。

我继续想，王至道一定看见了我的，他不过假装没有看见了。他所以不和我招呼，定是怕我再向他借款。至于从前的三十元，他早不计较了吧。说要找我的话，当然靠不住了。我想到这里，精神安静了些，也觉得有一阵阵的凉风由车外吹进来。

电车走到我该下车的车站停住了。我忙下了车，直向B的住家那条横街里走去。

走到B住家的后门，敲了一会门，他家的娘姨出来说，她的主人一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疑心是预嘱了他的佣人来回绝我的，B都不睬我了，世界上还有理会我的人么？后来自己又想今天到底为什么事出来访B呢，还不是想向他借点钱！前前后后向他三角五角的借，总计起来怕欠他四五元了。今天又来向他借钱，纵令自己说得出口，他也一定讨厌自己了吧。

“你何以这样不长进！何以这样卑鄙！你甘做钱的奴隶，所以会受钱的压迫！你这里骗钱，那里骗钱到后来竟堕落到这个样子，哪个朋友不看贱你呢？你该打你自己的嘴巴！你该咒咀你自己！”

我在啵啵地发出音响来自责。在我身旁走过去的人当是个疯子，都注视我一会后才走过去。

我漫无目的在马路上尽走。不知不觉走到三大公司前头来了。我想里面陈列的书是我平日梦想不到的华丽昂贵的物品，虽然无钱买。但进去看看也未尝不可以消解我目前的无聊。

“天气太热了，店员们说不定都在打瞌睡，看见有机会，就抓点值钱的东西出来变买，解救解救目前的困厄吧。”

我又发出这样堕落的念头来了。

## 三

由S公司出来，才想起有一位在一星期前才认识的同乡就在隔壁S旅馆的四楼二十四号室。我想，去看看他也好，机会好时，或者可以在那儿碰着贵人，觅得一职半业，就算没有机会也可以那儿揩揩油，洗一个痛快的澡，喝几杯清香的上等龙井茶也未尝不舒服。

的确吕君（那位同乡姓吕）是在上海滩上站过二三十年的，三教九流无所不会，上自党国要人下至贩夫走卒，他都结交得不少，每天下午从三点起有不少的名流到S旅馆去拜访他，也有不好的失业游民去托他寻觅职业。我早闻过他的大名，不过相见恨晚，在前星期由一位友人姓赵的介绍才认识他，当然，我希望和他认识完全是想求他介绍个一职半业，这是我不伪的告白。

吕君是长年在S旅馆开房间以招待同乡及朋友们的。他开的房间在四楼上，高爽固不必说了，并且面南，终日清风拂拂，分外凉快，这也是使我倾倒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每天都想去玩玩，不过有两种理由使我不敢频繁地去，第一怕多去惹吕君讨厌，第二把妻儿丢在热如熔炉的家里，自己一个出来享乐心里未免过不去。

今天出来原是想向B借钱的，目的未达，心头已经闷闷不堪了。想到要再在烈日下步行回去，在狭窄的亭子中间和妻苦脸相对，是何等的痛苦的事啊！于是我决意到吕君那里去坐坐了。并且想到或者能像一星期前那天一样，又碰着一个同乡请吃一碟加喱

鸡饭时，那我就索性混到夜里八九点再回家去。到那时候，亭子间里也定凉爽了些吧。

于是我大胆推门进去，我只足才踏入房里，看见坐在房里的几位大人物，把我骇得一大跳，正想拔脚就跑，但来不及了。不明白我的苦衷的吕先生真多事，年纪快近五十岁了，还打起唱花旦般的声音，站了起来招呼我。

按理，该感激他的，在这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哪里还有雪中送炭的人。对于穷得像瘦狗般的我不加白眼，那就可算是知己了。试看那几位要人身体动也不动呢。

“来得正好，大家都在这里，进来，进来，进来消暑，请坐，不要客气，宽衣吗。”

我脸上当时是红一阵白一阵，只好环向着在座诸公深深地鞠躬，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世途艰险，今后我的处世方针是：假如诸公就是在马路上拦路的狗我也要向你们鞠躬了，何况是虎豹豺狼呢！

他们看见我的态度这样的恭敬，像是有点感动了，都似笑非笑地微微地移动他们的下颌向前勾了一勾，这大概是在保持他们的绅士风度。但在我这个流落在上海滩上一年多的小流氓看来是觉得再俗不可耐没有的了。从前在国立大学当穷教授时，也曾摆过虚伪的绅士态度，现在想来，真是迂腐万分。从前给学生们说几句歹话，便脸红耳热，坐卧不安，现在对于他们的见诸文字的谩骂，也没有半点感觉了。

我坐下来后，再详细地认了认，他们座中有：

(一)前任师长，现退了职的章克强。

(二)章的妻弟王至道。

(三)现任旅长，从前是章部下的团长，汪显才。

(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杨晓秋。

(五)杨的同学，在X省做过十余年的教育厅长，现也卸了职

的丘云博士。

(六)主人吕焕然。

我坐下来后,汗还是不住地流。吕先生招呼我喝茶,他一只手提着茶壶,一只手拿着一个杯子,可是茶壶底翻向天了,还不见有半滴水分滴进茶杯里来。吕先生把茶壶茶杯搁下,忙用电铃叫茶房。

因为我闯了进来,大家都沉默起来。我想,不该进来的,打落了他们欢谈的高兴。过了五六分钟后汪旅长忽然以故作正经的脸孔望着我说:

"我刚才打发个人到你家去,你碰见没有?"

我当时觉得自己脸上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什么道理呢?因为我自进房里来后没有人理睬一下,尤其是王至道摆着长脸孔,并不正视我一下,好像我儿子调戏了他的女儿般地在那里发气。其实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结亲家就完了事的。现在汪旅长居然赏脸,向我问话,这岂不是光荣之至么?所以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我早出来了的,没有碰着。"

我虽然很想再问他为什么打发人到我家里来,不过完全无启口的勇气。我只在希望汪旅长能够再往下说明。于是我又想到汪旅长的公馆距我们住的弄堂不远,他家里的底下人常常到我家里和我的老婆谈天,她们好像十分要好的。但旅长只问了那一句。再不理睬我了。这真使我急得要命,也十二分的难为情。

自己想,何以会给他们这样的鄙视,真的单是他们不好么?不,决不。此中道理我明白了。试看看我和杨晓伙不同是文学家么?何以那些龟蛋们对杨很客气而对我却常投射轻蔑的视线呢?是因为杨的生活能独立不要向人家借债,而我受生活的压迫几乎喘不过气来,到处伸出手敲人的竹杠!借了一次借二次。借了二次又想借三次,鼻粪好吃终把鼻横膈挖穿。像这样地向人要钱,鬼也怕你!!

人格当受着金钱的支配的,难怪人人都在轻视我,讨厌我,不

敢靠近我了。以后该艰苦些锻炼自己才对。这是怨不得谁的。

他们都在继续谈天下事。但我实在无心听他们的谈话，我只在思朔自己的过去的可怜的历史。

……在国外领官费读了足十年的书，回到故国来已经变成一个不通世故的人了。在矿坑里做了两年苦工，在XX大学当了三四年教授，在这数年中娶了一位黄脸婆儿，生了一个像猴子的黄发女儿。因为生活太苦了天天在梦里做军阀，做官僚，好去东搜西刮希望有蓄积十数万花头的一天。可是遍查我上述的履历，在军阀时代固然没有做官，在国民革命成功的今日，失业的印贴利更多了，官运更轮不到我身上来。虽曾希望能有十数万花头，但是梦想终于是梦想。假定在矿坑里持Hammer，在讲坛上捻粉条。也能弄得到十数万花头，那是由自己血汗换来的也因受之无愧，你们又何必眼熟呢！可怜的小孩子们哟！你们该趁这大好的光去干些于社会于你个人都有益的事业出来！何苦去造谣生事，写那些无聊的小文章，弄低了你们的人格！

## 四

丘云台博士是当代的一件宝贝。小孩子们哟！你们想做官么？其实做官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我教一个秘诀给你们好么？你们假如想做官，就要效法丘博士，抱持暧昧主义，不可有什么主张，对于上司要多多忍耐。纵令听见他们说了些你们所不喜欢听的话，你们也不可反驳。你们只连连地鞠躬说，“是，是，是，是，”一直“是”下去就对了。其次对于旧的设施，也不必过于改弦更张，最好是守“仍旧一贯”主义。还有一件顶重要的秘诀就是风来随风，雨来从雨，那保管你们可在终身做官，做到你们死了。

过后，我略略留心听他们间的谈话了，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没有一点系统，尽是零零落落的。譬如汪旅长在说，家里的老婆太讨厌了，须得另找一个朋友来解解寂寞；但是章师长的回答是：对面

大三元馆子的清水鱼和滑鸡球弄得不错；王至道又在说 Capitol Theatre 的新到影片是极其香艳的肉感的，今晚上非去看不可，吕先生却打起花旦的声音笑着问他们，今天想不想抹牌。同时丘博士和杨文学者在争论关于新俄教育的事项，其实他们都是各从书上看来的，未能十分了解。

大概是王至道对我的同情，他看见只有我一个人不开口，寂寞得太可怜了，他突然向我说起话来。

“我们是同一辆车来的，我想向你招呼的，不过……”

至道的话还没说完，我在那瞬间的感情真是有点像“受宠若惊”了，我真感激他在如此情形之下还能够青睐及我。他的话虽然没有说完，我可以断定他是这样接下去说，“不过看见你走到后面的拖箱里去了。”我忙回答说，

“是的，是的，我还看见了你。……”我一面说一面想，和他多谈几句，或者还有向他通融的希望，——不想多，两块钱够了。自己实在还想说点话，博他的喜欢，但喉头像起了痉挛，不容易把话续下去，只有涨红着脸孔，恭听至道的后半段的话了。

“不过……”至道忽然笑了，也把他们的视线引集到这方面来了，我越发难为情了。至道笑了一阵莫名其妙的笑之后接着说，

“不过一看见你那个鼻子我就害怕，你本来是个诚实的人，可惜你那个鼻子长得太难看了，人家看见了就害怕。你那个鼻儿大概是西洋人叫做罗马鼻的吧，看见你的鼻钩，就怕你向我借钱……”

至道说到这里，已经笑不可抑了，他们也跟着哄然。他真失礼极了，竟敢在此大庭广众中来糟塌我，我总有一天要报复的。现在的世界是要睚眦必报的了，不然人人会当你是个傻子。

## 五

我想自己到底不是和他们住在同一世界里的人，决意不再看他们的讨厌的脸孔了，并且也担心着家中，尤其是想知道汪旅长打

发人到我家里来到底是为什么事体，本来可以问问旅长的，但给这许多要人望着，只好等到回家里去问妻子。大概又是想托自己的妻替他的小女儿裁缝几件小衣裳吧。

我现在也摆穷架子了，我无求于你们了，你们虽然有钱有势，又能奈我何！我只向吕先生点了点头告辞，对其他人头也不回地就走出来了。

不管电梯看守人如何的鄙视我，我还是懒走路，厚着脸皮搭升降机。走出马路上来时，背项上又一阵阵的汗水了。

横过了马路无意识地又走进 W 公司里来了。才踏进去，就像有一阵沁凝的冷气袭来。这又难怪我不想回家去了。老实说，在这暑期中，在家里有几次热得难挨时，都是走到各家大公司里来乘凉，并不是有资格来光顾的。

在卖丝袜的柜台前徘徊了一回，忽然听见有女性的声音在叫我，并且是说东洋话，我忙抬头一望看见一位穿中国服装的日本女人站在卖化妆品的柜台前。最初的一瞬间，想不起是哪一个，再定神一见，可真把我骇了一大跳。

"啊呀，不得了，真是冤家路狭。万一她又像从前时那样的来缠我，那就不得了了。……不，不要紧，看她的服装，很丽都的，再不会看起我这个穷人了吧。"

"质如君不是在梦中么？"她笑吟吟地走上前来。她的调子真是十二分的 Sentimenttal 了，只可惜她的腮边少挂着两行眼泪。

"喂！你那瓶香水到底要不要？"我又听见那个年轻的店员叫她，并且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我忙问她。

"你要买香水么？"我一面问一面想，假如自己身上有钱，那我拣一瓶顶好的香水买来送给她了。但是，我再没有从前在日本留学时代的经济能力了。因为在那有官费可领，有旅行费可领，另外还有书籍费啊。国家真待我不薄，但我只把那些钱用到日本的女子身上去了，该死，真该死，今日之穷是应当的了。

“我不买了。我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谈谈吧。我们有几年不见了?”

“在上海到处是僻静,也到处是不僻静。就在这里谈谈吧。”我虽然这样说,但也很想请她上茶楼僻静的房间里谈谈各人过去数年间的经过。

“这里不行,你还是这样爱开玩笑。你和从前还是一样呢。”她说了后斜睨了我一眼便笑了。但不能像从前一样的有媚力,也不能鼓动我的心了。

“你真薄情啊,质夫!”她敛了笑容,又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你的情人满天下,怎么还来责备我薄情呢?”我故意笑着说。

“啐——! 你真是没有良心!”

她那种样子真要使我失笑了。但再一回想,又觉得她也是个可怜人,该为她表示点同情才对啊。

“附近有好菜馆没有? 我还没有吃中饭呢。因为我起床迟了,你陪我去吧。去,去,去!”

她还是和往日一样的性急。

“但是,青芙,我此时一个铜板都没有啊。”

“不要紧,我有,我有这许多钞票。”她一面说,一面把手提皮包里的一大堆钞票给我看。

“啊呀! 你莫非又敲了谁的竹杠吗?”我笑问她。

“岂有此理! 还不快走。”

“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一面说一面伸起右手搔头皮,同时我心里打主意了,准备等下向她借一笔小款,至少十元起码。

“随便你,你喜欢哪一家就到哪一家去。”

“冠生园好吗,还是隔壁的大三元好呢?”

“冠生园去吧。”

于是我们由 M 公司出来,沿着大马路向东走,走了一会,到了冠生园。当然我们拣了一间最后层最幽静的房间。

茶房送了茶来，她十分殷勤地替我揩茶杯，替我斟茶。我开了菜单交给茶房去后便问她，

"田仲香找着了好位置么？"

田仲香是她的丈夫，在日本矿山专门学校毕业，十年前和她在X省的学校同事过一年半，也在他们家里住了三四个月。

"不，他还不是闲住，没有职业。"

"那末你的钞票从何而来呢？

"我不告诉你！"她说了后紧咬着下唇向我微笑。啊，我又看见那列如编贝般的雪白的牙齿了。齿在她，是第一的美的特征。

"问你，我们有几年不见了哟？"她拿起一根筷子，敲着茶杯促我注意。

"前后十年了吧。"

"没有这么久吧，我不相信我是过了三十岁的人啊。"她说时一对眼眶忽然红起来。

的确她虽然过了三十岁，但看去还像是廿四五岁的人。但她浓密的黑发中杂有几根白发了。假如我还是像学生时代那样轻佻，我就指摘出来给她看了……"人生真是同儿戏般的。"她又添上这一句。

"……"我尽想从前和她的关系，没有留心听她的话。

"你有小孩子了，是不是？"她伸过手推我的肩膀。

"谁说的？"

"你是大名鼎鼎的人，你的生活谁不知道，随便在什么地方也可以打听出来。"

"够了，够了，不要骂了。鼎鼎大名的人养不活妻子了啊。"我苦笑着说。

"质夫，你的性质像完全变了。怎么总是在叹说没有钱没有米的话，难道你怕饿死么。假定会饿死，也只好让他饿死了。……不要再说那些俗不可耐的话了。"

“事实如此，有什么办法。我实在给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了。”

“你把这些拿去，拿回去养活你的妻子孩子。”她真的从皮包里取出一束钞票来给我，她不知道有多少张数，在这时候，我顾不得什么廉耻了，自己的手虽然在不住地颤抖，但终把钞票接过来了，忙向衣袋里一塞。

“哈，哈，哈！”她狂笑起来。“原来你变成这样的人了！”她笑了一阵后，眼角上又涌出几滴泪珠来了。

## 六

我初次认识青芙是在十年前的暑假期中，不是一九一七年就是一九一六年了。在那时候，我和她的丈夫田仲香同在某省城的一家中学校教书，他担任数学和物理，我担任英文。

七月十一日放了暑假，学生的试卷也看完了。我在那时候还是独身，领了薪水，有一百几十块钱在身边想到L山去消暑。

开成绩批评会算是大家聚会的最后的一天了。

“放假后，你想到什么地方去？”田仲香摸着他的人中上的日本式须这样问我。

“想到L山去旅行一趟。你呢？”

“拖着一大家人，没有这样的闲情，也没有这样的闲钱。”

“有老婆有一个小孩子，就算一家人了么？”我笑着说。

“你还是一个人，哪里知道此中味道！……你能够到我那边去玩玩么？”

“好的，散了会就去。的确，我还没有到你家里去过，该去拜候拜候你的日本嫂夫人。……你不是就住在学校后面的枫林里么？”

“不，我早搬了家，搬到郊外去了，房子比这边的好，是洋式的。在郊外空气也清爽些。你来看看，你定中意的。……”

“好的。”我答应他。

"什么时候能来?"

"下午就去,因为我明天夜里就要动身,下午散了会和你一路去好吗?"

到田仲香家里来,当然会着了他的夫人青芙。她背着小孩子站在门首,经她的丈夫介绍后,她便笑笑可掬地向我鞠躬。初次接面,觉得她不见得怎样动人。在日本时就听见过田太太是十分 Acsive 的女性。说有许多的弱志薄行的留学生为她颠倒过。我当青芙是怎样了不起的美人,原来不过如是如是。勉强地为她说句赞词时,就是一对深黑的瞳子和两列雪白的牙齿是差强人意罢了。然而做了母亲的女性,纵有如何的美点,也无足轻重的了。

"你这家的房子还不错呀。"

"楼上比下面还要好。楼上空着一间房,最好请你搬过来同住。不客气地说,这样高价的房金,在我最不容易的负担,我想你住在公寓里也不很方便吧。"

"是的,我这里什么都方便,质如先生搬过来住,还不是和自己兄弟一样。……"她不客气地半似向她的丈夫,半似向我说。过后她又说出来,楼上要招租,完全是想减轻点自己的负担,月薪只七十元的人,怎能住得起月租三十多元的洋房子呢;随便招个不认识的人来住又怕将来有许多麻烦;夫妻俩讨论了许久,结果是,最好找一个熟识的友人来同住,有家眷的最好。不过只一间空房,给有家小的人住未免太狭窄了;最后才物色到我是个最适宜的分租人。

"你没有家累,每月有八九十元的薪水,用不了吧。邓先生,你搬过来住,我们可以不担心你会欠我们的房钱。"最后她竟这样不客气地说了。

啊,这是 Lumpen iutellige ntsia 的悲哀哟!

"但是在暑期内我要到 L 山去。"

"不要紧,你把行李先寄存到这里来,你从 L 山回来后下学期就可以住在这里了。"

我再无勇气拒绝他们了。作算不住在他们家里，但行李已经寄存在那里了。还不时要帮回点房钱给他们？

我给他们的软索子络住了，到后来只好慷慨地说，

“我决意明天搬过来，明天晚上在他们这里歇一夜，后天再搭车到 L 山去吧。”

“那再好没有了。质如先生你这个人很痛快，我喜欢你。”她拍掌笑着说，“我才欢喜，我才欢喜。”

我决意搬到他们家里去住，是多少出于对他们的家计不从容的同情，但答应了他们后，又暗暗地反悔起来，因为自己早就从同事间听见过田仲香的为人，对于金钱的借贷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无奈自己有一个弱点，就是无论和谁交涉什么事情，都尽维持着虚伪的绅士态度，无勇气去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也不敢当面拒绝人。我觉得田仲香是深知自己的弱点的，所以就此弱点来利用自己。当自己一个人由他们家里出来，回公寓的途中，想到这层又觉得他们夫妇有几分可恨。

但是答应了他们了，不能再反悔了。

第二天一早田仲香就到公寓里来帮忙我收拾行李。他的这种热心虽然地大部分为他自己，但也算难为他了。我感激他，同时又感着悲哀。

这也算得是我们的 Vifal Phendmena 的么？啊！可怜！可怜！可怜的 Lumpen iutelli gentsia 哟！

# 七

我的行李由旧住的公寓搬出门时，外面已经下了几阵微雨了。我和田仲香乘电车回到郊外他的住家来时，近上灯时分了，但行李还不见运到。

“楼上已经替你打扫好了。”青芙一看见我又笑吟吟地这样说。

在我，她那样的微笑是难堪的，这并不是我神经过敏。不知道

是什么缘故，我很担心田仲香留意到他的夫人那样奇怪的微笑因而疑心及我。

“你老了，你还想以从前对付一般年少无知的留学生的手腕来对待我吗，那你错了。告诉你呀，我是个曾经沧海的人，……”我暗地里这样想。的确，她的笑容，动作，说话，及其种种表情，在我是不起半点感应(irritadility)的。但过了一会，又不禁好笑起来，自嘲地对自己说，

“什么是曾经沧海呢？你何曾有过真心爱你的情人？你又何曾有过足令人艳羡的经验？可笑，可笑！”

行李来了，还是田仲香和雇用的妈子帮着我一件件地搬到楼上来了。我先把寝床铺好，然后把书籍衣服略事收拾，便打算出外面馆子里去吃晚饭。

“出去么。”仲香问我。

“是的。”我一面拿雨衣雨帽，一面说。

“有什么事体？”他再问。

“吃饭去，你陪我走走好么？”

“外面下雨了。不要去，我的女人已经替你准备好了，就在我这里吃吧，何必客气，今晚上有咖喱牛肉。”

“我也还有点事情，顺便出去的，明天再领你们的情吧。”

我一面说一面走出来。青芙好像在火厨里，完全没有想到我竟走出去了。

“明天要再买，那就难了。”

我还听见仲香这样地苦笑着说。

外面的雨果然下得是个样子，足上有些泥泞起来，不好走。

不知道是什么理由，我在路上尽是想青芙的事。想出了她的种种弱点以后，又反问自己，她真的没有一点可取么？那样无邪的态度及喜于交际算是她的所长吧。我想到由明天晚上起就有长途的旅行，头发这样长了，先到理发店去理理发吧。

才给一位理发匠引到一张椅子前对着大镜坐下来，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我，

“质如先生，质如先生。”

“听说你搬到田先生家里去住了，是不是？”

“你怎么晓得？”

“我哥哥告诉我的。”

“你的哥哥怎么晓得呢？”

“他常到田先生家里去习日本文，从前田先生教他，现在是田太太教他了。大概是田太太告诉他的吧。”

我听见后惊异起来，觉得这又是一件有追究的必要的新闻了。

“你哥每天去学日本文么？”

“不，隔天去一趟。”

“你哥哥要上课，怎么又可以分身到田先生家里去学日文呢？”

“吃过晚饭去的，一由八点至九点。”

吴克英是个年轻貌美的男性，当然能着青芙的意了。在这瞬间，自己忽然起了种微妙的心理，就是一方面希望青芙和克英能够如自己的想像结上了特别的关系，一方面对于克英又像微感着嫉妒。这两种心理完全是矛盾的，就连自己也莫能加以解释。

由理店出来就到一家俄罗斯菜馆去吃了一个便餐。自己料定田仲香夫妇等到自己回去后，定聚到楼房上来谈天的，买点糖果回去请他们吧。

我提着一包水果一包糖食回到田仲香家里来时，雨更下得大了。才进门就看见青芙站在门廊的一角。

“质如先生，你太看不起人了。才搬来，一餐晚饭也不赏个脸！真的怕我们会要求你的回礼么？”看她嘴唇，真的在发气，不像是说笑了。

“不是这末说法。因为我急于要去剪发，就顺便在外边吃了。明天我们一同到俄国餐馆去吃饭好么？”

"吃午饭还是吃晚饭?"她像很愿意到外边去吃饭。

"当然吃午饭晚上我要搭火车,怕不能耽搁。"

"喂,好人!听见了么?质如先生说,明天请我们吃中饭啊。我真欢喜哟!我没尝过俄罗斯菜是什么滋味呢。"

我回到楼上房里来,看见床上的被枕,案上的文具,及书架上的书籍都比刚才有秩序了。这当然是青芙替我整理过来的。不过我有些惊异的就是,楼下仲香的书房里书籍和文具真是凌乱无章,她并不去收拾收拾,而对于我的东西却这样留心,收拾得这样齐整,这当然不是因为她的性爱整洁,只是对初搬来的我特别表示点好意罢了。

我在案前坐下来,想写一封信去报告家中,学校放了假,我打算到L山去避暑,今年不回家省视双亲了。

一想到家事,我就头痛。父亲今年七十岁了,还是逢人便骂前清的几任学差没眼睛,没有给他中一名的秀才。假如这第一关通过了,他现在也难说不变为要人。革过两次命了,但是一班古董还是淘汰不了。他看见这个现象,所以天天在痛古慨今。他的意思是,入学最难,只要能考上秀才,再而学人,而进士,而翰林,是很容易的。在清末即可以得一官半职,等到辛亥革命后便向北洋的假革命派或反革命派投降,不单还可以做官,并且可以利用北洋军阀的威力去镇压国民党。这班像猴狲儿摇身百变的官僚真是不倒翁,因为他们有两个秘诀:(一)是逢迎军阀。(二)是骂比他们左比他们革命的人们为反动过激。袁世凯压迫国民党,起用清末的那些反革命派就是适例。所以假革命及至反革命的北洋军阀能安然统治中国十余年。现在第二次国民革命成功了,这班——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在陈老烟部下做过官的人,当然不能再把官给他们做了,然而事实如何!他们还是利用旧日的两条秘诀趋媚逢迎,仍然做他们的官。现在的军、政、党、教育名界还不是充满着这一类的老朽官僚么?你们有弹劾权的人们敢说一句半句话么?那么革命非腐化至于,

“假”或“反”不可了！

我的父亲天天在怨天尤人，就是恨他自己没有做成功那样无廉无耻摇身善变的官僚！不过父亲也实在可怜，一无所能，坐吃山崩，并且喜欢喝酒，加上鸦片，所以每星期至少有两封信寄来，要我寄钱回去。他说他的鸦片和酒是要我负责供给的。这真是件难事，拒绝好，还是不拒绝好。

## 八

我握着笔正在筹思给父亲的信要如何写法，于是又想到我的父亲的样子来了。

父亲的体格魁梧，颜面下半部有些像朱洪武，下颚向前突出，所以上列的牙齿被包围在下列牙齿的内侧了。说起话来，就发出一种怪声音。但他又喜欢高声放歌，什么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楼台江自流。”

母亲每看见他把烟枪放下，开口吟诗时，便忙急走开。这当然是因为听见那样的怪声音，她肉麻不过走开的。

我正在思索，仲香穿着日本浴衣走上楼来了。

“现在这间房子是你做主人。”他笑着说。

“请坐，请坐！”我略微起身来招呼他。不过我只有藤椅，给我自己占住了，他吸着卷烟坐到床沿上去了。

外面的雨音更厉害了。我两人说话，要增高我们的声音，不然彼此都听不见。

“有件事情要请教你的。”仲香忽然正襟危坐的这样对我说，我想，莫非是就来要房钱了么

“什么事？”

“我的老婆今天发见我们雇用的妈子偷了半升米，我想用法律解决她。你看怎么样？”

我听见真要发笑了。我想，这位先生真是荒谬绝伦。

"这样的小事有什么法律不法律。退了她就完了。"

"这是太便宜她了。你看这件事真的不能引起法律问题么？"

"在这样无聊的社会里，论什么法律，谈法律的人们尽是无聊，无聊呵！"

电光在窗外闪动，过后是一阵雷音。我和仲香一时都没有说话。

"呵，今晚上真凉快。好睡觉！"青芙由下面上来，听见她在半楼梯这样说。

"小孩子睡了？"仲香问他的老婆。这时候他已经斜躺在我的床上了。青芙走进来，便不客气切近他的足部，在床沿上坐下来。

"小孩子没有睡着，我还能上来么？"她赌气地说。

"我忘记了这里有香蕉苹果，还有一包巧克力糖，你们吃吗。"

"我顶喜欢巧克力糖的。质如先生，请给我一个。"她歪着头向我，撒娇般地说。在电光下，她的这样的姿态不见得十分难看了。不过她那种对于饮食，对于享乐的不客气的态度，实在叫我看见为她难为情。

我拣了一颗巧克力糖给她，她把锡纸剥了，立即投进口里去。

"啊！好味道！"她卷着舌头说话，一面嚼着巧克力糖一面脱了拖鞋，盘着腿坐进床里去了。

"不要这样的凑近来！"仲香微笑着推开她的腿。

"我偏要凑近来，看你怎样？"她更凑近他，斜靠到他的身去了。

"我不喜欢你！"仲香又笑着说。

"说是因为你平时太不爱我了，今天在质如先生面前，偏要叫你爱一爱我。"她更撒娇般地说，说了后又斜睐了我一下。这时候她略变她的身势，长仅及膝部的外衣更朝上卷，她的雪白大腿部露出一部分来了。我看见，胸口跳动了一下，忙转开不敢再望她了。

"有什么爱不爱！谁还和你讲爱情，我又不是个中学生了。"

“质如先生，像我这样老的女人再没资格讲爱情了么？”

这真叫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歇了一会，我才说。

“恋爱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质如先生的话才对呢。”她在她丈夫的臀部打了一掌。

“你怎么乱动手打人呀！”

“像你这样不爱惜妻子的人，我真要做顶绿帽子给你戴才好。”

她想再伸掌过去，但手腕给钟香促住了。一个在拖，一个在挣。他俩就不客气地在我的床上扭成一团，滚来滚去。

原来他们是在向独身的我行示威运动呢，我这样想。

“质如先生……生，”她气喘地在叫我。“过，……过来帮帮……我……的忙。”

我想他们真的无聊极了。这样示威运动有什么意思呢。我暗地里看不起仲香，尤其轻视青芙的轻狂。但同时又感着一种惭愧，因为自己禁不住去注意她 Sensual 的姿势，尤其是注意她的差不多全露出来的腿部。

他们闹了一会才休止，但还在笑得津津有味，我想，这有什么好笑呢，肉麻而已。

“好走开去了，我要和质如先生讨论正经事了。”

“你们尽讨论好了。我在这里旁听听不可以么？”

她拉了她丈夫的手腕过来。把头枕上去。他俩差不多可以说是互相搂着睡在我的床上了。

“啊！这是莫大的侮辱！”我当下这样想。但又像是感着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是在尽望着我，我急忙转开脸。

“质如先生，对不起，我们这样地睡在床上，真失礼了，请你要原谅原谅。”她说了后向我笑了。

我看见仲香不时伸过只手去捏她的嘴角，样子真是不大方。

“正经些，不要动手动脚。”她也伸出手来拦阻他的手。

我们又是这样的混了几个钟头，差不多把食品吃完了，他们才

下去。

“质如先生，你一个睡在床上，挨得过这样的寂寞么？”她比他的丈夫迟一步下去，临去时，这样地对我说，说了后又是一个有意思的媚笑。

我的眼睛患了初期的 Trachoma。看看手表已经响过了一点了，眼皮涩痛得厉害，再没有精神去理会她了，总之，今夜是大倒霉。贴了钱不算，他们还得向我大大地行示威运动。

才搬到他们家里来的第一夜，就伏在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外面的雨像停息了，又听见他们在楼下的笑声。

## 九

那年下学期，我就住在他们家里了。

他们常常向我表示着更激烈更深刻的示威运动。

“质如，你该去找一个爱人来同住才好。一个人太寂寞了，我看你在晚上不常出去，就出去也很早回来。我真佩服你有毅力。”

“谁像你这样没品行！有我在家里，常常要到外面去……”

“瞎说！”

“谁瞎说？”

他们吵了一会，她来向我说，

“的确，假如是还在日本，我可以替你出力找一个你时常说的理想的美人给你。”

“他就是不喜欢日本女人，不然，他不会带一个回来么？”

“质如先生，你真的不喜欢日本女子？”

“美人是没有国界的。”

“像我怎么样。也配称个美人么？”她说了后哈哈大笑起来。大概是有点不好意思的缘故。

“你这个人真不要脸！镜子不是在那边，拿过来照照看！”她的丈夫笑着骂她。

"那末,我们恰恰是一对啊!"她狂笑着说。只一瞬间看见她眼睛一红,不提防翻身下楼去了。她走了后我便问仲香,

"什么事,她发气?"

"不要理她,她常是这样的。"过后我到楼下去解手,看见她伏在镜台前啜泣。

有时我比仲香早下课回来,她定走到我房里来谈天。我一看见她,觉得自己房里的空气便要紧张起来,只是自己和她两对手更觉得难找到适当的话题。

一天晚上,她亡魂失魄般地走到我房里来。她踏进房门,略抬头看了我一眼,便走到我床沿上坐,随又叹了一口气,就伏在我的枕上。

"什么事?身体不好么?"我看她那种样子,真不知如何对付的好。万一仲香回来,岂不会疑心我诱惑他的妻子么?

"什么事?身体不好么?"我又问了一句。

她又微微地叹了口气仍不回答我。

"你到底为什么不高兴?"

"头痛……"她再没有话接下去。

"头痛?恐怕是伤了风。你还是回房里去早点睡的好。"

"睡不着!"

"睡不着,也该躺着休息一下。"

"外面冷静得害怕,……嗳!我的时光真不容易过。……"

听见她说到这里,我真再没有话回答她。于是过了一阵沉默。我看看手表,快要到八点半了。

"质如先生!"她的声音转高了些。

"什么?"

"你行前来!"

"什么事?"

"叫你过来就乖乖地过来好了……问什么事干吗?"

“你不说明白，我不能走到你那边去。”我当时也起了一种反抗坚决地说。想像到她自信以为早征服了我，我更要表示自己的身份不为所屈。

“你是什么东西，老而丑了！作算你就再是个美人儿，我也不见得会这样容易向你屈服。”我这样对自己说。

“你过来试摸我的额角，温度高不高？”她知道她的威力不能行使到我身上。转变为温柔的态度了。

我不好再拒绝她，真的过去按了按她的额心。

“温度像比平常的高些。”我说着想要退回到书桌前去。

“岂止高些，你再摸摸我的掌心看看。”

我给她这末一说，踌躇了一会，但终于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尖摸到她的掌心上去上。果然，她掌心里的热会烫人般的。

她终于紧握着我的右掌，伏在枕上呜咽起来。我慌乱起来，万一仲香就在这时候回来，这样的场面给他看见了如何得了呢？我想她真是胡闹，就想诱惑人，也不该这样地歪缠，并且也应当笑而不应当哭的。

“伤风发热，算得什么一回大事情呢。服一片 Asdiian，好好地睡一宵就会好的，这有什么哭头呢？”我带点发气的音调说，因为我知道这个女人是不好惹的，对她温柔不得。

她像恨我太无情。太没有感应，也恨恨地说，

“你对人真没有半点同情心！你不知道我是如何的伤心呢？”

“为什么事伤心？”

“看外表你很像个人，原来是个糊涂虫！”

“怎么骂起我来了？”

她在瞬间丢开了我的手，我趁机走回到书桌前坐下来。

“你把椅子移近这边来。我有话告诉你。坐远了说话不方便。”

“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听得见的。”

她一翻身仰卧着，高高地弓起她的右膝部，把左腿跷上去，那

双雪白的大腿部又差不多全露出来了。我不敢正视她但又不禁想看。我自恨我的心何以会这样的不高洁！

“你还是到下面去休息吧。时候不早了，仲香快要回来了。”

“他不到两点钟不回来，恐怕要等到天亮才回来。就回来了，又怕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怕他看见的？”

“但是你躺在我的床上啊？”

“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么……？”

我不好再说什么，只转转话头问她，

“仲香到什么地方去？”

“跳舞场吧。或者是到卖淫窟里歇夜去了。”

我们再无话可说了。但她还尽躺在我的床上不肯下去，我想，假如我坐近她的身旁去握她的腕，摸她的腿部，或更进一步去拥抱她，大概她是不会拒绝的。其实她是在希望我这样做，我可以断言，这如何使得呢。她并不是特别的美人，我的洁白怎么可以为她牺牲？但是尽让这个场面继续下去也不是个方法。万一真的给仲香看见了时，如何得了！

“我想到外面走一趟。”我想出一个方法来了，这样对她说。

“到什么地方去？又上上咖啡馆子吧。”

“不。约了一个朋友。十点钟要去会他。”

“撒谎！躲开我就是了！讨厌我，我就下去！你也不要撒谎了！”她一翻身站了起来，也不再看我一眼，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去了。我看见她这样子只好决意出去走一趟了。

我把硬领带戴上，领扣结好，穿上外衣，再加上秋外套，下来。在她的房门首走过时，听见她在里面呜呜咽咽地哭了。

“等到仲香回来，她如果向他造谣，说我对她如何如何，怎么样呢？”我一面这样想，一面走出来。

## 十

我原是没有什么目的出来的。在薄暗的街路上站了一会，自己想，到什么地方去好呢，还是依她说到咖啡馆里去吧，在那边或者可以结识几位文士或诗人。结识了后，便可以托他们卖稿子。他们如果能出力代我卖稿，那就多带几顶帽子去给他们戴上，如果他们不能遂我的愿，那就对不起，我便匿名向小报投稿，骂他们一个半文钱不值。这是近代文学青年向文坛进展的秘诀！

走出马路口，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有名的“文艺咖啡”来。走进去一看，楼上下都挤满了人。大概都是文坛中人吧，因为各人手中都有书本，至少的也有一册。

我走上楼，站在楼梯口，张望了一会，看见一位朋友冯少楼坐在最里方壁角边的一张小圆台前，对面还有一个坐席空着。

“喂！小冯！”我一只手拿着毡帽向冯招呼了一下，就走过来，和他对面坐下。

“来得恰恰好，我正想找你去的。后来看见迟了点，索性等明天了，所以走到这里来。这几天穷死了，幸得你的稿件卖成功了，不然，……”

我刚才看见他，心里就急起来，想快点问我的稿件的消息。今听见他这样说，我更急死了。他说穷，莫非想扣用我的稿费么？讲好了给他10%做手续费。再多我是不能答应的。

“一共卖了多少钱？”我急得心脏像要从胸口跳出来，

“不要急，听我说来。你那诗稿共二十七行，每行给发表费两角，共七元二角，打一个九五回扣，还存六元八角四分……”

“九五回扣，给哪一个的？”

“那杂志编辑部的伙计要的。”小冯说到这里，又长叹一声，“你没到那边去看呢，他们的书贾真是浓厚啊！”

我想世间哪一个不要钱。现在一班高谈革命文学的青年们，还

不是在像商人般地奔走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文学拍卖出去么？只是由劳动得来的报酬，那是受之无愧。我们并没有以钱去赚钱。我们还是以劳动去求报酬。所以凡是自食其力的劳动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向资本家对抗！你们嘲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书贾气太深，那末你们不是以资本家的少爷们自居，便是病态的王孙公子了。你们该切实自惭一番吧。

"老邓，我要一元的手续费哟！"小冯忽然这样的向我要求。照原约是七角二分的，现在他向我多要求二角八争，真是书贾气十足啊！

"你要一块钱就拿一块去吧。"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那么，剩下来的还有五元八角四分，不过，老邓，我近来真穷死了，你要多借几块钱给我，恐怕在这里……"他拍着小圆台的玻璃桌面说"的开销又要一块八毛钱。"他说了后，便拼命地喝香槟酒，不再提稿费的事了。我想，他或许要等到喝完了酒。要走的时候，才把那几元的稿费给我。于是我也叫了一盅热咖啡来陪着他喝。

他喝了几口香槟后，双颊红起来了，把头向左一歪，又向右一歪。连叫"啊！悲哀哟悲哀哟！我要到古庙里去！我要到……去！"

他那样地装出文士的病态来，真是十分够看了。

"你搬到田仲香家里去了么？"

"我早告诉你，怎么忽然又大惊小怪地来问呢？"

"哈，哈，哈！"他狂笑起来。

我想他定是喝醉了。

"你不要为杜老二之续啊！"他笑着向我点头。

我一点不明白，我不认得谁是杜老二，也不知道所谓"杜老二之续"是什么意思。于是忙请教他。

"不要急，还早呢，还没有响十点钟，等我慢慢地告诉你吧。怎么你没有听见过杜老二的事！哈，哈，哈。可怜，可怜，田仲香可怜，

绿帽子有好几顶。”

到后来，我才知道青芙是个多爱主义者，杜老二就是从前住在她家里的一位大学生，和她发生了关系，给仲香发觉了，被赶出去的。

“她是个多爱主义者哟？”小冯最后这样地对我说。“恐怕现在要轮到你的身上来了。”

“我是真金不怕火的。”

“到了那时候，不问是白金，是 Tungsten，都会溶解，你这个人恐怕还赶不上铅呢。”

“那个女人是有点奇怪，在日本女人中都算是少有的，她像很难挨得寂寞。”

“你该老成一点才不误事啊！”

我们对坐着又过了一个多时辰，楼上的客渐渐散了。

“我们走吧。”我催他。

小冯听见要走，便按铃叫女招待。按了铃，就伸手进内衣袋里去。

“呵呀，我忘记带荷包出来了。老邓，今夜里的帐要请你代付了明天一起还你吧。”

我想，不该出来的，又给他敲了一竹杠！当时，我真想走过去伸手到他的衣袋里摸摸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带钱来。

## 十一

隆冬的一天，阴云密布了天空。我在下午三点钟下了课。走到教务处来查看时间表，知道仲香一直到五点都还有课，是高中班的物理实验。我虽然和他同事，并且同住在一家屋里，但一星期中很少能够和他一路回家去的。

天气冷极了，像快要下雪。我原来是不爱吃酒的，但不知道是何缘故，那天忽然地想喝酒了。

“像这样的天气，最好是围炉饮酒啊。”我伸出两掌向着火炉说。

“的确，你的话不错。我陪你到哪一家馆子去喝酒好么？”一个教新文艺的年轻教员王仲陆说了后哈哈地大笑起来，表示他的“文人性质多浪漫。”我想他也是个吝啬不过的人，如果和他出去上馆子，那定是给他揩油的了。我踌躇起来，一时未能肯定地回答他。

“怎么样？要去就快些。”王仲陆在那儿催促。

我又想一个人回仲香家中去。但是看见她近数日来的低气压，又有些害怕。平时自己先回家，仲香还未回来。她定端着一个火笼走到自己房里来。近来和她谈谈关于家庭关于社会的零星话，也觉得能够得到几分的快感，几分的安慰；尤其是谈论到恋爱问题。有时候谈到最紧张的时候，我便问她，

“你和仲香也是有了这样的体验吧。”

她这时候便故意装出害羞的样子，伸出手来打我的手背。

“不喜欢，谁和你讲！”她当时沉下脸来，但只一刻，又恢复了她的快活的颜色。

自己近二三个月来就是这样地过生活，一日间在学校里上课，回来，便和她谈天，——深想一番，他觉得自己也实在是无聊。不过像变成习惯了，如遇她有时未即上来或上街去了时，自己竟会感着一种轻微的失望寂寞了。在这时自己又不免暗暗地感着一种危险。

不过近二三天来，真想不出是何道理。她的低气压是这样地继续着，真叫人不好过，尤其是吃饭的时候。

“叫楼上的下来吃饭哟！”

听见她这样地吩咐她的丈夫。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希奇，但是平时都是自己走上半楼梯来叫我的，像这样的情形在仲香是作如何的感想啊。看他，又像没有什么感觉，三个人只是默默地坐着吃，饭菜确比平时少吃些了。

“像这样的家庭真是没有一点意思。”仲香像多吃了热汤，满脸

通红的，日本式的胡子上还染上几滴汤水。他站了起来，微笑着看我，“质如，你想是不是？”

“……”我当然是不便有什么说话。但我约略推知一二了，她大概是和她的丈夫拌了嘴，至原因当然系经济的不如意了。她迁怒于我是没有道理的，难道我堂堂的男子是要看她的颜色的人吗！

她这样地无缘无故恼起我来，两三天对我不说一句话。我是男子汉，当然也不能先启口问她过好的。何况她又不是怎样的美人！

反复地思索了一会，觉得自己一个人比仲香先回去还是不妥的。于是和王仲陆一同走出校门首来。

学校门首两旁有不少的车夫拉着黑包车在等我们坐。但王仲陆不朝向市区那边走，却取了反对的方向。

“怎么走向那么去呢？”

“不要吵，你跟我来就是了。”

车夫看穿了我们是无意思坐车的，就都退回去了。

“到底到什么地方去？”我跟在仲陆的后面问他。

“到一个女生家里去。”他笑着回答我。

“本校女生？你的亲戚吗？”我惊异地问他。我想他若不是和女生有什么特别的瓜葛，先生怎么可以常常走到女生家去耍呢？

“告诉你也不要紧，她是我的情人。”

我听见更觉惊异。“嘿——！你和她从前认识的么？”

“就是在这学校里相识的。教了她两年多的书了。还会不相识么？”王像在笑我迂腐，把师生恋爱大惊小怪地视作了不起的大事。

“但是你怎么又会恋爱上了她呢？你恋爱她，还是她恋爱你？”

“当然是我先向她表示，不过，天下的女性哪里有不欢迎听男性说爱她的话的呢？”

我听他的这些话，也觉得有道理，无意地点了点头。于是不免暗恨自己过于胆怯了。自己所教的高中二年级班里，也有个女生，十分可爱，自己只是当时不转睛地注视她，一句话也不敢说。有一

次在校园中看见她，也只问了她一句极平淡的话，但自己的声音已经在颤抖得厉害，双颊也热得厉害，心神比初次当教员上课时还要不安定。她还是像一点不了解自己，只是冷冷的。女人本来比男人Sonsitive些，看见男人这目不转睛地在注视她就该知道那个男人是在热烈地爱慕她，这是应该给对方以一个暗示回答，最少也要使个把眼色。在男性，自然马上会起感应的。

## 十二

仲陆的情人蔡瑜是高中的一年级学生，岁数还轻，只十七岁，但是骨格很大，看她像有二十多岁了，论面貌不过中等，不见得怎样动人，在仲陆的眼中，她或许是个西施吧。筋肉发达，肌色洁白，算是她的美人特征。当然，她那一级的英文也是由我担任，不过我平时没有十分注意及她，因为像她的中等人才，在那级中多得很呢。

她看见我和仲陆一路来，有些不好意思，脸红红地向我鞠了一躬。

“请上楼坐吧。”她的口音是扬子江中部的，我知道她是那一地方的人了。

仲陆把要上馆子去的话同她说了后，

“快去把大衣加上，一路去吧。我们不上去了，在路口等你。”

她果然很快地跑进里面去了。仲陆这时候告诉我，她在这家屋里分租一间小房子来住，还是他替她计划的。原来学校的女生全体都是住寄宿舍的。

三个人各坐了一辆黄包车赶到醉天酒家来时，我才知道蔡瑜是个大食家，酒量也不让男性，这真使我对她生了一种鄙厌。天下哪有女性在男性面前这样不客气的呢？天下又哪有女生在先生面前这么不忌惮的呢？

但是过后深想一会，又觉得自己的这种毛病总是不能改，过于

作假正经了。不容易得个女性的知己就是这个缘故吧。青年女生之不理会我固然不必说，就连烂出名的青芙也当自己是个愚顽不堪亲近的人了。

一样菜吃过了，刚放下筷子，Miss 蔡又笑着问仲陆了，

“怎么菜来得这样慢？还点了些什么菜？”

“快来了吧。还有些什么菜，记不清楚了。我们喝酒吧。”他像不愿意回答又不能不敷衍她。

“没有菜，酒味道也差些。”她像撒娇般地说。

到后来我们的酒都喝得有些意思了。

“邓先生你怎么总是说 Merch antof Venice 好，我却是最喜欢 Remeoand juliet。”

“王先生教你念 Remeo land Julite 么？”

“是的！”她微笑着向我点头。

我当下领悟了，女性应当和男性一样的大胆一样向异性活动，这个世界才算有意义；不然，白白地把这世界糟塌了。

我们由醉天酒家出来时，夜深风冷了。

“你回仲香家里么？”

“是的，你呢？”

“回她那边去。”他笑着说。她站在一边，听见他说，微笑着低下头去。

“你们真痛快呵！”我当时有些醉意了。不禁羡慕起他俩来。

“是的，我们不惯作伪。人类要有赤裸裸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生活会惊异的人，他才是个怪物！”

我们告别了。我坐上了一辆车子，叫车夫拉向郊外去。坐在车上，一面给冷风吹着一面想。他俩真是异端者，或许是他们特别抱有什么主义？不然何以这样不顾社会的褒贬呢。自己也曾听过一个先觉者说，恋爱只是性欲的先兆，最终目的还是在解决性欲，不问男女，假如对于对方有所悬想，就该爽爽快快地说出来，早点把

问题解决，不要因为这种个人的性欲问题虚费了有用的时光，牺牲了有用的精神，我们要以这些时光精神用到社会上去。所以不问男女，如有恋爱的对手，不爽爽快快把自己所怀想的说出来的人都是反革命的。我最初听时觉得他的话十分滑稽。但是此刻想来又觉有些道理了。

回到仲香的家门首来了，付车费，打发车夫去后；我想仲香早回来吧，如果还没有回来，要她出来开门，那她的脸色会如何的难看哟。我待要敲门。忽然听见里面有一阵有意思的笑声。我想一定是仲香和青芙正在行乐，如此刻走去敲门，要他俩讨厌的，同时好奇心把我引到他们的寝室的窗下去，听见里面有说话的声音了。并且说的是日本话。

“我要回去了。”这不是中国人说日本话的口音，完全是日本人的口音，我知道那个是常来看仲香的姓深川的医生了，我见过他二三次，确是一个日本式的美男子。

“多坐一刻不好么？”青芙的声音。

“你的好人快要回来了吧？”

“好什么！倒霉了的帝国女人才会给猪一般的支那人骗了来。不要紧，真的他回来了，我说仍是来看小孩子的就好了。他能够说什么呢？”

“但是太对不起他了。他的确是个好人，完全是个无邪的大小孩子呢。”

听见深川这样说，我不禁替仲香起了甚深的同情，双眼也为他发了一阵热气。

“跟支那人，有钱还合算，恰恰他又是一个穷鬼！”

听见她这样说，我真想跑进去一拳打在她的头上。

“支那人娶帝国女子的真不少，怎么你们会喜欢猪臭的支那人？”深川在笑着说。

“不要再说那些话了。快过来。”青芙的卑猥的笑声。

那不行，……不能了，有碍卫生。哈，哈，哈！"

"我偏要！……"

忽然一阵的沉寂。我的全身虽然在冷风中，但是在一阵阵地发热，越发热，就越颤抖得厉害。

"支那料理吃多了，又翻想吃日本料理吧。"深川的一阵谑笑。

"那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你是个例外。讲老实话，一般的日本男子都粗鲁得很，我不喜欢。"

我很想能够在窗扉上找着一道裂隙偷看看里面他们的情形。但是一片黑暗，不见一丝的光线，不单窗扉闩得紧紧的，我想里面的窗帷也定是遮得密密的。

站了好一会儿，听不见一点声息了。种种的猥亵的想像使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心里一面轻鄙他们，但是一面又羡慕他们。我想，再回到市中去吧。但时候不早了，并且自己还想再听听究竟。于是我又想，假如自己是仲香时，要如何地去对付那个深川呢？青芙和他是合意的和奸，她还没有脱去日本的国籍，又有日本领事馆在保护她们，纵容他们侮辱支那人——猪臭的支那人，仲香因为娶了这样一个淫荡的外国女人，使他在社会上像在暗中摸索着走路一样。他们的家庭完全像个冰窖，怪不得仲香常在外头住宿，罕回家里来。

又听见青芙的声音了。

"你身上有便钱吗？"

深川好一会儿没有回答，在踌躇着，

"要多少？"

"有五元就借五元给我，没有时，两元也使得。"

"要来什么用的？"

"要说出用途才借给你。"

"许久没有吃小菜了，也想出去玩玩。整天像牢般地锁在屋子里，真使我闷得要发疯了。"

“那我明天来凑你一路去玩一会好了。”

“但是，钱还是非借不可。”

“那叫人没有办法，拿一块钱去吧。”

于是又沉寂了一阵，忽然听深川要走的声气，我怕给他们看见，忙躲到屋后的一株大树的后面来。

## 十三

望着那个日本医生深川走后，青芙又把门闩回去了。我想马上去敲门是不妥当的，一定会引起她疑心我偷听了她的阴事。我只好走到最近的一家旅馆里来，开了一间房间暂过宵。但是受了种种的刺激，只是仰着在床上，白眼睁睁躺到天亮了。

自己在这时候，的确是在性的苦闷中，于是便起了种种的妄想，青芙原来是个这样堕落的女人，仲香的绿帽子也戴够了，自己纵令和青芙发生关系，也算不得是侮辱朋友了。明天回去时，她如果还是像平时样向自己进攻，那就试挑动她一下，看看她是表示怎样的态度。这晚上这样堕落的念头竟满据着我脑壳。跟着便起了种种狂妄的想像，一和青芙拥抱。亲吻等种种可耻的想像，一直到天临光时，才睡了一会。但在梦中还是和青芙行着可耻的拥抱。

清晨起来，神志清爽些，于是又轻蔑了自己一番。在昨夜里何以会起那些卑鄙的念头，这不单对不住仲香，也对不住自己了。

我起床后略事洗漱，付清了帐后就走出来，在街路中痴站了一会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好，自己原想马上到学校去的，但是仲香今天是下半天才有功课，此刻还没有响八点钟，没奈何才好拖着一双生赘的脚回到仲香家里来。

敲了门一刻工夫，青芙走出来了。她看见我便满面堆着笑容对我说：

“邓先生昨夜里到什么好地方去了？怎么没有回家来？”

她的态度真使我感到十二分的惊异，何以变化这样快，二三天

来的低气压完全消失了。我想，这个女人定是患了厉害的歇斯底里症。

“仲香回来了么？”

“回来了。”

“他在家？”我惊异地问。

“睡着了。”她的回答。

“他昨夜里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面说一面留意她的脸色，看她表示什么一种态度。但是她是十分镇静也十分安闲的。

“回来得很晚，快近二点钟了。喝多了酒，在路上给冷风吹狠了吧，着了凉，今早想来有点发热。”

她在昨夜里明明是给那个日本帝国主义者——她的同胞——拥抱过来。我真惊异她何以脸上不曾表示出一点的羞愧！

我在他们的寝室门首走过时听见仲香的声音。本来想进去看看他的，听见他睡着了我便走上楼到自己房里来，青芙也跟着我上来拿茶壶下去泡茶。

“质如先生，你昨夜里是不是和我家里的一路到什么地方去了来。不敢一同回来？”她笑着这样地向我说。

“我到什么地方去，还怕谁么？笑话。”想着昨夜里她和深川的那一件事，我实在不愿意和她多谈。我想，现在该轮到我来表示低气压了。但是问了问自己，又拒实在作不起来。尤其是晓得了昨夜里她和深川的那件事，就像有一件东西给那个日本人争夺去了般的，假如自己早对她有了相当的表示，或许她不至于失身于那个日本人吧。才这样地想着，又觉得自己不该有这样离奇的想法。深川该是她的老相好呢。于是无端地又恨起她来了。

过了一会她端着一壶热茶上来，把茶壶搁在茶几上后，便坐到我的床沿上来，不肯下去了。

“你怎么今天又这样欢快起来了？前两天你的脸色，……”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她不客气地伸手过来禁止我不准说。

“怪不好意思的！告诉你吧，我两三天来不睬你是因为……”她说到这里，狂笑起来了。

“有什么事好笑的？”我笑着问她，看着她的狂笑的状态，又觉得她实在是有几分动人。

“我的低气压完全是为嫉妒哟！”

“嫉妒？为什么嫉妒？”

“那天不是有两位标致的女学生来看你么？你和她们没有什么吗？”

“礼拜日那天么？学生望望先生，那有什么希奇呢？”

“大概是看见她们太年轻太漂亮了，所以嫉妒起来吧。”她一点不曾面红地笑着对我说，

“……”我好一会没有话回答她。

“质如先生”她此刻敛了笑容，态度正经起来对我说。“我立意要的东西非弄到手不可的，我可以牺牲我的性命去追求那个东西。”她说了话，又很有意思地看了我一眼。

我的背项上微微地起了一阵寒颤。

吃午饭的时候，只是我和她相对坐着吃，她把好吃一点的几碟菜都摆在我面前来，替我盛饭，替我倒茶，态度是特别的殷勤。

想着昨夜里的事，心头又有几分作恶，听见房里面仲香正在为热苦而呻吟，心里觉得她厌烦。

吃过了中饭，我立即走出来赶到学校去上课，她还是一样殷勤地跟出门首来。

“下了课请早点回来。”

我只略点了点首急忙地走出大路上来。

因为她送我出来时特别嘱咐我要早些回去，到三点钟我虽然下了课，反不想即刻回去，怕她以为我真的徇了她的要求。我利用这几个时辰的空闲看一位姓汤的朋友。他是我留日东京高师时代的同学，他是在教育系专攻心理，而我是属英文系的。他由高师毕

业后就回国来进教育界吃饭了七八年。我却借名升学，又在京都大学鬼混了四五年领官费过活一直到前年春才回来。只数年间，汤在教育界竟变成一个名流了。看见我来看他，他非常喜欢，便邀我一同出来在一家小饭馆里吃晚饭。

“你还是那样忙么？你真是精神绝伦，兼了这多学校的功课，一星期中有三十多个钟头？”

“现在没有这样多了。不过我们上课惯了的，上二十个钟头和三十个钟头不觉有什么差异。横竖讲义是编好了的，可以端来端去。近来我把S大学的七八个钟头辞掉了，有点空闲了。”

“我就想问你，这次S大学是怎么样起风潮的？一般人说你们一班人给S大学的学生驱逐出来了，真的么？”

“无论哪一件事情都可以作两面观察，这是无庸置辩的。不过里面的情形真是奇妙得非一般平凡人所能推测的。”

“怎么一加回事呢？”

“你认得Y么，那个小白脸？”

“你的小同乡，是不是？”

“对了。”

“会过二三次，直接是不认识的。”

“他平日自夸自赞地说他的法文如何好，如何有研究，于是我负责介绍他到S大学去当法文教授。谁知道他是个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懂的夸大狂。他没有半点专长，怎样能够长久把教授地位维持下去呢？他上了两星期课后，学生们便零零落落地不听他的课了。但是他还是聋子不怕铳，拼命向其他的各大学钻营，在这家大学担文学概论，在那一家大学又担哲学概论，他这边教什么文学，在那边又教什么世界历史，甚至于小说，戏剧。他都说会教，真是个万能教授。结局这几家大学的学生都骂他是个饭桶。有一次S大学的校长走来质问我，说我介绍的法文教员和文艺思潮教员M两位先生教得太不成样子了，下个月的薪水恐怕不能照发。我听见气

不过，当下对那位校长说，我介绍来的四位教员的薪水还要一律发给的，否则一律辞职。但是校长还尽说了许多苦衷，说学生们对Y反对得最力，连在毛坑里都写有打倒饭桶教员的字样。这确是叫我左右做人难，恰好那天晚上我在东亚馆子前碰着了Y，便告诉了他，学校没有发薪的希望了，下个月不必再去上课了！我们三四个人一致辞了那样无聊的教席吧。我不便把校长对我说的话告诉他是因为怕他听见难过。谁预料得到Y反转去拍校长的马屁，荐了许多教员来替代我们的课，并且向小报上投稿来攻击我们，他以为要这样才可以博得校长的欢心，发薪水给他，要这样才可以使校长在下学期继续聘他当教授。'旱田没有耕，耕了有人争'，这是我乡里的一句俗谚。他以为拉了一班朋友夺取了我的地盘，非常得意，其实我们是早就求去不得，怕名誉上受了那个校长的累呢。Y在小报上第一次投稿骂侵吞公款的校长，但第二次投稿又拥戴校长来驱逐我们了。我们受了侵吞校款的校长驱逐，正是我们的光荣啊！"

## 十四

回到仲香家门首来时，约摸有九点多钟了，望望窗户尽是黑幕幕的，我吃了大惊。再看了看门扉也下了锁。原来他们都出去了。他们夫妻常常带着小孩子出门，并不算稀奇的事。但是仲香明明有病，怎么也可以一路出去呢？只半天工夫，病就好了么？

幸得我有钥匙。忙把门锁开了，一踏进来，便把堂屋里的电灯开亮。看他们的房门也是锁住了。我把正门闩好，息了堂屋里的电灯，走上楼来。回到自己的房里，喝了些冷开水，精神清爽了些，但我不想做什么工作了，便除了外衣外裤，钻进被窝里来躺着看小说，这是我生平的一个恶习惯。

看小说看不入神，但又睡不着。脑筋里总是记挂着他们的事，时时刻刻在很留神倾听下面有没有人敲门。

约摸有十点半钟的时分，听见下面有人敲门了。要从暖和的被

窝里出来走下去给他们开门，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懊恼。但是自己不去开，屋里再没有人了，只好忍耐着从被窝里爬出来，打着寒颤把外套披上走下来。先开上了电灯，再去开门。看见青芙抱着小女儿站在门首。她脸上的微笑像是早预备着来等我的。

"仲香呢？"我没有看见仲香便这样问她。

"等一下对你说吧。你快点替我抱抱她，她睡着了。我的手腕快要抱断了。"她说了后又斜向着我微笑。

我踟蹰着没有把她的女儿接抱过来，只是站着打寒抖。

"快些替我抱过去，等我来闩门。"

"等我来闩门好了，快进去，冷的很呢。"

"总是这样的强倔，还不听话么。"她噘起嘴唇，顿了顿足，撒娇般地说。她的这样的态度又使我发了一阵寒颤。

我终于被她的态度征服了，搂抱了她的小女儿回到堂屋里来，砰然地一声，正门给她闩住了。"

"仲香呢？莫非死了，她母子两个到哪里去了来的？"我抱着她的小女儿站在她的房门首这样怀疑着。

她在开她的房门了。门开了，她一直走进去，我只好抱着那小女儿跟了她进来。但她并不把那个小女儿抱过去，却在那里生火炉。

我把她的小女儿安置在床上后立即跑向楼上来。

"怕我的房里有老虎吃人么？"

听着她在骂，但我一声不响，冷得难捱了，我忙钻进被窝里来。在被窝里把冷脚煨了好一会儿，还听见她在下面呶呶不休地骂人。我真想起身来和她对骂了，骂消了气，就搬家。

"忍耐着吧，看仲香的脸上。"于是我又想，仲香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当然不高兴再下去问她了。

忽然听见青芙在楼下高声地叫"质如先生，"她又在放开喉咙拼命地叫。

“质如先生！有客来看你，是女客哟！”

起心里着实讨厌她的那样不客气的态度，但也没法，只好挣扎着寒冷抵抗，从床上爬起来，我才把大衣加上，听见那个女客已经走到半楼梯上来了。

“邓先生睡着了么？”这正是自己日夜在思念的女学生秦兰英的声音。

我想她平日对我都是冷冷的，何以在这样时候还会走来看我呢，这真使我喜欢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才蹈出屋门，她已经和我面对面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就搂抱着她，要求她给我亲吻。果然，她只是对我着微笑，不说可，也不说不可。我待要伸嘴过去时，却把我吓了一大跳。怎么这个女学生不是秦兰英而变为蔡瑜了。同时又觉得像有一二匹苍蝇停在我的嘴唇上不住地蠕动，双唇都痒得难捱。我忙伸出右手掌来向嘴唇上一拍，忽然听见那个女学生在嬉嬉地笑起来。我忙睁开眼睛来看，这瞬间才真是吓了一大跳，我想翻身坐起来，但却因为她坐在面前，不容易动手。我想，她是在什么时候坐得我床沿上来了的呢？

“这样早就睡着了，睡得正好吧？对不住了，把你吵醒了。”她低俯着头来看我的脸，我们的鼻尖想距不满半尺了。我觉得像有一块千钧之石压在我的胸膛上，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只不转睛地望着她，但并不感觉有什么兴奋，也不觉得她怎样的讨厌。

“天气太冷了，更觉得寂寞吧。”她再笑着说。

“不，没有什么。仲香呢？”我只记挂着仲香。

“他的病是伤寒症，医生说要住院，今天进N病院去了。”

“……”我此刻才注意到她是特别化了妆上来的，姿态比平时更加动人，也有一阵阵的香气向我的鼻扑来。

“起来谈谈吧。”她笑着伸出她的右手来握我的左手。我怕她难为情，不敢去拒绝她了。

“太冷了。”我只注视着她的脸。

“刚才我……我……”她笑着伏在我的被盖上来。“你知道么?”

我知道在我睡着的时候,她来亲了我的嘴。——昨夜里给深川医生亲了过来的,但我此刻不觉她是怎样可厌了。

第二天一早起她送开水上来替我泡茶,她看见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便问我。

“你在想什么事哟,不早了,快起来!”

“今天不上课了。”我微笑着对她说。

她又坐到我的床沿上来了。她第二次搂着我亲吻了。

“请你替我到N病院去。”她说了后又要求我接吻。

“要我到N病院干什么?”我问她。

“请你送三十块钱去给他住院费。”她说。

“钱呢?”

“你不是有钱票么?”她搂着我,轻轻地打了我一个嘴巴。

我真想搬家了,无奈仲香还没有退院。仲香住院足足是住了两个多星期才搬回家里来。我不敢马上搬家,还陪着他们住了十多天。因为放了寒假,借了一个口实,要回家省亲,才由他们家里搬出来。

新正的晚上,我和新交的一个女友——算是情人了——到青年会来看有名的某剧团排演的新剧。来早了,只好到吃茶室来吃着茶等时间的到来。因为我要到小便室里去解手,让我的女友到吃茶室里去了。我低着头走进小便房,把裤门四颗扣门解了三颗了,待扯内裤的裤腰,忽然有一阵酒臭冲向我的脸上来。

“啊!质如!”

我的肩膀上忽然给后面的一个拍了一掌。

“……”我真料不到今晚他也会走到这里来,看见他我的胸口就不住在跳动起来。

“你说要回家去,你是骗我啊!”仲香说了后,在哈哈地大笑。那样的笑声,并不是他平时的笑声,我知道他是喝醉了。

“你不喜欢在我家里住，尽可以直白地说，我决不相强的。何必瞒着我啊！质如，我们是好朋友！你想是不是？”仲香的眼睛里已经满蓄着眼泪了。

我解了手，扣好了裤门，也在他的左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你喝醉了，我们到吃茶室里去。……”我才说到这里，忽然又想到那个女友在那边，说话不方便。

“我们到图书室里去谈谈吧。”因为我知道今晚上图书室里定是没有了人。

我们在图书室里的一张梳化上并排着坐下来。

“仲香，我并不是骗你，我原来是想回家去的。不过……”我的话还没话完，他便抢着说，

“你回家去不回去，那不相干。的确，我家里的女人脾气不好，太坏了，不善招呼，待你有许多不周到的地方，望你要看我的面上。……”仲香说道这里伸一根指头指着他的脸说。

“……”我真羞得没话可说了。

“不过，质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仲香的声音忽然低小些了。

“……”我猜不出他是想说什么话，只呆视着他。

“我的女人像很思念你，质如，你知道么？你搬走了后的那天晚上，忽然无缘无故地哭起来。问她为什么事，她又一句话不说。质如，我想大概是想你了啊！”仲香忽然流下泪来了。

“请你不要说了……”我也流着眼泪禁止他说下去。

“不，质如，她的确是很思念你，她常常问你由乡里出来了没有。”

“一切我知道，请你莫说下去了。”

“不，质如，我还欠你的钱，一时不能还你，你要原谅我，我们是好朋友啊！我有一次向我的女人提及借了你的钱还没有还，她便欷歔地哭起来了。质如，她如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你要看我的面上，

原谅她啊。”

我说些话来安慰他，但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只是和他泪眼相对。忽然听见我的那个女友声音辣辣地站在图书室的门段上在骂我。

“害我东找西找，我找了半天工夫！你怎么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只好立了起来向仲香告别。

“有空请到我家里来耍。”临别时，仲香这样地对我说。

“好的，会来拜候，代我问候你的夫人。”

我说了后，便和我的女友像从牢里逃出来般，急急地赶回吃茶室里来。

但是过了新年，春季始来时，我转到另一家学校任课了。一直到现在，不单没有碰见过青芙，也没有再会着仲香了。

我和她的经过大略情形是这样的。我真梦想不到十年之后有今日，还能够在这家 M 大公司里碰着她。她的态度比从前稳重得多了，身体也胖得多了。

## 十五

我一面朝衣袋里塞钞票，一面听见青芙在笑我。我此时也居然会感着脸上微微地在发热，忙抬起头来望她。看见她无缘无故地忽然在流泪，于是又感激她，又惊疑她为什么会这样伤心起来。

料想她近来所过的生活也不见得一定怎样好啊。

我想问她是为什么伤心，但又莫名其妙地有话竟说不出来，只有张开口痴望着她的一块苍一块白的脸。在这瞬间，仆欧端着两盅十分精致的冰淇淋进来了。我看见，才略变变我的 Gesture，忙闭着口吞了吞涎沫。青芙也忙用小方手巾揩她的眼泪，一阵微笑又在她的脸上浮出来 了。

“质如，我们先吃吧。……”

我只点了一点头。

“还要些什么吗?”

仆欧刚把冰淇淋搁下,就这样地问我们。

“要的时候,再叫你吧。”

我回答了他,他便出去了。

“质如!……”

她才提起她的小银匙,又叫了我一声。但我的小银匙已经塞进我的嘴里去了,一时回答不出话来,只略抬一抬首看她。

“你真地在上海这样地流落了么?”

她是用日本话说的。

“如你此刻所见的样子。”

我也用日本话回答她。

“那是像你们中国的古诗里面所说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是相逢何必曾相识,而是相逢又是曾相识了。”

我一气地把冰淇淋吃完了。大概是吃快了,冻得脑里的神经隐隐地作痛。

“我看你现在的情况还不错。”

我说着望了她一望。她也只看了看我的脸,沉默着不见回答什么话。

“你此刻不是和仲香一起住么?”

“……”

她只摇了摇头,随着就长叹了一口气。

仆欧应着我们按的电铃声走进来了。

“要些点心来吃。”

青芙的上海话真不错。仆欧走后,我再低声地问她。

“你此刻和谁同住呢?难道你一个人在过独身的生活么?”

我说了后微微地苦笑了一阵。

“难道女子一定要和男人一同过活么?”

她的样子有点像生气了。

“但是……”

我想继续着说下去，但又觉得不妥。“但是什么呢？”

她反追问我，我还说下去。

“上海是不容易住的地方啊！”

“你们中国人不容易住，但是在我们日本人却容易住。不单容易住，还可以横行阔步。”

“怎么你吃中国人的涎沫吃多了的日本女人，还说出这类帝国主义化了的话来呢？你也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经济上不容易住的意思。”

“在经济上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有剥削的对象。”

我听到她说出这类不客气的话来，一瞬间爱国精神忽然涌上来，几乎要拍桌痛骂她几句才消气了，但是看见仆欧带着几碟纷果，烧麦，大肉包等走进来时，刚才涌起来的志士的意气，又烟消云散了。我伸着右手向桌面上摸象牙筷子。

“从前我深信你们支那青年是有能力革命的。但据近两年来观察的结果，才明白你们支那民族是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怜不过的民族，最不中用的民族。凡做一件事，都要靠外国人的力量，借款的借款，领津贴的领津贴。你们支那民族一点独创能力都没有，只顾跟外国人的屁股跑路。什么 Fordism 啊，什么 Bolshevism 啊，闹不清爽。结果都是在抢钱，哪一个有真心为革命的？你试看你的同乡汪旅长，他算得是什么东西呢，克扣了部下兵士的粮饷，挣了一百几十万块钱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便向人摆起特殊阶级的脸孔来，俨然像是个贵族。还有那个丘云台博士，做个教育厅长，又代理民政厅长，再代理省银行长，乘政变之机会，把银行刮得空空，腰缠百万，来到上海长住公寓，也居然对你们摆起特殊阶级的架子来，他们也不想想他们在帝国主义银行里的存款，是不是由他的汗水挣来的。他们不单不脸红，反看轻你们没有钱的人为下层阶级，加以

排挤及压迫，这算是什么道呢？还有那些青年更是可怜，譬如他们若加进了什么政治团体，便也以特殊阶级自居，有了不起的气焰，依势凌人。总之喜欢以特殊阶级自导就是你们支那民族特有的劣等根性。这种劣等根性如不能改，始终不能把你们国家弄好。所以我看轻你们了！”

青芙竟这样不客气地残酷地来骂我，并侮辱我的民族，气得我不再想去夹那点心来吃了，忙把象牙筷搁下，对她的议论很想加以斥驳。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她却态度平静地，在提起筷子夹点心吃了。

“你不爱吃么？”她看见我不举箸，这样地来问我。

“你请！”

我低声地说了这两个字。

“我和你又不是初交，还有什么客气。你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一泡俗气的。”

“……”

我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我确实想说：“芙啊！我的妻都不嫌我一泡俗气，你何必这样着急地为我俗气一泡而伤心呢！我此刻也并没有要求你……”

“你还在写三角恋爱小说么？”

我听见这句话，觉得非起来指教她不可了。于是我正襟危坐起来。

“像你们——平日只管是‘哥呀’，‘妹呀’，‘珍重呀’，‘努力呀’地叫的俗不可耐的青年男女们——读我的小说，才说是几角恋爱的小说。你要知道，William Blake 所绘热烈地在拥抱着的两性的书面。是表现上帝和人的接触。但是卑俗的观者对它会发生猥亵之念，你们就是和那个卑俗的观者相类似的人物了。”

我说了这篇话后，胸口像轻松得多了，因为我对她总算报复了。我也能够举起筷子来夹点心吃了。

她终没有告诉我她现在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没有告诉我住在什么地方。

两个人走出冠生园门首来时，她才问我的住址。我怕她真地走来看我，踌躇了一会，她像猜中了我的心事，便笑着说，

“我不来看你，我就来看你也不会同你的老婆说什么话，你放心吧，我只想知道你的通信住址，有时候或许还找你来谈谈啊。”

我告诉了她我的住所后便转问她，

“要寄信给你，寄到什么地方去好呢？”

她也沉吟了一忽，

“B 路 K 旅馆转交吧。”

和她告别了后，我真想不出她的行踪何以这样诡秘的理由，望着她叫了一辆汽车走了后，我才从衣袋里取出钞票来数，——五元钞票三张，一元钞票五张，共二十元。

——回去骗老婆，说是由 B 借来的吧。

走到抛球场的小钱店里，破了一个袁世凯，再横断马路走到丽华公司门首来等电车。我下了决心，这回要坐头等了。

## 十六

等了半晌，还不见电车来，无意中翻转首来看见丽华公司的陈玻璃面上贴有“大减价”三个大红字。依恃囊中有了钱，便踏进这家公司里来了。走进卖化妆品的柜台前，忽然想念到我的可怜的“黑炭”来了。——她该有福气享受一盒值钱的爽身粉啊！但是钱从何而来的呢！

想到这一点，我又脸红起来了。

——现在的世界还谈得上气节么？哪一个大人先生不是只在伸出手来要钱呢？

我又这样地自慰自解。买了一盒香馥的爽身粉后，再走到南货部买了半斤桂圆和半斤糖莲。

妻常常说腰痛，同乡的一位老中医说，女人腰痛最好吃桂圆和枸子。这些食品是特为妻买的。因为筹算买些什么东西，精神有几分紧张起来，周身又不住地在流汗水了。

回到北四川路的家里——亭子间里——来时，是临暗时分了，房门下了锁，妻和小女子不知到哪里去了。——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在这时候一面拿袖口揩脸上的汗，一面恨妻不安分地守在家中等候自己回来。楼下的二房东是裁缝匠，听见我在楼上扶梯口顿足叹气，便走到楼梯脚下叫我一声。

"邓先生，你的太太到汪公馆了。他们那边打发娘姨来催了两趟。邓太太等你不回来，只得抱着你的黑炭仔走了。"

我知道汪旅长家里来请她去的，当下感着几分快慰。我想，自己虽然穷，但妻总算是读书人的老婆，还有资格上旅长公馆之门呢。大概汪旅长家里今天请客吃饭，做个顺水人情请我的妻去陪客吧。于是我想到妻没有一件体面的衣裳，穿着那样旧的衣服，太穷相了一点。不过汪旅长比章师长平民化些，不至于看不起我们吧。

"她交下钥匙来了没有？"

"大概你们房里有金狗儿，你的太太不放心把钥匙交下来给我们，怕我们偷了去。"

他说了了后还响着鼻子冷笑了一声。完全这是于我的一个刻薄讽刺。

我只好把所买的香粉和桂圆等寄放在裁缝匠的楼下，一个人再走出来。

——青芙，我的敌人，我的老情人，送了我二十元，该去请请客才行。

我因为许久没有吃大餐了，刚才又只是吃了一二碟点心于是决意去访我的最知己的穷朋友杨德顺。杨住在S路H里，租住人家的一间前楼房，表面上的生活是比我好，其实他的负担比我还要重苦。他有一个一天不搓几圈麻将便不能生活的老婆，此外还有一

位脸色苍白体格瘦弱，——大概是营养不良的象征。——今年约四十五岁的妹妹，和三个小孩子。在朋友们间，都称赞杨的妻是个相当的美貌所有者，但据我看来，并不见得怎样的了不起。她的肌色虽然洁白，但是鼻儿太低，脸儿过扁，常给初见她面的人以一种不好的印象。有些喜欢造谣生事的人，还说了些关于她的品行上的坏话。杨在某私立大学当抄写，月薪四十元，每月仅四十元的收入，竟敢在百物昂贵的上海抚养六个人的生命！知友们都替他危，但他不顾他的长年吟嗽的瘦弱的身体，很勇气地乐观地把这个重担子背着走，从没有听见他向朋友悼叹过半句。我对于这样无聊的人生尚有几分留恋，完全是受了他的无形的鼓励。

我一到他家里，他便满脸堆着笑向我说，

"我们学校里下学期想添聘文学的助教，——专担改批作文的。我提出了你的名字，那位陈主任像有点知道你，表示赞同，大概有希望了。……"

"那末我更该请你吃饭了？"

"你想请我吃饭？"

杨张开着他的婆婆嘴在笑。这时候他妹妹端了两盅热茶来。我看见她更苍白得难看了。

"润英怎么更瘦了些？"

我半似问她，半似问她的哥哥。

"前几天又小病了一回。"

她的哥哥替她答复了我。

"什么病？"

我直接地问她自己了。

"……"

她只向着我微惨笑了一下，就进去了。不一刻杨太太手中抱着她的顶小的儿子走出来了。

"怎么你只请他吃饭，不请我吃饭呢？"

她虽然是像说笑般地说，但看她的样子是有几分出自真意。我想，请他俩一路出去也未尝不可，不过要多费一二元了。我踌躇了一会后，才对她说：

“你也一路去吧。”

“经我要求了后才说请我，不希罕！”

这个女人患歇斯底里最有名的。我也不再和她计较，只兜着嘴唇向她笑了一笑，等到杨把长褂子穿上，我们便一同走出来了。

我们走到底下酒馆，拣了一个僻静的座位，相对地坐下来。

“我们刚才不该向她说笑要一路出来的。”

杨坐下来后，苦笑着对我说。

“为什么？”

“既然说了要她一同出来，那就要多劝驾几次，她才答应的。你看，等我回去后，她又要向我唠叨一个半夜了。”

“那末，叫这里的茶房去请她来好么？”

我晓得了杨的苦衷，怕他今夜里回去挨克，才决心多花费一二元，可怜的杨因为受制于老婆，无非为庇护一个弱妹啊，因为同时我又有些恨杨太太不中用了。

经我的提议，他点了点头。我忙叫茶房送了纸笔过来，写了几句客气话，又给杨在后面加批几行字，杨的批词是：

“这里有你最喜欢吃的新鲜卤猪利，务请你来尝尝，也莫辜负了邓先生的厚意。”

杨还在“务请”两字旁边加了两个圈儿。写好了后，茶房接过去了，说马上送去。

“你们学校里的文学系主任真的知道我的名字？”

刚才他说的话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想，在这方面的位置能够弄成功，到下半年，我也可以不再做失业的流氓了。

“你不是有两部作品发表过了？所以他知道你的名字。我看你占这个位置是十成有九可。”

“在文学系当助教，每月有多少薪水？每星期要改批几部卷了？”

“六七十元。——初任或许只有六十元，但也不算少了。比我就好多了。你进去，大概是担一二年级的作文。两级合计，共有一百多学生。每隔一星期作文一次，每月约要看两百份卷了。”

“那个算容易啊。”

“模糊一点可以的，哪里能够逐字逐句地改呢。现在的世界还能够像往昔那样？卖知识而已。学生方面因为缴了相当的讲演费，也像来看演戏般地坐着看教员们的演唱，在教员方面他像走江湖的流氓，到处叫卖膏药般地提着皮包走来走去。现在的社会只是互相欺骗的社会。教育界也难逃出这个范围。”

杨说了后又叹了一口气。

我只觉得他的思想过于迂腐，怪不得他会落伍。但是据我近年来的经历，找朋友就该找这样的思想旧些的份子。

在这时候，杨太太居然花枝招展地走来了，我忙站起来让坐。

“邓先生谢谢你啊。”

她说着，便在她的丈夫旁边的椅了上坐下来了。

“他们呢？”

杨大概是问他的小孩子们。

“不是有润英在家里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尽问做什么？”

她又敛住了她的笑容。我看见杨忙低了头，不敢再做声了。

日子太长了，壁上的大钟早响过了六点，但是天色还没有黑下来。我觉着有些饿了。先叫了一瓶冰冻啤酒一碟油鸡，一碟杨夫人爱吃的卤猪利。我喝了一玻璃杯的啤酒，感着双颊发热了。看着杨夫人在不客气地夹了一片又一片的猪利向口里送，我又思想到我的可怜的妻子来了，妻恐怕有半个多月不知肉味了吧？

# 十七

我和妻是在七年前H市结婚，在那年春，XX大学给军阀封闭了后，我便算是失了业，多方奔走的结果，才在XX师师部当了一名文牍职员。我和斜皮带发生关系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就职后不久，跟着大队开往河北。在途中我和妻认识了，由认识而朋友，由朋友而恋爱，我俩终于混做一团了。她是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当书记。据她说宣传科长和另外二位股长都悬想过她来，但给她拒绝了。她之爱我，完全是因为我为人诚恳，不像他们那样虚浮。其实这完全是妻的观察错了。假如她知道我的过去的放浪的生活时，她一定不爱我了吧。

大队回到H市后，才补行结婚仪式，——其实只是请了十几位同事在一家饭馆里一同吃了一顿饭，向他们报告我俩的同栖经过而已，说不上是举行结婚式。

在XX师混了半年，师的当局也不要我了，我也不敢以一名小文牍员埋没了我的前途。那年冬我便和我的妻飘流到上海来了。

六七年前的妻是有几分姿色，曾使我在相当的期间内为她颠倒过。但是现在的她的脸完全像纸箔做成的，没有半点活气了，我对她的思慕也不像前六七年那样的热烈了。

但是今晚上看见杨的家庭，尤其是看见杨夫人对他的丈夫的态度，又想着妻自和自己同栖以来，对待自己还算不错。的确，现在说来妻是像失了味的食物，但她在我不能说是全无意义存在。我不该当她是孵化过了雏鸡的卵壳，她曾把我的脱了轨道的清热稳妥地培育起来了，她把我的既往的不规则的生活改正了。她溶解了我向偏执的感情和浮浪的性癖，总之我的濒于自杀的命运是由她一手挽回了的。她的像春暖般的气，是培养了我的有意义的存在的萌芽。

在性质上我实在有不少的危险性和缺点：无节制、无毅力、无

秩序、无耐心及偏激堕落等倾向。其次如金钱的滥费，卫生上的意识等也缺少训练。自和她同栖之后，她都为我矫正了，适度地诱导着我转变的小家庭生活。

结婚后在H市还小住了两个多月，在物质生活上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宽裕，但是精神上的生活是十分愉快的。我俩都觉得前面有黄金的时代在等候着我们。

晚秋的一天晚上，我们从一家饭馆里走出来后便走进一家P电影戏院去看新开演的名影片《思母泪》。这是她提议要去看的。

"题目已经是怪俗的了，一定不是怎样了不起的片子。我们还是到百星戏院看西洋映片去吧。"

"不。我爱看中国片子。"

她执意要到P戏院去看《思母泪》，我只得顺从她。但心里仍然是不很舒服，因为我觉得妻和我对于艺术的趣味实在大相悬隔了，妻无论对文艺，对国画，对戏剧总是这样低级的。譬如有东方杂志她不愿意看，她只爱看生活周报；我买有日本出版的美术全集她也不愿意看。只好爱看"良友"、"文华"及像这类画报的电影杂志。又如我的乳名是"庚荣"，她便要学一般俗不可耐的女学生们叫他们的情人样，常向我叫"荣呀"，叫得我满背发麻。不但如此，因为她的小名是"珍华"，她便要求我要叫她"珍妹"。我怎样能够容许她的这样俗得不堪的要求呢。我并且不容许她"荣呀""荣呀"地叫我，要她直接了当地叫我质如。至于我只叫她 My Dear。

"My Dear 比珍妹更是俗气啊。"

她无缘无故地骂我俗气。

"你不伴我睡觉就完事了，我俗我的，与你有什么相干？"

到后来，她到底是女性，让我屈服了，我俩间的称呼往后便改为最时髦的美国式称呼了，她叫我 My love，而我叫她 My dear了。时髦则时髦矣，但是我们的英文程度，说老实话，仅仅够读中学二年级。

我的妻虽然俗，但她是这世间的第一个伤心人啊。她的原籍是江北，但她总不肯详细告诉我她的身世。我虽然和她结了婚，但还不知道她有没有父母。最初她说她的家在南京，但到结婚后问她，她又说早回到江北去了。再多追问她几句，她不再回答，看看她已经清泪满眶了，我于是不忍再问她了。

我们在P戏院买了二等票，等了二十多分钟，才见开映。第一场是舶来的滑稽短片，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但看我的妻却不见得有如何的感动，大概讨厌洋鬼子是她的第一天性吧。我翻转头来望她时，她在暗影之中，扯起袖口在遮掩她的呵欠。

舶来的滑稽影片映演完了后，便是《思母泪》正幕了。我再注意妻的态度，她陡然地正襟危坐起来。这篇电影戏的女主人公是名叫杜紫鹃的卖花女郎。在银幕上闪出几个大字。

——卖花女郎杜紫鹃，……扮演者郦秋霞女士。开幕之后，在银幕上现出来的是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端着花篮在公园门首卖花的女郎。这位扮演者——所谓有名的明星，还赶不上坐在我旁边的“My dear”漂亮呢。又是一幕银字：

——紫鹃是个可怜的孤儿，她不知有父，也不知有母。

听见坐在我们前面的两个穿黑旗袍的女性在低声的议论。

“那就是有名的明星密斯郦么？”

“是的，是郦秋霞。她的表情多好看啊！”

我真莫名其妙，何以这么一个丑女性竟有这样大的魔力，竟博得了中国全体女性的称赞。

银幕上是紫鹃站在公园门首痴望着出出入入的几个中年妇人出神。这是表现她在思念她的从未见面的母亲。又是一幕银字：

——母亲啊！我的母亲，你往哪里去了呢？像这样Title真是俗不可耐。其次的银幕上的情景是一个臃肿不堪的胖婆婆走来向紫鹃买花。她歪着嘴。又伸出她的像猪腿般的手摸了摸紫鹃的头发。字幕上是这么的一句：

——母性的爱抚和微笑。

我想那真是猪性的微笑，哪里说得上是母性的微笑。我不禁自己失笑了。妻听见我笑，轻轻地扯了扯我的衣袖，我不明白她的用意。

银幕上那个妇人的脸上重映出一个团团脸儿的女性的脸，但不像这个妇人的那样臃肿。大概是表现紫鹃所幻想的母亲的脸。字幕上的字是：

——“啊！妈妈！”

我再次失笑了，同时翻转来看坐在旁边的妻。但是她的态度直的使我骇了一跳，这才比银幕上的够看呢。她居然给银幕上的人物感动了，拿着手巾在揩眼泪，不时还把鼻梁抽得嘶嘶地作响。

“这算是什么样子呢！丑态！丑态！”

我虽这样想，但不便说出口。最初我怀疑她是因为打呵欠而流眼泪的，后来听见她在嘶嘶地抽鼻梁，才相信她是真地受了银幕上的人物的感动而伤心。

“怎么，你哭了么？”

“……”

她不理我，只推开我搁在她肩膀上的腕。她这样的蠢态度，却引起了我的反感。

“这有什么哭头呢？你真地为那个丑女子和那个臃肿婆子伤心么？”

她听见后，像生气般地轻轻地在我腕上捶了一下，低声地说，

“不要你管！”

《思母泪》的情节很简单，那个卖花女郎杜紫鹃在公园门首站了半天：只卖去了三五朵花，猛然下雨了，她便冒着雨离开了公园门首，想回家去。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了，雨也愈下愈大了。只有汽车在马路上驰来驰去，还有一个黄包车夫，拉着车子没命地跑。紫鹃也没命地跑，恰恰和车夫撞着了，倒在地面了。车夫拼命地跑

向那一端去了。一辆汽车在紫鹃的身上驶过去。……

“啊呀!”

听见妻这样叫了一声。字幕上的字是:

——祸不单行!

以上是《思母泪》的第一卷。第二卷是叙述紫鹃住在她的姨母的家里,受尽姨母的虐待,她的生活可以说是和 Hugo 的《孤星泪》里的 Cosette 相仿佛。我当下想这篇电影剧应改名《孤星泪》还雅致一点。

第三卷是紫鹃得了恋人及恋人结婚的经过。那个男明星很拼命地摹仿西洋人的举动。譬如表示否定时,则抽耸抽耸他的肩膀;表示恼恨时,便尽抓着他的头发,但因为他身材笨矮益显出他的丑态来。但在中国的女性看来,这才是美男子了——有女性美的男子,小旦式的美男子。这才不是俗味一泡啊。

“珍啊!大概你是喜欢这样的小旦式的美男子吧。”

我故意嘲笑我的 My dear,但她不回答。又是向我腕上捶了一拳。这是支那式女子怪相。

“当然,他比你雅致些,漂亮些啊!”

过了一会,她恨恨地报复了我这一句。

“那末梅兰芳博士是顶雅致的人物了,是你的理想中的人物了,珍呀!”

第四卷是紫鹃和她的家人赴西湖度蜜月,在湖畔遇见一个老女乞丐,这就是紫鹃的母亲,同时是全篇的 Catsstrpheo。

看完了《思母泪》,已经是九点多钟了。我竟没有预想到这篇电影映戏的情节有这末大的魔力,左右了我的妻的悲欢啼笑,尤其是紫鹃的姨母虐待她的场面,竟使妻欷觑地哭出声来了。

“算了!算了,已经够看了!还再凑趣做什么?”

但是妻像没听见我的话,还是尽管哭,哭得我真难为情再坐在那里了。

# 十八

回到家后，我问她何以看见这样浅薄无聊的电影竟会这样伤感来？她听见我的质问，又从新洒泪了。最后她说，

“My love，我告诉你吧。我的身世正是和那个紫鹃一样啊。”

“你也是不知道你的母亲是怎样的人么？”

“……我从小就离开了我的父母，……我今生今世是有父母的，我不打听出一个详细，我死都不瞑目啊。”

她再次在揩眼泪。

“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生身父母呢？”

“为的是穷啊！”

她说了后又长叹了一声。

“那末是不是你的父母把你卖了出去的？”

她摇了摇头后说，

“他们大概不是想卖我的，但是结果和卖了我一样啊。”

在这晚上她才把前几次问她不见详细答我的她的过去的身世通告诉我了。

她只知道她的故乡是江北某小县里的一个荒僻的农村。这也是从她的亲戚——一个米谷商人那听来的。她能所够追忆的是她五六岁这位亲戚侯文钦住在镇江的时候，后来搬到南京住了十多年。从小她只当侯文钦夫妇是她的生身父母，文钦待她异常好。也曾送她进入学校，所以她住在南京时由初等小学起一连读了十多年书，读至高中一年级才废学她本希望再升进大学的，但是因为文钦夫人的反对，不得已而废学了。她不明白文钦这样地爱她，而文钦夫人则这样地视她作眼中钉的理由。她又常常听见文钦夫妇常常为她的事吵嘴。

到了她十二岁那年，才知道文钦夫妻不是她的生身父母。文钦家里有一个老妈子，替侯家帮工经过十余年之久的。有一天，当她

从学校回来时，便私自地向她说：

“你问我知不知道你的生身父母么，小姐？小姐的父亲是做过道台的老爷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哟！”

“我的父亲是做过道台的大人物？”

她惊异地反问。

“张鹤翔的名字你听见说过吗？”

“……”

她想，张鹤翔这个名字是常常听见过的。她沉想了一会。

——张鹤翔是曾任C省XX道台，前清一个有名的贪官污吏。他便是自己生身父母么？……不错文钦和来客谈话时，常常会说及张鹤翔名字。……那末，文钦和我的生身父母又是什么关系？她于是又想着了一件一事，即张鹤翔老人是当她八岁的那年秋逝世的，她还隐约记得在那时候，文钦曾为张府的丧事忙了两个多月。现在还常要到上海张老太太的府上去请客。

但她不相信那位六十几岁的张老夫人即是她的生母。

又过了几年，等到她十七岁的那年春，她才知道关于她的身世的一切秘密了。

有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文钦当着他的夫人的面，对珍华说，

“我明天要到上海去，张老太太写信来了，说要你去见一见面。明早我们一早赶车往上海去吧。”

文钦说了后，看了看他的夫人的脸，但他的夫人并不表示反对。这大概是不敢违抗张老夫人的意旨，因为他们还是靠张家吃饭的。张家在江北所购的一切庄园，全是由侯文钦一手管理。换句话说，上海张府的大部分的生活费都由侯文钦经手。

第二天在火车里，文钦笑着对珍华说，“珍呀！”

他俨然以父亲自居，这样地叫她，

“到上海后带你去看看你的母亲好吗。”

他虽然笑着说，但说了后又有几分伤感的神气。

“我不相信张老太太是我的生身母亲。”

“不，你的母亲又是另外一个人，也住在上海，不像张老太太那样老。”

珍华早有所闻她的生身母亲是由上海小花园一家妓楼出身的，嫁给张鹤翔做第五位姨太太，因为和张老夫人不睦，早脱离了张家的关系，她生下来后是由鹤翔负责交托侯文钦夫妇抚养的。

自己的生身母亲是个娼妇出身，珍华在精神上受了一个很重的致命伤，但还尽在空想，母亲是为境遇所迫不得已而入风尘的。

至于她的品格一定是和自己一样的高尚，一定是一位慈祥端丽的母性。

但是到上海来后的现实，把她的幻想完全打破了。母亲的颜色是苍灰的，眼眶周围的晕轮特别的黑，嘴巴又那样宽，常常露出二两颗金牙在卑猥的微笑，尤其是她的紫黑的唇，见了人欲呕。体格也非常的矮小，初看见珍华居然也会伤心地流了三五滴眼泪出来。她好像对珍华说：

“你不伤心么，珍呀？你的母亲是个娼妇哟！”

但是珍华只当侯文钦是向她开玩笑。她这时候的态度是死不承认这个态度卑猥、举动下流的中年女性是她的生身母亲。

初到她家里来经文钦介绍之后，她像有说不出来的惊喜，睁着那给苍灰色的眼眶包围着的眼睛。

“啊！珍呀！这就是珍儿？长得这末大了。也长得这末漂亮了。”

这位女人不转睛地尽在注视珍华，听她的话也有几分是感伤的调子。珍华给这末一看一叫，狼狈得不知所措了，对于这个女人的态度稍抱反感了。

“坐前一点来，给我认真地看看。”

她那样不客气的态度，更激怒了珍华。但看见这位女人。居然也满眶的眼泪，珍华又有感动了。

“侯先生，多谢你了，把她养成了这末一个漂亮的姑娘，该谢你

啊！……我的痛苦也不虚受了。”

但是看那位侯先生只是坐在一边微笑，一句话不说，还是这位女人在继续着说。

“假如在路上遇着，谁敢相认呢。侯先生，你看，她一点不像我吧。”

珍华又恨她的说话太不客气了。她想，在数年前曾在自己心目中幻想的那个理想的母亲、思慕的对象，与现在看见在自己眼前作卑猥状的女人一对，觉得如果真是自己的母亲，那就一生一世无需要母亲也可以了。

在上海住的三天里，见了文钦和这位自己不愿承认的母亲之间有许多不检点的行为，她的十余年来的理想就完全破灭了。她想，她唯有出奔的一途了。

珍华说，她看了《思母泪》会伤心，决不是为思念那个自己所不承认的母亲而流泪，而是为自己的出身——自己的生身父母到底是谁尚不知道的身世——而流泪的。

我的妻就是这样的一个飘泊无依的女子，生长有二十余岁尚不知生身父母为谁的可怜的女子。

想到这层，又觉得今晚出来请杨德顺夫妻吃饭为画蛇添足之举了。很想快一点吃完饭，会了帐，赶紧回家去安慰安慰My dear，并抱抱我的黑炭仔。

## 十九

我于九点半钟回到那家裁缝店的二楼亭子间里来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My love！”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My dear！”

我俩一见面差不多是同一瞬间发声的。我俩数年来没有过这样相敬如宾的态度了。

“那末，谁先报告呢？”

她半坐半躺在靠着床栏，双手拍着将要睡着的黑炭仔笑着向我说。"你先报告你的好消息吧。"

我急于要听她在汪旅长府上得来的好消息。莫非汪旅长知道我穷，替我找了一件小差事么，不然，就是我的妻向汪夫人借款成功了。我猜定她所谓好消息不出这两件之外。

"还是你先报告你的好消息吧。"

妻说着向我作媚笑，——这是她久不向我表示了的。

"好的，我先报告吧。……第一，……"

我伸出左手的食指按了按右手的拇指，故意夸张地说。一面说，一面在方四尺的亭子间心里旋转。

"第一我向B借来了，……"

因为刚才在酒馆开销了二元余，怕给妻晓得了，又吵起来，故关于数目，不能不虚报一点。

"借了多少来？"

"大洋一十五元。"

"他竟借了这末大的数目给你，荣呀？他真是你的知己哟！你以后要常常记念他啊！"

我当下想，B真是得了好彩，无功受赏。可怜的是青芙，我的旧情人，做了牺牲者了。"向B借来的"是第一次欺骗妻，"大洋一十五元"是第二次欺骗妻。夫妻之间尚且如此，他人之间可想而知了。人类何以都是这样恶劣的，只图自己方便，不惜颠倒是非，不惜混淆黑白，不惜牺牲他人，不惜以少数压服多数。这真是等于教训现代人类要学做动物啊。

"第二是什么一个好消息呢？"

"第二是下学期XX大学有聘我当助教授的希望。"

"的确？靠得住么？"

"有八成希望吧，Mr杨说的，我刚才又加嘱了杨，多多替我留意。"

“那末你的事情不及我的靠得住。只要你同意，我明天就要过去了。”

“到底什么事情呀?”

“你赞成不赞成? ……”

“你又没有说清爽，我怎么能表示赞成不赞成呢?”

“汪太太那里的奶妈走了，我要去帮她喂奶给她的小孩子吃，我本来是贱骨头，吃了点滋养就要全部化成奶的。黑炭仔又快满两岁了，早该断了奶的。但是我的奶还源源不断，所以我决意了，答应她把奶给汪旅长的小孩吃，他那边也这样说过了决不敢把我当寻常的奶妈对待。她们前次雇用的奶妈月薪十六元，日常吃得也很好。往后我喂的儿子的奶，待遇总要比寻常的奶妈好些吧。”

我听见妻说出来的好消息，正像是晴天的霹雳。因此我便联想到她从前告诉我的她所不敢承认的下品的生母了。

“珍呀！你何以这样看轻了你自己，我虽然穷也算是一个半熟的学者。假如我能钻狗洞，也或许早做了什么委员，什么主席了，你既然这样看轻自己，跑去一个无聊的小军阀家里当佣妇，那不如我自己出去钻营找一个小官来做做，不舒服些么痛快些么?何况你又是有做XX大学助教授夫人的希望了呢!”

我说到这里，几乎掉眼泪了。妻看见我不表示同意着急起来了。

“但是汪夫人说过了，还是当朋友一样的看待我。……她们家里吃的用的多么阔绰啊!”

“珍呀！你何以说得这样可怜啊!”

我也急起来了，顾不得俗与不俗，第一句是“珍呀”，第二句也是“珍呀”地叫了。在俗不可耐的珍华听来，一定是有说不出来的快感吧。

“事实上是这样的可怜，有甚法想!”

她像有几分埋怨我不能养活她。

"那末你决意要到汪公馆去当奶妈么?"

"……"

她低下头去不说话。这明白地是一个默认。

"黑炭仔怎样呢?"

"我可以带着她一同去。"

"住到汪公馆里去么?"

"不,夜里还是回来,不过要迟些。他那边的小旅长睡着了后,才得回来。早晨要早点起来,再赶过去。"

"你们母女在汪旅长公馆里有饭吃,单留我一个人在家里怎样呢?"

"那由你自己去打算好了。我可不能管了。"

"像这样也算是夫妻么?"

"但是做夫妻仍然要吃饭。"

"你不是常常说,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世界么?原来是你教育了我的!"

"逆转到中古的黑暗时代了!"

我当下不禁伸出双掌捧着我的脸痛哭起来了,但是终没有把下了决心的妻感化过来。想借一哭以感化妻回心转意,再和我同受甘苦,这完全是我的迂腐。我完全是个落伍者了。

妻大概是因为觅妥了职业,暂时无饥饿之忧,也不再向我追问那笔款了。

"也好,我今后天天要在T饭店里过活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没有面包,爱情是难长久维持的。"

蜷伏在妻的足部,辗转反侧了一个通宵,总思想不出一个道理来。到临天亮时,才合眼困了一会。但是等我睁开眼睛来看时,妻和黑炭仔早不知去向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虽在盛夏的时期中,觉得这间小亭子间冷得像冰窖般的。于是我伏在床板上涕泪滂沱了。

## 二十

妻走了后的亭子间，比平时更加面目可憎了，当然，我更不想多停留在这间房子里了。我自己汲些水来洗漱了后，就像从人家里被逐出来的野狗，跑到马路上来。平时在上半天，我总是顿在房里，或胡写几页原稿纸，或抱看黑炭仔看妻烧饭，此刻怀想起来真有不少的艺术的形绪。我站在马路当中。虽然紧闭了几次眼睛，但不见有眼泪来临了。

自妻进汪公馆之后，我们的亭子间多配了一把钥匙，我俩无论多早晚回来，都不相干涉了。妻看我穿的穷，决没闲钱去嫖娼，所以我每餐虽然过了十二点钟才回来，她也不像从前那样对我不放心了。她早搂着黑炭仔呼呼地睡着了。

有一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对于妻完全失掉了爱，一点不思恋她了，她的瘦小的身躯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我只要求着肉体丰满的女性，我希望能感受新鲜的性欲。

又在S旅馆吕焕海的地方看见了章师长、旅长等人。他们是有钱有闲的阶级，像天天在那里消暑。我无意中把讨厌妻的话说出来了。汪旅长听见后，一点不踌躇地对我说。

"你的妻满娇小可爱，你果真讨厌她，就贱价把她让给我做第三夫人吧。我可以为她另置金屋，你有了钱，也可以零碎地去找肉体丰满的女性。"

我当下不单讨厌汪旅长的说话，反表示赞同，也并不怀疑汪旅长是否和我的妻会有过暧昧的关系。同时，我又联想到青芙，觉得青芙虽然老了些，但近来她的丰满的肉体着实令人羡慕。

——和妻离了婚后，就找芙青去吧。青芙才是始终爱我的，她对我情深实胜过我的妻。同时又联想到某咖啡店里的一个女招待，她也是相当美的肉体的所有者。

于是我在幻想中和青芙又和那个女招待的肉身接触了，我反感谢起这位汪旅长来了，因为他替我担负了养活丑瘦的妻的责任。

第二天晚上便不见妻回来了。我也找着了青芙。

好像是在公园里，又像是在某家的旅馆里，我遇着了青芙。一刻间，青芙像从前待遇过我一样地把全身裸露了来了。我也不知在哪一个瞬间裸露出我的全身。她要求我一同到洗澡房里去，但是我搂抱住她了。她像从前一样热烈地吻我。我却失掉了兴趣，对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地热爱了。

“你还是舍不得你的老婆！赶快回到她那边去吧！”她在我的颊上掴了一掌。

“不，我还是爱你的。我和我的妻早离了婚。

我口头上虽然这样说，但心里的确有点思念我的老婆。

和青芙同栖了一个星期后，疲倦于她的性欲了。我从她的身上感到了一阵令人窒息的体臭，大概是因为她经验过的男性太多了。于是我离开了青芙，乘着飞机回到汪旅长的公馆里来了。汪旅长和妻正在欢乐地谈笑，我看见便感着几分的嫉妒。但是他们看见我来了，都很表示欢迎。妻那样地以主妇自居的态度，更引起了我的反感，想立即离开他们，但又想和她说几句话。在这瞬间的我，对于妻不知是恨好还是爱好。汪旅长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忙立起身来出去了。妻也想立起身来跟他出去，我按住了她。她怒视着我一句话不说。

“黑炭仔呢？”

我问她。

“谁要你生的儿女？不是送回给你了么？”

妻冷冷地回答我。

“什么时候送回给我了？”

“刚才叫这里的娘姨抱她送到你那边去了。”

“你不能养她了？”

“他不喜欢她，我讨厌她了。自从到这里来，没有一天不哭着呼爸爸，真讨厌煞人！”

听见妻这样说。我的眼睛又热起来了。同时觉得妻还是和青芙一样的淫荡，没有半点的母性爱。

因为思念到黑炭仔的可怜，我想和妻妥协了，我遏着满肚子的火气，开始和她讲好话了。

“珍呀！我无论如何舍不得你啊！为黑炭仔，我们还是要共同生活。无论怎样，我们是分不开的。”

“但是你有钱没有？”

“我没有钱。但是我的爱情，——对你的爱情，总有些少的价值吧！”

“你只做一个怯懦的书生，做一个主张正义的书呆子，处在这样的世界里，最应受淘汰的。假如你不能够做强盗，或做大流氓，最少也要做一个骗子，那末我还可以跟你去，也值得我跟你去。可你不能做那些，最少在现在，你是失却了做人的资格了，你快点向人间辞职吧！”

“你能够为黑炭仔负责，那我也可以自杀。你因为要求汪旅长的欢心，就放弃了抚养她的责任！”

“她是社会的人了！不是你固有的，也不是我固有的，理她怎的？纵令我们死了，她还是有她归结的。”

我竟没有料到妻的态度变得这样快。从前她的人生观并不是这样的。她爱惜黑炭仔甚至爱惜她自己的生命！

“珍呀！你忘记了我是你的丈夫么？”

我凑近她握着她的手。

“不要再珍呀珍呀地叫了，俗煞人！我不是你的妻子，你怎么对我这样的无礼？”

我不禁痛哭起来了。一面哭，一面想，我这一哭或可以感动她，使她回心转意。于是偷望妻的神色，但她是泰然自若地在微笑。我

气极了,便住了哭,伸手去揩揩眼睛,半点眼泪也没有。"你能哭得眼泪出来?你就有眼泪,但没有钱还是不行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世界上生存的人啊!"

像有人在捶我的大腿,我忙睁开眼睛来看。忽然听见妻在骂我,

"你发疯了么?怎么在梦中哭起来了呢?"

我忘记翻身坐起来,看见妻在搂着黑炭仔睡在那一头,她的脸色在十烛电光之下反射过来更加苍白得可怕。

——不长进的丈夫累了她。她也走出来和由江北飘流至上海的一班娘姨们争饭吃了。我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妻,妻便说。

"你又想以特殊阶级自居了!她们是由江北落荒的农村流到都市上来的,我也是和她们一样啊!我们当娘姨的,一点不会丢脸。只有那些剥削阶级挥金如土的人们才不是人类呢!"

妻发了一阵牢骚之后,又睡下去了。平时就患神经衰弱症的我,再睡不下去了。只是痴望着妻儿的脸,筹思今后的出路。妻说的话虽然不错,虽然理直气壮,但我总不愿意她出去抛头露面当佣妇。我虽不愿以特殊阶级自居,但我总不愿意她出去抛头露面当佣妇。我虽不愿以特殊阶级自居,但我总想要稍为提高些我在社会上的位置。因为想提高自己就不能不压抑他人——到处都挤满了人。有饭可吃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如想吃饭,那非用打倒的方法不可了。同是人类,同是有生存的平等权,我们只是要求吃饭,怎么便加以什么什么的罪名置我爱国、爱民族、爱阶级、爱社会的口号也不能促动我们。多数人没有饭吃,少数人坐汽车,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你尽想蒙蔽下去,也蒙蔽不了的,终有败露的一天。

我痴坐了一会,忽然听见这样的一阵呼声。但我仍然想不出解决自己今后的饭碗的方法来。他们有津贴可领,饱食暖衣的文人只顾图虚名,想做什么翼什么翅的文坛的领袖,然则他们的行动也是等于贪官污吏的提倡整顿。

我像获得了什么结果，在脸上浮出一阵微笑，想叫起妻来向她说，但看见她的苍白的脸色和疲倦的睡颜，又不忍去叫醒她了。

“不要理她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吧，我和妻是住在相异的世界里的人。”

我一个人终夜翻来覆去，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 二十一

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去看杨德顺了。我虽然天天不在家，但我所到的地方是不便告诉人知道的。我几次想去看杨，但知道他的夫人不很欢迎我，所以我几次打定了主意，再行取消，如像我几次对她——我的新欢——一样。

出门时，望了望壁历，知道今天星期六，我便决意去望望杨德顺。

在一家小咖啡店里吃了一盅红茶，和两片 Toast，看挂钟已经响过了十二点了。自妻去后，精神上虽然不十分痛快，但是物质的生活却比从前强多了。因为是一个人，自己懒得动手弄饭，每日都是花费现金在小馆子里过餐。午餐最少一盅红茶，两片 Tosat，还有 Putler。餐餐最少一碗鸡蛋炒饭，有时还多来一个杂烩汤。

我每月的钱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向各朋友处敲竹杠而来的。他们对我的态度，也是很简单明了即是像难民的赈灾一样。到近一礼拜来，最为拮据了，夜里回到家里上床睡觉时，不免发了一声长叹。

妻冷淡了我多个月了，看见我叹气，便问我，

“你又感看了什么不满意的事？”

“任何时候都是不满意的，我是为遭遇到这些不满意的事而生下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说法，那谁都是一样了。”

不像前几天那样愁容满面了。

“但是我是特别的不幸！”

“你又想来骂我了么？只怪得你不能养活妻子！”

“不。我还有资格骂你么？恨只恨我向朋友敲竹杠都敲至山穷水尽了，明天就要绝粮了。”“谁叫你不在家里抽汽炉子！在外面吃饭多花费！”

“……”

我只痴望着电光，不理她。忽然从她那一头，像有什么一件东西飞了过来，恰恰掉在我的颊上，我忙伸手去摸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很新的四明银行的五元钞票。

“真的有金子从天下掉下来啊！”

我见钱眼开，不觉笑出声来了。

“要感谢你的老婆子才对啊！”

妻处在那一头，也失声笑出来了。

我忙坐起来跪在床板上，向着妻磕了两个头说，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啐！”

妻笑着叱了我一声，又继续着说，

“今天汪夫人发了二十元的薪水给我。这真出我意料之外。你看，她对我多客气，她们并不把我当做平常的奶妈子看待。”

仅仅得了她的二十元，又不是不劳而获的利润，妻便这样地对汪夫人歌功颂德起来了。中国民族的国民性最驯良，即由此点可以看出来。同时我也感着一种悲哀——我今剥削妻的血汗了！

想到这点，我暗暗地偷流了二三滴眼泪，但不愿意给她看见。

此刻坐在咖啡店里的一张小圆桌子前，忽然又感着昨夜里偷流眼泪时的感情来了。于是望着白磁杯里的浓红色的茶这样想——这是妻的血哟！

望了望红茶，又看碟里的两片 Toast，——这是烧焦了的妻的肉哟！

最后在这一瞬间，妻是我的耶稣，我的 Messiah！

我淌着眼泪喝完了红茶，嚼完了 Toast，便从后裤袋里掏出那五元的钞票来了。

——这张钞票不久又回到汪旅长的荷包里去了吧！——至少，它会回到和汪旅长同一类的人的荷包里去。……不，不，结局龙是海中之物，它最后是藏伏在汇丰银行，或花旗银行里面的。

第一段，要汇丰或花旗银行允许后援汪旅长一类的人，第二段，要汪旅长允许我的妻在他家里当娘姨，第三段，这家小馆子的主人承认了前面两段的关系后，才肯给红茶和 Toast 给我吃。这是现今社会的机构。只有妻和我之间的一段关系，——把五元钞票不稍迟地丢向我的脸上来，——是值得我去纪念的。但是现代自号站在最先端的青年，连这一段关系都要加以否定，说 Glven 即是资本家 Reciever 即是被剥削者。照他们的笔法，那末当昨夜里她掷五元的钞票给我时，我就该起来大呼口号说，"打倒资本家！打倒我的老妻！因为她有二十元，而只把五元给我！"

小馆的老板开来的帐单是红茶一角，Toast 连 Butter 二角，小账三分，共三角三分，我的五元票刚刚想在我的后裤袋里休养休养的。但又给这位小资本家调向前线去了。她找回一位袁世凯，三位孙中山，还有些零碎的银角子和铜板给我。听着银圆在衣袋里叮当作响，我不像刚才那样悲观了。走不上两步，又摸摸衣袋看里面的银圆会不会掉，忽然又提心那家小馆子的主人会把铜的赝货来骗我。于是我蹲在地面上，搜出那四只洋来，掷在地面上，听听它们的银音响亮不响亮。几个流氓，——自称普罗流氓，便一拥前来，围着我。个个都是面目可憎地口角流出涎沫来，交口接耳在议论。

"这个资本家了！你看他竟有四只洋搁着不用。"甲说。

"向他要！"乙说。

"他怎么肯给你呢？"丙说。

"他如不肯，便打倒他！"乙说。

“不错！”丁的声音更高了。

“攻击他吧！骂他是资本家呢？太冤屈了他吧。”

“冤屈他只有我们里面的人晓得，外面的人还是会信我们的造谣的。不造是非，怎么能制胜呢？又怎么能打倒敌人呢？Propaganda是应当以造谣为原则的！”乙说。

“不错！”丁说。

“对了！我们要趁此时机发挥我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才对啊！中国民族只有这一点？——说谎。造谣，捏造是非，——是世界的！我们要在这一点特别努力，使我们能够成为世界人！”

我看见这些 Cosmopolies 垂涎我的在地面上叮当发响的四只洋，我忙把它们收拾起，塞进内衣袋里去。

一个 Cosmopolite 走过来捉住我襟角，声势汹汹地说：

“打倒你这个资本家！你想把你那四只洋去放高利贷么？”

“Cosmopolite 先生！不要尽是这样近视眼！我只有四只洋，放高利贷不放高利贷都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问题或革命问题无关系的。我又不像你们动以 Cosmopolitansim 为立场，就算拿四只洋去放高利贷，也不见得是怎样的一个罪名吧！前方的银行资本家、军阀资本家多着呢，你们去包围他们吧！老实告诉你们，这四只洋是我家里的老婆在一家人家里当奶妈挣来的苦力钱，我并不是什么资本家！你们是近视眼，但我不怪你们，请你们向前面去吃。”

我真是有郑子产之才，他们 Cosmopolites 听见了我的话，一个个都脸红耳热地便散开了。

“你们或许今天就没有饭吃了。但是，我再过两三天也和你们一样地没有饭吃的。我们同是中国的细民啊！——在这世界中最痛苦的细民啊！——并不是什么普罗。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近视的观察法才对啊！”

我走了两三步翻过头来，垂着泪看见他们向四方八面分散了。我也自走我的路了。

我那四只洋又在衣袋里作响了。

“——就是你们讨厌！什么事体都是你这些脓根酿成的！你们还在自夸自赞的啊！”

我按着衣袋，不准袋里四个洋蠢动，沿着 Pavcment 走到杨德顺的家门首来了。

我敲了一会门，不见里面有人出来。我便转到后面去敲厨房门，一推就开了。

开门的是杨的妹妹润英，抱着她的最小的侄儿。

“你哥哥在家？”

“病了。”

“你的嫂嫂呢？”

“出去了。”

看润英的脸色十分憔悴，我想她也是在病着的，不过年轻的人吃苦之力强些吧了。

## 二十二

走上楼，踏进杨的房里时，便闻着一股臭气，——炭酸和腐败了的蛋白质相混合的臭气。我胸口作恶，想把刚才吃下去的红茶和面包吐出来，忙急行了一次深呼吸，忍耐下去了。

“啊，Mr 邓，你真来得好！……”

杨斜靠在一个大枕头上，看见我走了进来，只说了这一句，双行眼泪忽然夺眶涌了出来，他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感伤态度，真把我骇倒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请坐，请坐。润英，倒茶。”

“不必客气。”

我才说了这一句，我觉得愈行近他，便愈闻得着那种臭气。坐在他的床面前，才看见他偎着一个睡着了的小孩子。

“是哪一个？”

我唐突地问他。

“阿二儿，她比我还病得厉害。”

杨夫妻叫他们的子女是阿大，阿二，阿三仔这样叫法的。

“什么病？”

我故意装出惊异及同情的态度来问他。但是过后又不禁自责起来，——当你听见他说病时你没有半点痛痒的感觉，因为病着的是他，不是你，是他的阿二儿，不是你的黑炭仔。当他十二分伤感地引你为知己而流着泪告诉你他的阿二儿在病得如何之苦时，在他真有说不出来的会断肠那样的悲痛时，你那里却以全副的精神去倾听他的哀诉呢，还是只在思索你袋中四只洋用途及思念你的新爱人。

我这样地自责了一会后，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了。即是前星期新爱人曾要求筹五块钱，准备于下星期三要用的。

——爱情和金钱比较起来，还是金钱可亲啊！不然，当新爱人叫我筹五元时何以心里不觉怎么样地痛快呢。

据杨说，阿二儿患的是急性肺炎，而她本来是有慢性肺病，M病院的日本医学博士告诉他，阿二儿的病是颇危的症候，须要多多注意，他因为看护女儿，一连两晚上都没有好睡，由前晚上起，他自己的体温也陡然地增加至三十八度五了。

“都是天气不良所致的结果啊。”

宿命论者的杨在怨前几天刮了大风，害了他的女儿着了凉。

“嫂夫人呢？”

我想，丈夫和女儿都病在家里，当主妇的杨夫人应当在家里才对的。因此再问了问杨。

“……”

杨不回话，只低下头去。但也不听见他叹息，他像对于他的夫人绝望了。

“嫂嫂是前天出去的，还不见回来？”

我受了他们兄妹间的凄寂的景象的刺激，便真觉着杨夫人等在一家大旅馆里和她的情人还相搂着没有醒过来。同时由这样的直观，便幻想到她不耐家庭的枯燥和寂寞，最初只是出去抹抹牌消遣，后来由娘家的姊妹介绍认识了几位趁青春期内及时行乐的摩登青年，那些青年只是向她求暂时的安慰，而她也以同样的心理图一时的物质的享受，双方都不是真心的地在恋爱，而只是互相利用而已。杨的夫人，最初对丈夫儿女还有些系恋，虽然整天的在外面，但在晚上，最迟九点十点钟时分，一定会回来的，到后来，渐次地沉溺下去了。看惯了大酒店里的头等客室的设备，回来看见污秽凌乱的房间，就觉得比牢狱还要可怕。并且杨的夫人是个嘴馋的人，在外面恣意地吃喝惯了，回到家里，看见由小姑弄出来的黄豆芽和白豆腐，没有半点油气，不冷不热地摆在她的面前，她真个提不起筷子来。

我痴坐着幻想了一会后，随便又问了一句。

"有什么事体出去了的？"

这半是起因于我的好奇心的质问。

"到谭家去了，大概是打麻雀打昏了吧，嫂嫂真贪打牌。"

站在旁边的润英这样地回答。

"不是的！"

杨作色起来，斥驳他的妹妹，润英也变了脸色，表示出一种不该说嫂嫂过分的悔恨。我当时也为她抱不平，并且不明白何以杨这样的偏爱不明。但看见他在咳嗽得那样厉害，知道他的神经，已经是有些 Abnormal 的了。

杨咳嗽了一会后，继续说：

"她哪里还想到家呢？她一天不出去找她的姘头，她能熬得过去么？"

"啊呀！"

润英从旁叫了一声。

“你瞎猜吧。”

我微笑着说，是时润英也为嫂嫂辩护。

“嫂嫂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哪里有我这样详悉！”

杨说了后，又咳嗽了一阵。

“我如果是由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博士，那我也有气焰去上法庭打官司，宣言和她离婚了。”

杨在病中还看报纸，并且能说笑话，这却特别了。

“你真有经济能力，自然也不难得博士或硕士的学位了。”

我也凑凑趣和他说笑。

“你的话怎讲？”

“你有钱到西半球去游一年或半载，回来就可以自称硕士博士了。谁会来检验你的文凭么？”

杨向我招了招了，我凑近前去，便闻着一股臭气，他的嘴凑近我的耳朵，我忙掩住我的鼻儿，他告诉我，他的夫人的姘头是怎样的人，这真把我吓倒了。

“怎么她能够认识那些人物呢？”

我骇了一跳，睁圆眼睛呆望了杨一会。

“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她大前天晚上，拿了束西纸给我，要我和这个小女儿一同进××病院去。……”

“那不很好么？”

“老邓未免太看不起人了！谁要那些臭钱？她还雇了一位老妈子来，要她招呼我家里的事，也给我辞退了。她简直当我是个乌龟公了！”

“但是，看着你的小孩子病得这样厉害，也不请医生看看么？”

“我向学校请了两星期的假，不好意思向学校借款了。前月领来的薪水早用完了。还当了些冷天的衣服，——都不值钱的，——

一共当了八块钱，都给那家日本人的医院剥削去了。”

杨又告诉我，他送小孩子到日本人办的医院去诊察时，所看见的日本医院里的一件有足记述的事件。

杨说：

“——日本的医术委实不错。那家日本人的医院的候诊室里坐满了各色各种人，真可以说是人种展览会了。不过这间广大的候诊室里中间，有一条大防线，把病人分成两列，一是 Eoreign Line，一是 Chinese Line，前者包括白人和日本人，后者包括中国人和印度人。大概前者是代表支配阶级，后者是代表被压迫阶级。这样的分类法不知道是根据哪一种 Lsm 呢。在后者的一群中的印度人，大概并非是归化了中国，而是 Chinese 这个字广义化了。”

“这大概是有产和无产的区别吧。”

我听见杨说到这里，便插口说了这一句。

“不对！因为 Eoreign line 里面也有比我们穷的日本人。”

“那是无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事实上虽然是无产者，但他们的意识还是布尔乔亚的。”

“那是一种观念论。我看一切问题之在某一个人能成立与否，完全由他个人的利害关系为决定的。我看日本的无产者，决不至于为中国的无产者而否定他们之布尔乔亚同胞的。我认识一个朋友是 Marxist，但他在 Moscow 和俄国的一个 Maxist 冲突了，那边的 Marxist 同志，便给他八十元的美金，赶他回中国来，不许他住在 Moscow，名义是违犯党纪，要压迫他人，要欺凌他人的时候，更加以违犯党纪的罪名，这是不足为法的。理论不必讲得高深。我们只请事实来证明好了。对 Moscow 的办法既然不赞成，那么何必去学它的皮毛，说有什么什么意识呢？”

我给杨这末一驳，不禁难为情起来了。我是久住过日本来的，日本的民众怎么能够和中国和中国民众站在一条战线呢？——不单日本，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吧，我们只有自图解放。

杨继续说：

“——我和一个印度人并坐在一张梳化上，这个被压迫者名叫Aluiano 我问他患了什么毛病？他很率直地告诉我，他在一家野鸡窟里染着了淋病，我和他是说上海话，因为他的上海话实在流利。”

——以下是我和 Alujan 的对话。

“你怎么也到日本人的医院来看病？你们印度人没有病院，也该到英国人的病院去。”

“我会说日本话，我的英国语差些，我现在也是替日本人住家的地方看弄堂，日本人比英国人好啊！”

——Alujan 说到这里，伸出左手的拇指来接着说：

“顶括括！顶括括！英国人不好美国人更刻薄！——他们有钱给你，但不当你是个人，只当你是畜。英国也是一样。只有日本人还当我们印度人是人，尤其是日本人的太太们，每逢年节打赏不少的钱给我。当她们走过身边时，我恭敬地向她们行一举手礼，她们没有例外的都回敬我一鞠躬，你想，白人的婆娘能够做得到么？恐怕屁还不肯放一个。……白人也不当你们中国人是人哟！……”——Alujan 一定要拉中国来陪衬他们印度人，这却引起了我的一段反感。同时亦可怜他们只希望帝国主义者不当他们是畜牲就十分感激了。啊！可怜的印度人！于是我问他：

“你看我们中国人怎样呢？”

“你们中国民族有一种弱点，幸灾乐祸，即是专找他人的小小的坏处，而泯灭他人大部分的长处，且爱捏造是非！……”

我当下又觉得这个泰戈尔的同乡，到底不凡，居然看穿了中国民族的最大弱点。过了一会儿，我由他患花柳病的事实，联想到他的家室问题来了。

“你结了婚没有？”

“英国当局禁止我们结婚。表现的理由是无生产能力。其实是怕我们印度人口增加了。这却可以不必担心！我们印度人口只有

一天一天减少！决不会增加的——因为印度人一天比一天穷，一年比一年穷了。大多数人不能养活自己，哪里还有余力养活妻子呢！”

——Alujan 这几句，完全是现代的中国人的写照了。

“你替日本人看弄堂，每月有多少收入？”

——Alujan 听见我问他，忙伸三个指头来。这当然是三十元了。同时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在这里看病，每天要五块。我来了六天了，花去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这个月，我要在弄堂口的木房子里白坐一个月了。”

——Alujan 说着探手到内衣袋里去，拿出一个小皮夹，打开来取出一张五元的钞票说，

“你等一刻，又要跑回日本人的金库里去了。”

杨说到这里，他的阿大由下面哭着走上来。阿大儿今年七岁了，还没有上幼稚园，身上的衣服异常污秽而褴褛，左手满染着黑垢，在揉眼睛，弄得整个脸尽是黑斑了。她只哭着呼妈妈，好像在说。“妈妈，我这样可怜，——爸爸和妹妹病了，我一个人出去，受了邻人的欺侮，你还不回来吗？”

我看见她哭，登时又起了一个直觉，不禁发了一阵小布尔亚式的伤感，但是无补于这个无产者杨顺德。

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叹着气向我告贷。

“不瞒你，我不单没有钱看病，现在家里米都没有了。”

我当然不能看着他一家几口人饿死，把刚才的四只洋分了一半给他。在当时虽表示得十分慷慨，但是走出来后，一想到那四只洋的来历，又不禁心痛起来了。

“妻啊！你不单是我的耶稣！不单是我的 Messiah 啊！”

我真是这世界里的极端矛盾的人。我一方面想念着我的妻，但一方面却走向我的新情人家里了。

# 二十三

在途中，我受了我平日的Stoicism的功迫。我的这Stoicism，在妻虽然是十分有信用，但在我，只觉得它是个薄弱的存在。

自妻到汪公馆当奶妈去后，我每天都是不安于室。我花了几块钱的车资，在法租界奔走了几天，目的是想找青芙。虽然照她所指定的旅馆通了两封信，但是杳无消息，于是想多在法租界走走，或可以碰着她。这虽然是我的无聊而又可耻的打算，但我实在太孤寂了，再难坚守我的Stoicism了。

寄了两封信去后，不见她复信，又不见退回，于是我直觉着她是先对着我两封信作鄙视的微笑，其次擦根火柴把它烧了，想像到这点，我就无理由地恨起来她了。

在法租界后的一天，——我决意老着脸皮再在那边奔走一天，不得结果便不再去冤枉花车资了。——忽然在××桥××公寓门首，遇着了我的表姐李晴芬。我的父亲本有四兄弟，三姊妹，我的二姑母是嫁给一个同乡姓李的，——前清某省的候补知县。这位晴芬表姐，就是二姑母的最大的女儿。李姑丈早年死了，所以二姑母常带着她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住到我们家里来。我的祖母十分痛爱他们，也常常留住他们，不让他们回去。的确，据我看来，我的祖母之痛爱孙儿实不及她之痛外孙儿。

我比晴芬只小一岁，从小在一块儿玩，我的同堂兄弟一共有八九人，但晴芬最和我合得来，记得我是在十二岁那年，居然会向晴芬姐使眼色吊膀子了。有一次是夏始春余的一天，晴芬回李家有三个多月之久不到我们家里来了，这次因为是祖母的诞辰，她才跟着她的母亲来。脱去了冬期的笨重的棉衣，换上了初夏的潇洒的衣袋，更显出她长大了许多，也美丽了许多。尤其是她那条滑油油的纯黑的辫子，在她的衣背上左右地滚来滚去，另具有一种美丽。我不禁尽注视她的脸，——不转睛地赏鉴。等到她觉着我在注视她

时，便红脸低下头去了。恰好这时候，二姑母走过我们的身边。

“妈！你看营弟的一双眼睛，多可怕。有威光呢。”

“那是叫做贼眼睛。”

她笑着继续说，

“祖母不是在骂他么，她留在食柜里的几包茶阳羔，都给荣弟偷去吃干净了。你看，等一会，他爸爸回来，他要挨打了。”

“我是贼眼睛，想偷晴姊吃啊。”

二姑母听见我的话，倒不见得怎样介意。但看晴芬的态度，好像十分不好意思，红彻耳根了，在生理上初变化的她，对于什么事体，都是那样神经锐敏的。我说要“偷她来吃，”像给了她一个很深的刺激，同时我只是向她使眼色，她便是说我是“两眼有威光”，这是使我十分感激她的。

——说不定我们能够订婚呢。

若由第三者看来，晴芬姐并不算是个怎样的美人，比起我现在的妻来，至多不过是半斤八两，并且都是带几分近视，——在我反为是一种媚力的近视。一般都说她是中等以下人姿色，不过她的女性的温柔增加了不少的美，不像我的妻举动粗鲁，高声大气地那样讨人厌。

自那回以后，我便常常思念她了，——现在想来，这真是一种极纯洁的恋爱。但是她因为年纪长成了，罕得到我们邓家来了。每逢家中有件小小的喜事，我便会向祖母、母亲或伯母问：

“晴姊怎么不来呢？”

我也知这样的问法是不妥当的，因为该问二姑母，并且还有两个表弟。因我年纪小，祖母、母亲并不知道我是在思恋晴姊，但是伯母忽然笑着向我说，

“荣儿，你这样喜欢晴姊，我替你向二姑母作个媒好么？”

我听见伯母的话，脸上起了一阵微红，虽然没有回答，但心里希望这个婚约能成为事实。

到了十三岁那年，父亲主张我进侵信会的教会学校，目的在习英文。因为父亲走过南洋，知道处在二十世纪，英文是不可缺的工具，有英文比较容易找饭吃。教会也办有女学校，我便向祖母提议，要她劝二姑母也送晴姊进侵信会的女学校念书，听说晴姊是十分愿意的。只是她的顽固的祖伯父，——以家长自居，但对于二姑母母子，又不负经济的责任，——拼死命地反对洋教。

“那是会吃人的洋教，不能驱逐他们，已要可耻了，反想去吃他们教么？”

宗法社会的传统把晴姊想求学的志愿压抑下去了，她只跟附近的蒙塾先生念了两三年书，便废学了。

进了教会学校之后，我还是十分思念晴姊，到十三岁那年冬。竟会对她发生猥亵之念了，因为我也是早熟，才满十二岁又八个月，生理上便达到了转换期。

有一次的星期日，我偷偷地一个人跑向李家来，我家离李家不过只有五里多路程。她的屋门首有一口池塘，池塘的一隅有一株苍苍的榕树，这株大树下面是一口井。我看见晴姐正在井旁洗衣裳。她已经把她的双脚裹起来了，在我们的乡里女人尽是天足，只是在定婚之后要用半尺宽二丈多的缠带，把脚略裹小一点，这是已订婚的象征。现在看见了表姐的脚上带上了这个象征，在我的眼睛映成一个流着鲜血的伤口，我的双眼已经满含着眼泪了，我不会叫她，也不会走动了。

等了好一会，她像看见了我，忙跑近我的身边来。

“啊！不是荣弟么？”

我一时不会开口，眼泪扑簌地掉下来了。

“怎么？怎么哭了？你家里有什么事体么？”

完全不了解我的心的晴姊，竟直觉得我是送讣来给她的，就算祖母或父母死了，也要不到我来送讣帖啊。她这样地不了解我，更使我伤心了，我的眼泪就像子母河里的水般了。

"怎么你尽是哭不开口?"

她只手摸着我的肩背了,她最初像想搂抱我,但到后来又觉不妥,只伸出她凝脂般的手来抚摸我的肩背,

过了一会,我才指着她的双脚问她,

"晴姊你缠了脚么?"

"啊呀!"

她满脸绯红了,同时,她也像明白了我的来意,她的眼睛里含着几粒金刚石了。

"荣弟,到那边小墩后面人家的墓坟上去谈谈吧。"

她拉着我的手走,她以这样的态度对我,使我更觉得自己是她的小弟弟了。

两个人在墓坟的拜坍上坐下来后,她紧握着我的手,这使我十分惬意。但是一望到她的脚,又觉得受了一个致命伤,心痛难熬。

"单特来望我的么,荣弟?"

她颤声地问我。

"晴姊,我的两眼还像从前那样有威光么?"

我揩了揩我的眼泪故意地睁大我的眼睛给她看,也不自觉地同时紧闭着嘴,鼓起了双颊。她看见我的幼稚的怪样子,不禁失声笑了。但是我知道她的笑只是泪的堆积。

"你怎么这样早就缠了脚呢?"

过了一会我问她。

她沉吟了一会后问我。

"你没有听见祖母说么?"

"什么事?"

她看了我一眼,不说话,再过了二三分钟,她才开口,

"荣弟,我定了婆家了哟。"

"真的?"

"谁愿意撒这样的谎呢?"

"那你不能嫁我了？"

我这句话不觉冲口而出，她听见后又红了脸孔。

"你的丈夫是怎样的人？"

我好像以这件事为最必须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订了约才告诉我知道的。听说是在大霹雳埠开矿的人家，家里有些钱。……"

"我是问做你的丈夫的人。"

"他在香港吧。"

"在香港做什么？做生意？"

"在皇仁书院读英文教习。"

晴姊说了后表示出几分得意的神气。这真是等于把一块冰向我背上打来，又要呼痛又要打冷抖。

——自己是浸信会高小的一年级生，而晴姊的丈夫是官立中学的教习。那真是小巫见大巫，相形之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假如在那时候能够像今日这样地开通，我一定不顾一切，早搂着晴姊给我一个亲吻了。

## 二十四

在教会学校初升进高小二年级，正是初春时分，一连两个多星期都是寒风细雨。开学式那天校长——一位美国牧师——报告了本年当如何改良及设备一切之后便告诉学生们，他今年寒假出香港去时买了一个大足球回来了，往后我们每星期可以练习一次的足球。同学听见，都很欢喜。只有我，若无感觉，因为晴姊就在两天内要和那个讨厌的皇仁书院毕业生成婚了啊。

其实我和曾锡福。——晴姊的丈夫，——并没有会过面，不知道他是白的还是黑的，我只断定他是个讨厌不过的人，最可恨的是祖母和母亲，常常提起他的名字来，这真使我听见十二分的厌烦。

命运终于不能挽回，晴姊也终于给曾锡福那位新任官立中学

英文教习夺了去了，嗣后我便对她绝望了，受了这个打击后的我反转努力读书了。

有一天校长忽然宣布，我们学校里要聘请曾锡福先生来担任三小时的地理，用英文课本教授。——以用英文本为时髦是那个时代的陋习。——由下星期一开始上课，这个星期六先请他来校演说。

同学中除我一个人外，都是热烈地欢迎这位曾先生，他们以为官立中学的教习肯俯就这家高小教员的位置，在我们学校是再光荣不过的事了。

我终于有瞻仰这位曾先生的丰采的机会了，我也听过了他的讲演了，于是自己又有些惭愧起来。因为他穿着漂亮的翻领西装，样子赶得上我们的校长英伟了，——在那时代在全县城的确再找不出二三位剪辫子穿西装的人来。他还说了许多中国需要研究洋务，以抵制外侮等等的爱国话，博得了全堂学生的喝彩。我因为先有了偏见，由晴姊的关系，总不愿意鼓掌，好像某山州草县里的愚民，不服输同县的卸任知府而趋媚外来的小知县一样。

有一次的星期六大概是阴历三月初旬，天气很和暖，我在上半天很早就回家中来，当我走向祖母的上房里时，待要揭竹帘，就听见二姑母和晴姊的声音，原来她们来了。

我想转身不进去，但先给晴姊看见了。

“荣弟，回来了吗？快进来。”

她很欢乐地在笑着叫我，这却更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对她虽然绝了望，但很想看看她，尤想知道她婚后的情状，于是我脸上发着热走进祖母房里来。

“二姑母和晴姊特单为看你的，所以拣了今天礼拜六才来。”

我只向二姑母鞠了一鞠躬，便坐在靠门房首的一张方木凳儿上面了。晴姊原来朝向祖母那边坐着的。此刻翻转身朝着我来跟究我学校里的事。

她只十六岁，但是俨然是一位妇人了。一个笨重的圆髻儿给黑丝网络着压在她的大脑后，比她从前的毛辫难看得多，尤其是脸上多搽了引进白粉，十分刺目。

祖母常常问她的丈夫的事，但她都是否定，都说她的丈夫不好，这又使我听见十分的高兴，她每说了一句关于她的丈夫的事，便会看我一眼。

“他在你们学堂里教书教得不好吧。”

她笑着问我了。

“马马虎虎。”

我随便回答了一句。

“马马虎虎？”

她跟着我的口气也说了这一句，不觉高声地笑起来了。

“他对你们还和气吧。”

她后来又这样地问我。我当时误解了她的意思，以为她是在夸赞她的丈夫。

“他完全不像个男子汉，谁都说他太温柔了，像一个女子。”

她说到这里又狂笑了。的确，曾锡福先生真是个小旦式的人物，——支那式的美丈夫。大概晴姊对于这点，是十分得意的。

但是到了端午后，曾先生不单不到我们学校里来教课，连官立中学的教习也辞掉了。因为他父亲的生意需要他去帮忙，出南洋大霹雳去了。

晴姊自曾锡福去后，常常来我们家里，一连住三五天和一星期不一定。暑假期内，我由学校搬回家里来住了，这时候我对算术最有兴趣，每天一起床抱着石板不忍释手。但在这炎热的期中，晴姊更常来我们家中，有时一住半个多月，她每天，——尤其是老辈们吃过中饭睡午觉的时候，一个人闷得慌，便常到我的书房里来和我说笑，我们间又恢复了小孩子时代那样的情景了，我们当然会常常谈到两性的恋爱问题，可怜在那个时代，我们只有梁山伯和祝英台

的故事做我们的谈话资料，说到梁山伯怎样笨，不能领悟祝英台的恋爱的暗示时，都会红着脸笑起来。

我从我母亲处听见晴姊已有了身孕，这消息又有几分使我惊愕。

还是暑假期内的一天晚上，月色很好，我们都围坐在屋前的桅杆台上乘凉，听一位堂伯父讲《再生缘》给我们听，这比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好听得多了。听到孟丽君为避刘家的婚事出奔的一段，有几句弹词是：

"上云书奉椿萱座，幼女无知冒渎深，姻眷已偕皇甫姓，岂堪失节入刘门……"

我看晴姊听到这里：忽然背过脸去好像在揩眼泪，因为她的脸在桅杆的荫影里面，我虽然接近她坐着，也看不清楚。

"你哭了么？"

我凑近她的脸问她，一阵莫名其妙的香气刺进我的鼻孔里来了。

她摇了摇头，伸出只手来推开我的脸，我乘势促着了她的手不放，尽在抚摸她的掌，幸得背着月色，并且大家都热心于听那位堂伯父念弹词，没有一个人注意我俩的。

三伏期中的天气，她只穿一件白色的薄洋布褂儿，我由掌而腕，由腕而膀了。她虽然略摇动了她的给我捉住了的左手，但像怕给人知道，反任我抚摸：不再拒绝了，她只把脸翻向着那一方面，若不是她的袖筒太窄了时，我真想××××××。

夜气渐深了，那位伯父也结束了他的故事，只和我们几个年轻人谈时事了，那些叔伯婶们早散了，我便向那个伯父要求把《再生缘》借给我读。

"我的给人家借去了。你到城里去买一部来读不好么。还有《天雨花》也好看呢。"

于是那个为老不尊的伯父告诉了我们左维明戏妻的故事，虽

然在月下，我看见晴姊的脸在发红。

第二天，我的胆儿陡然大起来了。在下午两三点钟时分，她照到书房里来看我时，我要求她坐到我的铺上来。

“荣弟想讨老婆了呢？”

她高声地笑着说。这使我吓了一跳，因为是怕给书房外的人听见难为情。但她泰然自若地走近我的铺位前，和我并坐下来了。

“我俩就并坐着，给人看见，谁还会说什么吗？”

她再笑着向我说。她这样大大方方的态度，反使我感着一种重压，不敢动手了。但是那种香气，那种肌色，那种肉感，都促起了我的心房的鼓动。

“你教我念那些小说好么？”

“什么小说？”

我问她。

“×伯父讲给我们听的再生缘和天雨花。”

“没有书怎好呢？”

“我托邻家的××伯母，上城里买这两部书去了。——买来送给你。”

这使我感着一种惭愧，同时感着一种快慰。买铅笔，买练习簿，已经揩了这位表姊不少的油了。

我想再伸手去摸她的腕，但给她的那种庄重的神气阻住了，不敢动手，她常向着我微笑，这更使我不知怎样对她好。

那两部弹词终于买回来了。她居然得了祖母和姑母的同意，要我教她念。嗣后她便自由地在我的小书房里出入了。究其实是我自己胆小，他们都不会怀疑我们有什么，——我们也的确没有什么。

我的每日的功课，——算术完全放弃了。每天只在翻读那两部弹词，有时相对着笑，有时又相对着流泪。我俩并坐着同念一本书，不单臂膀常常会相触着，有时也曾挨着大腿部。我们都当做没有感

觉，大概双方都在想由这个接触获得一些安慰。

有一天，我的右颊触着了她的右颊，这在双方都是半有意识的行动。我看见她的双颊绯红了，同时看见她向着我一笑。

“告诉二舅母，要早点替荣弟讨一个老婆才好。”

“怎么说？”

我也和她说笑般的地反问她。

“怎么你尽是喜欢向我身上摸摸索索呢？”

她说了后又凝视了我一会。

“我不愿意这样早讨老婆。”

我忙这样地回答她，也表示不再求来亲近她，但是敏感的她，早看出了我的反动的态度，忙向我妥协。

双方都觉着有不能须臾离的情势了，但都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这种感情是什么一种东西，即在《再生缘》和《天雨花》里面，也找不出这种名词来。

我俩都情不自禁地相搂抱了片刻，我触着了她的胸部，我的脸色苍白像死人般的了。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好呢？”

我不明白她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只痴望着她一会。

“今晚上没有月亮了吧。”

她忽然又这样地问我。

“没有了，过了二十了。”“今晚上我们还是到这个桅杆台上去乘凉吧。”

我也不明白她的真意，只点了点头，我只相信她是爱我的。但是那晚上她终于骗了我，害我在那桅杆下等到十一点多钟还不见她出来。

第二天早上，还是同一桌吃饭，我看见她的双眼绯红的，祖母以下全桌的人，像下了戒严令，都没有话说，不像平时那样热闹了。

吃中饭的时候，便不见晴姊了。她们说她吃过了早饭，就回曾

家去了。

我十余年之久不见她了，她留给我作纪念的两部弹词也早遗失了。我只听见她于那年秋赴南洋去了，也已经做了四五个小孩子的母亲了。

谁也没有料着十余年之后在上海潦倒中的我还能够遇见这位旧情人，——在今天说却变成新情人了。

## 二十五

年轻的女性都在嫌厌我老而且俗，但是前者有既遂的恋人青芙，后有未遂的恋人晴姊，前有中国的女性，后有日本的女性，从四方八面来包围我，我今后也可以"晴啊"、"芙呀"地叫，叫到自己听见肉麻，岂不是可以自豪了么？

——年轻的女性啊！你为什么为我老而且俗而伤心？我的晴姊、我的芙，还有的老婆，并不嫌厌我俗，也不嫌厌我老，请你们宽心吧。

我遇见了晴姊，真有说不出来的欢喜。便得意忘形地起了许多幻想。因为潜伏了十余年之久的对晴姊的热烈的情火，又高涨起来，暴发起来了。

一别十余年的情人同志，一别十余年的两性相知，应当是追索前情，互相以泪眼相看的。但是我老了，不能像青年人那样能激发热烈的情绪了，只能表示出一些感慨无量的表情以促动晴姊对我的同情而已。我装作一番悲楚的表情之后，看见立在我面前的晴姊，不单没有表示半点感情的紧张，并且尽是望着我傻笑。

"想不到会在这个地方碰见你。"

她只是笑着说了这一句。

"你怎么走来上海呢，一向不是住在南洋么？"

"我正是为找你到上海来的。"

她这样说，使我疑心她是患了神经病，于是更急于想知道她的

过去了。

“你曾家一家人都来上海么?”

“我早和曾家脱离了。”

她的这句话更使我如堕在五里雾中,找不出头绪来了。

“你此刻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里。”

她指着××公寓对我说。

“……”

我想她的生活何以竟会萧条至这个情况!她虽然不能住东亚大东那些大酒楼,但也该住在平安、大安那些整齐一点的客栈才对啊。

“请到我房里去坐坐吧。”

她引着我进了××公寓,她住的房间是二楼二十五号,异常的窄小,行李也只有两件。

“告诉我,你为什么来上海的?”

我坐下来后还是急急想知道她的过去的生活。

“刚才不是告诉了你,特单来找你的。”

她尽笑望着我。当然一别十余年,双方都变老人了。但是她十六七岁时的可爱的面影在我的网膜上还是活现的。

“晴姊,不要开玩笑了。你有家有室的人,怎么说来找我呢?”

我急起来,也怪她的态度太不正经了,于是我沉下脸来。

“真的我是找你来的。我听见你在上海卖文章,赚了不少的钱,所以想来要你分一部分给我,因为我现在不能生活了。”

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想我并没有赚钱,就算我有钱,也是我劳力换得来的,她也不该厚着脸皮,这样不客气地向我要钱的。

“你是为要钱而来的,不是为爱情而来的。”

我心里不舒服,颤声地质问她。我这句话像在她的心里上起了绝大的作用,她忽然流下了泪来了。

我和她谈了半天,看看天黑下来了。XX公寓的茶房走来问要不要开饭。我忙邀晴姊到俄国餐馆去吃饭。

在餐馆里晴姊才告诉我,她是因为丈夫在南洋娶了亲,并且从前的生意也倒闭了,他现在只是替人家管簿书过活,所以小孩子都由她带回乡下去了。

她在乡下住了半年多,生活实在太苦,所以筹了一副盘川到上海来找我,并想寻一个职业。她又说,她在南洋学会了接生,看护病人及当保姆等技艺,在乡间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在上海来寻生活。她最后还要求我在她未获得职业以前,补助她住公寓的房钱,并替她介绍相当的职业。

"有饭吃,每月又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就够了。我不敢想怎样好的职业。"

她这句话更引起了我无穷的伤感!便答应她为她留心找职业。——我是多末不自量力的人啊!自己尚找不到职业,反想替人家谋职业,同时又恨自己不中用,不能做特殊阶级,没有二三十万。如果自己有了那些钱,但至少分一半给晴姊了。

我想了许许多多欲为晴姊尽力的事,但到后来还是归结到我俩间未遂的恋爱上头去了。恰好我新从一个在南京做新官的朋友那里敲了一笔竹杆,就起了诱惑诱惑她的念头,因为我和妻许久不接近了。但她忽然先问我:、"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了她我的近状,但她像不十分相信。

"你不愿意我到你家里去,我不去就是了,不过你要常过来看我哟。"

她这时候又有些伤感的样子,这瞬间,她是和十余年前暑假期内每天午后到我书房里来时那样的美丽,一切的前情都一幕幕地在我的网膜上再演出来了。尤其是回想那回月夜在桅杆台下并坐着偷摸她的臂膀时的情景,我周身的血液也忽然腾沸起来了。我真的想过去搂她了。但向餐室里环视一下,有好几对的白人男士占有

其他的座位，在热烈的吃喝，大概都是俄国人。于是我对晴姊说：

"他们恐怕要当我俩是情人同志吧。"

"管他们当我们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老了，他们要猜我们是夫妇，也让他们去猜好了。"

晴姊说了后，拿起玻璃盅来，把盅里的冰冻汽水喝了一大半。

我想看她这样说话，或许她还比我有意思呢。于是幻想到能够接近她时候的欢乐。但是一反想，过往后怎样呢？自己不是又要多一重负担，多负一个人的生活上的经济上责任了么？因为又起了戒心。吃了三碟西菜后，吃水果了。我在剥一个蜜桃，一面剥一面问她，想再试探她的意思。

"晴姊，你还记得呢。"

她泰然地回答，这却使我失望了。

"那时候你不觉得我无理么？"

我红着脸问她。

"那时候你的身体才发育，但又还有些小孩子脾气，才那样的顽皮，我倒不觉得什么。"

她也有点脸红起来了。

我不便再说什么话来挑动她了，因为她总是这样老乞横秋的。

吃过了饭，我会了帐，一同从小饭馆出来，已经是满街电灯了。马路两侧的 Pavement 上也挤着了许多人在来往，我忽然感着一种哀愁。

"晴姊，也变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

"你想回去看你的老婆了么。"

但她不是笑着说，真使我不能捉摸她的意思。老实说，自己实在想带她去开旅馆，纵令她十分不愿意，也可以用几分强迫。因为她形单影只，并且在客，何况她又不是十分讨厌我的。想到这里，胸口便不禁跃动起来。但只一刻间，忽然又有一个"我"抬头起来在对我冷笑。于是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实在丑恶。

“怎么样？荣弟，你要回去了么？”

“Um……。”

“还早呢。到我的客栈里去再坐一会。不要紧吧。”

很想邀她去南京大戏院看电影，但一想到要花一块几毛钱，又觉得舍不得，于是答应了她送她回到XX公寓里去。

两个人相对坐在一间木栅的小房子里，觉得十二分的闷热，我不住地流汗。

“你太热了吧。我就打一盆冷水来给抹抹汗好不好？”

“不必，不必。”

我忙止住她，她便没有去了。

“打赤膊不要紧。”

她又这么说，使我又有些感激她。

“打赤膊太野蛮了。”

我一面谈，一面走近窗口，想吹吹风，无意中在她的小桌子上，看见一封信，封面的字体怪丑的。收信人是写着她的名字，发信人是“南京旅馆陈。”

“谁寄给你的信？你有熟人在南京么？”

她听见我这样问，忽然慌张起来，忙走过来收拾那一封信。

“不，不。是旧日在南洋认识的女朋友，她的丈夫在中央什么机关当什么委员，我想托她找一个职业。”

“南京找着了事，你就要到南京去了？”

我有点不愿意她往南京去，故这样问了问她。

“为吃饭计，不能不去，家里的小孩子们在等着我寄钱回去啊。”

她说了后有点凄然的样子。我不禁也发了一种感慨，并悲叹自己之无能，不单无能力援助姊，也无能养活老婆。大概也是一种消极的英雄主义吧，在中国个人的英雄主义最发达的。

我们足足谈了两个多钟头的话，大部是小时候的追忆。无意中

我和她并坐在她的床沿上来了！窗口不时有凉风吹进来，不像才回到来时那样酷热了。望着窗外苍灰色的天空上的几点疏星，又翻转头来看见这个半老佳人（？）青年时代的恋爱的情热忽然勃发起来了。

“熄了电灯，怕要凉快些。”

“那就熄了它吧。……不过，怕客栈的人笑我们呢，……也不要紧。”

她顺从我的意思，站起身来走过去把电灯熄了。她仍然回来挨着我坐下来。我想或许她比我还有意思，大概我们间的青年期的恋意潜伏得太久了，此时才暴发出来吧。我想伸手去摸摸她的臂膊，但因胸口跃动得太厉害了，不敢发作。

她忽然走过去，坐在窗前的小桌边子，这给我一个失望。但是我还是不能放弃，于是也站了起来，跟着她到小桌子前，立在她的身旁。

邻室的一阵麻雀的音响像雷鸣般的，从外面听得见的是汽车的轮音。

“我们穷人住到繁华的上海市里来，反增添了无限的悲哀。”

她说了后又叹了一口气。

她尽担心她的生活问题，而我也正在上海为面包而挣扎，真的没有心思谈恋爱了。想到这点，我又冷了半截，于是决意向她告辞。

“不早了，明天有空再看你。……”

我突然地向她说。

“你真地要回去了？”

她反倒有点愕然。

我俩在灰暗的小房里相对地站着，相距不满半尺，无意中手和手触着了。她忽然紧握着我的手，笑起来了，电器的传导般地，使我的全身起一刻间的颤动。

“明天有空，务必要来看我啊，荣弟。”

她的声音带几分的凄楚，至于脸色如何，则无从看见。我乘人之危般地伸出只手来揽住她的颈项。

“晴姊，我俩行个西洋礼，——接一个吻好么。”

“怎么你还像小孩，荣弟。……我们老式人，不懂得西洋礼。你是说亲嘴么？怪难看的，也不干净。”

“不要紧。”我像蛇一般的固执，我的最后目的还是这一点，我把脸凑近过去，但她背过那一旁去了。

“快不要这样，荣弟！”

她的声音有些凄切，同时她把电灯开亮了，我不能不松手了。

我有些恨她何以这样不近人情，但是看见她的双颊上挂着两行泪，不觉吓了一跳，忙向她谢罪。

“晴姊，这是我不对。你恕了我罢，我再不敢了。”

“不。……不。……我没有什么。我觉得没什么。”

她竟呜咽起来了。我再说了些不相干的话去……安慰她，她只频频地点首。看看她的态度并不怎样地恨我般的。

我临行时，她揩干了泪，还送我出公寓门首来。

“明天有空要来看我哟，我一个人真寂寞。”

我应了声好，急忙地走向电车路口来，转回身看她时，见她还在公寓门首望我呢。

## 二十六

站在路侧等电车，一面在悔恨不该对晴姊太唐突了。像我刚才那样乘人之危，真值得雷打火烧。我又想犯这样地道德上的罪恶，上帝也该罚我穷一辈子了，我今生今世再无需去希求富贵了。

我看看人家店里的时钟还没有响过九点，知道妻正在汪公馆里喂奶给旅长的公子吃，不能这样早回家去，我一个人先回去，在亭子里冷冷清清多么难过，于是决意在T里弄口下了电车，到一家小客栈里看两个同志，——并不是什么主义相同的同志，只是在

没有钱这一点上是同志,——他们都是K学院的教授,各担任三小时的功课,每小时以大洋二元五角,三二如六,三五一五,七块五角。四七二八,四五十二,每月恰恰有三十元Big—money的收入,但是不能请假,请了假要照扣。收入虽然少,名誉总不错,也算是大学的教授啊。

这两位朋友一个姓屠,他们在现代黄钟毁弃的中国,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前程吧,最多也只能够以穷大学教授的名誉终其身,所以不必去介绍他们了。但是这两位孤傲的朋友则自称不愿与鸡鹜争食,孰是孰非,我也无从判断了。

我是来熟了的,一进来这家小客栈,便直上二楼,走到李的门首来了。

——天气这样热,何以紧关住了房门,莫非睡着了么?

我正想敲门,忽然听见李在里面说话的声音,

"喂,喂,喂,再跳一个Walty吧!"

——这有些奇怪了,莫非他诱骗了女学生。关起房门在和跳舞享乐么"于是我像看见李在搂着一个女学生亲吻。

我当下有点惊异不知道敲门好还是不敲门好,忽然又听见屠的笑声。

——原来他们都在里面,就有女学生也不要紧了。

于是我拍了一下门,门随手开了。李和屠相拥抱着正在房里团团地转着跳Walty,他们看见进来的是我,才松了手。

"这末热,何以这样高兴?"

我笑着问他们俩。

"没有钱到跳舞场去,只好这样地过过瘾。"

在暑假前,我就托了他们替我留心介绍我到学院去担三小时或六小时的课,当时李便对我说K学院只有法科和政治经济科,没有文科,所以不好想法子。我晚上来看他们,也不过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好消息。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K学院的事,于是我

不能不先开口问他们了，虽然是带几分惭愧。

“K 学院何时开学？”

李看了看屠，没有即刻回答我，于是屠苦笑着对我说：

“我们还没有接到聘书啊。下学期这个苦饭碗也吃不成了。”

我想，他们尚不能续聘，自己当然更无希望了。同时后悔不该不自重问他们这句话。看他们的脸上也没有刚才跳舞时那样的高兴的神气了。

“我们下学期的生活真不得了啊。”

李叹息了一声。

“你还好，是独身，我还要寄钱回家里去。……Mr 邓，你怎么样？”

“只写点扯烂污的文章，到各家小书店去钻营钻营。”

我说了之后，看他们又沉默下去了，我无意中望了望壁上的月份牌，月份牌上半部是印着一幅中国的美人画。美人的眼周围上，加上了一幅黑框镜，人中和两则也填上了亨利四世式的胡须。这大概是这位青年大学教授在暑假中的消遣工作。房里的大小物件都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在房门的一隅壁上也居然挂着一把很新的，柄上会发亮般的网球拍，这倒是很别致。

## 二十七

我由杨顺德家里出来。便急急地搭上电车赶到法租界××公寓来了，响过三点了，正是酷热的时分，我走上三楼，走到晴姊的房门首，看见门扉紧闭着，推了一推门像从里面闩了，倾耳细听，又听不见了什么声息，我想找一个缝隙望望，恰恰门扉上一条裂缝也没有，想找茶房来问，又不见有一个人影，大概全公寓的人，不是出去了，就是睡中觉去了吧。于是我再敲了一下门。才听见里面晴姊像从瞌睡中惊醒来时的声气，又等一刻，才看见晴姊一边扣衣扣，一边把门打开来，她像没有预想着我会在这时候走了来，满脸通红

的，不知道请我进去坐好还是不请我进去坐好了。我也很留心望了望她的房里，比那天多了一个漂亮的大皮箱，这倒不见得使我惊骇。但是看见一个年近五十岁的男子打着赤膊，从她的床上坐起来时，我的灵魂就像给打到十八层地狱底了。

"晴啊，是哪一个？"

那个老人打了一个呵欠，一面拿着一条毛巾在揩背上的汗，一面问她。她这样镇静的样子，使我直觉着他和晴姊是夫妻关系，最少是有很深的关系了。

"是我的一个表弟。"

晴姊的脸色恢复了平时那样的苍白了，她的才从梦中醒来的微弱的眼睛，但对我又是有可言喻的媚力。我想她何以肯让这样老丑的人作丈夫呢？

"请进来坐，请进来坐，是邓先生么？"

那位老人一面系裤腰，一面伸脚到床下去，扳住了拖鞋，站了起来。

"天气热的不成话，恕我没有穿褂子了。"

听这位老人的说话，明白是我的小同乡了，我再看看晴姊脸上又在发红了。

"这是你的姊丈啊。"

她好容易才说了这样一句。

"你还没有告诉邓先生知道么？"

那个老人的性情像很和气，他说了后，便哈哈地笑起来。

"Yety hot!"

声音虽不好，但他居然会说英国话。经他们解释了一会后，我知道了晴姊因为生活上的压迫，才嫁了这个南洋伯。这位南洋伯不在南洋安分守己做生意，偏要以华顿有功的革命的名义走回国来。想谋当一位什么委员。结果是两头无成。

这个老人说，他在南洋的开有一家西服店，他是个西服裁缝

师，在从前生意不坏，二十年来合计也赚下了三万五万的。此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扔给祖国作革命应援金了。在革命当局当然早把这件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在他本人却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功绩，这次回国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近状不甚佳的生意托了一个侄儿，自己把从前革命要人们捐款时给他的收据的纪念品一起带回来，还有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和称为热心爱国的志士，急公好义的仁人等几片新闻，他把这些东西都给我看了，证明他是有功党国。最初我很看不起他，但到后来看见他那样的纯朴，那样的天真，又不禁对他同情起来了。

"在金钱上，我们在南洋的广东福建人，——尤其是我们广东商人帮助革命的力量最大，牺牲也最大，假如总理不死，我们决不会这样冷冷落落的。……我从前也和总理同席一起吃过饭的啊。"

于是他一五一十地向我诉说他从前如何地热心革命，如何地接济了款项，当欢迎总理时，他也是招待员之一，大家一同拍照过来。于是他又把那张纪念像片取出来给我看。

"总是我们广东人不中用，不能为总理伸气啊。"

他最后告诉我，他到南京去拜访从前在南洋的承认的现在的几位当局，但都给他以闭门羹，当他是一个无聊的小商人，无识的南洋伯。

"我以为这次回来能够得个小小的官职，那末也可以荣光耀祖了，我本打算一接到委任状，便回乡里去扫坟，在祖父母父母墓前行三跪九叩礼，也可以博得乡人们的礼赞，听着快活，殊不知是一个大大的失望了。"

他又叹气了，我听他说了许多蠢话，只是觉得可笑，没有回答他。

"现在弄到旅费全无，今早才拍一个英文电报到南洋，叫侄儿赶快寄款来接济。"

"晴姊你原来是准备出来坐衙的，怎么前几天不告诉我呢？"

我笑着向晴姊说，但她只是脸红红的没有回答。

“你们姊弟许多没有见面了吧？”

那个老人一面穿上衣，一面对晴姊说。

“有十五六年了吧。”

晴姊笑着看了看我，但知道了她是改嫁了这位南洋伯，我对晴姊绝望了，也觉得晴姊不像前几天那样高洁，那样美好了。

“你们谈吧，我要到裘仲仁先生家里去一趟。”

我听见过裘仲仁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个同乡，在南京侨务委员会当什么职员的，那个老人走后，晴姊才告诉我他姓谭，也是住在大霹雳埠做一个裁缝匠。

她和她的丈夫曾锡福的衣服都是由他一家包做的，所以他常在曾家出入，又因为是同乡，所以日久便有说有笑了。他常常称赞她怎样的貌美，怎样的动人，最初，她只当他是爱说爱笑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真心地思慕她，当然，她听见他的赞词决不会讨厌的，不单不讨厌并且感着几分快感。自曾锡福因蓄了妾，不常到她的住家来之后，她愈觉得这位谭裁缝是她的唯一的知己了。她终于和曾锡福决裂了，便决意带三个小孩回故乡来，谭裁缝听见便自告奋勇。作了她们母子的护送人，由新加坡赴香港的途中，因为是同一个舱房，在海上的第二天晚上，她便不能拒绝他了。

“若不是因为小孩子们可怜，我真不愿意再嫁人，荣弟我真没有面目见你啊。”

晴姊说到这里，泣然流泪了。

“曾家知道这些经过么？”

“还不知道，知道了时，他们一定不让我和小孩子们见面了。”

“老谭如找不着职业，不是要带你回那边去吗？”

“不，我不愿意再到南洋去，他也不能回那边去了，他倒没了等红毛鬼的红帐，回南洋去要坐牢的。”

“那你们不是很有钱的了？”

“本个角子也没有。”

“为什么？”

“他把生意交给了他的侄儿，但那个侄儿是个靠不住的黑良心，自我们回国来，只寄了三百元回来给我们。……”

我衣袋里还有两只洋，打算送给她的。现在看见她有了男人，当然无需我的资助，也觉得自己太不量力了。

但是，她却没有记忆那天所约。

“你答应替我筹的五块钱，带来了么？”

她说了后又有些脸红了。

“你有老谭，还缺钱用么？”

我说了后故意地笑响声。

“我们真是穷极了，就有钱他也吝啬得很，此刻要他给我三元五元寄回乡里去不是容易的事，我答应了我的弟妇，每月至少要寄五块钱回去。不然她不能替我看孩子了。”

晴姊说了后再欷觑起来了，看见她在伤心，我便想像到她的几个小孩子在乡下的农村中，朝啼暮哭母亲的情景来了，又觉得她实在可怜。

“近三两天替你带来吧，今天只有两块钱，——原有四块钱的，给一个贫病的朋友拿两块去了，——我们的生活已经陷入地狱了，比我们更困苦的细民怎知了呢！什么时候才得太平、大家有饭吃啊！”

## 二十八

知道她是属了那个谭老先生的人，并且刚才看见他俩同午睡的情景。我对她绝望了，但是自己还是不想离开她，尤其是在老谭走后。

“他几时回来？”

我问她，谭是不是要回来和她一同吃晚饭。

“那没有定规，他到裘先生那边去，一定要打几圈的。”她这时做出搓麻雀的手势给我看。

“我们看电影去好么？”

我知道了她和谭的关系以后，对她的态度也不似前几天那样的庄严了。和她说笑话也轻易了许多。

“你能够带我出去走真是再好没有的。老谭只顾他自己的事，天天把我关在这间小房子里，闷死人。”

她开始装束了。白竹纱褂儿套黑裙，那是数年前在乡里最时髦的女学生的装束。在目前的上海落伍衣式，一定是到处遭人白眼的。好在我们是穷惯了的人，并不希罕有钱有势人的垂青。

“你不像有了三十岁的人啊，看去至多只有二十五六岁。”

“不要笑我了，我知道我老了。要像你的老婆那样年轻，只有等待来生了。”

她拿出一方小手巾掩着她的嘴，在红着脸笑。

“晴姊，我不是说恭维你的话。”

“苦了半生的人，还不老么？”

“假如你没有受过那些劳苦，恐怕要像那班做新式商品的女生一样的好看了。”

我和她一面笑着一面走出公寓来。我们先搭公共汽车，后搭电车，赶回虹口来看三等票价小洋二毛的电影。看了之后，又在武昌路一家小饭馆里，各吃了一个香肠咸蛋饭。那家馆子里的客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好容易才吃了那顿饭。各人都流了一大批汗水了。

在影戏馆里，我和她并坐着。我的手有好几次摸着了她大腿部，但她像无感觉般的。她这样的冷静态度，引起了我的很大的疑惑，同时，也给了我一些麻醉的酵菌，不过她和老谭的关系，确实是提高了我对她进攻的勇气。于是从前潜伏着未发的情势。突然地高涨起来了。

“此刻到什么地方去呢？”

从那家小饭出来，她这样地问我。

“你想回去了么？回去迟了，老谭会说什么话吧。”

“一点不怕。……荣弟，他是一个老好人，不过外貌差些，我老实告诉他到什么地方去来，也不要紧的。”

“我们到公园乘凉去好么？等到十点钟回去还不迟。”

“好的。”

我们只花了十六个铜板，就给电车载到K公园门首来了。再花了二十个铜板，就可享受逛公园的乐趣了。

我们只拣游人稀少的地方走，没有月色，距路灯又远，相距十步八步，就看不清楚对象的轮廓了。

我的外衣搁在我的左腕上，右掌不知从哪一个瞬间起，搭在她肩上了。我只看见她在薄暗中翻过头望着我笑了一笑，并不表示拒绝，这更煽动了我过去的情热。

我们找着了一张铁梳化，梳化背后是一带灌木林，地点是十分幽寂，不像草场那一头那样喧嚣。晴姊说她走累了，所以我们坐下来歇息。

我们才坐下来，就听见灌木林里面有男女说话声音，更吓得我再次流汗了。

听女人的声音，明明是杨夫人，男人的声音也像是听惯熟了的，不过一时想不起是哪一个来，但不一刻，我又像着了电般地触悟了——想起了杨顺德告诉我的话来了。

现代是枪械万能的时代，有了枪就有钱，有了钱，便可以支配一切了。此外一切好听的名词，都是空文，只能骗骗细民，哪能够骗有枪阶级呢。你们青年，尽在挣红脸高呼，太不值得了。

——不行么？——男音。

——在这些地方怎么行！——女音。

——这样才有趣。——男人的笑声。

——快松手！——女的骂声。

——不行？——男音。

——……

——不行？男音。

——由你！——女人的低小的声音。

这后便是一阵的沉默，我和晴姊都听呆了，尤其是晴姊，当然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们都像服了麻醉剂，不能说话了，我摸了摸梳化，已经染了露水很湿润了。

我一声不响地坐近她的身边。从后便把她楼住了。她像没有留神我的拥抱，不表示何等反应，但也不拒绝。

"晴姊。"

我的嘴巴才凑近她的耳根，便移到她的唇上，晴姊也像陷于热烈的状态中了，不由自主地，全身靠到我的胸部上来了。她对于我一切动作都不拒绝，只有到最后一着，她却从梳化上跳了起来。

"荣弟，我们走吧。"

我还是拖着她不放，拼命一拉，她再次倒在我的怀抱里来了。我对她的动作十分的激烈。

"荣弟，你要叫我死么？"

"我不想杀死你，但我要复仇"

"我和你有什么仇。"

"你从前为什么不爱我？"

"那时候不是我作得主的。"

"你在那时候心里有我么？"

"那时候的心整个给你的影儿占住了。"

"那晚上约了我，怎么后来又失约呢？"

"她们看出了我们太亲热了，不准我出来。第二天，外祖母不是叫我回去了么？"

我磨灭她愈激烈，她好像愈感受着快感。但是对于我的最后的要求，只是拼命地抵抗。她说，无论如何她决不能做对不住我妻的

事。

我待和她辩驳，忽然看见又有一对男女并着肩拉着手在我面前走过去，那个女性说话的声音，明明是我的旧相知青芙。这使我又骇了一跳，再听见那个男性的声音，是一位支那人，并不是日本人，但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在黑暗中看不清楚，而他俩又很快地走过去了。

我想今晚上真是奇遇。她才知道上海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了，能不赖性的结合，他们怎能够长久把友情维持下去呢！大概那个拉着青芙的臂走路的人，也定是个有枪阶级了，于是我又触悟了。看那个人的后影，有些像章师长，怪不得青芙近来这样的阔绰。我忽然地冲口念出两句唐诗。

“圣代即今多雨露。……不重生男重生女啊！”

“你在说些什么话？”

晴姊看见我在发痴，推了一下我的身体问我。

“我想，我的黑炭仔长大起来时，能够嫁给一个有钱的军人，那末我晚年不单有吃有穿，也有洋钱搁在帝国主义的银行里了啊！？”

“你真是个全无廉耻的人！”

晴姊居然板起正经的脸孔骂起我来了。

“晴姊，处今之世，若尽顾着廉耻，便不能发财做官了。中国变来变去还是黑良心的人获得最后的胜利。”

“那我不认你是我的表弟了。”

“我没有真地干无廉耻的事，只是起了一些这样的念头罢了。你便不能和我结合了么？那你真是个落伍的分子了！该劳苦一辈子！”

晴姊终于拒绝了我的要求，理由是我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等到黑炭仔长成后准备把她送给军阀的念头。晴姊真是个时代的落伍者，她完全不知道，现代的中国人哪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靠有枪阶级吃饭呢？

## 二十九

十二点钟时分，回到家里来，看见妻脸色苍白地坐在床沿上在痴想，妻常是这样的态度的，不过由我的直觉，知道她今晚上的神气特别不同。我想，至少她定是发病了。

“黑炭仔呢？”

我先问妻，明知小女儿是睡着了，不过想借这句话来做开始和谈话的机会罢了。但是妻还在发痴。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这可叫我有点生气了。

我再不说什么话，走到小桌子前，看见桌上有一封信，由封面的笔迹，可以看出写信人的手当写字时是颤动得厉害。我忙拆开来看，从封里面掉出一张小片，上面写有两行字。

“质如兄，小女于三天前后死去，我痛亦苦，在沪上只有兄是我的唯一知友。一切乞赐援手，顺德上言。”

最初我以为妻是为杨的女儿而伤怀，但过后一想，也不对，因为那封信并没有拆开，纵令送信人告诉了她，她也会拆开这信封来看的。大概送信人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家里。

“杨先生的第二个女儿死了呢。”

我自言自语般地说了，但看妻仍然动也不一动。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事体？”

妻还是不理我，我也不再去管她了，自己想立即到杨那边去，但是衣袋里只剩有七八毛钱，走去看他，反会害他失望。若没有五元以上的大款，是不好去得的，我又想像那个死了的女儿的母亲的行踪，大概又跟那个旅长到哪一家酒店里去开房间了吧。

我第二天起来，看见妻正在抽汽炉子烧饭，有一个多月没有看见这样的情景了。

“怎么不到汪公馆去？”

“……”

妻仍然不回答。

“你请了假么?”

我坐起来问她。

“请了长假!”

妻说着不觉笑出声来了。

她的这样态度倒使我惊异了。

“为什么事要请长假?”

我问她。

“他们不许我带黑炭仔到他们家里去,所以索性我也不去了。”

汪公馆不许妻带黑炭仔同去,理由是她会和汪公子争抢吃奶,妻常常左奶喂汪公子,右奶喂黑炭仔。汪少奶奶看见便不喜欢,要求妻白天不要抱着黑炭仔一同到他们公馆里,妻便和她驳辩了,理由很正当,即是留小女儿在家中,不单会饿死,也没有人看管。汪少奶奶便说:

“你的邓先生整天没事,坐在家烧饭,不看小孩子,做什么?”

妻告诉了我后,我不禁脸红耳热起来,觉得自己实在太不长进,也太不中用了,每天只是坐在家里怨天尤人,嫉妒他人由劳力挣来的代价,骂军阀享乐,是布尔乔亚,还算是道理,但有几位朋友,由他们日夜不息地劳动,在大学里工作或绞脑汁写稿子换来的代价,对他们也要眼红,也要捏造是非去骂他们两句。像自己具有这样卑劣的性格,漫说无能革命,也实在无资格做人。

“从今后要改过自新了!”

我挺直我的胸膛,伸了一伸双拳,高叫了一声,妻给我吓了一大跳,忙翻转头来骂我。“这算是什么样子!”

“以后我要改过自新,做一个好人了。”

“你说改过自新,就不知说了多少回了。”

妻冷笑了,我想再和她说话,听见下面裁缝店里的学徒走了上来,我忙打开房门一看,那个黑瘦的像猴子一般,只当了半年的学

徒便把眼睛弄近视了的小裁缝匠递了一封信过来给我。我看封面的笔迹是日本女性的。

“呵！青芙！青芙！我的救星到了！”

我心里暗暗的喜欢，忙拆开信封来读。

“谁来的信？”

“啊！内山老板来索债的！”

我随口撒了一个谎，妻也相信了，妻实在可怜，想起来真对不住她。自结婚以来，一向对她说话中，有 95%以上不是由衷之言或撒谎。但是我哪里还管许多呢。现代的中国，虽提倡了许多 ISM，但是归结都是 Egoism。

这是中国现代青年的思潮，当然我也难自居例外。

青芙的信是这样的内容：“质如，许久不见了，现正有一件事要问，并且也于你有益，请于本晚来 T 酒店三楼九十二号一叙。”

信虽是用日本文写的，但决不能骗妻是内山老板的账单，于是顺手把它撕了。

“怎么可以把它撕了呢？”

“有钱还他么？不撕掉怎的？”

我还故意骂了内山老板几句，倒把妻瞒过去了。虽然在和妻相对着吃饭，但那颗心早跑向 T 店去了，只恨太阳走得太慢了。

我吃过了饭，嘴也不揩，开水也不喝，就走出来。第一个目的地当然是杨顺德的家中。

世态炎凉，像这样 Eqoismx 极发达的世界，恐怕没有一个人去安慰这个不幸的人吧。

才踏进杨的家里，就联想到自己的黑炭仔也死了时，……自己比杨身体强健一点。……不，我们完全不同！他还有一个大女儿和一个小男孩儿。总比我强些。“总之，这些都是黑炭，不值钱，该死的哟，中国的黑炭多于明珠。”

走到杨的楼上，只见润瑛抱着阿三仔在流泪，阿大像哭倦了，

伏在床上睡着了，身上的裤子，脏得不成样子，若和我的黑炭仔相比较，那末，黑炭又有资格配称明珠了。

润英告诉我，广东同乡会的善堂替他们殓了阿二仔，不知葬埋在哪一块地方去了。杨因为昨夜里呕了血，也由善堂送他进了慈善堂医院。

"可怜的还是这些生存的弱者！"

我临走时这样想。同时又直觉着那些军阀们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数不尽的洋钱，永生永世不拿出来用，反要利用公家的名义去向帝国主义借债。

"可怜的生存着的黑炭仔们和军阀们存在在帝国主义银行里的洋钱怎么连接得起来呢？"

我骂了一声思想混乱后，便搭电车到T酒店来。

虽然时刻早了些，但是不愿意看妻的苦脸，我觉得有些饿了，依恃身上还有七八角小洋，再走入平日常进出的小咖啡馆里去吃了两块Roast，一盅咖啡，然后赶到T酒店三楼九十二号房来。敲了敲门，开门的果然是青芙，我喜欢极了，忙向她身上上扑来，表示亲热，因为我依恃从前和她有关系，对她一点不再客气。

"尊重些，有人！"

她低声地对我说，我忙抬头向房里一望，这却把我骇了一大跳，原来章师长还坐在那边的椅子上吸着雪茄，我脸红耳热地向他点了点头，他很傲慢地回了我一礼。在这瞬间，我十分惭愧，好像是调戏了这位军阀太太般的。其实我和青芙的关系，比他和她的关系更正当更自然呢。

我想有这位讨厌鬼——在中国最多量生产的军阀——在这里，不单休想和我的老相知接触，恐怕连借款也不便开口了。

但是那位军人泰然自若地在跷着脚叫我，

"邓先生！"

给他这末一叫，我的骨头又有点轻起来也，我像给施了催眠般

地走到章师长面前去坐下来，和他谈了半个钟头，才知道他是想拿枝枪杆到N大学去当校长，因为N大学的校董会看见近来的学生太嚣张了，要请军人来弹压，而章师长也自负得很，不客气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愿当校长，不过要找一位秘书代表他常驻学校，对付学生们，物色结果只有我是才能胜任。我也摆了一下架子，

“让我再考虑一番吧。”

我口上虽然这样说，但心里却喜欢得了不得，因为这是可以提高我的资格的。

幸得我由九十二号房出来时，青芙也跟了出来，我想再不向她说钱的事，再没机会了。

“青芙，亲一个吻好么。”

“你疯了吧。”

“是的，发洋钱疯了。”“那你说要钱就好了，何必侮辱人呢。”

“我不是侮辱你啊。我实在是爱你啊。”

“但你是穷光棍，我是师长夫人了。你刚才说的话不是侮辱我吗？”

“你是什么时候勾搭上了那个武家伙的？”

“在中国的武家伙是最能干的，会带兵，会刮钱，会做官，会办教育。”

“你们行了结婚礼没有？”

“你没听见么？我们结婚的时候吃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哟！”

“不管你们的事了，我只问你，此刻有钱没有？”

“伸出手来吧！”

她向我笑一笑，我真的伸出手来了，又是一束钞票。谢天谢地！我现在也间接靠军阀吃饭了。

我拿那束钞票忙赶到杨的住家来，分了十元给润英，又赶回来看我的妻和黑炭仔打算再骗骗她，这笔大款是从一个友人那边借来的。

# 三十

十点多钟回来裁缝店的亭子间里，看见妻又愁容满面了。我本想告诉她，已经筹了一笔大款回来。但此刻看见她的样子，又全无高兴了。

“吃了晚饭没有？”

“没有。”

妻无精打采地说。

“怎么又不高兴起来了？”

“黑炭仔病了，有点发热。”

“黑炭仔发热？”

我有点吃惊，怎么病神也轮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走近床边，低下身去看看睡在床心里的黑炭仔，听她的呼吸，稍微急促一点。按了按她的额，温度也稍稍高一点。我想，这不是了不得的重病吧。“着了凉吧，不甚要紧的。”

我忙安慰妻。

“怎么她这样昏沉沉地睡呢？”

“睡了许久了？”

“有半天了。”

我再仔细地低下头去听了听黑炭仔的呼吸，果然比平时有点不同。

“让她安睡一晚上，明天会好吧。”

我想小孩子伤风咳嗽是免不了的，均以不必大惊小怪。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温度又高了些，也呻吟起来了。

“看这样的情形，非请医生不可了。”

我当下这样想，同时摸摸袋里的昨天敲的竹杠，今天大概非退财不可了。

我告诉了妻要出去找医生后，便匆匆忙忙走出马路上来。正打

算到××医院去请医生，忽然听见有个人在后面叫我，

“老邓！老邓！”

我忙翻转头来看，原来又是一个同乡姓王的，在中央大学当助教，他问我想到什么地方去，我便告诉了他。

“不要到××医去，那边诊费和药费都贵得很，请他们出门，我怕你出不起那些价钱，出诊一次要十五元哟。”

我听见也害怕起来了，忙问他有什么办法。

“我介绍一位医生给你吧，也是自己的同乡，可以不要什么诊费”。

“是哪一个？”

我忙问他。

“德国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龚士宾。”

“龚士宾？我请得起那位大医生么？”

“同乡人有何所谓。我在德国和他同学，我写封信替你介绍吧。”

王很热心地取出了他的笔记簿，从簿里撕了一页白纸下来，用自来水笔写了几行草书。我看见他这样热诚，也不便拒绝他的好意了。

其实，我本认识这位龚博士，有名的最大架子的医生。他是大马路三家大公司的专用医生，每月有数千元的收入，他怎肯到我们穷人家里来呢？还有一件事使我不敢十分放胆地去请这位龚大博士的就是我在三年前由H埠流转到上海来时，蒙H埠的友人李医生写了封信来介绍我去认识这位龚博士，在那时候，我十分高兴地整其衣冠，持着李医生的介绍信来拜候龚博士。我是文艺界的名人，而他也是医界的博士，加以李医生的介绍，我想他一定是十分地欢迎我吧。

但是我走到他的洋房子面前时就有点胆怯起来了，再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也实在太不像样子。我先在传达处问了问龚先生在

家不在家。

“是来看病的么?”

那个门房打量了我的衣服一下,不大理睬地问了我一声。

“我来拜候他的,这里有一封汉口友人托我带来给他的信。”

我说了后把那封信交给了那个门房。

“你等一些些啊。”

门房接了信,进去了。好一刻才出来。但他并不招呼我到客室里去坐,也不告诉我龚博士在不在家。我又不便多问,我想或许龚博士还在读那封信呢。

站在门廊里,觉得有点冷。但也没法,只好忍耐着。我只把那些诊察规则和病院章程念了一遍又一遍,差不多等了一个多钟头,仍然是杳无消息。于是我问门房,门房看见我还留在这里时,也有点惊疑的样子,听见我再问龚博士在不在家,他像觉悟了一件什么事般的,微微地点了点首。

“我替你再去问一问啊。”

等了五分多钟,那个门房又出来了,手里拿着小洋四毛对我说:

“这是龚先生给你的。”

他脸上浮出一种狡猾的笑,这真把我气得无话可说,只认自己晦气而已。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实在不愿意去请这位大医生的。但一方面又想,为女儿生命安全计,又该请好一点的医生,并且王又说,由他的介绍,可以不要什么钱,于是我决意再向龚博士的府上走一遭。

王教授的条子,比H埠李医生的介绍信有效,龚大博士竟惠然肯来,他当然忘记了三年前李医生给他的信了,我也觉得不便向他提起来说。今天肯光临我家来看我的黑炭仔,我对他实在有说不尽的感激。

“龚博士到底还是个仁人啊！”

我心里暗暗地赞叹。回到家里后，我和妻只是恭候龚博士之来临。过了半个多钟头，果然看见他的汽车停在我们的居室门首了。我忙走下来。那些成衣匠和学徒门看见有乘汽车的贵客来访我们，个个都改了态度，也对我肃然起敬了。

博士提着一个小黑皮夹子，一踏进门看见挤着满屋里的成衣匠，他的眉棍就紧蹙起来了，转过屏风，当上扶梯时，因为光线不足，又害他踬了一脚，从这位博士口里便啵啵地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出来。走进我们的亭子间里后，脸上更表示出一种绝望之色。他只按了按小孩子的脉博，连听诊器也懒得取出来了，诊了脉博，试了试温度之后，便取出一张四方笺来，用铅笔写了二三行洋文，交给我后便匆匆地走了。

他虽然没有仔细地诊断，但是我深信他是著名的医生，一定十分有把握，又看见他真地不索诊费，十分对他暗示好感了。对妻称赞了龚博士之“仁”后，又称赞他之“能”。

“他不要钱，恐怕不十分负责任的。”

妻满脸愁容地说。

“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不顾名誉的么。”

“他诊察穷人潦草点。”

“……”

她的这句话，我又不敢否定了，不知要怎样回答才好。

“我去买药回来，给黑炭仔服了再看。”

我待要出去，忽然看见汪公馆的娘姨匆匆忙忙地满头满脸走了上来。

“邓奶！”

她看见我的妻，叫了一声。

“低声些，我的黑炭仔睡觉了。不要惊醒了她。”

妻向她摇着掌说。

"不得了,你快点去!"

她的声音虽然低小了些,但神气还是和刚才一样慌张的。

"什么事?什么了得了?"

我问她了。

"我们少奶奶的小宝贝有点不好,哭着要你。少奶奶说,你要快点去,带黑炭仔同去也可以。"

"我的黑炭仔也有点不好。"

我替妻回答了她。

"但是你总要走一趟,我们的小公子小宝贝哭得太厉害了。没有人止得住他。"

妻看了看我,我也一时不知要怎么样谢绝他们好。

"你快点去检药回来再说吧。龚先生不是说黑炭仔只是有点感冒么。喝了药水能够安睡,不再呻吟就好了。"

妻对我说了后,又对那个汪家的娘姨说。

"你回去对你的少奶奶说,我这里放得下手时会过来。他吃了我的奶一个多月了。是我的奶子,他不好,我该去看看他的。"

妻半似对我说,半似对那个娘姨说,汪公馆的娘姨便走了。

等我买了药水回来,妻对我说,汪公馆的人来催她去,催了三四趟了。最后还说了些恐吓的话。

"自己的女儿病了,还能理人家的儿子么?"

"但是不好得罪他吧。汪旅长多厉害的人,万一他的儿子不好,不埋怨死我们么?"

我也觉得中国的军阀是开罪不得的,只有合着掌跪在他们面前歌功颂德,你才能够获得生存权。

把药水给黑炭仔喝了后,妻再喂了一点奶给她吃,她便睡下去了。忽然听着楼下有人在高声地叫我们,仔细一听原来这趟是汪奶奶卸架亲征了。妻诚惶诚恐起来了。

"你看着她睡一会吧。我去看看他们的小宝贝就来。最多喂一

次奶给他吃，我就回来的。”

妻的神气极严肃，也带点凄楚。我也觉得黑炭仔的病不是怎样的了不起的大病，而妻的伤感也不过是 Peitit Bourgeoise 的劣根性吧了。

妻换了衣服后，又走前来向着黑炭仔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我望着妻走后，还叹了一口气。

“军阀是开罪不得的啊！”

## 三十一

妻走了后一直到四点多钟还不见回来，这却使我急死了。黑炭仔体温转高了。发了满脸的针口大的红疹子，也痛苦地呻吟起来，和成年人痛苦时一样了。

“妈妈，妈妈！”

“啊！黑炭仔！爸爸在这里。啊！乖乖睡吧。”

黑炭仔的病不像是单纯的感冒了，我把她抱了起来，轻轻地摇了几摇，想哄她再睡下去，但是无效了。她像知道抱着她的不是她日夜不住地思恋着的妈妈，哭声更高烈了。

“妈妈，妈妈！”

我是自负有了不起的才能的，但是最无能于看小孩子，哄着小孩子。没有办法了，打发了一个小学徒去汪公馆催我的妻回来，给了他两文酒钱。过了一会，小学徒回来说，他们知道了。

黑炭仔哭了一会不见她的母亲回来，像绝望了，再昏沉沉地睡下去。但是呻吟的声音比以前更激烈了，神气也像更痛苦了。

脸上的红疹子更多了，颜色像涂朱般的，我检看她的身上和手脚，一样地满布着红疹子。我有点害怕了。

死一个穷人的黑炭仔女儿，本不算是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对做父母的人还是和一般明珠的父母们丧失了他们的儿女时一样的伤心，一样的悲痛吧。

又等了两个多钟头，还不见妻回来，我想自己去催了。但是黑炭仔又呀呀地哭起来了。

"妈妈，妈妈！"

她又是悲哀地，妈妈地哭着。龚博士的药我当然不敢再给她服了。

黑炭仔哭一会，又昏睡下去了。我只看见她紧握着双拳，我想她还有这些气力，不致于有什么危险吧。我乘这个机会自己跑出来，走到汪公馆，催我的妻回去。汪少奶奶还不答应放我的妻走，我和她混得快要破脸了，才拉了妻走出来。

夜深了，街路上没有几个行人了，在一个街灯下我看见她在垂泪。

"你怎么哭了？"

"汪小宝贝也可怜。我刚把他放下来，他痛哭的了不得。"

"他怎样的不好？"

"他像染了什么不好的病，满脸满身都发红疹子？我喂了奶给他吃，我怕会传染给黑炭仔，怎样好呢？有什么消毒的方法没有？"

"好早传染了！"

我顿了顿足，埋怨妻，妻忽然哭出声来了。

"快不要这样，给来往的人看见了，多难看。"

妻才用袖口遏止住她的抽咽。

回到家里，开了亭子间，听不见黑炭仔的呻吟了。我最初以为是她的病势好了些，欢喜了一会。但只一瞬间，一个极不好的想像又在我的脑壳里掠过去，我俩走到床边，摸了摸黑炭仔的手脚，早冷息了。再望她的脸，只有翻起一双白眼，她像在说：

"妈妈！爸爸！我再不能等你们了！我要走了！"

黑炭仔是从汪家染了猩红热病致命的。

妻忽然地啊哟大哭起来，她一面哭一面数骂自己。她哭一声"黑炭仔"，又哭一声"我的宝贝"。她哭来哭去也是这些话。

“黑炭仔……我的宝贝！……你等你的妈妈等得不耐烦，先走了么？……无能的母亲害了你……不长进的爸爸杀了你！……你本来是最可宝贵的灵魂，不过投胎错了人家！……你大概是看不惯你父母的家庭走了的吧。……我们无能养活你，更无能为你的将来打算，……你要走，母亲也不敢苦留你！可是，你不该不等到你的母亲回来见一面啊。……黑炭仔，你在恨你的父母么？……你要多多的恨你的父母，诅咒你的父母，不然，怎样能减轻你的父母的罪孽呢？……黑炭仔，记着吧，你虽然不要你的母亲，但是母亲的贫苦的灵魂是永久要跟着你的啊！……最怕的是你不是进了天堂而入了地狱。……我就入了地狱，我时时刻刻地定呼着你的名字！……你的小灵魂，孤孤伶伶地在黄泉道上，不哭着呼你的爸爸妈妈么？在阴间，有没有像阳世的那些恶魔，磨灭你欺侮你啊？……黑炭仔，记着吧，你只能怨你的母亲没有能力。……你如果想你的可怜的母亲时，每天晚上请来梦中相见吧。……黑炭仔，你恨你的母亲少喂奶给你吃了么？……的确，你的母亲太残忍了，因为有一次当着汪少奶奶的面前，你要和汪公子争奶吃，我打了你一掌，你痛哭起来了。……自己的母亲的奶也不该吃么！……自己的母亲都这样残毒，这个世界还有人爱惜黑炭仔的么？……黑炭仔！你如何地诅咒你的母亲都是应当的。……母亲也愿意给你咬成一片片的鲜血淋漓的肉，才对得住你！……不过，黑炭仔，那次打你一掌，母亲是吞着酸泪，吞着血打你的啊！……母亲原来打算为你牺牲一切的……谁料得到你反作了父母的牺牲！……爸爸说，你病苦时，呼了多次的妈妈。那么，黑炭仔你还是能够宽恕你的妈妈的哟！……黑炭仔，等着吧，母亲要跟着你去的哟！”

妻就这样翻来覆去数骂一番自己又哭一番黑炭仔。假如她是隔壁的妇人时，我早听得厌倦了吧。但是全没天良的我，听着妻的哭诉，也会陪着流了几回泪了。

幸得青芙给了我一些钱，为黑炭仔备了一副小棺材，第二天早

晨和妻两个人送她到西郊外的公墓场，草草地埋葬了。

## 三十二

自黑炭仔死后，妻完全不像一个人了。她像经过了寒霜的植物，完全枯萎了，不单提及黑炭仔，连提及一个“汪”字她便要流泪的。在黑炭仔生前，她还会搽些廉价的白粉和胭脂，自黑炭仔死后，她一切化妆品完全废弃不用了。她的生命和黑炭仔的骸骨一同埋在地层下了，她完全变为一个无感觉的傀儡了。我虽常常想些话来安慰她，但愈安慰她，她便愈哭得伤心，她的负了重伤和心像永久无愈合的希望了。

的确，女人爱她的儿女不单甚至于爱她的丈夫，实在甚于爱她的生命，这即是母性的本能。我也直觉着她的存在，是由黑炭仔之死，完全消减了。的确，连在我自己，黑炭仔之死也像榨取了我的希望和理想，剥夺了我的灵的生命。黑炭仔死了后的我们的家庭，实在是等于漆黑的牢狱，冰雪的地窖。

当黑炭仔的尸体入棺的时候，妻紧紧地把她搂着不肯放，她像平时喂她奶吃的时候那样地紧搂住她的尸体。

又当妻的双奶涨得满满发痛的时候，也会痛哭起来，在说：“黑炭仔，你恨你的母亲少把奶给你吃了么？此刻你怎么不来吃呢？大概你不希望你母亲的奶了吧。”

从前她常常像抱着那副小尸体般地抱着她，坐在我的写字桌边来一面低声地唱她哄小孩儿睡的歌儿，一面望着我微笑。我许久不见她的脸上有这样的微笑了，大概永不会看见这样的微笑了吧。

她每天只是像只白痴般地面壁坐着，一句话不说，我有时问了她一句，她便扑扑簌簌地下泪了。

“我的黑炭仔怎么会死的呢？”

她时常这样地向我发问。这当然是因为她贪图汪家每月二十元大洋的工资。但我还敢率直地说了出来么？

有时她又凝视着我说：

“我只有死了！跟我的黑炭仔去哟！我不死，怎么见得着我的黑炭仔？”

但是她的精神有时候又有几分清晰，她说：

“我死了之后，你更可怜吧。”

听着她流着泪说这句话时我也流泪了。

在西郊外小棺材落土的时候，妻再附着棺盖痛哭，像疯人似地诉哭。她哭着说：

“黑炭仔，你孤单单地睡在这样荒凉的地方不害怕么？”

自黑炭仔死后，妻更加丑陋了，尤其是她像白痴的样子，真令人感着恐怖。我几次对她说：

“黑炭仔死了，我俩都一样的伤心，不过我俩为对方的存在计要互相保重呵！”

妻只垂着泪点了点首。

黑炭仔死后两个星期的一晚上，搂住了妻的瘦小的身体，但是这个拥抱并不是为性欲所驱使，因为自黑炭仔死了后，我们都完全失掉情欲，大部分是于妻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有天忽然接到晴姊一封信，要我去看她，我本来很关怀她的事，因为家庭发生了变故，若仍在思念她，未免过于丑劣。但是距黑炭仔之死也有相当的时日了，兼之接了她的来信，当然要去望她一望才近人情。我如约来到××公寓，看见晴姊正站在门首等候我。她一看见我便笑着说：

“荣弟，怎么许久不到我这里来了，你怪我么??

“不。因为家里有些事情，不得空。”

“怎么两三星期不见来呢？”

我真是全无心肝的人，几次很想告诉她，我的黑炭仔死了。但是又怕说出来后，会减杀我们两人间的情趣。

她引我到她的房里来后，便把房门闩起来，这使我的胸口激动

起来了。

“谭先生呢?”

我问她。我虽然喜欢和晴姊相对,因为她是我的最初的恋爱对象,但我顶怕谭先生中途走了来,那就太杀风景了。

“他回香港去了。”

“为什么事?”

“找不到事体来做,哪里来生活费? 他到香港是筹款去的。”

“一时不得回来么?”

我有些活动起来了,忘记了其他的一切,只有面前的晴姊了。

谈了半个多钟头的话,才知道她叫我来是担心我误解了她,不再来看她,所以她在这两三星期内十分的苦闷。最后才决意写了信来,要和我一见。

“你想见我么?”

“不知道什么缘故,忽然想见你起来了。”

“那是叫做恋爱哟。”

“不是吧,那是太时髦了的名词,你也有这样的心思么?”

“一样的。”

她忽然脸红起来了。停了一会,她忽然说。

“那天晚上在公园里,你不是要我,……”

她没有把话完全说下去,但是我也和她一样胸口像给什么重赘的东西镇压住了。我觉得她的媚力是向着 Infinite 的方向增大。

“我们本来是情人啊。”

“但是现在不该说那些话了。”

“为什么?”

“你有了老婆。”

“有了老婆便不可以恋爱么? 老婆是老婆,恋爱是恋爱啊。”

“那不可以吧。”

她又红着脸笑了。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女人还是赶不上男人有胆量，我终于忘掉了一切像给恶魔驱使着，领导着她走出来，在一家旅馆里同栖了一宵。

事后我痛责我自己之全无心肝，因为我又想到我的黑炭仔死得太可怜，于是我哭着告诉了晴姊。

“那你该快点回去看你的老婆，我对不住她了。”

我们临别时，晴姊又向我要钱了。说要寄些钱回去养活她的几个小孩子，这又使我发了冷汗，她像始终不能相信我穷。

我们的变态心理只有靠精神分析学才能解决了，我想妻的心理才算是最 Nomral 的吧。

我在外面歇了几晚上，都是给晴姊笼络住了。但是妻并不追究我，这反使我对她抱了反感。

有一天她流着泪要我陪她到西郊外去看黑炭仔的小坟。我当然不能拒绝。在西郊公墓场中看见杨夫人伏在一个新坟上痛哭，我惊异地说不出话来了，忙走前去半安慰她，半问她一个详细，才知道杨顺德前天也葬在这新坟底下了。她是为忏悔而来的。

她还有两个小孩子，总比我的妻——最平凡的最 Normal 的女性——幸福啊。一天晚上，妻靠着我胸膛，歪坐在床上咯血了。鲜血满染在我的袖口上。这是意外的一件事，使钝感的我也十分惊愕起来了，我并不怕血，但是预想到妻死后的情景时，又不免又有点恐怖。

“对不起你了。质如！”

“你不要多说话，静静地休息一下吧。”

“给我盅茶，好么？”

“你喝开水吧，——冷天水。”

妻点了点头。

“你喉干么？”

“不，我漱漱口后要睡了。”

“质如，数年夫妻，……我对不住你，但我也不怨你了。”

大概在今晚上以前，她是无时无刻不在恨我啊。

她流泪了。

“你伤心不得！”

“为什么？”

“你还想望我平凡好么？……来生吧！”

沉默继续了二十多分钟。

“质如，我昨夜里梦见了黑炭仔！”

她哭了。我也跟着流泪了。我在这瞬间又居然像个人了。

“……”

我没有回答她。

“她叫我去呢。她不说话，尽向我招手。一面招手，一面退。……”

妻的样子真不堪了。但是新婚当夜的她的美丽的面影，忽然在我脑里苏生起来了。

“我去了后，你自由些吧。”

“你该休息一下。莫说那些话了。”

我也快要哭出声来了。

“质如，你不必悲伤。这才是人生啊。”

“我苦了你啊”。

“我也不知道谁苦了谁，不过我们总算同栖了几年，……万一，——否，一定的，——我死了后，你不要忘记了我们……”

妻又哭得说不下去了。

“你快不要自己多去伤心，休息一下吧。快不要说那些伤心话了。”

“……最少不要忘记了我俩的可爱的宝贝哟！”

黑炭仔死了月余之久，才由她的母亲给她加冕了，不再称她黑炭仔，而改称为明珠了。

我搂着面部差不多低垂到床面的妻，只是流泪，一重重的泪粒罩着我的视线，我对于一切都没有明了的认识了。

我待要叫妻睡下去，忽然听见有人在亭子间外敲门。

“哪一个？”

“你有一封信。”

室外的小学徒应声进来了，把一封信掷向我的床上来后，又匆匆地走出去了。

我叫妻睡下去了后，揉了揉眼睛，看那个信封面是由龚博士那边寄来的，拆开来一看，只是一张结账的清单。

诊察费…… $10.00

处方费 3.00

车马费 2.00

合计 15.00

在这样的时候，我哪有这个大宗款项呢，我的小宝贝又死掉了，就有钱也不愿意清还这个冤账了。

我坐在写字桌前痴想了一会，才提起笔来写一封信，答覆龚大博士。“龚大博士伟鉴：

小女前患热病，蒙先生诊断，并赐开药方，本应感激万分。唯小女服先生之药后，病势转剧，终于前月××日逝去。我是贫无以立锥的人，谅王教授曾为我代达，今接到尊处寄来账单虽不敢说是出我意料之外，但小女才死，不久妻又在垂危中的我。在目前实在无力偿此巨债。……”

才写到这里，又听见妻在呻吟着叫我了。

“质如，你过来，你今晚万万不要离开我哟。”

妻的眼泪像清泉般地涌出来了，我忙伸出双手搂着妻的头面，我的唇不住地去吸她的发热中的唇。

“我要和你永久同在！……和你一起死吧！……我实在爱你哟！”

妻的泪和我的泪在我俩的颊间相溶化了。

亭子间里十分的寂静，听得见外面的微弱的风响。原来是秋来了。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抄病后脱稿

# 青年的爱

# 一

林海泉在曾炳垣教授的家中寄住一个多月以后，才知道每天像亲姊姊那样照拂他的，——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十分关心的，——东洋太太，是他的父执同时是受业师曾教授的第三夫人。

这是个姓唐名耀星的同级生在今早上才告诉他知道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她还是那样年轻。原来是个人家的姨太太。”

林海泉坐在黄包车上，觉得自己今天在精神上起了一个绝大变化。至于怎样的变化，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能具体地把它表示出来。他只觉得自唐耀星告诉了他这个秘密以后，他感着一种失望，同时又像发现了一个奇迹。

“她今年到底有多少数了？不出三十吧。……恐怕超过了三十呢。不过，她是擅长化妆，修饰得像一个时髦的女学生一样。但是和她正面相对时，便可以发现她的颜面上的中年的特征，——虽然很微小，但是不能否定的。……”

曾教授是位经济学专家，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毕业回来后，又在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住了两年余，于前年冬才回来上海。他自发表了两三种巨部的著译后，便一跃而为出版界的新闻人物了。现在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某机关的参事，兼某银行的顾问。在党国要人眼中，固然值不得什么，但是在尚留在特种的动物园——中国的高等学府——中，像林海泉一般的青年眼中，确是一位，令人羡慕不已的人物了。

当海泉才从南方走到上海来时，最先就拜访了这位父执曾炳垣。因为曾教授从前在南方的中学校教课时，和海泉的父亲同事，——海泉的父亲当校长，他当英文教员。在未见曾教授以前，海泉以为他也一定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看老。但是见面之后，完全和他的想像相反，曾教授还只是四十未满的中年人，态度也和他的面貌

一样，十分地温厚而和蔼，给了海泉一个很好的印象。不过脸色苍白了一点，在眼眶周围也有一套黑紫色有晕轮，这大概就是表示他的风尘劳碌和俗欲过多的象征吧。

海泉初到上海来，人地生疏，关于住居的问题，也遵了父亲的命令，提了出来请问这位父执。

“住居宿舍也可以。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住在这里吧。我这里的三楼的过街楼的房子和亭子间都是空着的。”

“亭子间冷了点。还是过街楼好。”

当时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边听着丈夫和这位新来访的青年谈话的曾夫人，此该忽然插嘴说了一句。她说了后，微笑着望了望海泉，随后又向她的丈夫吉珂吉珂地说一阵的东洋话。

海泉早就知道曾教授的太太是一位东洋女人，但他真预想不到这位东洋太太的中国话说得那样清楚。

他还没有考进大学就先搬进曾教授的家中来了。

“有什么不方便的事，直接吩咐我好了。这家里的老妈子又懒又不听话。恐怕你叫她不应。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好了。”

初搬进来，还在房里整理行李时，曾夫人——由曾教授的介绍。她名字叫鹤子，——笑吟吟地走进来帮他把小铁床上的被褥叠好了。“对不住，对不住，曾伯母，真对不住。”

海泉看见鹤子夫人那样地殷勤为他清理被包，只是红着脸向她连说“对不住。”

“不要紧，林先生。你觉得奇怪么？在我们日本，这是很寻常的事哟。日本女子不会当少奶奶，只会当下女的。——贱骨头。”

她虽然笑着很安静地说，但又颊上也不免微泛了点桃红。

“曾伯母，谢谢你，我自己来好了。”

他一面说，一面又偷看了一下她的侧脸，——他真不敢正视她，因为她有一种重压，说不出理由来的重压，抑制着他。初次看见她时，就觉得她是一位可爱的女性，虽不算顶美，但富于一种魅力。

至于肌色，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美丽的色泽，除非是淡红色的秋海棠的叶片。

“谁的相片？这样体面的小姐。”

海泉正在痴想，忽然听见鹤子夫人这样问他。因为她从他的被包里翻出了一张六寸半身的女性的相片。

“啊，一个亲戚的。……”

海泉不禁脸热起来。他一边说，一边本能地伸手过来抢那张相片。

“让我看下有什么要紧呢，林先生！一定有什么古怪！哈，哈，哈！”

她也紧紧地捧着那张相片不放手，一反身，躲向那头窗口边去了。他的手掌真的只是一瞬间，触着了她的掌背。他感着一种微微的温软的战栗。

“怎样的亲戚，林先生？”

她再笑着问。

“eh……”

他一时不知要怎样地回答才好。

“一定有什么古怪！……”

她再笑着说。

其实一点古怪也没有的。海泉在这时候的确没有适当的名词来表示这位亲戚了。因为相片里的女性，是他的姊夫的妹妹，说是表妹，不妥当吧。

“你的未婚妻？”

“不是的。我的姊夫的妹妹。……”

“那不是恰恰好？互相交换！”

海泉想，日本的女性到底和中国的不同，那样的大方，那样的活泼，不像中国女子有许多的装腔作调。

他房里的东西大体收拾好了。她忽然态度正经地向着他鞠了

一鞠躬。

“林先生，搅扰你了。”

她说了后，便走下二楼去了。

## 二

海泉坐在黄包车上，再想着今天唐耀星告诉他的话来了。

“你住在曾教授公馆里，要小心一点。不要给那个洋婆子勾搭上了。……”

“瞎说！”

他脸红起来了。

“东洋女子是顶贱的！”

“那是你的偏见。”

的确，海泉自认识了这位东洋师奶后，觉得从前所听见的毁灭东洋女人的话，都不可靠了。因为那个鹤子夫人的态度活泼而不轻佻，虽然喜欢说笑，但也雅而不俗，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只是像叔母或姊姊那样恳挚地招拂，并没有半点轻薄的举动。她确是有相当教养的女性。

“真是好机会。曾教授回香港去了，——看他的第二个太太去了。要两个礼拜才得回来吧。老林，真是个好机会啊！”

“你真是胡说八道！”

海泉还是继续着想，莫非老唐真有本领看出了自己的内心么？自己尽可以发誓，对于鹤子夫人并没有怀半点越常规的期望。不过近来自己的脑海中，时常有鹤子夫人的影儿在出没，这确是实在的事实。至于她的俏影何以会闯进他的神经中枢里来，他也莫名其妙。并且她的影儿的出没是日见日的频繁，影儿的色彩日见日的浓厚。

“这几天来自己不是很想早点放学回去么？目的明明是想看见她。……”

想到这点，他又有点自愧起来了。

“莫非这就是所谓恋爱么？

他坐在车子上痴想了半天，才觉得周围的氛围有点冷了。上半天还是好好的晒着热烈的太阳。吃过了中饭，天空便密密地布满了深灰色的乱云了。初冬的寒风，一阵阵地席卷着马路上的尘砂，从侧面向他打来。他的身上便起了一阵微颤，同时感着脸上是粗涩涩的，他从裤袋里抽出手来，摸了摸双颊。

曾教授的公馆是在F桥的北首，那座九层楼洋房公寓的正后面。车子在曾公馆的门首停住了。海泉才付过车钱，正要按电铃，鹤子夫人已经从里面出来，把外层的铁扉打开了。

“林先生，冷么？”

“想不到天气变得这样快，曾伯母。”

“啊呀又叫我伯母了。我真不愿意就这样老。”

她笑着说了后，跟了他走进来。才踏进客堂，就着一阵暖气，原来堂屋里的火炉上了煤，烧起来了。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要替你房里装一个火炉才好。”

她叫他坐下来后，这样说。

“不要火炉。我房里不要火炉。我不怕冷。”

“林先生，我听见你的老师说过，上海比你们南方气候冷得多，不烧火炉，不能过冬。”

海泉也觉得上海的天气比南国的冷得多，照阴历算起来，还只是十月中旬，但像南边十二月的气候一样了。

“装火炉固然是所希望的。不过恐怕要多花钱。火炉的钱是有限吧。不过要烧煤，过一个冬，确是不容易的负担。自已家人多，开支大了，父亲的收入，每年仅仅够开销。幸得由姊夫津贴一点。不然，怎么能够到上海来进大学呢。”

他正痴想，忽然又听见鹤子夫人在叫他。

“林先生，你有几封信呢。尽顾着和你说话，把你的信忘记了。”

她说着立起身来，走到窗口下的书桌旁边，打开抽屉，取了三封信出来，交给海泉。

他接过来一看，一封是老父亲寄来的家信，一封是姊姊寄来的，一封是姊夫的妹妹刘佩珠寄来的。父亲的信最平凡，只是说，年假如果可能，务必回来乡里，看看家人，第一因为老祖母十分希望他回去和大家欢欢喜喜过一个新年。其次姊姊的信却有几分使他惊异，因为这封信不是像前一次是从广州寄来的，而是从香港寄来的。

“他们的家搬到香港了么?”

他一边想，一边拆开姊姊的信来读。他才知道姊夫的差事于前两个星期交卸了。海泉的姊夫刘伟英，由他的旧日的同学的援引，和用了一点贿赂，在广州××税局做局长做了一年余。当海泉尚在广州时，就听见人说过，这个××税局是相当的好缺，不能够长久占据。现在看来，他们的预料，算已实现了。姊姊的信里又说，姊夫不想在南方再混了，或许过了年也要到南京来找职位。那么到那时，会住在上海也说不定，可以常常见面。看了姊姊和信后，才慢慢地拆开刘佩珠的信来看。他才知道姊夫是以侵吞公款的嫌疑而被撤差的。她的信里的内容是这样写着的：

“海泉先生，——你几次来信都不允许我对你作如是称呼，但我还是这样地称呼你了。你所要求于我的，我虽然愿意，不过在月前，我不单无勇气——这并非我忘记了前约，——向你开口，并且欲落笔写也觉得非常难为情。希望你不要像在广州时那样地多心而时常向我发挥你所得意的恋爱独占论。我们的交情只求彼此真心，不需要那些形式的表示吧。

你在上海会见了珍姊没有?她是个公式主义者，而且有十足的资产者的生活和态度。在她面前，希望勿提及关于我俩的事。因为她一定反对我们的结合的。至于理由，不单是因为她对于恋爱自由是极端的反对者，同时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你，在物质生活上，

她是异常神经过敏的，怀着一种歧视。总之，恋爱是至上的，超越一切的。不过，有时是无可如何，要受环境的支配，尤其是受经济的支配。当然，我并不是主张经济将支配我们的恋爱。我只希望海泉注意这一点，而更加发奋努力，打破我们的恋爱不自由的环境而已。

假如我们不能打开这条自由的垣道，足以促我们的恋爱进展的自由的垣道，那么，我们纵匆匆地结合起来，但到将来，在生活上，仍然是异常局促，异常痛苦的吧。

我的姊姊那边，无论如何，你每个月总要去一趟，敷衍敷衍。纵令你不喜欢他们的为人，不愿意看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人类社会里，若求一个合于本身的理想之事情及人物，那是不可能的吧。因为我知道你的孤高的、愤世嫉俗的脾气，才敢对你尽这一个忠告。你如诚恳地多和他们接近，那么一定可以感动他们的。然则，也可以减少我们将来的结合的反抗力。平心说来，珍姊只是有些骄傲病。至于心地还是和我妈妈一样，极纯厚的。她的脾气和态度。不幸的是和我的爸爸相似了。

哥哥的××局长被撤了，幸得没有查办。这完全是靠黄师长的力量。我从前对你说的话，还是应验了。哥哥是一个小贪官污吏。他已经有了不少的钱，乐得下台了。听说他明春就要到南京去找×××长。恨我一时不能毕业，不然我也跟着他们到上海来升学。——我或许将丢掉这广州的无聊的女师，立即到上海来和你商量就学的问题。

现在他们搬到香港去住了。你的姊姊，每天骂广州的当局。她说得很可笑。她说，哥哥这侵吞公款是当局所指示的。不然，他哪敢这样地大胆。一旦给人家告发了，便把责任推到哥哥身上来了。我以为总算幸运了。贪官污吏要做到什么时候才有止期呢！
话多了，以后再写吧。再会。让我说，我是你的佩珠，谨上。十一月十日。”

## 三

刘佩珠的姊姊佩珍是在上海鼎鼎大名的买办阶级任启明的第二个媳妇。她的丈夫任锦华，是中国现代最时髦的人才，——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科硕士，现在财政部里当一等参议，每月只到京领干薪一次，其余的日子都是在上海逍遥，花他的时光最多的还是跳舞场。其次便是搓麻雀。当海泉由广州动身来上海的时候，他的姊姊告诉了他，刘家的佩珍姊是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 H 坊的四十五号，叫他带了一些南方的食品和茶叶到上海来做拜访任家夫妻时的礼物。

“在上海什么东西买不出来？叫他带着这些无聊的东西去，不讨厌么？”

还是姊夫刘伟英通人情，把海泉想说的话先说出来了。

“上海买的是上海买的。我们的是我们的。你知道什么！物轻人意重。”

姊姊微笑着叱她的丈夫。姊夫便笑着走开了。海泉当下便想。中国该完了。因为中国的民族，——尤其是男性的同胞，都太不长进，太无志气了。平日磨拳擦掌谈革命，谈得满脸通红，额筋暴起的大小革命英雄，一走到女性面前，便要跪下去软化了，丢掉了从前的主张，丧失了从前的意气。

海泉到上海来后，十分不愿意去拜访那些在物质的享受上显出有阶级之别的人们。他知道某洋行是任家的通信处，于是把姊姊叫他带来的食物，只附了一张名片，交给那家洋行转交去了。自己只托词，把学校的事弄清楚了后，便来拜候他们。

大概是姊夫和佩珠都有了信给佩珍。海泉间接由曾先生那里听见霞飞路 H 坊的任家夫妇，很希望他到他们家里去玩。于是他觉得自己太神经过敏，也太傲慢了，有点对不住任家的人。同时又接到了姊姊的来信，责备他何以久久不去拜访那家亲戚，未免太无

礼貌了。

无可奈何。他在一天的礼拜日上午，决意到任家去走一趟了。他听见人说过，在上海拜访朋友，最好是在上午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因为他们在下半天和晚上多是不在家。

他在H坊的四十五号门首，按了一下电铃，不一刻便有一个像大司务又像包车夫的中年男子，操着北方口音，打开铁栅门来，问他是哪一位。海泉给了他一张名片，并且说明了是由广州来的亲戚，那个男人便很客气地招呼他进里面的客堂里来。

"先生来早了。"

那个杂役笑着端上了一盅热茶给他。

"还早么？响过了十点吧。"

"刚响过了。少爷还没起身呢。……"

杂役说着，看见房屋里十分幽暗，便把电灯开亮了。海泉望了望房里有陈设，是相当的奢华，尤其是裱壁的花纸，异常的鲜艳。不过到了十点多钟，还看不见阳光。这样的住宅，不像地狱也像监牢了吧。人生所需要的，第一是空气，第二是阳光。像他们住在这样的房屋里，也未必算是幸福吧。

"少奶奶也没有起身么？"

海泉此刻很想见见这位佩珍姊姊了，看看她的面貌和身材像不像他的爱人佩珠。

"假如自己和佩珠结了婚，自己和任硕士便算是两连襟了。"

"他们才睡下去不久呢。"

"什么？他们才睡下去？"

"不是么？昨晚里他们打牌打到今早上五点多钟，各吃了一碗鸡丝面，喝了半盏高丽参汤，才休息去的。"

那个杂役说了后，脸上表示出一种猥鄙的微笑。海泉由这个笑，直觉着任硕士夫妻的生活的糜烂了。

"说不定，佩珍姊和任硕士此刻的兴致还是十分浓厚呢。"

他想到这里，不禁双颊发热了。同时也感着十二分的不好意思。

“自己尽在这里伺候着他们享乐么？太无聊了。”

他想着，忙立起身来想走。

“那么，我改天再来好了。他们还没有起床，不搅扰他们了。”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么？”

杂役的山东口音。

“没有什么事。”

他说着，走向门首来。同时他又有些羡慕任硕士夫妻的生活。他感着一种矛盾了。

“打牌打到天亮！我真不知道麻雀有什么味道。”

他快要走出门首来了。

“林先生请等一下，刚才妈子上去伺候过了，少奶奶说，即刻就下来，务必请你等一会儿。……”

海泉只得又折回来，坐在客堂的一隅。他看见杂役端了一篓儿干柴片和一小铅桶的白煤，走到火炉旁边来。

“少奶奶吩咐了，今天天气冷，怕你从南边来的人受不了，要生火炉，……”海泉并不觉得怎样冷，但也不去拦阻他。

## 四

任硕士夫妻的寝室里的窗幕，还紧紧地掩覆着，一丝的阳光也透不进来。从天花板正中吊下来的大电灯上，也加上了一个浅蓝色的纱罩，发射出一种像深秋的月色的幽光。雪白的丝质的蚊帐仍然低覆着他们的寝榻。当妈子送名片进来时，就听见他夫妻俩在帐里调情的笑声和私语。

“那天说的林先生来了。”

“好的，请他在下面多坐一刻。我们就起来。”

妈子出去了后，佩珍挣扎着要起来，但是任硕士故意阻着她。

“算了吧，快要十二点了。”

她从帐里钻出来，贴身穿的是浅桃色的绒质睡衣，和长仅及膝的青色绸裤。她走到椭圆形的镜台前，望了望她的刚从梦中醒来的睡颜，有没有不便给丈夫以外的男性看见的缺点。她一边望着自己的脸儿，一边梳头上的乱发。她闻着自己的发香了。她想，这正是丈夫爱她的一个特征。

她开始洗漱了，足足花了有三十多分钟才洗漱完了。这时候，她的丈夫任锦华也起身了，走进化妆室里来。他看见佩珍在化妆镜台前凝神静气地化妆，不觉呆呆地站在她的身后，偷望镜里面的她。

“看什么？还不认得人么？”

她顿了顿足，娇嗔着说。

“今天更好看了。莫非……”

锦华笑着把化妆台上的牙刷拿了过来，再检 Cotgate 牙膏。

“又瞎说了！……”

她把头向后一伸，全身便靠到他的胸膛上来了。

“快走开去！不准你在这里！”

她再撒娇般地说。他不理她，还是尽笑着望镜里面。

“别闹了！下面有客呢。叫他尽管等待怎么好呢？

他到后来，才敛了笑容，正经地对她说：

“听说你的妹妹满喜欢他，一定是个美男子吧。你想快看他去，是不是？所以急得那个样子的。”

他说着才松了手，让她继续她的化妆。

又过了一会儿，她化妆好了，便走回房里来，换穿衣服。她拣一件颜色最艳的格子花的哔叽旗袍，和她最喜欢的一双黑漆皮高跟跳舞鞋。

“我先下去看看，是怎样一个美男子。……”

她临下去时，反转头来望了望锦华，笑着说。

"……你放心吧?"

"不放心。"

"那么,我不下去了,等你一齐下去。"

她故意停住了脚步。

"他是和你的妹妹闹着什么自由恋爱的,一定是个摩登青年,你要当心些。说话也要小心,不要给他见笑了。"

"什么自由恋爱!这些话我听也听厌了哟。由自由恋爱的结合,没有一个家庭有好结果的。还是我们的结合幸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从前都是不认得的,又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我们是野蛮的结合哟。由他们的摩登青年看来,把不相认识的男女关在一间房里,使他们性交,是一种罪恶哟。……"

"又瞎说了!"

"所以我们都是犯了罪恶的。"

"不听了,不听了。"

"我俩在最初一晚上,佩珍的态度,……哈,哈,哈!"

佩珍伸出双手掩着耳朵走向下面去了。锦华望不见她之后,才止了笑。他听见他的夫人吹着口笛,一步一步地下扶梯去了,她吹的像是一种跳舞曲。

海泉看见了自己的爱人的姊姊了,使她震惊的是佩珍的颜面的轮廓和眉目口鼻的配置都比她的妹妹漂亮。随着这个惊异,他的全身也起了一阵轻微的战栗,应答她的时候,声音也意外地颤动。他渐次看出了她姊妹的区别点来了。姊姊的身材是富于肉感性,妹妹的身材太瘦削了,姊姊的面貌比较圆满,妹妹的有点尖小。姊姊的表情是欢快的,妹妹的表情是忧郁的。姊姊的态度是感情的,妹妹的态度是理智的。

他觉得佩珍并不如外面所传说的那样的骄傲。关于广东方面,她问了他许多的话。最后,她还告诉他,要和自己家里人一样,时常来玩。

过了一刻，那位任硕士也下来招呼他。海泉只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美国留学生。说起话来，时时插入几个英文。只一个“Sure”，海泉听了不知几十次了。他的双手插进两个裤袋里，每说一句笑话，便抽抽他的肩膀。

“何以外面的人都说他夫妻俩骄傲呢？他俩不是很和婉可亲的人么？”

海泉又想，大概是对自己才这样吧。因为自己和他们是有裙带的关系。

海泉原想坐一刻就告辞的。但是见了这位任硕士夫人后，就不想走了。和她谈了一会儿话，更觉得她是有足以使人留恋的魅力。

他终于在他们家里吃了一顿午饭。从任家告辞出来时，已经近三点多钟了。任硕士特别叫了一部汽车送他回F桥北的曾教授家里来。

## 五

今早晨的霜像白雪一般地遮覆着了一面的田野。海泉一面回忆着昨夜里和鹤子夫人一同到M剧场去看电影的情景，一面冒着寒风，走向学校里来。

海泉所进的大学在郊外景色极佳的地方。不过自入冬以来，一切植物都枯萎了，所以一眼望去，四周都呈荒凉的景象。

“老林！”

刚踏进校门，便听见前面有人在叫他。他忙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同级生姓张名应奎的。他和一个女同学，并着肩，从化学教室旁的操场上走向这边来。海泉见过这个女同学几次面了，只不知道她的名字。张应奎的西装、大衣都是簇新的，领带也是花花绿绿的。海泉只是穿一件灰布棉袍子，颈上围着一条绒围巾。她和应奎立在一块，就好像马路上的大光灯和农家里的小洋灯的对照。

“认得她么？”

应奎指着立在他身旁的女生问他。他看见那位女同学的双颊上略泛出一点桃色，微向他点点头。

“见是见过。不过没有请教姓名。”

“她名叫卓文君。……”

应奎笑着说。

“又瞎说了！我不喜欢！”

她板起脸孔，拉了拉他的右碗。

“莫听他的瞎说，我叫卓淑华，以后请多多指教，林先生。”

她又向着海泉点了点首。

“你怎么知道我姓林？”

海泉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了她。

“他告诉我的。”

“哪里！你自己先知道他的名字。”

应奎表示着有点不满意她的说话。她的双颊上又有点红了起来。

“上课了吧。”

“没。……”

卓淑华抢着回答。

“……还差十多分钟。”

“老林，不得了，又要月考了！”

对啦。今天十九号，是不是？”

“学理科真苦啊！”

应奎苦笑着说。

“我早告诉了你要快改文科。再在理科多读几年，保管你们要落伍的。”

淑华说了后，笑得很有趣的样子。

“这里冷呢，到教室里去谈吧。”

海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愿意因为无聊的谈话尽拖延了

时间。

“好的。到里面去吧。也快要上课了。”

淑华响应着海泉。

“不要你到我们的神圣的教室里来！”

“谁要到你那个空气渥浊的动物园里去！……什么也不懂，只是天天菩拉屎，买那屎！”

淑华向着应奎抽缩了一下她的鼻梁，随后她蹬着左脚上的高跟皮鞋，一反身，她的大衣的裾脚便划了一个半圆形，触着了海泉的棉袍儿的下摆。

“对不起。”

她忽然又向他嫣然一笑。

“不要紧。”

他回答了，同时他想，触着了她的大衣的一部分，已经“三生有幸”了，怎么她反倒自己说对不起呢。

“不应当起这个念头！”

他忙自抑制了一下情感的滥发，同时又回想到昨夜里看影戏时，无意中和鹤子夫人握了一回手的情景来了。他想：

“男性总是多爱的。”

他们三个人从校园的小径穿过去，走到本馆的左侧门首来了。

又是一阵席卷着密密的黄尘的北风从本馆的后面扑向他们这边来。他们忙走进里面来了。他们的教室是在楼下。卓女士的教室是在三楼。

“快要下雪了。”

她说了后，只手搭在扶拦上，踏上了几级的扶梯。

他们两个走进理科的教室里来了。的确，从外面进来，就闻着一股不新鲜的气味。同学大部分都到来了。有的坐着看报，有的在补抄笔记，有的站在窗口痴想，有的走到讲坛上，拿了半枝粉笔在黑板上大写而特写。

“今年的天气特别冷得早。”

“×他娘！收了我们这么多学费，教室里火炉也不设一个。”

“这样冷。真不愿意写笔记。”

“要求发讲义”。

“赞成！发了讲义，不上课也可以。”

“老王，那才得意呢。有了讲义，此刻还睡在被窝里吧。哈，哈，哈！”

“老李，$\sqrt{2}$等于多少？”

有一个同学拿着一本笔记在问坐在他前头的同学。

“一四一四二三。”

在教室里就是这样的，一点秩序也没有，异常的嘈杂。第一堂是无机化学，教授指定了荷勒曼的无机化学做参考书，但是同级之中买这部书的人实属廖廖。海泉虽然买了一本，也是搁着没有几次翻开来念，因为读那本书实在很费力，不容易读。一般都是把先生的讲义摘要抄了下来。应奎也买了一本教科书，一样的搁在箱里。很奇怪的就是他在教室里，只是坐着听，不抄一点笔记。

“你怎么不抄笔记？”

“管它！”

“考试时怎么办？”

“管它！”

应奎对于理科像早失望了，但又不改科。同学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道理。

## 六

海泉今天虽然一天在课堂里，但大部分的心思并不在功课，而只是运用到鹤子夫人那方面去。

“日本女性竟那样地温柔，那样地亲切。”

三点响了，大家散学了。海泉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刚把自己的书

包结好，想走了，忽然看见唐耀星匆匆忙忙走到他的桌位边来。

“你就要回去了？不忙吧。”

耀星这样问他。

“有什么事么？开同级会？”

因为唐耀星是他们级里的干事，所以海泉这样地问他。

“不。我们几个朋友想组织一个纯文艺的团体，每月打算出一本杂志。他们要我多拉一二位朋友。但我相知有限，只好来拉你。”

“我是不懂文艺的。要我加进去有甚意思？”

“不要紧。你来看看吧。愿意时，就加进来。”

“谁主持的？”

“我们的一位同乡，很诚恳的人，新从法国回来的文学家。他是颇有名望的人。”

“叫什么名字？”

“你猜猜看。”

“陈华民，是不是？”

“……”

唐耀星点了点首。

海泉本来对于学生生活早有些厌倦了，尤其是理科的生活。并且年龄也超过了二十岁，免不了要患在青年间所流行的一种青年病，——烦闷。本来这种青春期的烦闷是很容易疗治的，只要对症下药。什么药呢？即是解放他们的性和经济的压迫。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未改造之前，青年是不容易从这个烦闷解放出来。青年们受了压迫，当然有许多牢骚，由牢骚而咏叹，终于表现为一种畸形的文艺，支配了中国的全文坛。海泉虽然是志望理科，但有时觉得前途是没有如何的希望，不免也抱了悲观，同时也和一般的青年一样，受了上述的压迫，无时无刻不在烦闷中度生活，所以有时也发几句牢骚，咏叹一下自身的生活，而用诗或散文形式表示出来。唐耀星知道他也是喜欢涂涂写写的，所以才走来劝他加入他们所组

织的文艺社。

“你愿意当我们的社员么?”

“唐耀星的态度很诚恳。这是由直觉可以看得出来的。海泉忽然觉得他的这样的态度是很可感佩的,不过仍在踌躇着。

“我吧? ……”

他偏着头像在沉思,很不容易决断的样子。

“你有什么怀疑的么?”

“没有什么怀疑的。不过我想先会会陈华民先生,问明白了他的文艺上的主张才好。他不能像我们一样,以 art for art 为立场吧。”

“当然不能。他是有文艺主张的人。你的话不错,我先把他约好,和你会会面吧。不过,你要绝对秘密! 不要告诉任何同学! 因为现在学校里文艺团体实在太多了,互相抵毁,互相倾轧。……”

“那我晓得。”

海泉说着,忽然由文艺联想到文科的同学,由文科的同学再联想到早上看见的卓女士来了。

“……你们招不招女社员?”

“暂时不招。中国女子还没有什么力量。”

“你看文科的卓淑华怎样?”

海泉说了后,感着一些不好意思。

“你看见她面貌漂亮,是不是? 哈,哈!”

“瞎说!”

“没有用的人!”

唐耀星态度严正地用了这五个字把那位卓女士一笔勾消了。

“何以? 只要她能写文章就可以了。听说她的诗还写得满可以。”

“现代所需要的文艺不单是血与泪的文艺。最重要的条件是力的条件。……”

"耀星说得很起劲的样子。

"……你看卓女士是写得出力的文艺来的人么?她只是穿着跳舞的高跟鞋摇摇曳曳的,……"

耀星说着,装出女性走路的样子来给海泉看,同时做了一个鬼脸。于是他俩在这阴郁的空教室里哄笑了一阵。

打扫教室的的老杂差拿着条帚走进来了,他俩便从教室匆匆地走出来。

## 七

唐耀星今天在霞飞华龙口的一家俄菜馆里请了海泉吃了一餐夜饭,也和他谈了不少文坛的近状。归纳他的意思是,中国的文艺界实在太坏了,乱七八糟的。只要拿定一个主张,积极地干下去,一定可以制霸文坛。以前文艺界之糟,就是糟在没有一派有主张的文艺。

但是海泉听见心里有点不舒服,忍耐不住了,便反驳了他一下。

"周大哥、金二哥、马三哥,他们的火星文艺月刊不是有主张的文艺刊物么?"

"那算得什么东西!第一句两行眼泪!第二句是一股热血。简直是胡说八道!一点系统的理论也没有。"

给耀星一反驳,海泉一时又没话可回答了。

周德、金梅山、马至愚三个人,是近来才新成立的火星文艺会创办人。他们标榜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招牌,新出了一种火星文艺月刊。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像新开张的小杂货店,请了一班西洋乐队,在他们的社楼上,嘀嘀嗒嗒,叮叮当当地吹奏起来了。

海泉便想,唐耀星这个人的主观未免太强了一点。他的说话,纵令不错,但是那种偏着头颈说话的神气,实在会引起对方的反感。有理的主张也要变为无理的主张了。

临别时，唐耀星再叮嘱他改天介绍他去会会陈华民先生，并要他守秘密。

海泉搭了电车回到曾教授寓门首来时，听见屋子里很热闹的像有许多人在谈话。他觉得有点奇怪，忙停了脚步，偷听了一下。但是一句话也不懂，原来里面的人们所说的是东洋话。他想有客在前面客堂里，不便在那里经过，忙弯到后门首来，敲了敲门，娘姨便开了门。他刚踏进来，就看见鹤子夫人也赶出来，立在楼梯下的门边。

“林先生回来了？吃过晚饭没有？”

“吃过了。”

他答应着，便打算上楼。但好奇心叫他偷望了一下前头的客厅里。他看见一个东洋男人，两个东洋女子，男的像有些岁数了，至少在四十以上。

“他们是新从日本我们乡里来的，让我招待一下他们。真对不住了，林先生。”

鹤子夫人只手扶着楼梯的扶拦，向着他嫣然地笑了笑。她那种笑容，有些像向他乞怜的神气。海泉还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向他表示那样的态度。他只点了点头，一直走到到楼上来了。

当唐耀星要他加入他们的文艺团体时，他本来有七分愿意的。不过不便马上满口答应，不能不谦逊了一下。想到今后自己写的文章有发表的机会了，不禁又高兴起来。

“学校里的功课太忙，以后恐怕不容易有写文章的机会，先把旧稿整理一下吧。”

他刚把书包解开，把物理、化学、大代数等教科书和三四本笔记取了出来，整理好了后，便从抽屉里把旧日所写的杂感取了出来。

听见房门有脚步声，他当是鹤子夫人上来和他谈话了。因为他和她有了这个习惯了。一晚上不见见面谈谈世间的闲话，便异常的寂寞，像有一个心愿没有了般的。

但是进来的是娘姨，提着一壶开水走上来。

“换茶叶么？”

娘姨的没有半点美感的声音。

“不要。”

因为上来的不是鹤子夫人，他有点失望了，所以随便地回答了娘姨一声。他心里觉得鹤子夫人太可恶了，许久都不上来看看自己。同时他迁怒到那个日本男人来了。

“若不是有两个女客在下头，我真是要拿那根球棒去打那个老东洋鬼了。”

他愈想愈冒火。他想要鹤子夫人快点上来向自己解释一番，气才得平。但是，向日本人用武只是一个理想罢了。日本人一凶起来，中国人一点也不敢抵抗的。

“万一动了武，引起了外交问题，不得了。算了吧。”

海泉又怯懦了。他虽然翻开了他的旧稿不单无心思整理，连念也不愿意念一番了。他真是气不过鹤子夫人，一有了日本朋友，便冷落了他。

他坐在书桌前，痴想了有两个多钟头，愈想愈不耐烦。他到后来，便走到扶梯口，侧着耳朵向下面倾听了一下。那些日本客还是没有走，又是一阵十分欢乐的哄笑。

“这真是岂有此理！”

海泉想，这岂不是故意嘲笑自己的孤独的笑声么？

他走回书桌前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难过。他自己也莫名奇妙，何以今晚上竟会呕气到这个样子。

“明天有解析几何的习题，今晚上无论如何，没有心绪去算了。明天给先生叫了上去时，只说伤了风，没有预备算了。”

于是他又想到今日早上看见的卓淑华，由卓淑华又联想到任夫人，再由任硕士夫人又想到在南方的佩珠小姐了。

又听见有人从下面上来的音响。这趟的的确确是鹤子夫人了。

海泉心里有点气，不能像平时一样走出房门口来招呼她。

“林先生！”

她立在他的房门口，就不进来。

“……”

“啊呀！为什么？”

她笑着走进来，立在他的身旁，故意屈了屈身腰，从下面望了望海泉的脸。

“发脾气了，林先生？”

他此刻不能不笑了。

“今晚上吃夜饭的时候，有两个朋友来看你哟，一男一女。”

“谁？”

听见有人来找他，他忙着问。

“留有名片。”

她把捏在手里的一张名片交给他了。他看了后，知道是张应奎和卓女士。他觉得是错过了一个好机会的样了。

“满漂亮的姑娘。同学么？”

海泉只点了点头。

“对不住，我还有一点事。……”

鹤子夫人的态度平时不相同，她又匆匆地出走，走向曾先生的书房那一头去了。海泉又气恼了。本想问她来客走了没有的，此刻只好忍耐着不问了。

当鹤子夫人下扶梯时，他便把自己的房门使劲地一推，砰地一声，闩住了。这是他向她的示威行动。至于鹤子夫人听见后表示怎样的态度，他是无从知道了。

今晚上他要自己翻开被窝来钻进去睡了。平时是鹤子夫人替他把被窝摊好了后，便说一声“请早点休息”，才走下二楼去的。

睡进被窝里后，觉得双脚像冰块一样，但是被窝比他的脚更冷，他只缩着双脚，在被窝里打抖。

# 八

“的啄,的啄,支那云吞面!”

在这一带住有不少的东洋人,卖面的中国人知道东洋人喜欢吃中国面,所以担着面担子,常走到这弄堂里来,仿着日本人的口音,叫卖支那云吞面。海泉听见便把头藏进被窝里,不高兴听。

“自己还是搬个地方来住,不要住在这鬼窟里。”他虽然这样想,但是仍没有十足的勇气离开鹤子夫人。

“云吞面!”

这明明是鹤子夫人的声音。海泉的刚才平静下去了的气,又重新涌了起来。

大概是在俄国餐馆里多喝了一杯咖啡,海泉睡在被窝里,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过了一忽又听见下面的一阵哄笑。

“他们几个东洋鬼莫非是谈论到我笑起来的?”

于是他又更加恼恨鹤子夫人了。

等到他醒过来时,窗口似乎有点阳光。他抬起半身来,向外面一望,果然今早晨的天色非常的晴和。他忙起身,穿好了衣服,便走下二楼来,想到浴室里去洗漱。但走到浴室门首来时看见门扉从内面紧闭住了。

“是哪一个?”

他的声音有点辣辣的。但是里面没有一点回音。过了一忽,忽然听见里面一阵珂朗珂朗的咳嗽音。

“是哪一个?”

他的声音更高了些。同时他想,这真是岂有些理。难道是曾先生昨夜里回来了?

“对不住,林先生,请稍等一刻。真的对不住了。”

鹤子夫人还穿着睡衣,从她的寝室里伸出上半身来,一面揉揉眼睛,一面笑着向他点了点头。她的声音比平时更加柔婉,而她的

态度也是像在说“这是万不得已的。望你原谅我一回吧。”

他想，莫非她昨夜里真的那样大胆留了那个日本男人歇在这家里么？如果是事实，那真是岂有此理了！他待要诘问她了，忽然看见鹤子夫人的身后立着一个年轻姑娘，穿着日本式的衣裙，头发披在肩背上。一双纯黑的瞳子灼灼地尽望着海泉。他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的姑娘。这位姑娘的脸色是何等的洁白，有如中秋的夜月。她的一身装束也是十分入时，有如一团彩云。海泉眼花缭乱起来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了。给这位美丽的日本姑娘一望，他忙撤收了他脸上的怒容，只装出一副正经的脸孔，走回三楼上来了。

他整理了一下今天要用的书籍，再打算去卫生间里解手。刚踏出房门，就看见一个秃头的日本男人，约摸有五十岁左右，正从下面一步一步地走上来，身上穿一件和服，——日本式道袍。——海泉认得那正是曾先生在家里时常穿的日本服。这个日本人何以这样大胆，以这家里的主人自居呢？他真想走前去一拳打过去。但又怕惹起是非，只得忍住了。他看见那个日本人走到他的门首时，很谦虚地向他鞠了一个很深的鞠躬。他的这个态度把海泉感动了。海泉也忙回了一个礼。

洗漱完了后，回到自己房里来时，看见自己的桌上有一个盘子盛着四片面包，一盅热烘烘的牛乳。往日每天早上，鹤子夫人都是陪着他一同吃早点的。何以今天她特地把他的一份送到这里来呢？他真想不出道理来，闷闷地不乐。

他正在喝牛奶，看见鹤子夫人也端着一盅牛奶，咬着一片面包，满脸笑容地走上来。

“林先生，面包少了点么？”

“不”。

“林先生一个人吃早点，不高兴吧。所以我上来陪你一同吃。可以么？”

她略歪了歪头，笑着说。

“你有客，你下去陪他们好了。”

海泉还想多说一二句更露骨些的话语讥她一下。不过一时想不出来。有的又太过刻薄了一点，怕引起了她的生气。

“牛奶够喝吗？”

“我这里还多呢。”

“多？让给我喝吧？”

“那就拿去喝吧！”

鹤子夫人真的走过去拿起他的牛乳盅子来喝了两口，又搁回去了。

“林先生，怎么今天一点笑容也没有？我要看你笑了才下去。”

给她那么一说，他禁不住笑了。

“请你喝完那盅牛奶吧。”

“不”。

“真是有趣的小孩子！林先生，今天放学后，要早点回来，免得我望你。不要像昨夜那样的迟。”

她一边说，一边下楼去了。看见她走了后，海泉又像掉了一件东西般的。

他掩上了自己的房门，挟着书包，正待下楼去时，忽然看见娘姨送了一张请帖上来。他接过来一看，是：

十二月五日下午五时谨治蔬酌候光

刘佩珍　　任瑾华　　谨订

席设本宅霞飞路 H 坊四十五号

## 九

海泉拿着请帖看了又看，好似想从这张请帖里，发现一些可以作为向鹤子夫人报复手段，又像想从这张请帖里面寻觅啦啦队，——因为他觉得自己像上了台了，不久就要动手和那个穿着日本和服东洋人角力了。——做他的后援。

“这张请帖带着走呢，还是把它留在家里？”

他为这个问题，又大费踌躇了一会儿。同时他希望着鹤子夫人会从楼下走上来，好把这张请帖交给她看看，聊作一个示威行动。但是他等了一忽，仍不见鹤子夫人上来，看见上课的时间又快到了，他只把那张请帖交给了娘姨。

“你替我拿到我的房里去好了。”

他说着便从曾家的后门走出来。在路上还在希望鹤子夫人能够看见这张卡片。

“真是莫名其妙。鹤子夫人何以和那个老日本鬼那样地要好得来。莫非是她的老情人么？听说日本男女恋爱，岁数相差十年二十年，并不为奇的。”

为这件事，他今天像始终不能安心了。他想，今天又无心听讲义了。他不单在心里感着一种不安，并且还感着一种并无名义的悲楚。

“今天是十二月二号，任家请酒是五号，还差四天。若是在今天晚上就好了，可以迟些回去。我真不愿意看见那个鹤子夫人了！——否。我是不愿意看见那些东洋鬼！”

他愈想愈激愤，也愈觉痛心。坐在三等电车里，真想流眼泪了。

“假如真个为这位东洋女人而流泪，那么自己的眼泪未免太廉价了！”

理性和情感在他胸口交战了一会儿，无轨电车在终点停住了。

跳下了电车，又为步行或叫黄包车的问题踌躇了一忽。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观和昨天的有点不一样了。昨天，他虽然对世界有点悲观，但仍保持着艰苦勤俭，努力做人的宗旨。到了今天——看见那个老东洋鬼子之后，——他的旧的人生观忽然起了动摇，对于世间一切的一切，都灰心了，灰到和他今天的脸色那样的灰白。一想到鹤子夫人，便恨得他咬呀切齿，连忙摇头。但有时又想把花月痕里韩荷生所作的“骚首苍茫欲问天”一类的诗抄了一大段下来，送给

鹤子夫人读。她读了之后，如果"眼波盈盈竟吊下数点泪来，"那么，才消我这口气。

"她是东洋女子，怎么懂得汉诗！岂不是对牛弹琴么？"

想到这点，他的心又冷了。

一群黄包车夫把他围住了。

"要车吧？"

"到××大学去，要车么？"

他无意识地跳到一部黄包车上，坐下来了。

"算了吧。人生有什么意义啊！何必为省一角半角的车钱去走路，走得自己双腿发酸，喘不过气来。我要改变我的旧的人生观了。"

他留心一看，也有三三五五的同学和教员，都各坐上部黄包车，冒着冷风，驰向大学这边来。

海泉下了黄包车，才踏进外大门便听见铿铿的一阵上课的钟声。他赶忙走向教室里来。今天第一堂是王教授的微分学，他是有名的早上课堂的先生。海泉走到教室门首，看见有二三位同级生还立在教室外的廊下，知道王教授还没有来，才安心了。

"林海泉还没有来么？"

听见教室里的卓淑华的声音。

"快上课去吧。"

张应奎的不高兴的单调。

海泉刚要进教室，便看见卓淑华红着两颊微笑着从里面走出来。他俩差不多要碰一个满怀了。

"啊呀！你此刻才来。我们刚才正谈论及你。"

她笑着说。

"蜜丝卓，早！"

海泉也回报了她一个微笑。

因为要上课了，她便匆匆地上楼。海泉不禁要顿着足看她上扶

梯时的活泼的后影。恰好她上了三四段，也停了步反回头来向下面看。他俩的视线又冲突起来了。

“下半天下课，到我家里坐坐好么？”

她的声音很低小。

“你不是和张应奎一同住么？”

“瞎闹！”

她睁着她的巨眼，看了他一下，随后从衣袋里取了一支铅笔出来，向抄本上匆匆地写了一行多的字，便把那页撕了下来，捏成一团，朝海泉的脸上丢来。那个纸团掉在水门汀的地面上了，他忙俯着身把它拾起来。这时候，她早跑上楼去了。他想打开那个纸团来看，但来不及了。因为王教授从那头走到教室门首来了。他红着脸，忙跟着王先生走进教室里来。

## 十

他刚在自己的桌位前坐下来，正想看看卓淑华在纸团里写的是什么东西，不提防坐后面的同学在他的肩背上拍了一掌，海泉吓了一大跳，忙把那个纸团塞回衣袋里，反转头来一看，坐在他后面的朱君递了封信过来给他。

“唐耀星托我交给你的，他今天请了假。”

“他老是请假的。”

“对啦，那位先生忙得很，不知道他干些什么事体。”

他真无暇听王教授的讲义了，他只觉得自己在此刻是一个要人了，忙的不可开交。他先把唐耀星的信启了封。

“昨天所谈之事，我已约好了对方，望于五号下午七时，至我处同往，耀星启。”

他看了后，觉得不妥当，因为唐耀星所定的时日和任硕士夫妻请吃饭的时日相冲突了。

“到哪一头去好呢？究竟是哪一头重要？任家那边是不能改期

的，叫耀星改期吧，提前推后都可以，只要不是五号的下半天。”

他觉得无论怎样，不能牺牲任家的一顿饭。这不是单因为吃饭本身的问题，而是想再去见见自那天会面后给了他一个十分好的印象的任夫人刘佩珍女士。

“以指数乘系数，将原有指数减去一幂，便是该变数的微分了。……”

王教授的老调子又在唱了。海泉想，这位老师的教授法真是不高明。他无心听王先生的讲义了。只望快点响钟下课。

他忽然想起鹤子夫人来了。由鹤子夫人便想象到那个日本佬和鹤子夫人想亲昵的情形。于是在他的胸头上又起了一阵的忧郁。

“怕什么！我衣袋里还有一个纸团呢。”

他伸手进衣袋里去摸了摸那个纸团，忙自宽自慰地很想就取出来看，又担心坐在后面的姓朱的同学会偷看。

好容易挨过了四个钟头，响了十二点。下半天只有一点钟的军事训练，他是不愿意再留在这个干燥无味的学校里了。

在主观上，他真不想回曾公馆去，但客观的环境迫着他非走那一条路不可。

坐在电车里，把卓女士掷给人的那个纸团拆开来看。

“海泉同学，我住在北四川路H路S里十五号。兹有要事奉商，今晚八时左右，乞移玉体至敝寓一叙勿却有幸。”

他真想不出卓淑华约他到她家里去是为什么事体。他只想，就去看看她吧。

回到曾公馆的门首，倾耳向里面听了一下，是静沉沉的，不见有什么声息。他是预期着鹤子夫人一定会站在门首迎他的。但看现在的情形是绝望了。

他使劲地推了后门。里面并没有闩，门扉应着他的一推，打开了，娘姨听见门响，才从前面的客堂里揉着眼睛走出来。

“林先生，这早回来了。”

"少奶奶呢?"

海泉忍不住这样地问她。

"上半天和那个东洋先生出去了。"

"只他俩去?"

"还有那个漂亮的日本姑娘。"

给娘姨一说,海泉又想起今早上看见的立在鹤子夫人身后的年约十五六岁的美丽的日本姑娘来了。

"林先生没有吃饭吧,少奶奶把林先生的点心准备好了才出去了。"

海泉听见后心里又暗暗地在感谢鹤子夫人了。他回到三楼的房里坐了一忽后,娘姨便 端上了一大碗冬菇鸡肉面来给他吃。

"外面叫的?"

"不。少奶奶亲手做的。他说你顶喜欢吃这个面。"

海泉听见,更觉得对不住她了。因为今早上自己对她,实在是太过于小孩子脾气了。

"那个日本佬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么?"

他此刻禁不住要问娘姨了。

"谁晓得。那个日本佬喝酒喝得真厉害。日本正宗酒,每天两三升!"

"到底做些什么事体的,那个日本佬?"

"每天只是喝酒,喝了酒便打瞌睡。有时候一点也不客气,就歪靠在少奶奶的床上睡下去了。"

海泉听见,又起了一阵近似嫉妒的的愤恨。

"……"

但他忍耐着,不便说什么话了。

"听说是送那个日本小姑娘来上海找事体做的。……"

"在日本没有事体做,就都赶到上海来么?"

海泉笑了笑,把那一大碗面吃完了。

## 十一

鹤子夫人出去了后的曾公馆，在海泉，真是像冰冷窨里那样的冷。海泉再坐不住了，便一个走出来，想到法国公园去走走。他准备搭车子。

立在下桥侧，等了有一刻多钟的时辰，还不见有公共汽车驶来。他又想，不去也算了，还是回家去关起门来睡一觉吧，等到七点多钟便到北四川路去会卓女士。他正在沉思，不提防有一个从后面走来，拍他的肩背。

“老林！”

海泉反过头来看，原来是一个在0大学教育科肄业的同乡曹世光。

“啊！ 你到哪儿去？”

海泉和曹世光握了一回手，问他，

“到圣公会教会去。?”

“今天又不是礼拜日，并且下半天了，到教会去做什么？

海泉虽然知道曹世光和圣公会有些关系，但不明白他此刻到教会去的理由。

“老哥，老实告诉你吧。——对第二个，我是不会说的。——还不是为吃饭问题？我当了教会哈巴牧师的秘书了，每天不论上下午，规定要到教会去走一趟，替那个老番查看由各地方寄来的中文信，要答复的替他写回信。……苦差事，若差事！”

曹世光说着，苦笑了一阵。

“那还不好？ 有意外的收入。”

“只是这个数目。”

曹世光伸出三根指头来。

“那么，除掉了车费，就没有多少了。”

“还不是？”

林海泉知道这位同乡是风流不过的青年。他进了O大学后，是一面读书，一面进行恋爱。因为他患了饥不择食的毛病，并且只求价廉而物不必美，于是他的一个朋友姓段的，把他所无法解决的一个女友推让给他了。据同乡的一般人说，那个女人怀里，已经有了姓段的的种子。

那个女子名叫华秋英。果然，自和曹世光同栖了七个多月，便产了一个小女儿。现在的曹世光是一面求学一面理家务了。由海泉看来，他的近来的生活实在是惨淡得令人同情。

"老林，我介绍你进教会去好么?"

"有什么好处?"

海泉笑着问。

"信仰宗教，不问有好处没有好处。"

"算了吧。"

海泉望着世光的假装着正经的脸，笑了。

"靓货真多！并且都是相当人家的小姐！"

"你进行了么?"

"我此刻才后悔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曹世光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看见公共汽车驶来了。

"走吧。"

"世光拉了拉海泉的衣袖。

"到哪里去?"

"我介绍你见哈巴牧师去。今天五点多钟有一个祈祷会，做过了祈祷会，那个老番头一定会请我们吃一顿晚餐的。"

海泉本来是一个现代大学生，虚应故事，下了课之后便无事可做了。今天出来，也没有特别的目的。给曹世光一拉，他就上了公共汽车。

卖票的走到他俩面前来了。

“到啥地方?”

“到什么地方?”

海泉忙着数铜板,一面数,一面转问曹世光。

“H路口。……我有铜板,让我付。”

世光一面说,一面伸手进他的半旧的洋服袋里去乱抓。抓了一刻,还不见把铜元抓出来。海泉的两份车资已经数好了。

“对不住了。”

世光的空手又从他的洋服袋里露出来了。

哈巴牧师的住宅正在教会的后面。照面积说来,比教会本身大三倍以上,是二楼建筑的洋房,面前还有一所宽一亩多地的花园。

在哈巴牧师的门廊下,曹世光除了外套和毡帽,海泉也取下了帽子并解了围巾。一个门房接了过去,挂在衣架上了。海泉跟着世光一直走进哈巴牧师的客厅里来。在这里面已经来了不少的客了,有白的,有黄的,有男的,有女的,曹世光指着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白人告诉海泉。

“那就是哈巴牧师。”

世光说了后,走过去和那个老番点了点头。

“哈巴先生,我介绍一位朋友给你,他也是个诚心慕道的人。……”

世光说着,拉着海泉的手介绍给哈巴。哈巴脸上忙堆起笑容,过来和海泉拉手。

“很好,很好。先生贵姓?”

世光忙替海泉回答了哈巴。

“我现在有点忙,密司脱曹,你替我招待下林先生。”

哈巴说着又拉了拉海泉的手,连说了两句“对不住”后,又向那个白人说话去了。

“我们到礼拜堂里去看看吧。看那些靓货来了没有。”

看见哈巴那样忙,那样醒头醒脑,没有半点诚挚的样子,海泉

有点失望了。但是已经来了，只得跟着世光走到前面的大礼堂里来。响过了四点，但是来了的信者仍然如晨星之寥寥，也不见有怎样的靓货。海泉便向曹世光提出了质问。

“还早吧。她们还没有来。”

但是海泉总觉得跟世光来，是错了的。

“请你等等，让我去问问老哈，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办的么。如果没有，等做过了祈祷会，我们出去玩玩好么？”

世光一去，许久都不转来，海泉在中间的一排，占了一个坐席，翻读一本新约。但是每一个人从门外进来，他都很留心看，看了后又推测他们是怎样的人物。果然如世光所说，到后来，也三三两两来了几个有些姿色的女性。每看见有给男性跟着走进来的，他便觉得那个女性异常地讨厌，纵令他是个美人。

铃声响了。从外面涌进一大群的信者来了。最后，他才看见曹世光陪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穿着一件很朴素的的蓝布棉袍的人，一面谈说一面走进来。看世光对他的态度是十分的亲昵而诚恳，那老先生只是频频点首。

“所以照我的意思，非这样办不可。”

当他们在海泉面前走过去时，他听见曹世光这样地对那个老先生说。世光好像忘记了海泉在这礼拜堂里的存在了。

风琴响了，哈巴牧师从讲台右侧的小门钻到讲台上来了。全堂的听众都立起身来唱赞美歌。

哈巴牧师大概是看见今天的听众太少了，他一登台便说：

“照本会的惯例，每次散会后略备茶点，款待诸位。同时，诸位对于上帝的献金，也要踊跃地捐助。前礼拜五，因为本会里发生了一点事故，来不及备茶点了。本会对诸位——中国的兄弟们，实在是抱歉得很。今天仍然准备了茶点。不幸的是，因为前礼拜没有茶点，今天来会的中国兄弟便减少了。希望我们的热诚的会友，下次要多拉些朋友来。以后定规有茶点了。决不失信的。”

海泉听见，几乎要笑响声了。他想，这是什么话呢。原来白人眼中的中国信者是这样的。难怪曹世光拼命拉我来，就是这个缘故。

“廖先生，今天有多少兄弟到会的？”

哈巴牧师望着刚才和曹世光说话的那位穿蓝棉袍的先生问。

“女会友八个，男会友十七个。”

“有新来者没有？”

“对了，男会友十六个，新来慕道的一个，林海泉先生。”

海泉听见后，急得满面通红。他恨曹世光何以就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那么，我们今天要欢迎新慕道者林先生哟。”

哈巴牧师望着坐在下面的海泉微笑着点了点首。他接着又说：

“可不可以请林先生上来把慕道的动机向我们会众报告报告？”

海泉想，这不是绑票的式传道么？老曹太对不起人了，不得自己的同意，跑去向老翻头胡七道八。

曹世光像接了圣旨般地飞跑到海泉面前来，把嘴巴凑到他的耳朵上，海泉闻着一阵一阵的臭气了。

“请你上去随便说几句，看在我的面上？”

“半点没有准备，有什么好说的？”

“把你到教会来的感想说一说就够了。最好捧一捧教会。”

海泉踌躇了一忽，才下了决心般地站了起来。他想，在这教会里的会众，大概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随便扯几句，哄哄他们吧。

## 十二

林海泉红着双颊，抖着两腿，立在讲台上了。

“兄弟是研究哲理的。尤其喜欢罗素的哲理。本来研究哲理，便不容许有宗教的存在。……”

他说到这里，便接不上了，觉得自己双颊上像要发火般的，心里暗暗地恨起曹世光来了。他想，曹世光骗了自己的车资不算，还要玩猴子戏般地叫自己到这里来出丑。

“……不过，我爱哲学，同时我亦爱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因为哲学是理智的而宗教是情感的。尤其是它的感伤性——Sentimentalism！理智譬如是我们的衣服，而情感的要素正是我们的粮食。人生本多情感的生活，有好的，有坏的。譬如食物之中，有合卫生的，有不合卫生的。为要保持身体的健康，所以必须摄取卫生的食物。同样，我们人类的心灵，假如欲摄取良好的营养物，那么必须求之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欲过健全的心灵生活，必须过宗教的生活。这即是我到贵会来的最大动机。……”

他是为要准备下一段的演词，略停顿了一忽。他没有预料到，那位哈巴牧师竟鼓起掌来。给他一拍手，台下便像迅雷般地起了一阵激烈的拍掌音，吓得他的胸口砰砰地跳动起来了。

“……兄弟近来感觉得自己的生活十分地孤寂，真如太史公所谓居则若有所忘，出则不知其所往。……”

说到这一句，鹤子夫人的姿态便映在他的脑膜上来了。

“……孤寂，孤寂，真是十二分的孤寂！……”

忽然听见台下起了一阵的笑声。

“……像离了群的羔羊那样的孤寂，所谓魔鬼——一切的恶德，便会乘这个孤寂侵入我们的心灵里来，这是在青年期的一个重大的危机。”

又起了一阵的激烈的鼓掌。

“我们要怎样地去避免这个危机呢？”

海泉觉得自己的心神渐次地镇定了，声调也愈讲愈热烈了。他此刻也承认对于讲演自己确有点一般人所难及的天才。

“……我们需要能够常常陶冶我们的感情的宗教生活！”

他最后还举了些浅近的例子，证明宗教的作用不只是消极地

防恶，而其主要的目的是在陶冶人们的感情，并以此促进一般的Senti mental 的生活。其结果即是自由和博爱。

他博得了第三次的热烈的鼓掌，便下台了。他像在梦中般地坐下来，不相信自己刚才曾经作了一场热烈的讲演，他无意中望了望那边的一群女性，有三四个年轻女子的视线都集中到他的脸上来。他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心里也有几分的得意。

散会后，曹世光和那位姓廖的都笑嘻嘻地走前来招待他。

"林先生，演讲得好，顶刮刮。"

"请教？"

海泉红着脸问他的姓名。

"廖海峰。"

他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来交给海泉。

"他是本会的副牧师。"

曹世光忙替他介绍。

"我们到老哈的花园里吃茶点吧。"

廖海峰伸一伸他的右袖筒，表示领导他们进里面去。

"不忙。让我介绍他见见我的内人。"

曹世光说着走过那一头去拉了一位女性过来。

"林先生，自己人，你没有见过吧？"

那个女人笑嘻嘻地向着海泉行了一个鞠躬礼。

"没有见过。"

她含羞般地说。

海泉很留心地看了看她。觉得远远地望她，似乎是一位美人。但是走近前来，看见她面部上的凹凸的轮廓太明显了，有点刺目，同时白粉也涂得过多了，只是表示着满脸的凡俗。

简单的茶点吃过了，海泉看看表近六点半了。他始终没有忘记卓淑华约他的时刻。

"还差一个半钟头。"

他看了一下教会里的情势，知道哈巴牧师请吃晚餐的话，完全是曹世光的撒谎了。

“我们走吧。”

“好的。到哪个地方去玩玩好么？”

曹世光很高兴般地说。

“有什么地方好玩的？”

廖海峰反问曹世光。

“到哪一家小馆子去吃一个晚饭也好。”

曹世光笑着望了望海泉。但海泉怀疑他的做东道的资格。

“我也要去。”

曹夫人听见后撒娇般地说。

“瞎闹！还不给我快点回去看小孩子！”

“那你也一路回去。不准一个人去享乐！”

她也扳起脸孔来反驳她的丈夫。

“胡说！没有一点规矩！幸得林廖两先生不是外人。”

“老婆和奴隶不是 Synongm 哟！廖先生，对不对？”

曹夫人伸了伸她的颈项，把头一歪，做了半个鬼脸，反向那一边去了。

海泉便想，这真是一位摩登女子。

到后来，还是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女性到底是女性。曹夫人终于给曹世光屈服了。一个人到礼拜堂来时，还是一个人由礼拜堂回去。

望着老婆的孤寂的后影消失了后，曹世光全没神经地反转头来向着林廖两个人说：

“我们走吧。”

“但是我八点钟不得空。”

海泉忙先申明。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吧。我们今天晚上痛快地玩玩不好么？”

“八点钟有了约，失信不得。”

“不要紧。”

“怎么你们宗教界也不顾信用呀？”

“还不是挂挂招牌而已。”

曹世光的态度是颇天真率直，只有廖海峰一个人默默地不说话。

“我虽然没有领洗礼，但我不能不守信用。”

海泉笑着说。

“林先生的话是对的。”

廖先生也微笑了。

“那么，先到馆子里去再说，还有一点半的时辰，怕来不及么？”

从教会出来到K路的S菜馆的电车费，算是由曹世光一手付出去了。在馆子里叫了两块头的菜。本来大家都有点饿了，吃饭就好了的，曹世光还嚷着要喝老酒，结果来了半斤的远年花雕，让他一个人自斟自酌起来。

过了一会儿，饭菜也吃完了。茶房捏了三条热烘烘的手巾送前来。

“老曹，那件事让我打一个电话去问问看。”

廖先生接了手巾，揩了揩嘴巴，便走出去了。曹世光捧着热手巾，揩了一回脸，再很细心地揩他的双掌。那条雪白的毛巾上已经染上一块黑迹了。

“老林，请坐一下，我去解一个小手就来。”

他却朝里面去了。

恰恰他俩者不在的时候，茶房便送了账单来。海泉不好意思不接了。看了看，只是二元四角六分，虽然有点不愿意，但也觉得数目并不多，便从衣袋里取了小皮夹出来，检出三个袁头付给茶房了。

曹世光又从里面出来了，一面笑一面结裤门上的扣钮。坐下来后，又斟茶喝，也不问一声账单开来了没有。看见茶房送找头来时，

才装出惊异的样子：

“账单开来了，让我付。……哪有这个道理。……老林，对不住了。”

“算得什么。”

海泉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仍然是有点蔑视这位宗教家。

“老曹。”

廖先生摇摇摆摆地从外面走进来了，叫了一声“老曹”，接着咳嗽了一阵。

“你打电话去问了他？怎样的情形？”

“咳，咳！他不在家呢。”

海泉看了看廖先生的正经的太度，又望望曹世光的笑颜。他疑心他俩是计划地骗他请这一顿饭的。

## 十三

从餐馆走出来，三个人还在马路的敷道上走了一忽。曹世光尽是紧跟在廖海峰的肩后，在絮絮细语。他像忘掉了海泉还落在后面走路，看见他们吃过了饭，揩干了油嘴，对他便不理不睬的样子，海泉心里异常愤慨，同时也起了一种像给同伴遗弃在沙漠里般的感情。

“老曹！”

他在后头叫了曹世光一声。但是，曹世光只反转头来望了望他，脸上表示出怀疑的神色，像在问海泉为什么事叫他。

“我要回去了。”

“走走不好么？”

“明天有功课。”

海泉的不高兴的声音。

真对不住了，今天实在搅扰了林先生。”

廖海峰说着也走前来向海泉拱了拱手，看他的意思是希望海

泉快点离开他们。因为海泉的直觉力是十分敏锐的。他对他们真有点生气了，但忙忍耐着。他只向他俩点了点首。反身向着公共汽车停留场这边走来。只走了三四步，忽然又听见曹世光在后面追着叫他。他忙停了足。

"老林，今天实在对不住你了。……"

他说着把只腕搭攀到他的肩膊上来，装出大马路上的青年流氓的样子。

"……今天害你花了不少的钱。我们改天再来回请你。"

"算得什么。"

海泉听见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

"你有工夫，星期日到我们礼拜堂来，保管有你看得中意的靓货。好么？"

他笑着凑近他的颊边来了。

"礼拜日那天怕没得空。"

看见公共汽车驶前来了，海泉装出要上车的姿势，世光才松了搭在他的肩背上的手。

"请多到我们教会来。"

海泉已跳上公共汽车了，只向他点了点首。公共汽车就开了。

在大马路口下了公共汽车，又转搭了电车赶着向北四川路这边来，他坐在电车里，愈想愈觉得今天到教会去的失策。他想，恐怕他们还当自己是个傻瓜吧。

他立在S的弄堂口了。望了望里面，似乎充满着一种灰暗而神秘的景象。他觉着自己的胸口也有点跳动。

"密丝卓虽不算是绝世的美人，但她的那样活泼的态度，秀丽的面庞，实在是个最大媚力的所有者。"

他一面想，一面觉得一种道德感在制裁他，于是踌躇了一忽，不知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

"又不是我自动地到这里来，是她先约了我的。有什么可愧的

呢。”

他壮起胆子，踏进来了。但是弄堂里十分地幽暗，不容易辨认门牌的号数。问了问看弄堂的，才知道十五号是靠左手边的三巷最后的一家。海泉看见这家屋子是石库门的二楼建筑。门首靠墙，恰恰有一口水门汀作的垃圾箱，有些有机物的屑片和菜叶散乱在垃圾箱的口外和地面上，发散出一种不快的臭气。海泉便想：

“原来是这样地方。住在这弄常里的，少有高尚的人家吧。”

他看见门扉上的一对铁环，就想敲了。

“且慢，让我看看卓淑华在里面么？说不定她们正在吃晚饭。”

他疑神静气地在十五号门首立了一会儿，听见里面有女性说话的声音，但不是卓淑华的。

“死鬼！”

一个女子在骂的声气。

“唔敢哩！莫捏我啊！”

另一个女子的哀怨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很快的低声的私语。海泉觉得有点奇怪，更加不敢敲门了。他禁不住把一只眼睛贴在门缝上，窥了一下里面的情形。

堂屋口的四扇玻璃屏门虽然紧闩住了，但堂屋里的明亮的电灯光把里面的一切反射得很明了。有三个年轻的姑娘围着一张八仙桌在化妆。坐在上面的恰恰和海泉的视线相对照，最看得清楚。她脸面涂上了白粉，在双颊上也特别涂着红红的胭脂，俯着身，对着桌面上的一个镜儿在修她的眉线，一面画眉，一面在说话。他只看见她的嘴唇不住地张动，听不见她的声音。海泉再望了望她们的身上，都是穿着一件绒质的白色衬衣，不罩颈项，胸口也一部分雪白地露了出来。胸部的一对高峰也颇为明显。还有两个，一个是背着海泉的方向，一个是侧坐着，比较看不清楚。

“平常人家的女儿哪里要这样搽脂抹粉，打扮得像戏台上的小旦儿一样。”

里面的景象把海泉吓呆了，他有些惊疑，莫非是我找错了门牌号数。于是他仰起头来向高头望一望，又明明白白是十五号。

“这明明是做不正当职业的女人的住家。大学生卓淑华决不至于住这类地方的。”

但是他又想着了从前有人批评大学的女生是高等卖淫妇。难道那样活泼的卓女士就是这种女人么？

他痴想了一忽，不敢叫门，但又不想走。幸得一阵冷风又把垃圾库里的臭气送到他的鼻端来，他才觉醒了般的，朝着巷口走了两三步。

“卓女士决不是这类的女性。鄙人可以断言！……”

他一边走，一边想，想到后来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了特种的彗星般的，一阵微笑泛到他的脸上来了。同时，紧捏着他的左拳，在作讲演的姿势。

“……何也？假如她是那样无聊的女子，她决不会那样坦直地叫我到这个地方来了！”

他想了一忽，便又向后转，折回到十五号的门口来，下了决心，敲了一下门环。

“哪一个？”

敲了门，立即听见里面有人在这样问。

海泉再把眼睛贴那门缝上向里面窥，刚才那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已经打开了门，立在堂屋口了。

“有一个姓卓的，是不是住在这儿？”

“对的。走后门吧。”

海泉正待转身，忽然听见有人在高头叫他。

“密司脱林么？对不住，请走后门。……”

这是他所期待着的声音。他忙抬头一看，楼上的窗口打开了，卓淑华伸出一半身，笑着向他招手。她的活泼的态度和学堂里没有两样呀。海泉看见她，喜欢得话都不会说了。他只是：

“我，……我，我，……我，……”

他连声的说了几个我字，急忙忙地又兜了一个圈儿，走进第四巷里来了。

立在最后一家厨房门口，笑吟吟地等着他来的不就是那个娇小活泼的卓淑华么？

“密司脱林，对不住了，今晚上冷呢。”

“还好。”

他没有预想到卓淑华竟肯伸出手掌来和他握手。使他惊异的是她的手和他的一样的冰冷，似乎他的还比她的暖和一点。

踏进了后门，看见火厨里异常的不整洁，或横或纵，排着两三个小煤灶。有两位衣裳污浊的妇人在微暗的电光下洗盘碗。

## 十四

由卓淑华的引导，海泉走到她们楼上的前楼房里来了。才踏进房门，忽然听见一阵悠扬的钢琴音。

“你家里有钢琴？”

海泉问卓女士。

“否。那是隔壁的。”

前楼房里不止一个人，也没有防寒的设备。他走进来，仍然感着冷气袭袭的。这房里的阵设虽不像厨房的凌乱污浊，但也没有特别的家具，一般的铁床，一般的镜台，一般的桌登，在房正中有一张大八仙桌，桌上摆着一盘红瓜子，和几个茶杯。最令他注目的是梳妆台旁边装有电话机。

“请坐吧。密司脱林。”

她招呼他在八仙桌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后，也和他作直角的方向取了位置坐下来。海泉在卓女士的面前似乎很拘束的，一时无话可说，也不敢仰起头看她。他勉强装出笑的表情，以减少他的拘束。

"密司脱林，对不住啊！"

她笑着把瓜子盘端前来给他，又无意识地捏了几粒，在这瞬间他乘势看了卓淑华一眼，她的脸上满堆着亲昵的笑容。他想，这确够消受了。在学校里的女同学们，哪一个不是架子大得要死，哪里有像她这样亲昵，这样客气的。

"你住在这里？"

海泉乘势问了她。

"……"

她沉吟了一忽，才点了点头。

"……不过，密司脱林，你莫告诉任何一个同学哟。"

"张应奎晓得吧？"

"他不晓得，我没有告诉他。"

她此刻的态度转正经起来。

他俩都在剥瓜子。两人间沉寂了好一会儿。海泉此刻忽然思及鹤子夫人了。同时又怀疑卓女士究竟为什么事叫自己来这里呢？他想痛快地问问她，但又客气地迟疑着。

"我本来讨厌这边的地方。不过没有办法，一时找不出适当的房子。你看，这一家房屋住两三家人哟。"

"住在下面的是怎样的人家？"

海泉此是率直地问了。她没有立即回答，他看见她的颊上略泛出微红来了。

"我们是向下面分租过来的。搬过来后，才晓得她们是……"

她说着双颊更加泛红了，同时低下头去。

"那么，你该早点搬家。"

"我早已经和我妈说过了。不过，……密司脱林，你也不是别人，老实对你说吧，太贵的房子我们实在住不起。我有一个哥哥，在××局里当小职员，每月只是三十多块钱的薪水。我爹不死时，……"

她像感慨无限般地在这样申诉。

“你有多少兄弟姊妹？”

“一个哥哥，一个姊姊，我是最小的。”

“你的姊姊呢？”

给海泉这样一问，她又迟疑了一下。过了一忽，她才说：

“嫁了人，跟他的丈夫到天津去了。”

又坐了一会儿，一个娘姨才端了一杯半温的褐色茶来给他。海泉坐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很想起身告辞，给卓淑华看出来了。

“让我去叫我妈和哥哥来见你。他们很想认识你。”

她说着走出去了。她好像没有下楼去。他想，大概是往亭子间里去了。只一刻工夫，她又笑着走回来了。拖了拖椅子，向他凑近一点坐下来。他闻着了一阵耐人寻味的香气了。

“搅一搅她，闻闻香气也不错吧。最多她笑着骂一句讨厌，走开去罢了。如果有这勇气，不会碰什么钉子也说不定。”

但他只是想着，他已经满面红热起来了。同时，他恐怕这种下劣的举动会引起她对自己的鄙视。

“给她鄙视又算得什么。自己完全没有这种勇气，确是真的。”

“密司脱林，听说你的姊丈是在财政部里做大官，是不是？”

“没有的事。”

他忙否认。他已经直觉着了，她所问的是那位任硕士了。

“大家多是这样说，是姓殷的。”

她偏了偏头，在思索的神气。

“我有一个亲戚在财政部当参议，姓任的。”

“对了。他们说的就是他了！”

卓女士此刻笑了。她那两列整齐洁白的牙齿，在电光下望去，更加好看有魅力。他想，假如她容许他的直接行动时，他一定伸过舌尖去一颗一颗地舐一个饱。

“是怎样的亲戚？你和他还熟么？”

海泉真不愿意把他和任硕士的亲戚关系告诉卓淑华。假如他和刘佩珠没有相当的交情，连任公馆他都不愿意去上门的。本来，他和任硕士互是陌生的人，微尘的关系也没有。他和任硕士如果说得上是亲戚，那么只多转两个拐弯，和乌龟螃蟹也有裙带的关系了。

“间接有点亲戚关系，我和他并没有什么深的交情。”

海泉无论怎样都不肯告诉她任硕士是他的姊夫的妹夫。因为这是多么费解的一个代名词哟。

“那么，你常看见他。?”

卓淑华的半红半白的脸上，表示出失望的神色。

“到他家里去就可以看见他。”

他无所谓般地问答。

“你常到他家里去么?”

“不”。

他回答着，再注意卓淑华态度，她没有刚才那样的兴致了。

他俩间又是一阵沉寂。只是听见下面的人声嘈杂，同时又听见附近的一阵留声机唱片的音曲，——在近来最流行的船夫曲。卓女士发出她的低微的梭普拉娜的声音在和着唱。海泉听着，觉得有无限哀愁。

## 十五

卓淑华的妈妈走进来了。海泉看她，年约五十多岁，脸上似乎涂上了不少的雪花膏，矮胖的身体上，穿着一件黑湖绉面的白羔皮旗袍。她的那种老太婆的神气，稍微引起了海泉的反感。

“林先生，这是我妈。”

海泉略站起来向着卓妈点了点首。

“请坐，莫客气”

卓妈的纯广州口音。

他们正在周旋着，又走进来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很恭敬地向着海泉鞠了鞠躬。”

“这位是林先生？”

他笑着问淑华。海泉看了看他。觉得除了身材矮小之外，他俩兄妹没有半点相似。

恰好是四个人，各占了八仙桌的一边。这趟娘姨端了一盘香蕉和一盘橙子上来了。

“林先生，小女在学校里，希望你多多指教啊。”

这是卓妈刚坐下来劈头的一句话。她那种微笑，似乎带点老奸巨猾的神气。海泉直觉着这位老太婆是个不容易接近的。说好一点是，理智过于发达了，不甚通人情的女性。

他们说了一会儿，海泉才知道卓淑华的哥哥顺兴，原在××局里当一名办事员，最近给新任的局长撤了职。但是他舍不得这个职业，为这件事，东打听，西打听，到后来知道了这新局长是任锦华的老同学，任锦华所举荐的几个人都由局长安插了。前星期他才听见他的妹妹谈及同学林海泉就是任锦华的小舅，于是他便托妹妹为他进行这一条路了。

“只是三十元钱的小差事。我想有任先生的一封信给新局长，一定可以复职。”

卓顺兴态度很恳挚地在解说。

“林先生可不可以帮个忙？”

卓淑华红着脸，向海泉送了一阵的媚笑。

“我五号那晚上可以看见他。……”

“那么，再好没有了。”

顺兴笑着说，看他的样子几乎想鼓起掌来了。海泉便想，只是三十块钱的小差事，也钻营得这么厉害。在今晚上，自己也和要人一样了。于是他稍微得意起来了。

“那就请林先生向任先生讲一个情。请他为我哥哥写一封信给

新局长，好不好？”

卓淑华想硬把这件事推上海泉的肩上来。

“不过……”

他还有点迟疑，因为他实在没有把握。

“务必哟，林先生！看阿拉的面上！……”

卓淑华说着，指了指她的脸，笑了。看见她那样娇憨的神气，海泉又不忍拒绝了。

“好的。我试替你们去说一声看看。成功不成功，我可不管的。”

“只要林先生答应了，哪有不成功的的！”

卓妈又下了一槌的旁边鼓。

忽然听见电话机 Chili Chilin 响了一阵，卓妈忙摆开八字脚，走过去接电话，把听筒检下来，贴在耳朵上，海泉看见她的后影，更加臃肿得难看。

“好的。……知道了。……哪个数目？……怎么行？……回了他吧！……好罗，好罗。……不，不。……好罗，好罗。……就是这个话。……”

那个老太婆一面听电话，一面望着海泉。她的表情，像有什么秘密怕给他听见了难为情般的。

卓妈放下了听筒，又回到八仙桌前坐下来。

“哪一个打来的？”

海泉无意识地问了问。

“她的……”

在这一瞬间，海泉看见了淑华很敏捷地向她的母亲使了一个眼色，卓妈便转变了她的口气。

“一个朋友那边打来的。”

“不是大姊那边打来的？”

顺兴接着问他的母亲，此刻淑华又看了她的哥哥一眼。于是好一会儿大家都沉默起来了。听见从下面有人走上来的脚步音，海泉

向门首一望，一个老妈儿拿出一张伍块的钞票和三块洋钱送到卓妈的面前来。海泉看见那三枚银币中，一个是“袁头”，两个是“孙中山”。卓妈一声不响，先把一个“孙中山”安置在右手的两个指头上，再用左手检起“袁世凯”来，向着“孙中山”敲了一敲，那种银音真是铿锵可听。她再换上一个“孙中山”也同样他敲了一下。过后，她便把钞票和银币一并塞进衣袋里去了。

“老六的，是么？”

看见那个老妈子还站在侧边，卓妈问了她一声。

“是六姑娘的。”

老妈子望了望卓妈的神气，忙退下去了。

坐了一会儿，海泉便向她们母子三人告辞。他想，在今夜里再没有可以更进一步接近卓淑华的机会了。

“大家一起看电影去好不好？”

卓妈笑着问海泉。

“林先生，陪我们去一趟吧。”

卓淑华满脸笑容，伸出只手来扯了一下海泉的衣袖。他虽然对她有点恋恋不舍，但是再没有兴致陪他们一家人去看电影了。

## 十六

从卓淑华家里走出来觉得自己的心情也和外面的氛围一样地冷寂。他无理由地长吁了一口气，接近嘴边的薄暗的空气中，便起了一阵乳色的蒸气。

他走到北四川路的电车道上来了，觉得体温比坐在卓淑华家里时还高了一点。他本想早点回曾公馆里去的。但是一想象到鹤子夫人和日本佬那样亲昵的情形，心里又说不出的难过。

“自己该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啊！苦闷！苦闷！找不着出路的青年的苦闷！”

他在敷道上痴站了好一会儿，愈想愈凄怆。他望望马路的南

端，再望望北首，然后又仰起来望了望天际。他看见这个繁华热闹的大上海，给一重灰白色的帐幕——很浓厚的一重夜雾——笼罩着，除掉了附近的彩色的尼安电光以外，一切的灯光都是朦胧不清的，只是放散出无数的黄色的辐射光线。他拿出了手巾来拭了一拭眼睛。

"密司卓只是想利用自己，岂有此理！"

他到这边来是抱有一种绝大的希望而来的。然而这个希望终于给造成者之后打破了。

"若是鹤子夫人知道我一个人站在这马路边这样地孤寂，这样地悲伤，她会不会赶来接我回去，安慰我呢？"

他刚刚起了这个念头，又忙自己抑制着。他知道自己的神经太疲劳了，所以会作种种无聊的想象。

他从怀里检出小表来一看，还差五分钟就响九点了。他想，还这样早，回去看那些日本佬的高兴的脸孔，太没意思。于是他想，搭车太快了，决意走路，走到爱多亚路口，然后再搭公共汽车。

"最好是过了十二点钟才回去，——等她们睡了后才回去。自己有弹簧锁的钥匙，可以不叫门。……决意不理她了！纵令她出来招呼自己，也莫睬她了。"

他刚刚这样想。但反省一下，又不免震惊起来。他想，这不是嫉妒，是什么呢？

"自己对她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了么？不，不！决不！……"

他不知不觉将近行到邮政总局门首来了，忽然看一群人拥着一个东洋巡捕和一个拉着黄包车的车夫，迎着走来。他忙躲在一边，让他们走过去。

"你们跟来做啥？"

那个东洋巡捕说上海话说得非常地漂亮。一群的支那群众看见东洋巡捕拔出了手枪，便都嘻笑着向后倒退了几步。但看见那个东洋巡捕和车夫走远了十步八步，他们又跟着走前去。好奇心引着

海泉也跟在他们的后面走。

“是哪一家?”

“东洋巡捕带着那个黄包车夫走到篷路口来时,就这样地问他。

“大差老爷,是那一家洋行。”

车夫指着一家卖乐器和皮鞋的东洋商店,回答那个日本巡捕。

那家店里的日本人看见他们本国的巡捕走来了,后面还跟着有黄包车夫,便都嘻嘻哈哈地走出店门首来。有一个中年的日本佬像喝酒喝醉了,看见黄包车夫竟那样的大胆,居然带了日本巡捕到他的店里来,便踉跄着跑出来,飞起一只脚向车夫踢来。幸得给日本巡捕拉住了,没有踢着。海泉站在一边望,只听见那个日本佬的口里在连发“Baka! Baka! ……”

当日本巡捕和那个喝醉了酒的东洋鬼格珂格珂地说话时,海泉听见这个江北车夫也气愤愤地向围着他的一群同胞申诉。

“七点多钟的时分,从八仙桥拉他到闵行路的一家东洋人的公馆里。他叫我等在那家公馆门首,便进去了。我等了一个多时辰,才看见他喝醉了走出来。他坐上车后,只是叫 Oso,Oso。问他到什么地方,他只是一脚向我的背上踢过来,又在叫 Oso,Oso。我朝天潼路走,他就叫武昌路。我刚刚弯进武昌路,他又叫吴淞路。我已经拉到吴淞路的老靶子路口了,他又向我的背上踢,连叫昆山路,昆山路。拉到这里来,下车的时候,还蹴了我一脚,只给了二十个铜板。我不依他,拉着他的衣袖,他就一拳打到我的嘴角上来,但我从八仙桥拉到这里,足足花了两个半时辰,只给我二十个子,我还能活么!再向他要,他们全店人都走出来要打我。我才去叫东洋巡捕。东洋人只怕东洋巡捕! ……”

车夫刚说到这里,海泉看见刚才那个日本巡捕神气十足地从那间日本商店走出来,举起他的巨掌,向着车夫一掴。

“你怎么敢敲那位东洋老爷的的竹杠!”

车夫忙伸手来掩护他的脸。

“你想回手呀?”

东洋巡捕再冷笑了一声,又是一个巨掌向车夫的右颊上掷来。

“啊唷! 谁敢敲东洋老爷的竹杠!”

“你怎么敢讨一块钱? 八仙桥拉到这里,二角洋钱还嫌少?”

“我拉了二个半钟头,块把钱,……”

车夫的话还没有说完,东洋巡捕的巨掌以掷到他的右颊上来了。

“冤枉! ……”

车夫哀哀地哭起来了。

“还不快点滚!”

东洋巡捕的皮鞋尖又飞到他的肩胛上来了。车夫没有提防东洋巡捕的脚势那么凶,跌倒下去了。东洋巡捕又在他的腰部蹴了两三脚,又把他车子上的白洋布垫子取下来,拿在手里,洋洋得意,大踏步地向北走了去。

“东洋人的生意都好去做个? 保管你吃亏!”

“拉了东洋鬼不把钱,算自己倒了霉,还跑去投巡捕干什么?东洋人哪有不帮东洋人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种奇特的呼声惊动了海泉的注意,他忙反转头来看那个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是戴着一顶正中绣有彩色徽章的紫色的鸭舌帽的青年,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海泉对这位青年,心里不免了几分敬意。同时为自己精神的衰颓而感着惭愧了。

“那些东洋人是鹤子夫人的同胞啊!”

他想着,提起双腿来朝南走。他像听见那家东洋商店的日本人在笑骂他。

“支那人! Baka!”

# 十七

鹤子夫人伴着两个日本人,——一个老人一个少女,——乘着汽车赶回家里来时,外面已经丝丝地下起雨来了。

"林先生回来了?"

她一见着娘姨,便急急地问。

"早睡了。"

"睡了?"

她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略蹙着眉根作无意识地反问。

"啊,快要响十二点了。"

她好像是对那两个日本人说。她在这时候,似乎无暇再理会这两位日本客,一个人匆匆走向三楼来。她一面在想:

"他是那样小孩子脾气,真是使人没有办法。近几天来,都是那样十分生气的样子,早出晚回,家里的饭也不回来吃一顿。今早上我要和他说几句话,特地起了早床。但是尽问他,也不回答。这是真叫人难受啊!"

她虽然觉得海泉脾气古怪,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想她又有些喜欢,因为她已经证实了他对她的心是十二分的真挚。

她立在海泉的房门首,想就推门进去,但又踌躇起来。海泉的房门,在里面,从来是不加锁的。她轻敲了一下门扉,不见里面答应。她禁不住伸手推门,门扉便应手开了,海泉房里的电灯没有熄,但海泉果然睡着了。他的被窝深深地盖着他的颔下。

鹤子夫人也不承认海泉是一个了不起的美男子,不过她对他的强烈的男性和落拓不羁的态度发生了兴趣。

她放轻脚步,走到他的床边来了。

"林先生!"

她声音低小地微笑着唤了一声。当然没有反应。她真想把他叫醒来和她作终宵的畅谈,因为好几天没有和他想聚了,更觉对于

他有些恋恋。但只一刻，反想一下，又没有了勇气。她只站在他的床边痴想，忽然闻着一阵酒臭，她看见海泉在被窝里打了一个呵欠，一翻身，他脸朝着外面来了。她以为他醒来了，胸口跳了一个。但是海泉仍然不知道有个闯入者立在他的床边，他熟睡下去了。

“不错。他今晚上是到任家去喝了酒回来的。”她想着，无意中望了望他的书桌面。她看见有一封，封面上印有“财政部”等红字的特别大的信筒。于是她又放轻脚步走到桌边来，她看清楚了封面的墨笔字是“烦交柳局长勋启”七个字。在红的“部”字的上面也加着“任托”两个黑字。她看见他的桌面上还摊开着一本类似杂志的书本，打开着的那页上面有“文化的转变”五个字的标题映进她的网膜上来了，她翻起那本杂志的封面来一看，是“现代文化”四个大赤字。侧面署“华民题”三个小字也是赤色的。在封面下端的左隅还有钢笔写的“海泉兄指正现代文化社赠”几个深蓝色的草字。

鹤子夫人看见这本杂志的封面，一点美观也没有，只是红得历害，她再翻了翻内容，也没有几篇是文艺的作品，大部分是理论的文章，她觉得没兴趣，便把那本杂志搁回去了。

她又走到海泉的床边来，留恋着不忍就走。在电光之下，海泉的脸颜虽然是苍白了一点，但是他的那种强烈的青年男性美，对于她似乎有一种诱感。同时，想象到在他的周身血管中的纯洁的高热的血液，她的胸口也不可思议地急激地跳跃起来了。

她愈注视这个在熟睡中的青年，愈觉得他有一种魅力。有几次她几乎失掉了她的自制力，想自发地钻进他的被窝里去，把他紧紧地抱着。

“万一他醒转过来拒斥自己时，那多难为情啊！”

想到这点，又像有一阵冷水浇在她的背上，全身起了一阵战栗，她忙自制着。

“还是正当地高声响气地叫他醒来，看他意思怎样。”

她刚想实行她的计划，但一回想到他的脾气，又有点失望，因

为这个正当的计划的实施后，结果是意料得到的，即是他一醒转过来看见自己立在他的床前，他一定唐突地问：

“你来吵人家做什么”?”

这样的无艺术，无表情的科学式的质问会给女性以难堪的。这个未来的理学士每说起话来，一点不客气，一点不会加以修辞的润色。

但那种青春的新鲜血液的想像，仍然是对她作一种诱惑。她第一因为丈夫离开了她将近三星期之久了，在生理上她早想捕住这个未来的理学士做她的俘虏。第二因她明知丈夫赴南完全是为另一个女性，——可以说是她的敌人，——这会促进嫉妒的报复。她站着痴想了一忽，在寻觅可以为她的今晚上的脱轨的行动作辨护的理由。但她无论怎样，都不能否定她自身受着低级的本能所驱使。

这个青年的态度真是叫我无法对付。……近几天来，他对自己完全是误解。叫他醒来，向他解释一个明白吧。”她看着海泉的睡颜在想。她看见他脸上表现着一种崇高的魅力。快达到中年的她，在性爱生活上是有了丰富的体验的，但从未获得一番满足的恋爱的她，对于这青年真有说不出来的热爱，——有机会，便会泛滥起来的热情，自认识他以来有三月以上的时间了。他的不即不离的态度只有使她一天一天地增加烦闷，也会妨害她向他表示她的满深情热的机会。

恰好在这瞬间，她看见他的尊严的苍白的脸上起了一阵柔笑。她吓了一跳，以为他是醒转过来了。但是，只一刻他脸上的柔笑又消失了。她才知道他在愉快的梦中。

她此刻又发现了一个异迹，在他的枕畔，有封浅红色的信封。好奇心，——否，其实是一种嫉妒的心逼着她伸过手去拉过来看。

“烦大姊转交林海泉君手收，妹佩珠拜托。”

鹤子夫人知道这是谁给他的信了，同时感着一劲的醋意。她想

抽出内容来看了。

“不行！这是不道德的行为！给他知道了时，会给他看不起的，不要侵犯他人的自由及权利吧！”

她想着，忙把那封信搁回他的枕畔去了。同时，她微舒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我不能放过他哟！”

她再望了望他的睡颜，愈觉得他是一个诱惑，她的周身似乎有点涨热起来了。她忽然地冲动起来，把自己的温滑的双唇送到他的额际来，只一瞬间，便移到海泉的赭红的双唇上来了。她闻着了一种男性所特有的臭气。

“他如果一翻身坐起来时，真不得了！”

她在观念上是这样地担心着，但实际上说，她又希望他能够醒过来。

但她还是失望了。他只从被窝里伸出手掌来微擦了一下他的嘴唇。又翻身向里面。仍然呼呼地睡着了。

## 十八

海泉从梦中惊醒过来时，晨光已经从窗口射进来了，因为昨晚上给任夫人多灌了几杯酒，今早晨起来，觉得头脑内部还微微地作痛。看见时候不早了忙披衣起来。

“林先生起床了？”

他的左脚刚套进拖鞋里，就听房门呀地一响，鹤子夫人满脸笑容地走进来了。他一见鹤子夫人便沉下脸来。

“啊呀，林先生还那样的生气！……我不知要怎样才好了！”

“……”

海泉很想反诘她，为什么还尽留着那个日本佬住在这家里。不过一反想，又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权利。

“今天也要上学去？”

她立在一边，态度似乎有些战战兢兢的，这却使他有些过意不去了。

“EH。”

他只答应了这一声，脸上仍然没有半点笑容。

“林先生，如果不上学去，我想陪着你到外面去畅玩一天，也有许多话要和你说的。”

鹤子夫人始终是微笑着说。

“谁陪你们那些东洋人去？”

海泉自己也不明白，对于她的态度竟会粗暴到这个样子“啊呀！我是说，只我一个人陪你出去哟！”

鹤子夫人像要哭一样子。

“你家里不是有客，你陪他去好了。”

海泉唯恐她不知道他是在痛恨那个日本佬，他忍耐不住，声音高辣地说出来了。

“不管他，他们会坐在家里。因为他们初到上海来，不认得路，带着他们走了两三天，走得我累死了，也讨厌了，谁还愿意管他们的事！此刻他们也认得路了，我也不愿意再陪他们一路走了。给外面的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

听见鹤子夫人说了这一大篇话，海泉不禁惊异起来，同时也有了一些快感，稍稍恢复了他的严冷的态度。

“怎么又还让他们尽住在这家里？”

他反问了这句话后，又不禁自惭起来。

“他就要回去了，明天不走，后天也要走了。……我早就叫他们走，不过事情还没有办完，他们真害人不浅！”

“害了你什么？”

海泉登时发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感情。

“害了我给林先生误解了。真对不住你了，林先生，累了你许多天精神上不快活！”

“于我有什么关系。这给曾先生晓得了时，……”

他故状镇静地说，并且对她讽刺了一下。

“啊呀！林先生，你怀疑人不可怀疑得太深刻了哟！”

她此刻改变了她刚才的战战兢兢的态度，说了后，很有趣般地笑起来了。

“……”

他又有些怪她，何以竟这样的笑得起来，他忙把刚才轻松丢下去的态度又重新振作起来。

“真的不要再这样的恼恨我了。看见林先生生气，你不知道我心里是如何地难过啊！”

她又哀恳般地说。

“……”

他没有回答，只走到书桌前去收拾书包。

“今天真的不能请假一天？”

鹤子夫人歪着头，笑嘻嘻地尽望着他说。他此刻才注意到她足下没有穿袜子，外面虽然加上了一件毛皮的旗袍，但是一双白的小腿仍然在旗袍脚下露了出来。他的意志忽然有点动了。他想，不上课也未尝不可，借同学的笔记抄抄就无问题的。从来很少缺席过，就三两天不上课，于功课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真想答应她休息一天，陪她出去逛公园看电影了。因为他也是渴望了她几天了，好像离别了几个月之久。

但是刘佩珠的清丽的脸庞和理智的表情忽然幻现到他的眼前了，同时，他忆及她的信里所说的话了。

“……你对于我未免太多心了，你那些话都是不必要的，极廉价的感伤性，希望你以后振作一下改变你的这种青春期的病态吧。我们的友情是极真挚的，决不能因为彼此离开了便会有所变更，不问友情或恋爱，如果一定要两个人毕生相守着才能保全，那么这一定不是真挚的友情或恋爱了，我敢断言，海泉，我们唯有向我们的

前途努力，增进我们的学业。增高我们的地位。那么，我们的爱情也可以日见日的坚固。……你不是也说过了么。我俩的交情是从文艺——即是从学问出发的，再加上彼此的人格的保证，一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好在我不久就可以和你相见，因为我决定了跟我哥哥和嫂嫂于明春到上海来就学。……”

“不能请假。”

他忙简单回答鹤子夫人。

“你还是不能原谅我么？”

她悄然地说。

“……”

海泉拿着手巾和牙刷向门首走来。刚走到楼梯口。又碰见了那个日本佬。海泉看见他的怪样子，几乎要笑出响声了。因为这个日本人，今天完全换上了一套中国衣服，在头上还戴着一顶有红结子的瓜皮帽儿。他看见海泉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海泉不得已也回了一个礼。海泉想，一定有古怪，怎么这个日本佬装起中国人来了。”

“林先生，请半天假也不可以？下半天陪我们去看电影好么？”

鹤子夫人跟着他走到浴室门首来。他在里面洗漱，她就立在门边，好像不愿意离开他。娘姨提着一壶热水上来，她也不假手娘姨，把热水壶接了过去，替海泉倒进磁盆里去。她像故意地紧挤近他的身边来，他闻着了一阵从未领略过的，会使人麻醉般的香气，他的心房又震动起来了。

“索性请一天假，陪她出去走一天看看吧。”

到了这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能否定自己对于她的恋慕了。因为从日本新来的闯入者，妨碍了他俩有一个多星期不能接近了。他是十二分想伴着她到无人问他俩的、幽寂的地方去痛快地游散一天，以补偿近数日来的疏隔。

# 十九

海泉先漱过了，一个人走回三楼上的房里来。他以为鹤子夫人也一定会跟着来，但是坐在书桌前，翻看了一会儿今早晨的报纸，还不见她上来。

他虽然在翻看报纸，但报章里载些什么消息，他一点也没有感觉。他只看见有许多要人的名字……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济琛等——在报纸面上跳舞，有的是跳狐步舞，有的是跳华尔兹。有的是跳布鲁斯，跳来跳去，都是老调子，于是他把报纸一扔，不愿意再看了。他想重新审查一下自己对于鹤子夫人的感情。

"无论怎样都难否定两人间的感情是恋爱了。假如让这种恋爱程度深进下去，是异常危险的。自己无论如何，纵令不为自己，也要为佩珠保持此身的纯洁。我这身上的血液是绝对纯洁的！除掉自己的爱的对象，崇高而清丽的佩珠以外，自己的纯洁决不能为其他的性而解放，纵令卓淑华那个纯真的女子来向自己挑战，自己仍须积极地抵抗，长期地抵抗！何况对于种族类不同，并且是自己的父执的姨太太，而岁数又快三十的中年女性的鹤子，纵令不能严固自己的国防，也不可以蕃篱尽撤，假如自己仍存这个不高尚的念头，那么自己便是不中用的堕落分子！自己是堂堂的中华男儿，应当坚强地保持一下黄帝子孙神明的名誉吧！"

海泉想到这里，便无意识地以捏着拳头向自己的头部捶了三下。

"纵令不是父执的姨太太，纵令不是中年的女性，纵令是像那一个美丽的日本姑娘，自己也该维持下中华大国民的身分，不该就那样容易陷落下去。给日本小鬼看轻！……"

他胡思乱想了一会，鹤子夫人化妆得比刚才更加动人，也换上了她所最赏识的入时的服装，笑吟吟地走进他的房里来了，海泉一看见她，胸口又砰砰地跳动起来，刚才振作起来的"中魂"，又似乎

要在鹤子夫人的美丽姿态中消融下去了。

“啊呀！娘姨还没有把早点送来么？”

她笑着问他，最初是态度正经的，但说了后，又笑了起来了，一看见她笑，他的周身要软化了一样。

“不中用！自己还是不中用！自己的精神实在是软弱！”

不一刻，娘姨送了两份早点上来了。

“从今早上起，我每餐都要陪着林先生吃饭了，不许林先生到外面去吃了。

她像撒娇般地说。

“他们呢？”

海泉还是关心着那个日本佬和那个日本小姑娘。

“不管他们！叫娘姨送给他们了！”

“他们到底和你是怎样的亲戚关系？”

听见鹤子夫人说不理他们，他不禁又欢乐起来，他的态度也转变了，很和气地问她了。

“不能告诉你。”

她刚吃了一片面包，很不好意思般地回答他，说了后，又脸红红地笑了。

她的这样的态度又在他心头上引起一阵疑云。嫉妒之火是比任何种火焰猛烈的。他的脸色又转青了。

“那是你从前的老契？”

他故意说笑般地用广东话问她。

“啊呀，林先生太看不起人了哟！假如是我的老契，我敢让他到这里来，他也不肯让我尽坐在你的房里了吧？”

她说了后，哈哈地笑起来了。海泉觉得她的话也有道理，不禁脸红了。

“今天天色真好，林先生，咱们到郊外走走好么?!”

“下半天去吧。”

他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他俩间的恋爱了，并且也觉得他在这时期中，万不能离开她了，一离开她，便要尝尽孤寂的苦闷，只要不触及具体的问题，说和这个族类不同的女性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友情相处下去吧。他忽然又表示出他的妥协性来了。

“索性请一天假吧，这样的好天气。——良辰美景，人生几何。一天功课算得什么？”

她在笑着说，他想，这明明白白是一种诱惑了。

“我有一封要紧的信，要送到学校里去的。”

“贴两分邮票寄了去，不好么？”

“重要的信。”

这是淑华托他向任硕士那里要来的荐书，荐她的哥哥在××局去工作的信。昨夜里，在任家里吃饭，因为这件事，他觉得很不方便向任锦华启齿，到后来才间接地由任夫人和她的丈夫说了。海泉真意料不到任硕士慨然地应允了他的要求。特别地替他写了这封荐书。他当时真有说不出来的感激。因为他执着这封信更可以向卓淑华夸耀了。

“重要的信挂号去寄好了。”

“那么寄快信好了。”

海泉答应了陪她一同出去，先到邮局寄快信，然后到公园里去游散。

“那真是多谢林先生了！”

她这次是用日本话，笑着向海泉鞠了一躬。

“到哪个公园去。？”

“到虹口公园去好么？”

她征求他的同意，到虹口公园去，要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走过，要在日本陆战队的司令部面前走。要看见那些眼睛发着猛兽般的凶光的日本水兵，要看见那些准备杀中国人的凶器铁甲车，同时联想到那些天夜里看见的日本巡捕凶殴中国车夫，他实在不愿意

到虹口那一带去。

“……”

他踌躇着一时不答应。

“你不喜欢到虹口公园去？我也不愿意去的。不过，想顺便到那头去买点礼物给他们带回日本去。”

“到梵王渡公园去不好么？那边才像个公园。”

“也好，那么明天再替他们去买吧。”

“他们真个就要回日本去？”

“不回去，在这里作什么？谁养他们？……那个小丫头或者留在我们这里多住一月半月，等到找着了职业。……”

“她来上海找职业的？”

听见单是那个日本佬回去，那个美丽的日本姑娘仍然可以留在这里，这又似乎适合了他的希望。他想，那么在曾先生未回来之前，每天是两个美人陪着自己吃饭了。

## 二十

从邮局出来，原想乘公共汽车到静安寺路底，再由静安寺路底转搭无轨电车到梵王渡公园，他并没有想到鹤子夫人竟那样地布尔乔亚化了。她执意要自雇小汽车。她虽然说要由她会车资，但海泉不好意思让她慢慢地解开她的手提皮夹。男子做事如何比女子作事敏捷。大概也是他不愿意给鹤子夫人怀疑他是一吝啬的人，他终于先付了一块五角大洋。

“比坐电车或公共汽车贵四倍的价钱啊！”

他付了钱后，这样想。

“……今天答应和她一路出来，未免太笨了。未见利，先见害。”

但是在汽车里的柔软的垫褥上和她并肩着坐下来，觉得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和愉快。汽车每振动一次，她的肩头便会碰着他的肩角，这虽然是隔着重重的衣服，他也像能感着一种热流般

的。到后来，他竟有点恨租界内的马路太平坦了。

他无意中伸出手来拂了拂沾在他大衣角上的尘灰。

“啊呀！林先生的手掌和小姑娘的没有两样。给我看。手指那样的尖小！”

她很自然地伸手过来握他的手了。这次是直接地传达了电流了。他在这瞬间感着胸部里起了无限的波动。同时，也觉得自己正在面临深渊，迟早要陷落下去的了。

海泉这样地想着，忙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和鹤子夫人间保留了一个相当的距离。他挨近车窗口，望了望车外的景致。

“林先生！……”

她忽笑着低声地叫他。

“EN。”

“你近来为什么那样地生气？”

“没有。”

他有些不好意思了，忍着笑回答。

“哪里没有？不单你脸上活现出生气的样子，人家问你几十句话，也不见你有一句回答。快把理由告诉我！不然，我不依！”

她说到这儿，有点像小孩子，以撒娇的口气说。

“没有理由，怎么说得有呢？”

“那我不喜欢。”

“……”

他唯有笑了。

“林先生，你这一礼拜来完全不理我，叫我不知怎样的难过啊。”

听见她的声音有些惨切，他忙反过头来看。

“啊呀！……”

她真地在揩眼泪。哪里有这样廉价的眼泪？又不是演戏的女明星，说要哭，便可以流出眼泪来。

"曾师母！"

"……"

但她只是拿着一方雪白的手巾揉眼睛不睬他了。还知道她明明是因为取攻势失败。现在变更了作战计划，转攻为守了。

"她取守势了。自己该怎样呢？取攻势么？不妥当吧！她有伏兵，若取攻势，一定全军覆没自己还是要取守势，——不单取守势，并且要抵抗！……"

他踌躇了一会儿，到后来，还是忍耐不住了。

"曾师母，何必呢？"

他伸出右手来，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角。

"不喜欢！"

她摆动了一下她的双肩。

"我没有生气呀。不过我有我的心事。……"

"你生了气！你对我生了气！你明明是对我生了气！"

"你要这样说，那我有什么法子呢？"

"你要答应我以后再不那样地生气了。——你完全不知道，我看见你生气，心里是如何的难过啊，林先生！"

"好的，好的，我以后不生气了。"

"那我才喜欢。"

她又笑起来了。

他想，假如决心爱她时，就趁此机会向她作相当的表示，一定可以获很她的同情的。——否，宁可说，她是明白地暗示了在追捕自己的同情。但是，像这样的脱轨的感情，如果一天地深进下去，将来如何地去收拾呢？这是罪恶！这是莫大的罪恶！

自己是有为的青年，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未来的主人翁。自己要立志做一个模范青年！自己要保持纯洁的人格！

但是他的胸口仍然在砰砰地跳动。他此刻的心里好像是一个窃盗，看定了一个对象物，正在准备着手攫取。

“搅着她要求一个K……I……SS。”

他知道，这是比俯拾一下东西还要容易，但是他想何以自已的情感竟这样的在激动而不敢立即出之于行动呢？他感着自己的周身起了一阵的冷抖。他望了望前头的车夫。车夫只是在热心地运转把手，并没有闲心思注意坐在他后面的他俩。他再看了一下车外的两侧有没有人注意坐在后面的他和她，

“真笨！谁会看我们呢？在路上来往的人，各有各的事体。纵令望见我俩在车里接吻。谁会管闲事上来干涉呢？并且又不认识我们是谁。汽车也驶得这样快，在外面一定看不清楚的。……吻她吧！吻她吧！”

他像下了决心，但是他愈下决心，他的身体愈战动得历害，他也愈没有勇气敢行这种表示了。从她的身上，又发散出一阵微妙的香气来。

汽车在公园门首停住了。

“到了。”

听见汽车夫这样说，海泉才从梦中惊醒过来。他像失掉一件重要品般的，有些后悔刚才在车中没有向鹤子夫人作反攻。他先跳了出来，无意识地趁着刚才的情热。伸手进去表示牵她下车，他的手掌马上便给鹤子夫人紧紧地握住了。

他给了汽车夫两角小洋的酒钱。

“高升一点。”

汽车夫还向着他讨。

“我这里有。……”

鹤子夫人再检出两角小洋来给那个汽车夫了。

“多谢少奶奶了。”

给车夫一说。她红着脸笑了。他也双颊泛红了。

# 二十一

进了公园，他怕碰见熟人，和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只拣游人稀少的地方走来。

残冬的景色。地面的草都枯黄了。除掉一部分常绿树之外，所有树林上面只是挂着寥寥可数的枯叶，气象十分的冷寂。

“林先生，走慢一点。”

她看见他那样和她疏远，有点不乐意，但是海泉仍然蹴着地上的枯叶向前进，走过一座矮岗。便是一所灌木林。海泉一面走，一面想起南国的乡间风景来了。

“林先生！”

她喘着气赶上来了。在他的肩背上拍了一掌。他对于她的这种轻浮的态度，有些意外，反看着她，笑了一笑。

“你太不近人情了！”

她努着嘴唇，怨愤着说。

迎面有一群男女走来，个个都以惊异的视线眺望他们。看得他赶快离开她。

行过了一条小径，走到一个旷场上来了。——虽然说是旷场，但也是带着小小角度的倾斜，近似平坦的矮岗，一个准平原的好模型，——他俩看见在那一头挤拥着一大堆人，同时听见一阵合唱的歌声。

“做什么的？”

他问她，这时候，他俩又肩靠肩，并排着走了。

“传道的吧。”

“何以在这个地方传道？”

“救世军哟！”

“救世军？”

“是的；救世军哟。”

"国际联盟派来的?"

鹤子夫人大笑了,笑得几乎要栽倒在地面上了,她笑了一阵后才问他:

"林先生,你连救世军都不知道?我真不相信。"

"我真不知道。"

他也不些脸红起来了。

"那是教会的野外宣教队。"

他俩走向这人丛边来了。

"……圣徒如同精兵,

争战向前行!

十字架为旗号!……

他听清楚了他们所唱的歌中的意义了。因为前星期五,曹世光带他到教会里时,听见过他们唱这首赞美歌。

"啊呀!那不是哈巴牧师么?"

他看见哈巴牧师挥动他的右手在指挥他的部下唱歌,左手却拿着一方白手巾揩额上的汗水,他的上下唇一张一合,他的歌声也特别雄壮,和牛鸣一样的宏高。

鹤子夫人身材矮小一点,此刻她蹬起她的双足,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把下颌几乎贴近他的左颊了。他也感着了她的呼吸,近似 acetylene gas 的气味。他在这时候,生理上和精神上均感着一种重大的压力。他也觉得全身的血液有些沸腾起来了。

他再留心一看,在哈巴牧师的指挥下,曹世光和廖海峰两个也都在那里伸长颈项唱赞美歌。看着他俩的精神,是十分的疲劳,但也不能不拼命地和着他们唱。他又看见了曹世光在的打呵欠。

"啊呀,你们真热心传道哟。"

她笑着对他说,他又闻着一阵近似 actylene gas 的气味了,他觉得这种气息是具有兴奋性,刺激性的。

呵,哈。哈。那个人在打呵欠!"

鹤子夫人竟在他的肩头狂笑了。

“……”圣徒如同精兵，……

十字架为旗号！……”

这一阵音调特别的高。曹世光的视线忽然和他的碰着了，他向曹世光笑着点了点头。曹世光也脸上泛红地回了一个点首礼。海泉便回想到前星期，他对海泉说的“还不是为吃饭问题”这一句话来了。

唱了一会儿歌，哈巴牧师开始向群众宣教了。曹世光乘这个机会从人丛的圈外走到海泉这边来。

“老林，现丑了，不要见笑。”

他握着海泉的手，脸上泛红地说，这时候，鹤子夫人的只手还是搭在海泉的左肩上。

“这位密司没有请教。”

曹世光像震于鹤子夫人的艳丽，尽是目灼灼地望着她，海泉不知道要怎样回答才好了。他，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他知道她是曾教授的次夫人。

“一个朋友。……”

海泉看着鹤子夫人笑了一笑，她松了搭在海泉肩头上的手，拿了手巾掩着嘴笑。

“新交的？”

曹世光笑得双目没有缝了。

“无所谓。……”

“看不出你竟有这大的本领哟！”

“什么意思？”

海泉虽然在反问，但他直觉着曹世光是在称赞鹤子夫人的漂亮，而他的夫人的面貌是那样的平凡。即是说，海泉所追求的结果赶过了他的。故曹世光称他有本领。

“老林，你单骑出征啊！”

“更不明白你的意思。”

海泉好笑起来了。

“你在暗中飞跃,也不告诉一下好朋友,不是单骑出征么?”

“哈,哈,哈”海泉大笑。鹤子夫人也忍笑不住,忙低下头去了。

他们还谈了些关于教会的话,听见哈巴牧师的简短的教说完了,又要唱歌了,曹世光忙走向人丛圈里去。他一面走,一面笑着说:

“老林,有空请到我家来玩,你的 Sweetheart 也一同来。”

“……禾捆载回家,禾捆载回家!……我们来甚欢喜,禾搿木搿收回家! ……”

海泉说了声“走吧,”他俩便听着这样的歌声离开了人丛。

“那位曹先生是你的朋友?”

“一个小同乡。”

“他在教会里做什么?”

“当小书记吧。月薪大洋三十元整!”

“曹先生也这样的刻薄。……”

“为什么?”

“他不说我是你的,……啊,难为情死了哟!”

她真的双颊绯红了,泛红到她的一双的可爱的耳朵下来了。

“由他说算了,给他知道了你是怎样的人时,他又要造谣生事的,传出去了,不好听。”

他俩默默地向前走了一忽。

“回去吧,没有意思。”

“那么看戏去?”

“还没有到时候呢。”

“在餐馆里去吃一个便饭,再去看戏。”

“回去吧。”

他说着打了一个呵欠。

"林先生，你那样讨厌我么？"

她俩的视线又碰着了，相对着傻笑了一忽。

## 二十二

决定了到大马路T茶楼去吃夜饭，海泉和鹤子夫人在新世界面前下了电车，海泉心里是异常的警戒，唯恐碰着了同学，碰着了同乡，认得他和鹤子夫人的。所以他不赞成在大公司前头下车，宁可多走几步，虽然嫌冷了一点，但鹤子夫人也同意了。

朝东眺望了一下，大上海已经给残冬的夜色罩住了，三大公司的屋顶花园的彩色电光特别地明亮，从灰白色的夜雾中透射出来。朝江边望去。——成为一点的都市的夜景，继续地装饰着红蓝各色的尼安电光，别具一种绮丽，但是站在寒风中眺望这类颓废的都会的光色，海泉又给一阵的哀愁袭住了。他无意识地微叹了一口气。

"那真对不住了。我这样的累了你，林先生！"

鹤子夫人在他的左肩下，略屈了一下身腰，望了望他的脸。

"不，你不要多心。我是看见这种杂沓的都会所特有的景象，不知不觉地有点感触而已。认真地深思一番，的确，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哟！"

他说着便想起那天晚上的唐耀星带他去会见有名的革命文学大家陈华民的情形来了。由陈华民向他输入了许多革命的理论。他想把自己所输入的一知半解的革命理论向鹤子夫人贩卖，但反想一下，又觉无聊，便忍住了。

那天晚上，在任家里地地道道地吃过了晚饭后。便赶到唐耀星的寓所里来。再由唐耀星带他到一家小咖啡店里，请了四五位摩登文学家。他平素是颇崇敬这几位文学家的。但见面之后，又觉得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地平凡，当下他便发生了一个感想。

"大概人类本身就是最凡庸的动物。"

他从他们那儿领教了许多革命理论和文艺理论，把头脑都装满了。但走出来给冷风一吹，便像漏了气的氢气球一样了，剩下来的只是他们的球声，——这个说穷那个说困的叹声。

想到那些文学家之称穷道苦，他便联想到自己的荷包之不充实了。他有着一种无理由的悲哀。

“今晚上又要一笔意外的开销了！”

他又想吁一口气，但忙忍住了，他伴着鹤子夫人一路走着，觉得今晚里她是从那个日本佬手里夺了回来的，今后的她，全归他独占了般的。他又感着一种畸形的、富于刺激性的快感了。

“自己完全是一个最下等的动物。大概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气质吧。对于鹤子夫人明明抱着一种越轨的欲望，这是无耻。但已经和她出来了，一路游览，何以又那样怕给他人看见，这是卑怯。想游乐便要花钱，舍不得钱便不要出来游乐。但自己尽顾着荷包，这是吝啬。自己不长进，不能彻底地努力，只是羡慕和嫉妒他人的劳作的成果，这是，最劣根性的嫉妒。……自己心里哪是像佩珠所想象的那样崇高，那样有为的青年呢？”

海泉想到这里，便觉得自己满身都是染着了臭恶的秽物，除立即跳入黄浦江外，实以无法把自己从卑劣的泥沼中拯救起来了。

“你是新兴中华民国的青年的表率啊！”

他虽然这样想着，但踏进T茶楼，望了一望周围没有认识他俩的熟人，他的野心又发作了。他很不自然地伸出右手来略揽着鹤子夫人的后腰部，并着肩，一同走上了扶梯。他有几分昏沉沉的，只听见鹤子夫人笑着说：

“我顶喜欢支那料理。”

她说“支那料理”是使用日本的发音。他听见后，又像突然受了毒蜂一刺，同时联想到在北四川路一带来去纵横的东洋巡捕来了。

他感受着一种矛盾的痛苦了。于是又吁了一口气。

“啊呀，林先生，怎么今晚上这样的不高兴？”

坐在他对面的椅位的鹤子夫人，正在为他洗茶杯，揩筷了，大概是室里的温度徒然地高了起来，他看见她的双颊真是红得十分地可爱，她说了后，向他嫣然地一笑。

“不是不高兴。我觉得人生真是无聊。你看，我们不是给这样的颓废氛围包围住了么？”

他勉强地笑了一笑。

“所以我们，人生要及时行乐，顾不得许多什么道德呀，法律呀，……”

“……”他想。这不得了，她完全误解了他的话，便捉着利用了，他沉默着也敛了笑容。“林先生，欧洲的某文豪说，人生是以奇举事情开始的，也以奇举的事情连续但最后是以眼泪收场，这便是人生哟，也是有意义的人生哟！”

她的这番议论却把海泉吓了一跳。她原来也是一个文学家，且不忙看轻了她。

“你也喜欢文艺么？”

“稍稍翻翻罢了，没有什么研究。林先生，你是喜欢小说的，是不是？”

“我想创作，因为艺术的苦闷的象征，……所以经厨川白村一提便有人赶快输入来了。”

“但是，林先生，在现代，那已经不是时髦的 Sol－gau 了，”

她说着，微偏着头，很有趣般地在笑。

“啊，啊。”

他感着自己的脸热了。他想问她什么叫做 Slo－gau，但又觉得问了后，会给她看轻，只是“啊啊”地反就了一下。专等她再讲下去。

“林先生，你想文艺该怎样下定义才算好？”

“文艺是社会的反影。”

他很敏捷地回答了她，他想，这一定可以博得她的外在的喝

采，和内在的领佩了。但他心里仍然自愧。因为这个定义又是他于前几天晚上，才从那几位基革命文学者的总发行所批发过来的。现在想向她零碎地售一点出去。

"哈，哈，哈！那，那，比刚才进步了一点了。不过……"

他想，这真是意外了。"文艺是社会的反影"，除此以外，还有更时髦的定义吗？他心里有些不舒服了，他下了决心问她了。

"那么，还有更时髦的定义吗？"

他故作镇静地笑着问她。

"嘻，嘻，嘻。……林先生……"

他这次凝神静气地想从这位鹤子夫人处认真地输入一点知识了。

"……这是什么茶？真香得可爱呢。"

"岂有此理！"

他在肚子里骂了一声后，很不高兴地回答了她三个字："铁观音"。

"真美丽的名字，艺术的哟，嘻，嘻，嘻。"

"你刚才说的文艺的定义，应当是怎样的，才算最时髦的呢？"

"你还在想那件事？算了吧，林先生。我也不甚明白。我是由日本的很平凡的《妇人公论》杂志里面看见的，左翼作家对于文艺所下的定义是。劳动的呼声哟。"

"那还不是社会的反影之一种？"

"那不对哟，林先生。虽然是社会的反影，但反动的文艺应当除外哟。这是最前线文艺的定义，不过我不赞成这样偏狭的定义。大概我们还没有把捉住意德沃罗基吧。"

海泉想，对了，对了。意德沃罗基！就是那个意思。

"林先生，我和你也来一个。"

她拉了拉他的手，但他只是微笑着不回答。

"看她会不会立起身来强拉我，那才表示出她对自己的热诚，

……啊，拥抱她的机会来了。!

他在这样希望着。他想，这趟的自己决不是癞蛤蟆了吧。

由握手而揽腰，由揽腰而拥抱，由拥抱而……而，……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他想，他俩的恋爱恐怕不久也要毕业了。

受着音乐的推进，他拖着像两只硬竹筒般的长腿，一任鹤子夫人东拉西扯了。在这时候，他的感情有些像多喝了半斤远年花雕，昏昏沉沉的。

他一面闻着从她的肌肉里发出来的香气，一面听着华尔兹的音乐，——打打哒，打打哒。——音乐像在告诉他，“Kiss Kiss 她!”

她的心头一急，全身便像失掉了气力，鹤子夫人的双颊的色泽也像是苏维埃的了。

“达达哒！达达哒！……”

她只是痴笑着把他愈搂愈紧了，他只恨是冷天，身上的衣服穿得厚了一点。她的颊和他的颊最多也是隔半尺多的距离，她此刻的气息不是 Alcoholgas 的气鼓掌，似乎又变了另一种 Alcohol 质香气了，他的头脑到底是理学的。由她的呼吸便联想到她的消化器官的变化，在未上 T 茶茶楼之前她的胃里缺少氧素，不够酸化力，所以发出 Acetylene gad 的气味来。在 T 楼吃过了晚餐后，有了充分的氧素的供给，转化为碳水化合物的气味了。

“啊呀!”

他正在痴想，没有留心到后头，他的臀部触着了在他后面的一个女性。

“对不住了!”

他向着那对伴侣微笑着点了点头。

“啊呀……!”

他认得那位女性是任硕士夫人刘佩珍女士了！他感着一种惊异，他这刻禁不住要望她的伴侣是不是任锦华。但是他只望了望，

知道不是了，那个对手是比任硕士的岁数大一点，但身体似乎比任硕士宏伟硕大，像一个巨人。

佩珍像十分不好意思，在这跳舞场里碰见他，她只是脸红红地回了首，没有向他多说什么话。

普通的电灯亮了，各人都回到自己的坐席前来了，他不免要留心望望任夫人的样子，他不看犹可，一看真把他吓了一跳。在陪她跳舞的那个绅士的身后，立有两名穿着制服的大汉子，像是他的保镖。他想，那个绅士到底是怎样的要人呢？何以任锦华又不见和他们一同来呢。

白色电光又暗了下来，换上了有色的微暗的电光。啊契斯杜拉奏出狐步舞的音乐。

“跳么？”

鹤子夫人笑着问海泉。

“休息一次吧。……”

他尽注视着任夫人那一角，他觉得今晚上的佩珍特别美丽，这不是单衣装入时，而是她的固有的姿态动人。她的体态轻盈。长身玉立，在艳丽之中，还带有高雅的成分。他觉得她是不该到这个地方来的。

“你认识她？你去要求她和你跳一回吧。”

鹤子夫人的声音听得出来是带了点醋意。

“瞎说！”

他反转过头来看着她笑了。

他看见佩珍还是给那个又高又胖的大汉拥抱着，走出来了。海泉此刻拼命地注意那个大汉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愈留心看，愈觉得那个巨人的面貌凡欲，并且脸色也非常的黑。搭在佩珍肩上的五个指头，似乎有广东甘蔗那样的粗笨，海泉再注意他的双脚，那更不得了，虽然是给西装裤筒包裹住了，但也可以想得出它的笨重不灵活的样子。只有“象腿”两个字可以形容它吧。他想，那个巨人的

腿一定是一直筒地没有股、膝、等部分的区别吧？

“任夫人何以和这样的巨人交际呢？这位巨人不肖说是中国军阀了。”

他想着，又微吁了一口气。

## 二十四

还没有响十一点天，他俩便回到家里来了。

大概晴暖了两天，气候转变了。当他俩从 M 舞场走出来时，感着了意外的凛烈的朔风。

“定要下雪了。”

他刚踏入后门，像自语地这样说，但是她没有回答他。他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的不高兴，从跳舞场一出来。便那样默默地不开口，每次他向她问一句半句话，她也只是微笑着不回答，这却叫他有些不好应付了，当他上楼梯时，以为她一定会跟着上来的但是在下面的客厅里，像来了二三个日本客人，和那个东洋佬坐在火炉前，谈得满高兴，只有那个美丽的小姑娘，听见他俩回来了，便飞着跑了出来，她看见海泉，和平时一样媚笑着行了一个鞠躬礼，忙得他也回了个礼，他想，日本人总是不嫌烦地那样地多礼。

鹤子夫人看见来了有客，忙走向前头客堂里去了，她也不对他说一声，等会就上来看他。

“一看见那个日本佬，就把自己冷落了，岂有此理！……到底是非我族类啊！……”

他一面上楼梯，一面气恼起来，由气恼而伤心。他的廉价的眼泪几乎又夺眶而出了。

“又不是了不起的美人，而且也有些年纪了。还迷恋着她做什么！”

他想得不得开交时，又这样地自宽自慰。

他走了一天，实在疲倦了。他觉得脸皮上给风吹了，有些涩涩

的难过，但是回到自己房里来了，不单说冷得像阴间一样，也不见有人送开水上来给他——不单鹤子夫人不见上来，连那个娘姨近来也傲慢起来，对于他的事，招呼得很不周到了。他当下又气不过，忙走到二楼的楼梯口，高叫了一下娘姨。

"娘姨，快到老虎灶去泡热水回来给林先生洗脸，也快点冲茶上去！"

他听见鹤子夫人这样的嘱咐娘姨，刚才的气又有些平下来了。

他怕冷，洗好了脸，便脱去了外衣，只穿着身衫裤，钻进被窝里来了，他直觉着，鹤子夫人等等一会儿一定会上来看他，安慰他，所以尽睁着眼睛等她。最初，他拿报纸来看，但看不入神，心里只是在猜度鹤子夫人和那个日本佬的关系，及他俩在下面的情形。

"他俩是久别重逢啊！！——久旱遇甘雨啊！——真爱情是不拘年龄之差异的！……"

他这样想着，心里感着有一种无名的嫉妒。他倾耳听了一下下面的动静后，再看了看才解下来的搁在枕畔的手表，快要响十二点钟了。下面的客似乎已经走了，沉寂寂地没有一点声息。

"假如客走了，她应当上来看我的，——她一定是和平时一样，蹑着脚尖，推门进来，——我赶快把头蒙在被窝里，——她走到我的床边来，掀开我的被角，——我假睡着了，……她笑着低下头来看我，我不睬她，——她用根指头来抹我的嘴角，——啊，啊，——我还是闭了眼睛，——顺势伸出一只腕来搅住了她的颈项，一她不提防扑到我的身上来了，——亲嘴，亲嘴，不住地亲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的身体在前一个时辰是像冰淇淋一样的冰冷，但在此刻却像开锅的肉馒头，——否，他的被窝里简直是一座火山了，他兴奋起来再睡不着了，只是翻来覆去。

"怎么还没有一点消息呢？"

他躁急起来了。再看了看手表，比刚才看时只过了七分钟，他

又微吁了一口气。

“像那样无聊的女性，不要理她了！哪里值得我这样为她颠倒呢！我要为佩珠，守身如玉！”

他再拼命地抑着自己的欲念，闭着眼睛，他想能够这样地睡下，总算是幸福的，一切都等到明天算总帐吧。

他且阴且阳地昏睡了一会儿，又像给什么意外的震响惊醒了。他再看手表，快要到一点钟。

“真是岂有此理！她硬敢不上来看我了！明天要质问她去！若不得圆满的答复，就要向她下最后通牒了。最后的手段是：从这家里搬出去！”

他愈想愈呕气，在打腹稿，明天质问她时，要怎样的措词才好。

“她是非常刁滑的女性，明天纵令质问她，也没有什么结果的，她一定和前次一样，说看见自己睡着，不敢惊动，……这才是气不过！”

他一翻身坐起来，把挂在椅背上的长棉袍儿披在背上，穿上了拖鞋，决意下二楼去打听她的动静了。

“给她看见了不难为情？……不要紧！自己是有正当理由下来的。看见她就到洗浴间里解手去！”

他在楼梯口，望了望下面，只是一片黑暗。

“他们都睡着了？这才好，让我下去看看她和那个日本佬在做些什么事体！……”

借着自己房里的灯光，他摸着梯沿，走下二楼来了。他立在鹤子夫人的房门首，按着跳动的胸口倾听了一下里面的动静，但听不见一点声息。他再凝神静气地听一下，里面似乎有一阵轻微的鼾声，但辨不清楚是一个人的，还是两个人的。

“他俩都疲倦了，熟睡下去了吧，真该杀！——只剩自己到这深更半夜的，还睡不着！不错，那个日本佬是在三楼曾教授的书房里睡的，今晚上并没见他上去，真是大胆！”

他偷听了一下，仍然是不得要领，便又回到到三楼上来。他再走到曾先生的书房门首，轻推了一下门。像从里面闩住了。于是紧压在他胸口的一块石头，落下来了。

“她一定来看了我的。因为我睡着了，没有惊动我，就走了吧。”

他这样地自宽自慰着睡进被窝里来了。他感着他脑神经又似麻又似痹微微地在作痛，他自己是十分愿意睡了，但无论如何总是睡不着。再看了一下手表，三点半了。

## 二十五

他于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已经七点多钟了，望了望窗口，不见阳光，只是满窗的灰白色，他想，天气又转变成低气压了，和昨晚上的鹤子夫人的脸色一样。

近几天来，他对于功课比初进校时放松了，常常缺课。所以今早上起来，来得及上第一节课否，他是并不十分在意。他只是思念着鹤子夫人的事。

“自己在精神上已经做了她的俘虏！”

他刚从被窝里翻身坐起来，正在揉眼睛，娘姨送了一封信上来给他，他接在手里，看了一下，封面上并没有贴邮票。

“谁送来的？不是邮差？”

“不是邮差，一个后生仔送来的，把信丢了下来，就走了。”他觉得封面的笔记是他常看见过的，不过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写来的，他忙拆开来看。

“海泉兄，陈君约你于今晚八时去会他，关于文艺讨论会的事，有所磋商。希于七时半来弟处，一同前往。知弟字。七日早。”

虽然在信末没有署名，但他知道了这封信是唐耀星写来的。他看了信后，心里有些不快起来。第一，因为革命文学家陈泽民先生总不肯把他的住址告诉他。第二是唐耀星时常鬼鬼祟祟，从没有痛快地把他们的底细告知他。第三在这封信后面他竟不肯署真姓名。

这些疑问终于引起了海泉对他们的反感。他看了后，把那张信纸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一摔。他的思索又转向到鹤子夫人的身上来了。同时他感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懊恼。

他拿着牙刷和毛巾，懒懒地走下二楼来。刚想进洗澡间，忽然看见鹤子夫人的房门打开来了。他再禁不住了，放轻脚步，走前去，想窥一下里面，看她到底在房里做些什么事体。

他不看犹可，一看见房里面的情状时，他的嫉妒之火便暴发了。

鹤子夫人还是头发蓬松的裹在被窝里，只是伸出一只雪白的臂膀到被窝外面来。她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根香烟，从她的嘴里也喷出一阵阵的白烟来，那个日本佬还是穿着中国的长棉袍儿，手里也拿出一枝香烟，坐在她的足部那头的床沿上，斜倚着床栏，他像是在和鹤子夫人说笑。

“这才混帐！”

他这样想着，再抑制不住了。他大踏步直走进鹤子夫人的房里来。

“他们欺侮曾先生不在家啊！”

他在兴奋之中，也竟能够顾到这个名义，杀出来向那个日本佬宣战。那个日本佬正想起身和他行个早晨的见面礼，但不提防，嘴角上早挨了他的一掌。

“啊呵！啊呵！”

那个日本佬丢了香烟，只手掩护着他的被掴了的嘴角，正待伸出另一只手来向海泉抵抗。

“我来捉奸的！”

海泉高喊着，第二掌又飞过来了。这次的一掌真是激怒了那个日本佬 。他退向那头窗口边去，把中国大褂脱了下来，向地上一摔，就磨拳擦常起来，准备“相扑”(Sumo)了。

“不得了！……”

海泉忽然听见后面发出一阵像钢笔尖那样尖利的声音，他正在为难的瞬间，——想退出去，怕给日本佬看轻，不退出去，和日本佬打了架后，不论胜负，一定是自己吃亏的，恐怕还要在巡捕房里关几天呢。几天犹可，万一判了一个相当长期的徒刑，如何是好呢？因为租界内的法律是包庇帝国主义者蹂躏中国平民的法律！

"林先生，他是我的爸爸哟"

他给她抱住了，同时闻着了一阵会使他麻醉的香气。他一面筹思要出怎样的态度对付当前的难局，一面在拼命地鉴赏从她身散发出来的香气。

她向着那个日本佬又说了一阵日本话。他还没有看明白那个日本佬在示如何的态度，已经给鹤子夫人拼命地半拖半抱，拉到房门外来了。

他只是满脸发青，一句话也不会说了。

"林先生，对不住了。我该早告诉你知道他是我的父亲的……你回你房里去吧，看我的面上。"

她拥着他上了从二楼上三楼的楼梯。他也顺个势，踏上了楼梯。走到他的房里来时，他才注意到她只是穿一件绒质的白色睡衣，。雪白的胸口还露出一大块，下面是穿着一条短花条裤，膝以下全胫部也露出来了！

"这是何等动人的姿态哟！"

他又忘却了当前的难局，只在乘势像贪食者般地赏玩她的半裸的姿态了。

"啊呀！难为情死了哟！"

她笑了，伸出双掌来掩着脸，像小姑娘般地一反身，跑向下面去了。

看见她走了后，他的头脑才渐渐冷静下来。他觉得刚才的举动实在是太鲁莽了。向他们道歉么？堂堂的中华大国民是做不到的。宁愿守土而死，决不肯由自己手中丧失寸土！但是尽住在这里，在

战略上也是不妥当的。谁能预料得着这个难局将怎样地展开呢。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他想到这里，便急忙忙地把鞋袜穿好，再扣好了外衣，什么也不能检了，只带了必要的钱包、牙刷和毛巾，便向楼下冲来。幸得在途中，没有碰着鹤子夫人，也没有看见娘姨。他走出弄堂口，忽然看见和那个日本佬同来的美丽的姑娘仍然是穿着华彩的日本服，手里捧着四个砖头形的面包，从那一头走来。她看见海泉，一样的是笑吟吟地向他鞠了一鞠躬。

“这真是天仙化人啊！”

他感着许多可耻的矛盾，但不能不回了一个礼。他急急地跑到电车路口来了。

“那个老货是她的父亲？那么那个小姑娘是她的妹妹了，不错吧？一点不会错的。”

他想着，又自愧起来，全部精神还是受着她的支配啊。他不禁叹了口气。

## 二十六

“此刻到底往哪里去好呢？”

他看见电车来了，才想到自己的目的地还没有决定。到学校去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一本书、一册抄本也没有带来。到任硕士家中去，时候太早了，并且也不是妥当的地方，因为他此刻的精神还有几分兴奋着，不能镇静，气喘喘地走到任家去，多难为情呢。

他正在痴想，电车又开走了。

“对了，有路走了，到老曹家里去吧。……”

他决意舍了电车，再朝东多走三分之一里的路，到Z路口去搭公共汽车。他走到Z路口，又看见一辆的公共汽车刚刚开走了，只好站在电柱下，候第二辆的公共汽车。

“啊呀！朱先生！”

他忽然看见学校的文科教授朱渭道先生正靠着电柱打瞌睡，便叫了一声。朱先生本不是他级里的顶台教员，只是担了两个钟头的英文课，在他们，是随意选修的功课。

"啊，密司脱林！"

朱先生穿着双行大扣的黑呢大衣，肩协下挟着一个黑漆皮包，听见有人叫他。忙睁开他的一双倦眼来，望了望海泉。

"朱先生，上课去么？"

"唉，真讨厌！……"

朱先生说了半句话，就咳嗽了一阵。他不忙说话，伸手进大衣袋里去取了一包橡胶糖出来，抽出一片送进嘴里去了。

"你要不要？"

朱先生食着像胶糖，把那个糖包送到海泉嘴边来。

"什么糖？"

海泉从朱先生手里也抽了一片出来，但不忙送进口里去。

"Chewing gum."

Chewing gum?"

因为他没有吃过这种橡胶糖，他脸上表示了一下怀疑的神气。

"橡皮糖，香口的。"

海泉尝了一下，觉得有趣。

"在哪里有得卖，朱先生？"

"……"

朱先生努着嘴，向对过伸了一伸他的下颚。海泉看见对过有一家白俄开的糖果店。他想，曹世光是有小孩子的，就买几包像胶糖带去给他们作礼物吧。公共汽车还没有来，他走过去买了六包，又回到电杆下，和朱先生谈谈。

"朱先生，这早就有课？"

"真讨厌啊！我住在炮台湾，你是知道的。因为今天在H学院

有一个钟头的课，排在八点至九点。但在你们学校里，要在下半天三点钟才有课。一次出来了，回去再出来，不单多花车费，也耽搁工夫。所以在 H 学院下了课，只好到你们学校的图书馆去挨过这一个半天啊。上海的教授生活真不是人的生活啊！……昨夜里准备了几门功课，过十二点了，上床之后，烦躁起来，睡了睡不着了，爬床抓席子，翻到两三点才睡下去，今天头痛得要命，痛得要命！……”

朱先生说到痛得要命，便抽缩一下他的鼻梁，咬了一下他的牙根，蹙了一下他的眉头。

“H 学院只一个钟头？不要去任课算了哟！这样，未免太辛苦了吧？”

海泉听见朱先生的诉苦，不禁同情起来了。

“否。有三个钟头，不过时间不能排在一天，要分两天去，星期一两点，今天一点。……”

“几个钱一点钟”？

“H 学院最经济的，二元八角五分。”

“那亦不算什么，辞了不好么？”

“……”朱先生苦笑着，长吁了一口气，好像恨海泉对于教授们的痛苦全无理解，一时无言可答。但是过了一忽，朱先生又笑着说：

“三二如六，三八二四，三五一五，一共八块五角五分。除去车费，至少，每星期不请假时，可以干脆地多拿七块五角钱，亦不无小补，不无小补。”

朱先生以说笑的口气去掩饰他的惭怍。

公共汽车来了。海泉和朱渭道先生一同上了车占了一张椅位。

“你也到学校里去？”

“不。我要请几天假。”

“为什么？”

“我的老祖父死了。”

海泉随便扯了这句谎，其实他的祖父已经死了七八年了。

Oh，I am sorry.……”

朱先生说了这句英文，却引起了海泉的反感了。他想，朱先生又没有在花旗或红毛走过，也这样俏皮地说起英国话来。干吗？充其量，只是南京某教会学校的英文专修科毕业生罢了。

“那你不是要回去？”

“不回去。”

海泉摇了摇头。

“密司脱林，你如不回去，那还是上课好。人……谁……不死！你的祖父今年多少岁数了？”

“大约有七十一二岁了吧。”

“那也差不多了。……”

海泉看见朱先生尽在点头的神气，非常可笑，想笑了，但忙忍住。

“密司脱林，你听见学校里有消息没有？”

过了一忽，朱先生问海泉。

“没有呀。”

海泉也有点惊奇了，凝视了一下朱教授的脸。他看见朱先生的左眼角上还垂着一粒黄色的、介居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目粪。他便想，朱先生的脸都还没揩干净，也配说“Iam，sorry”么？”

“密司脱林，你要帮忙一下我啊。”

朱先生说了后，又吁了一口气。听见朱先生那样的长吁短叹，又看见他说话说得那样神秘的样子，海泉一点也摸不着头绪，一刻没有回话，只是向着朱先生表示出疑问的神气。

“学校里的同学，派别分歧，真是叫我们当教员的无法应付。顺得哥哥，便逆了嫂。……”

朱先生说话，真是叫海泉听着急死了。他想，朱先生为什么不用报告式，直截了当，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呢？

“我教英文虽不算顶刮刮，但总不算坏吧？”

“先生教英文是很可以的。不过，不要去担文艺的学科。因为语言文字和艺术是两道的。同学并没有说先生的英文不好，只是说先生对文学完全是门外汉。”

“……”

朱渭道摸着他的下颚上的胡须，不很愿意般地点了点首。这明白地是表示他不能接受海泉的忠告。但又不便当面驳斥海泉的话。

“这也不尽然。……”

朱先生仍然摸着胡须，微点了点首。

“……其实，这是左派学生S社一班青年所利用的口实。他们说我反动啊！”

朱先生说到反动二字，声音特别高，“反”字音也特别拖得长。

“如果是真的话，的确是无聊，动不动以反动两个字，故入人罪。”

“你这句话确是公允之论！”

朱先生这次似乎很欢快般地笑了，也频频地点首，表示赞成海泉的话。

“你要帮我的忙哟，密司脱林。我将来总有机会酬劳你的。”

“朱先生，不要客气，不过你要我怎样帮忙呢？”

“你，第一，替我打听一下他们，——属于S社的份子，是不是决意要撵走我，有没有挽回的余地。第二，你要替我向他们疏通一下，说朱渭道到底是个好人，对于政治绝无成见，可左可右。……”

海泉听到这句，差不多要笑响声了，忙极力忍耐着。朱先生是凑近他的耳朵边，说了这许久的话，还不肯称开他的口。海泉真是再挨不住了。因为他闻着了一阵阵的像阴沟里发出来的一种臭气。

“朱先生，不要尽咬着我的耳根说话。说响亮一点不要紧，没有人理我的。”

“不可以，不可以！这些话给人家传了出去，是不名誉的。”

朱先生还是逼着海泉要领略他的口臭。

“朱先生，你装出这样秘密的样子，反为不好，你又尽在说S社、S社。恐怕这车里面有包打听呢。”

这一吓才把朱渭道的臭嘴吓走了。

“朱先生，我根本就不知道属于S社的是哪几位同学。纵令知道了，也不便向他们疏通。万一他们一口否认，又怎么好呢？”

“但是听说你和唐耀星有特别的交情。”

海泉听见吃了一惊。他想，唐耀星便是S社的人物么？同时他又想起了今夜的约会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只是同级而已。”

“听说你要和他们组织什么文艺社，是真的么？”

“没有的话，绝对没有的话。”

海泉一口否认了。但他有点心惊，何以朱先生也知道这些消息？

“唐耀星是S社的大将！”

朱先生又低声地送了一品臭气过来。海泉忍耐不住了，取出毛巾来，搁在口边，吐了一口涎沫在毛巾上了。

“朱先生的消息何以这样的灵通？”

他以惊奇的神色问朱渭道。

“嘿，嘿！我也有几个群众哟！”

这次朱先生笑得非常可爱了。

“务必请你向唐君疏通一下。”

“好的。做得到的事，无不愿意帮朱先生的忙。”

海泉做了一个顺水人情，看见该下车了，忙立起身来，向朱先生告别。

“喂，喂……”

海泉将近走出车门，忽然又听见朱渭道在后面叫他。”

“……”

他反转身，望了望朱先生。

“令先祖的台甫叫什么？”

“你问他做什么？”

海泉莫名其妙，反问了一下。

“我想写一对挽联送给你，寄回你家里去张挂张挂。”

“不敢当，不敢当。”

海泉连说了两句不敢当，不再理那个朱先生了，忙跳下车来了。

## 二十七

海泉好容易在靠近租界的中国街路里找着了曹世光的住的弄堂。他想，这是半贫民窟的住宅啊。他看见每家的后门首，至少摆着一个马桶，海泉看见，心里有点作恶。他找着了门牌，在前门叫了一会儿，不见答应，便向后头的厨房门首来。后门打开着，海泉便冒失地踏进去。

“找谁个？”

一个小脚的矮胖的中年妇人挡着他的驾。

“有一位曹先生，广东人，是不是住在这里？”

“是个。”

那个妇人架子满大的样子，等了好一会儿，才声大气大地回答了“是个”两字。海泉今早晨若不是因为和日本佬打了一架，增加了一点涵养工夫，照他平素的脾气，早就和这位本地二房东吵起来了。

“在家么？”海泉忍着气再问。

“谁晓得呀，自己不会上去看看吗？”

那个小脚妇人不理不睬的样子，走向前头厅房里去了。海泉便想，何以中国人尽是这样不亲切的，连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体，也不愿意替人家帮帮忙。告诉不认识路道的人该走哪一条路，都是那样

不高兴，不耐烦，也还想活在这世界上么？中国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哲学实在发达得太厉害了。

海泉一个人直上二楼上来。二楼的亭子间和前楼房门都闩住了。所以夹在中间的楼梯上，没有一丝的光线。他摸索了一会儿，才稍稍认清楚了楼梯一带的灰暗的轮廓。他走到前楼房的门首来了，敲了一敲门。

“呼！呼！”

“是哪一个呀？”

像唱歌一样的女性的声音。他想这无疑地是曹太太了，——那天在教会里见过一面的曹太太了。

“我。曹世光兄在家么？”

“你是哪一个？”

又是像唱歌一样的声调，在里头问。海泉想像得出，曹夫人是顾着她的小孩子问的，才发出这样的动人的、有旋律的声音。

“我是你们的同乡，姓林的。”

海泉的话还没说完，房门打开了。他看见曹夫人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深蓝的人字羽棉旗袍，比那天在教会里看见时，更难看了。但是脸上还是一样满涂着白粉。她只有那两列贝齿非常的动人。她揭开了她的衣襟，露出一个乳嘴来，在喂奶给她的小孩子吃。海泉看见她的乳房，也白皙得有几分动人。

“啊呀，林先生么？对不住了，我当是哪一个。哈，哈，哈，请进来坐。”

看见曹夫人那样大方的态度，海泉反感到一种压力。不知要怎样地和她应酬才好了。

“老曹呢？”

“出去了，一刻就回来的。坐吧，请等一刻，就回来的。”

海泉只好跟着她走进来。看见他们房里面是一张床，一张小书桌，一张小圆桌，两把木椅，四张圆木凳，——凳面画有粗俗的黑漆

兰花的。这些家具和桌上的陈设，都是凌乱无章的。由此，不难看出他夫妻俩的日常生活来。海泉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后，还闻着一股尿臭。他才看见在床上的一角，堆着一大堆的拉湿了尿的水布，又脏又黑。

曹夫人放下了手中的小孩儿，仍然露着乳嘴，斟了一杯像黄牛尿般的微温的茶，笑吟吟地送到海泉手中来。他总觉得她的笑是不甚大方的。

海泉痴想了一忽，无意中发现了在前面的门角上，有一架很漂亮的乳母车。

“满漂亮的车子，不便宜吧？”

他笑着问。

“也不见得怎样好，总之我们买不起就是了。那是老哈送的礼物，当小孩子满月的时候。”

“这倒难为老哈了。”

“算得什么！在他们美国人，几十块还不是和我们几个铜片一样。”

小孩子在床上哭起来了。

“真讨厌！一时一刻都要人抱着！真是害得我一步脚也不能走动。我真是要把你丢进黄浦江里去，才甘心啊！”

曹夫人故意切着齿夸张地说，但还是走过去把小孩子抱起来了。她一点也不客气地把她的乳房更加露了出来。

“老曹到哪里去了？又是到老哈那边去了？”

“还不是！”

她此时无理由地向着海泉作了一阵不甚自然的媚笑。海泉看见，起了一阵小寒噤。他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觉得这间屋里，实在和水晶宫里一样的冰冷，难怪小孩子的人中上，满涂着灰白色的鼻涕。

“要这样早就去么？他不是说每天多是在下午去一趟？”

"今天有点特别的事体。"

"什么事体?"

"那个廖牧师逼着他去的! 老廖要他去向老哈说,从明年一月起,增加他薪水。"

"五十块。他要求增加至八十块。但是老哈不答应。以后又减至七十块,还是不答应,老廖又减至六十块。……"

"那么,老哈太刻薄了。"

"还不是! 老廖在教会里,做了十二三年的工作了。只要他加十块钱,老哈还是不睬呢。"

曹夫人每说"还是不"便要稍微歪一歪头,而双唇又张动得非常的急激,这更减低了她的美观和女性的第一条件:柔淑。

"那老廖怎样呢?"

"像老哈那样无情,老廖的面子实在下不去。所以转托了世光,要他当作自动地劝告,要求老哈从明年一月起,加他五块大洋的薪水。世光在前天,昨天,都到教会里去了,量没有遇着那个番鬼头,只是空花了车钱。林先生,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忙呀! 所以世光今天一早又到教会去,赶他在未出门以前会他。为老廖的五块钱的事,跑了不少的冤枉路了。"

"宗教家真刻薄呀!"

"不止刻薄,完全是残酷! 跟宗教家吃饭,一辈子没出息的。我还不是常常悔恨。不是我说曹先生的坏话,我真是嫁错了人! 我从前竟不知道他是那样不长进的。"

她说了后,又望着海泉作了一个媚笑,海泉又想,这点不敢当啊。

## 二十八

在曹世光家里痴坐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袋里的像皮糖了,他忙取了出来。

“这是在途中买的无聊的东西，不过还别致。……”

“什么东西？”

曹夫人半点也不客气，把那几包像胶糖接过去了。

“……啊，我当是什么东西。林先生，Chewing Gum 吗！我在女学校的时候顶喜欢吃的！”

“曹太太，你也知道 Chewing Cum？”

海泉有点惊奇起来了，何以她竟有这样的时髦，吃过 Chewing Gum，并且她还说住过女学校呢，不知是哪一家的女学校。

“林先生，你不要把我当乡下人看待哟！真可恶，林先生！”

她又向他作了一下鬼脸，跟着是一阵媚笑。

“不是这意思。因为我也是刚才才知道有这种东西，是一个教授告诉我的。”

“那么，林先生是乡下人了。哈，哈。我尝尝看，看味道好不好。”

她拆开了一包，抽出一片，立即送入她的口里去了。

“林先生，这是西洋人在接吻前要吃的香口糖，你知道么？”

她又笑着说。她的嘴唇上流出一点白泡沫来了。她的那种不客气的态度，有些引起了他的反感。

“……”

海泉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同时他暗暗地悔恨昨天错过了机会，没有和鹤子夫人接吻。同坐在汽车里时，为什么不尝尝和异性亲嘴的滋味呢？

“林先生，你多吃一点，好 K…iss！”她低着头说。

“我没有对象！”

他感着自己的双颊在发热，也笑了。

“不要骗我了，林先生！谁不知道你有了情人！告诉我你的 Sweet heart 是怎样的美人？……”

海泉想，不错了，一定是曹世光把昨天的兆丰公园看见鹤子夫人的事告诉了他的老婆了。

“没有这回事。的的确确没有的。”

“好在有人看见了。”

老曹告诉你的，是不是？”

“……”

她只是笑，不做声了。

“昨天我陪我的一位亲戚到公园去逛了一回给老曹看见了，便造谣生事。……”

“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横竖林先生这个好人物，争不到手了，也没资格来争了。”

她说着，低下头去微笑。

海泉想，这是什么话哟，这里是不便久坐了的。自己和她只是第二次见面，她便那样地表示亲昵，好像相处了几个年头的朋友一样。无论如何，她对于自己的态度是欠妥当的。

“老曹还没有回来，我要走了。下半天再来看你们吧。”

“林先生你这样地讨厌我？世光不在家，怎么我也没有资格代表他？林先生太看不起人了哟！”

“曹太太，……”

“你那样地称呼我，我不喜欢。……”

她不待他的话说完，撒娇般地装出不高兴的神气。她抱着的小孩子本来是含着她的右边的乳房，此刻她再露出了她左乳房，一对乳房完全露出来了。海泉原望着她说话的，他料不到她竟有这样的示威行动，像受着一种威协，不敢抬起头来了。

“那么，要怎样地称呼你才好？”

“总之，用那样老古董的名称叫我，我不喜欢！”

“那，叫你做嫂嫂好么？”

他笑着问，同时禁不住要偷望了一下她的袒露了出来的全胸部了。

“何以你竟这样地无耻，甘居下流！”

只一刻他又暗暗地自责了一下，忙反向另一方向去了。

“那随便。你最好叫我的名字。大家都是朋友哟。”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姓华名秋英。你就叫我秋英好了。”

“那岂敢。……”

他俩的视线碰着了。她又向他作了一阵的媚笑。

在这时候，海泉意识到自己之不长进了。他想自己的心灵是何等地软弱啊！若据自己的主观的分类，在自己所认识的许多女性中，当然是首推佩珠为第一人，——最崇高紧要的女性。她的姊姊佩珍为第二人，——但她有了一个缺点是和那个巨人到舞场去过来。卓淑华是第三人。鹤子夫人是第四人。至于这位曹世光夫人，算是最劣等的了。以上是海泉平日所主张的理想的女性分类法，虽然带有点主观的或封建的品评，但是无可如何的。崇高的女性始终是优于一般的女性，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他觉得女性的引诱力恰恰又和他的思想相反。若论捕捉男性的魅力程度来分类，那么，上术顺列便要逆倒过来。他此刻发现了他自己的矛盾了。他对于这个矛盾立即加以一个客观地辨别。他对于佩珠似乎只是有崇仰，思慕，而缺少爱欲的念头。但对于鹤子夫人及华秋英一类的女性，只感着她们的魅力异常的强烈，容易为她们所煽动，而对她们作肉的追求。最后他找到了一个结论，即是，能以佩珠一类的女性为正式的妻，而另与鹤子夫人一类的女性结单纯的爱欲的交际。这是最理想的性爱的生活吧。这决不是海泉的创见，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倡过来的。

“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不单侮蔑了女性，而且也是一种堕落的表现。”

他决意走了，因为曹夫人的示威行动实在太厉害了。他好几次想起身，但觉得下面的双腿只是软瘫瘫地立不起来。他仍然饥饿着般地再偷看一下曹夫人的粉白色的胸部。

他知道他自己是站在岔路口上了。他不能放弃像佩珠那样的崇高和清丽。但同时又觉得欲疗治自己目前的寂寞的情怀，唯有向鹤子夫人一类的女性追求些不可思议的安慰。

“你有甚事情要和世光说的?…我知道了!你们都不是好东西!你俩一定预先约好了有什么鬼秘的行动，专来瞒着我啊! 林先生，阿曹已经够喜欢玩那一道的，你再来拖着他出去玩，我真是不能答应哟!现今男女是平权的!男人丢开了妻子可以在外面另找姘头，那么做妻子也可以自由行动了! 林先生，你想对不对?!

曹夫人的说话真是一波未平，又奇峰突起了。于是他不能不和她辩论了一会儿。正争论得没法开交时，忽然听见楼梯响了，有一阵咚咚的音响。

“老林，你来了? 是怎样的一阵风把你吹来的?”

他们又重新为男女性的交际问题争论了好久，不觉就响过十二点了。因为海泉帮着曹世光和曹夫人争辩，她说要罚他请吃饭。海泉当然答应了。听见海泉允许了她的要求，她又喜欢得像小孩子一样，赶忙匀脸及换穿衣服。

## 二十九

秋英听见了海泉托世光找亭子间，想搬过来和他们在同一条弄堂里住，非常地高兴起来。

“林先生再等几天吧，我们那里的亭子间就要空出来了。不是快要放年假了么?住在亭子间里的学生就要回家去了的，他早向二房东退了房子，二房东还托了我替他介绍熟人来住。只七块钱哟，包电灯，便宜得很。”

秋英说了一大篇话，海泉也没有留心听。但是听见她提及二房东，他就周身起一战栗，同时想到楼梯边那种黑暗的情形，实在有些害怕。他只含糊地答应了一句:“容后考虑。”

海泉作东请他俩吃的简单饭菜算吃过了，但看秋英还是十分

留恋着不肯立即离开这家小馆子，尽向着林海泉问长问短。她此刻明白了海泉确是一个纯洁的青年了。

“我们走吧。”

“否。请等一下。林先生这样急做什么？”

她说了后，抱着孩子走到海泉的面前来。他又闻着了一阵粉香和尿臭的混合气味了。

“……林伯伯抱一抱。让我……”

“她满脸上堆着笑，歪头缩颈的，样子非常地不大方。海泉没奈何，心里虽然不情愿，但把个小孩子接过来了。

“你做什么？”

曹世光看见老婆过于不客气了，有些难为情，忙叱她。

“我有我的事，要你过问做什么你这个男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那样不讲道理，专管人家的闲事！虽然说是夫妻，但也有个境限！女人怎么能够事事要受丈夫的干涉？……”

秋英神气十足地睨着世光数说了一番。世光只是撅出嘴唇，很无聊地在剥剩在碟子里的黑瓜子，一声不响了。

“对不起林伯伯哟。……我去解个手就来。……”

她对着海泉又满脸笑容了。她今天对丈夫和海泉是用两种面孔。她一面向里面走，一面撩起她的旗袍脚，双手先插入里面的裤腰边了。海泉立在后面，不免要望了望她，觉得她的举动何以总是那样露骨的、挑拨的。

海泉最初以为曹世光家里最少有两间房间，也有空着的客铺。但到他家里看了后，才绝望了。他想，到唐耀星寓所里去挤几晚吧。纵令和他睡在一张床上，也可以。

海泉别了曹世光夫妻，一个人走向学校里来。他想，到学校里后，可以看见唐耀星吧。他打算托耀星到鹤子夫人家里去打听一下情形。因为他自从鹤子夫人那里出来，一直到此刻，还是不断地思念着她。就连当曹夫人向他作示威行动时，也是思念着她。他总觉

得曹夫人不及鹤子夫人雅洁。

"那个日本佬既然是鹤子夫人的父亲，那么他不致于把今早上的事去投告巡捕房吧。不过，她的父亲如果还住在她家里，自己是无论怎样不能回去了的。"

他想率直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唐耀星，然后托他去看鹤子夫人，说是替他搬行李的，打听一下鹤子夫人的意思和态度是怎样的。

"但是这些秘密怎么好告诉唐耀星呢？"

于是他又踌躇了一忽，幸得在学校里也没有找着唐耀星。他又半意识地走向鹤子夫人住家的那条街路上来。他远远地望见弄堂口立着有两个日本巡捕，就中一个，像是在前星期所看见的毒打黄包车夫的。他的心神又有点不镇静起来。他想，莫非那个日本佬因为挨了自己的两掌，走去报告了巡捕房？那两名巡捕，立在弄堂口的，是专候着自己回来，便带自己到巡捕房去的吧。

海泉不敢再向那头走了，折回头，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好了。在电车站前痴立了一忽后决意一个人去看电影戏了。

"看五点十分的，看完了出来，就到老唐家里去吧。"

他赶到卡尔登戏院来时，听见大挂钟刚刚敲过五点。第一场还没有散场，但第二场的客已经挤满在门廊下了。因为今天是初开映在上海从未演过的有声影片《空中大战》。

海泉看了一会儿广告的画片，便买了一张三等票，立在门边痴望着络绎不绝地进来的男男女女。他忽然看见一部汽车驶到戏院前停住了。车夫忙走下来开车门，从里面先走出来的是一位年约四五十岁，人中上蓄有两撇胡子的绅士，身上穿着极豪华的皮袍马褂。在他的后面，攀着他的手腕走出来的是一个装束极其艳丽的青年女子。当海泉和那个女人正对着打了一个照面时，真使他骇了一跳。他想，这明明是卓淑华呀！她看见了自己，何以不招呼一下？纵令给那个绅士监视着，但使一个眼色也总可以的吧。海泉看她仍然

是挽着那个老绅士的手腕走向楼梯口那头去了。海泉的视线也跟着他们的后影作了约一百二十度的回转。他又觉得那个女子的身材似乎比卓淑华的丰厚一点。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莫非看错了人?……或许是她的姊姊。那个老绅士就是她的姊夫吧。他们一定是才从天津回到上海来的……”

他在今晚上是变为无家可归的人了,故他也不再去想关于卓淑华的事,也没有全部心绪去鉴赏电影。他本来是借电影来挨过时光的。但进来后,又觉得白花了大洋六角。在他的心头上回转不住的,仍然是鹤子夫人的影儿。

到了七点二十分,他从戏院里出来后,便匆匆地赶到唐耀星家里来,但已经过了十多分钟了。

“你到哪里去来?这样不守时刻?”

唐耀星一见着他,便半笑半恼地努长他的嘴唇向他质问。

“看电影去了的。”

海泉一面笑着回答,一面看见还有两个他所不认识的青年坐在唐耀星的房里。

“你真是小布尔乔亚,有闲阶级!”

耀星笑着骂他,但海泉只是笑。踏进了房里,他便向坐在那儿的两个青年请教姓名。

“我来介绍一下……”

唐耀星未说先笑了。

“这位郑家骐,是浙江的封建遗孽。这位柳松新君,是山西土豪。这位是……广东的买办阶级,小白脸,林海泉君。……”

“瞎说!我怎么是买办阶级呢?”

于是四个人都大笑起来了。

“今晚上有好消息哟。……快走,我们叫一辆汽车坐着去快一点。”

“有什么好消息?”

“到那边去了后,陈先生会给我们报告的。”

他们都不做声了,一同走出来。唐耀星到一家汽车行里叫汽车去了。他们三个只是立在弄堂口等他。

“到什么地方去?”

海泉问他俩。

“我也不知道。”

郑家骐笑着回答。

“听说是到一家外国酒店里去。”

过后,便沉寂下去了。不一刻,唐耀星坐着的汽车驶前来了。他们三个都上了车。

“到什么地方?”

听见车夫在问耀星。耀星声音很低小地回答了车夫。海泉听不清楚他是说到什么地方去。

汽车在小街道上转了几个弯,驶到马路上来了,增加了速力,不一刻又转弯了。海泉坐在车中看不清楚是哪一条马路。他只是直觉着,汽车是在大西路、海格路一带兜了几个圈子后便在一家洋房前头停住了。大家从汽车里走了来,耀星打发汽车走了后,便按了一家门上的电铃。在这时候海泉望见离家门首不远,就立着有一名巡捕,看见有人坐汽车到这里来,也不甚理睬的样子。

等了一会儿,一个西洋婆子开门走出来迎他们。

“这是什么地方?”

他问耀星。

“不要你多嘴。你们跟我来就好了。”

大家便跟着他上了楼梯。上到了二楼,再走上三楼。在三数后头的一间房门首,耀星停了足。海泉看见在门框上面,钉着一个椭圆形的白骨牌子,上面刻有“17”两个小黑字。耀星敲了三下门,门便从里面打开了。海泉看见里面已经坐着四五个人了。有两个是

前两天晚上会过面的，有三个是他所不认识的。他看见领袖陈华民还没有来。

## 三十

海泉看见了他所崇仰的名作家李一香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儿，双手互交地敛进袖筒里，在房里面走上走下，有时又摆动一下他的脑壳，像在思索一种什么哲理。他忙走上去，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李先生，然后伸出右手来，向他要求行拉手礼。海泉是有意地向那两位同来的青年示威，表示他是认得大作家李一香的。

“啊密，密司脱林。你，你怎么此刻才来？你，你，你们青年人，应该比比，比我们老前辈早来才对啊！”

李一香虽然是老气横秋地教训了海泉一番，但还是热烈地和他行了一个拉手礼。海泉和李一香拉了手后，又走去请教那两位他所不认得的青年。他看见一个是脸色苍黑，身材像鹤那样长瘦，嘴唇紫黑。海泉便想，这个人莫非是吃雅片烟的。另一位是身材矮小，蓄着尺多长的头发，披在后面。海泉又想，这是艺术家的特征了。

海泉发挥了一阵交际才能后，便退下来，坐在耀星的旁边。正想问耀星是为什么还不见陈华民来，但是耀星不等他开口，先笑着对他说：

“你怎么总是摆出那样迂腐的样子，猪拖狗扯！……”

耀星虽然是在说笑，但是高声响气地说。海泉脸红了，暗恨唐耀星的刻簿。于是他想起了今天早上在公共汽车里朱渭道先生对他所说的话来了。

“老唐，听见你要冲突朱渭道先生，是不是？”

“谁说的？”

耀星笑着问。

“不要问谁说的，只问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笑话！谁有空闲管这些闲事，要赶他是是他的同乡老秦。”

“秦云松?”

耀星笑着点了点头。

“为什么?”

“老秦 说,他有哲学的理由,要赶朱渭道。不许他在学校里当教授。”

“什么哲学的理由?”

“因为朱渭道不单是四川人,而且是老秦的小同乡,M 县人。大概是嫉妒吧。嫉妒是心理的作用,所以说是哲学的理由。”

“你的意思怎样?”

“老实说,朱渭道也不算是一位好教员啊。”

海泉听见后,不便再向他为朱渭道说情了。他此刻忽然看见李一香向着那个像吃鸦片烟的青年在纵谈文艺理论。

“老陈还是尽在那儿提倡什么 Realism,什么 New Realism 我们要给人家骂的!此刻时代,还说什么 Realism! ……笑话!”

李一香先生的双手仍然敛在袖筒里,看他的神气是不满意于陈华民的文艺理论,说了后,频频地摇头。

“现在的,的,的,时代,我,我,们应当提倡构,构,构,成派的艺术,Jectonio 的艺术。老周,对,对,对不对?”

“……”

那个像吃鸦片烟般的青年只是笑着点了点首。

“又等了一会儿,陈华民也带着两个青年来了,一共有十一个人了。陈华民一到来便立即宣告开会。

原来唐耀星刚才说的好消息是他们新组织了一个出版部,大家的作品可由自己出版了,同时每千字还能预支一元至二元的廉价的版税。

最后,陈华民还报了一个使海泉听见发生了惊恐的消息。即是 S 社总部决定于×日举行向帝国主义示威运动。大家要踊跃地参加游行。不参加的便是反革命。

海泉听见，就联想到那晚上打黄包车夫的凶恶的日本巡捕来了。

“这，这，这不用说的。当，当，当然要参加的。”

李一香首先赞成了陈华民的提议。海泉想李一香那样一个文弱书生，尚且这样的热心参加游行运动。自己是一个青年，岂可落这位老前辈之后。

开完了会，大家随意吃茶点了。彼此可能自由谈论了。他们决定了办一种社会科学刊物和一种文艺刊物。谈论到文艺理论，陈华民的新现实主义和李一香的构成派艺术又交战了。海泉便偷偷地问了一下唐耀星，构成派的艺术是如何的艺术。

“李一香是在发神经病，不要理他。”

海泉知道唐耀星是陈华民的信徒，对于李一香似乎无甚敬仰。但海泉喜欢读李一香的新诗，所以他对唐耀星又稍稍抱了反感。

“构成派艺术大概是机械主义艺术吧。”

海泉从前稍翻过了一部机械主义文艺的理论书，所以向耀星提出来说。

“把武由天也写成一个革命的姊姊，受着群众的拥护。这算是构成派艺术么？”

海泉看见耀星的态度是那样地傲慢，而所问又非所答，心里实在不舒服。但也无可如何，便住了口。大家吃着茶点，瞎谈了一会儿。看看时候不早了，陈华民又立起身来。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提议或质问，那么就散会吧。不过，在散会之前，我还有一个简单的报告。从下星期起，S社总部决定派满腔热情的宣传部长程先生来指导我们研究革命理论。每星期一次，不过时日地点不能预定。届时临时通知，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务必请各位踊跃参加。完了。”

海泉听见后，有点踌躇起来了。他原来是为研究文艺而参加这个团体的，竟没有预料到这个文艺团体还附带有许多的工作，如示

威游行、革命问题、社会问题研究等等。他想，纵令没有危险，也太麻烦了。但只过了一瞬间，他又自责起来了。

“要站到前线去，在思想上，不要太没志气了！”

他暗暗地鼓励了一下自己，便向他们告辞。当他走到他所素仰的李一香面前来告别时，李一香忙从袖筒里抽出一只手掌来紧握了他的手。海泉觉得一香的手有一种近似女性的温滑的感触。

“你稍等一忽，我们一路走吧。”

海泉给这位大作家挽留着，真是受宠若惊，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忙站在一边，望着李一香和另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喁喁细语。他还和那些青年一个一个地交谈，都是取这一套的公式，先低声细语一番，然后拉了一拉手，最后哈哈地笑一声，口里连发：

“我自有办法，我自有办法！”

海泉看见陈华民的态度，似乎对于李一香的那种行动表示不赞许，尽蹙着眉根，努着厚唇苦笑，但不敢说什么话。

又过了一刻多钟，出席的人们走了一大半了。李一香还哈哈地大笑着，向陈华民挑战般地提出许多问题来辩驳。这趟，海泉看见心里都有点不乐意了。他想，陈华民的态度固然是独断了一点，但这是负责的表现。并且他没有半点不自然的态度。他的志向只是在努力为革命工作，大公无私。李一香似乎是对他抱了些醋意。

“走吧。”

李一香挺着胸，摆动了一下他的身躯，走到海泉面前，拉了他的手，向外就走。

“老陈，你真是野，野鸟！路线弄错了！”

李一香一面走一面说。他那种傲然的态度，好像是在向陈华民说：“你看我有这许多群众！”海泉看了看陈华民，只是在傻笑，一声不响。

海泉跟在一香后面走出那家洋房的门首来了。一香停了步，他也立住了脚。

"这一家是怎样地方?"

海泉禁不住先问了一香。

"白俄开的小旅馆。"

海泉听见后,觉得一香到底比华民和耀痛快,不会像他们好样鬼鬼祟祟的,不用秘密的也故意秘密起来。

"陈先生,还不走?"

一香听见海泉这样问,先笑了起来,笑了一忽后才说:

"他和阿唐恐怕今晚上要睡在这家里了。里面有这个。"

一香说着伸出一根小指头来给海泉看。海泉就会意了,点了点头。他忽然又听见有人打呵欠,向那头望去,在斜对过的墙下,仍然是立着一个巡捕。

"怎么巡捕对于我们一点不注意?"

"他只当我们是嫖客哟。"

"但是人数太多了,他不怀疑么?"

"不算多的,这是很平常的事。白俄女子有零售的,不一定要整夜。哈,哈。"

他俩在薄暗中走了几步。

"密司脱林,你想会S社的重要分子么?"

"……"

海泉迟疑了一下没有回答。李一香只当泉是不相信他有那样的神通广大,能够勾通S社的总部中人。其实这是一香观察错了。海泉想,能够认识S社总部的人物与否,有什么重大关系呢。李一香这句话不单和革命无关,实在不合逻辑。一个青年,——纵令是革命青年,何必要"想会"S社的重要分子呢?这纵不算是封建思想,至少也可以说是英雄崇拜的思想,而这两种思想都是革命之敌。

"……因为那个宣,宣,宣,传部长程君是我在南欧留,留,学时的一位好友,我可,可,可,以左右他,可,可以左右他。……你如果

想加入S社当正式社员，一定要到我这边来。”

海泉此刻才明白了一香的意思。一香是居奇地以认识S社总部的大人物为重宝，拚命拿来向青年炫耀。海泉当下便感着革命文学前途的幻灭了。他又想，自己实在太可怜了，错认了革命导师了。

临别时，一香把通信住址告诉了海泉，并叮嘱他要守秘密，不可以随便告诉了人。海泉此刻也只好唯唯地听命。

“你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可以来问我；或写信来也好，我当一一为你解释，不论是文学理论问题革命理论问题，社会科学问题，都可以。”

“先生家里藏书一定很丰富吧？”

“不。一，一，一切都是藏在我，我，这里面。”

一香指着他的肚皮向海泉说。海泉又觉得一香完全是个书疯子了。

在黑暗的冰冷的氛围气中，海泉和一香握了握手，告别了。

“你有，有，有，作品尽管送来。我，我，我，可以为你设法出版”海泉听见后又有些高兴起来了。

## 三十一

别了那位革命文学导师李一香先生后，海泉又是一个人在寒风里颤抖了。朔风刮得很厉害，号叫出像帝国主义的飞机的音响。他的背项上感着了一阵一阵的冷风袭来。

“此刻有十二点钟了吧？今晚上自己是无家可归的人了！”

他这样地想着走，觉得有无限的悲伤，几次想流眼泪了。但似乎悲伤的程度还不够，闪了几次眼皮，见有眼泪流出来。

他不知道该什么地方去了。

到后来，他在一家廉价的旅馆里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仍然是思念着鹤子夫人，全无心绪到学校里去。他想，向她父亲道歉也可以，只要能够回到她面前去，他好几

次都想走回她家里去。不过，一想到她的父亲还住在她家里，他的脚步又艰难起来了。

“自己睡在床上，鹤子夫人坐在床沿上和自己谈心，那是何等令人开怀的事哟！住在她家里不单有种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一切起居饮食也非常舒适。从昨天起，自己便感着物质上的痛苦了。”

从旅馆出来，他想只有老曹那里可以不用客气。还是到他家里去再作商量，他悔恨不该冲动地打了那个日本佬。不然，自己此刻还住在鹤子夫人的家里，不是蒙在被窝里酣睡，就是坐在案前写文章了吧，李一香先生不是答应为自己的作品设法出版么。

他一边想一边走，不觉走到大世界面前来了，仰起头来望了红锡包香烟广告塔上的大时钟，十点十二分了。这时候，他看见一辆光可鉴人的包车从八仙桥那头向着这边驶来。当他看见坐在那包车上的女性时，他的胸口忽然又悸动了一下。

“那不是卓淑华么？她何以头发那样松乱，脸色也那样的苍白。她像刚起身还没有洗漱呢。”于是他想起了她的住家情形，便想象到她的鬼秘的生活。在他的心头，又多起了一种懊恼。

“密司卓！”

他禁不住叫了声。但是辆包车很快地跑过去了。他想，她一定看见了自己，才背过脸向那一头去，当做没有看见的，天下哪有这样没人情的人呢。

“算了吧。她又不是你的什么人，何苦自寻烦恼！”

他虽然这样想着，但总不能打消自己对于她的关心。想象到她的堕落的生活，似乎对于她的责任又加重了一层般的。他这时候的心理实在像教会里的伪善的宣教士，存着一种主观偏见。以为唯有他是得进天堂的人，至于跪在他面前的慕道者尽都是有罪的，只是指望着他的感化和拯救。

想到这里，他又有点自愧。他想，自己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

走到曹世光家里来时，只看见世光抱着小孩子坐在一把矮竹

椅上，满脸的不高兴。

“啊，你来了，请坐。”

世光的脸上半点笑意没有，看他的神气，是十分地懊恼，不像平时一看见海泉就满脸笑容了。

“你的夫人呢？”

海泉坐下来后便问他。

“小孩子有点不好。她出去买药去了。……真岂有此理！走了三四个钟头，还不见回来！”最后一句，大概是骂他的夫人了。

“你的夫人几时出去的？”

“一早出去的。”

“几点钟的时候？”

“我们没有时钟，要看下面房主人的才知道。但是下面的也不很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时候出去的吧。”

海泉听见后便想，就算是八点出去的也有二三个钟头了。到底买些什么东西，要花这样多的时间？

“老林，你出去替我买两三块烧饼给我好么？要咸的。”

世光此刻脸上浮起了一点苦笑。

“你还没有吃早饭”

“谁烧给我吃呀！她一早爬起床就出去了。小孩子又死要人抱着。一放了下来，便哭得厉害……噫！这种生活我真不愿意过了！”

世光说了后吁了一口气，怀中的小孩儿便应着他的叹声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啊！啊！……啊！”

世光捧起小孩向左右摆动，那种样子。看见真会令人发笑而他的喉头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了的。“啊，啊！……”的声音也唱得难听，不像他的夫人唱得那样清脆好听。

“好的，我替你买烧饼去。三块够了？不要油条？”

“多买两条油条也好。我抽屉里有铜板，你拿去。”

“不，我这里有。”

海泉说着飞奔向楼下来了，但他刚踏出后门，就看见曹世光夫人抱着一个小菜篮子从弄堂口走进来。

“啊呀，林先生，几时来的？怎么不多坐一刻？就要走么？”

她看见海泉，像有说不出来的喜悦，她尽是一面说一面笑，海泉看见她也比昨天好看了一点。大概是因为外出，化了妆的缘故吧。

“不，我是替曹买烧饼出来的。”

“啊呀！那对不起林先生了。林先生不要买了。我已经买了包子回来了。……”

“真的？”

望着秋英那样妖娆的样子，海泉无意识地问了她“真的”两个字。

“这有什么好扯谎的呢！”

“对不住。”

他笑着折回身向弄堂里走了。她便走近来紧挨着他的肩头下一路走。海泉闻着了一阵奇怪和香气，好像是她头发上搽的香油。

“林先生，我们家里的亭子间就是空下来了。再等两天，你真的搬过来住？”。

“我那边因为有东洋人常来往，太嘈杂了。近来又来了两三个日本人，我看见就讨厌。昨天晚上我都没有回去睡呢。”

“那么，你快点搬过来好了。

“没有房子怎么好呢？”

“暂时和我们同住呢，只二三天，有什么要紧。”

“和你们同住一间子？”

海泉像吓了一跳。睁大他眼睛反问。

“有行军床，怕什么，白天可以收拾起来。”

“……”

海泉一时没有回答，但有些惊异这位女性的奇特而大胆的态度。

他和秋英走到楼上来了。

“走了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

世光恶狠狠地说，大概他是在为饿得急了的缘故吧。

“嘿！这才奇怪！你还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你自己要我去的，不到诸先生那边去，也有钱买这些东西？……”

“小孩子的药呢？”

看世光的神气似乎是怕秋英的话说多了，一切的秘密会给外人听见不好意思，他忙转了话头。

“等下诸先生会送来，我托了他。”

“你看，小孩子的事便不理，只买些东西！”

“那一点点的伤风咳嗽有什么要紧呢。婴孩自己的药片又还有几粒在家里。止咳药水是夜里吃的。下半天诸先生会送来，有什么好急头呢。？

秋英一面换衣裳，一面驳她的丈夫。

“自己买好了带回来，不是省得诸先生走一趟么？你做事总是那样麻烦的！”

“一点也不麻烦！就是因为要他来，才托他买药片和药水的。托了他，他就不能不送来了。……啊呀！林先生，怎么你尽望着我，怪难为情的。”

给秋英一说，海泉满脸通红了，忙低着头，同时偷看一下曹世光在这一瞬间的态度，因为他确实是偷看了一下秋英穿着小衣的姿态。

“老林！”

给世光一叫，海泉的胸口拍拍地跳起来了。他想，世光真地为这件事向自己开谈判了么？

“什么？”

他略抬起头来看还在抱着小孩子的世光

“你把那篮里的馒头拿一个过来给我吃。”

“……”

海泉听见后才安心了。他忙走到菜篮边拿了一个豆沙心的大包子来给世光。世光的嘴给大包子塞住了，房里面便沉寂起来了。

“老林，再拿一个给我。”

这真吓了他一跳，何以世光吃得那样地快。他再走去捡了一个来给世光。

“你不吃么？”

世光一边咬一边问海泉。

“我早上吃了面来的。”秋英，你不吃？

海泉问秋英了。

“我吃过了。”“你吃过了？在路上吃过了？”“不，有一位朋友请我上了茶楼。”这次她又向着海泉笑得十分有意思的。海泉便想，这个女人真是比一般女性特别，小孩子病在家里，丈夫饿在家里，也有心绪在外面和朋友一路上茶楼去饮茶。

## 三十二

海泉真个在曹世光夫妻的房里，睡在行军床上睡了三晚上，第一晚上，他只听见他俩床上瑟瑟索索地作响，他神经过敏似的，连想咳嗽都不敢咳一声，只是忍着口涎在倾听，最初，秋英是主张不熄灯的，但曹世光主张要熄电灯，当然，海泉也同意，因为他知道，若开着电灯，恐怕三个人都要睡不着。海泉的行军床离他俩的床很远，当然看不见什么情形。但是，海泉总是神经过敏，精神兴奋起来，睡不着，到了第三晚，便想，如果再在这里多睡两夜，自己一定要神经衰弱了，特别在晚上。他似乎听见秋英很轻微的嗤笑。他听见后，更加睡不着，但又不能不装出呼呼的鼾音来。他想，明天亭子间如果不空出来，也要到外面开旅馆了。纵令要多花钱，也在所不

惜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九点多钟了。他只看见秋英在替小孩换尿布。世光不知跑向哪儿去了。

“老曹呢？”

“到老哈那边去了。老哈一早就差了人来叫他。”她笑着回答他。

“……林先生，请稍等一忽，我去倒水来给你揩脸。”

“不。我自己会。”

他说着，一面穿外衣外裤。穿好了，就下床了。

“昨夜里真对不住了。”

她忽然脸红红地向他说。但他一点也摸不着头绪。他想昨晚上她对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呀。

“什么事？”

海泉惊疑着问。

“世光那个讨厌的东西。……”

她没有把话说下去便笑得很有趣般的。但海泉一点也笑不出来，他只是张开口呆望着她。

“……我说，林先生在这里，不该那样地不正经，但世光还是……”她更脸红红的了。

海泉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忽然看见楼下二房东的娘姨送了一封信上来。

“林先生的信，一个小孩子送来的。”

海泉听见，忙走出楼梯口，把那封信接了过来。他知道这是耀星写来的，因为他在前天告诉了唐耀星，暂以曹世光的住宅为临时通信处。他颤着手尖，拆开这封信来一看。

“下午 Demon，请参加。十二时在弟处集合。”

看见只 Demon 这一个略笔字，他的四肢，和他的胸口一样，搦搦地颤了起来。他想。唐耀星那天对他说的话，真要实行么？这岂

是可以当玩的一件事。啊！危险！危险！

"那天晚上，自己不该那样糊里糊涂把字签下去的，自己内心是异常地怯懦。但在嘴巴上去说得非常地强硬。现在到了试验的日子了。"

于是他想象着那些狞恶的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租界的包打听和巡捕，专吸吮同胞们的血的兽类。此外还有外国的猛兽，特别是虹口一带的日本巡捕，在北四川路上，大摇大摆地向着两侧的苍灰色的脸孔所有者的支那人狞笑着走过去的日本巡捕。他虽然痛恨他们，但一面又害怕他们。前天在分部里，有一位同志曾这样慷慨激昂地演讲，与其给他们，——那些帝国主义者慢慢地宰割而死，那就不如早一天和他们及其走狗们拚一个你死我活，还比较痛快。个人的生活本来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的同志要为社会奋斗，要为广大的贫苦群众的生活斗争。我们坐在亭子间里念的书籍，写的文章，是没有何等的意义的。我们需要行动——需要革命的行动！

在当时，海泉的热情确是给这个委员的演说煽动起来了，跟着大众鼓了掌，他想立刻走上反帝国主义的最前线去。

到后来是参加示威游行的表决，全体通过。但是散会后走出来，给街路上的冷风一吹，海泉的热情又不知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一种冒险！绝大危险的冒险！"

于是他又想了鹤子夫人，想着了佩珠，想着了卓淑华，甚至于想了曹世光夫人。随后又想着了住在南国乡间的老祖母和父母。由家中的父母便联想到家里的钱尚未汇报。

"干吧！勇往直前地干下去吧！中国好男儿，不应该这样地怯懦这是中国青年不能辞其责的工作，——解放中华民族的工作，为广大的贫苦民众谋出路的工作！"

他拿着这封信在痴想。他想象到给巡捕拉到捕房里去的景况。

他也想起了那些住过西牢的先进者说给他听过的牢里的痛苦。他又有些心惊肉跳起来了。

“林先生，是从哪里寄来的信，看得那样起劲，是不是情书？”

秋英抱着小孩子走前来，笑向他说。她的脸差不多是靠在他的一只臂膀上来了。他又闻着了一阵香气，好一会儿，他没有开口，只反看了她一忽，不觉笑了。

“给我看，可以么？”

她红着脸笑问他。

“你看不懂的。”

他把那封信塞进衣袋里了。

“林先生太看不起人了。我也是女子中学毕了业来的。英文成绩虽然差一点，可是我的国文，每期考试都是甲哟。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我都念得下去哩。何况一个女子中学生写给你的情书！林先生，不要太看不起人了！……”

海泉听着她说了一大篇话，最初当她是说笑话。但是到后来，看见她的脸上是没有半点笑痕，并且抱着小孩子，一声不响地走回她房里去了。

“这真是意外！自己竟不知道她的脾气是这样的！失败了！失败了！不该不留心说错了那一句话！”

海泉想，她既然是个那样小气的女子，好么一定要向她陪一个礼才好。于是他也跟着走进房里来。他想，下午要参加示威游行了。如果运气不好，被捉了去，那就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看见她们了。——或许是永远永久不得见面了！他想到这里，又凄然起来了，他又想，自己对于秋英，虽不觉她是怎样可敬爱的女性，但她对自己的心总是好的。就这一点说，也应当欢欢喜喜地把两人间的交情维持下去。

“她是在自己参加示威游行之前所能看见的唯一的女性友人！”

他无端地起了一阵不必要的伤感。他在这瞬间，只当秋英是佩珠和鹤子夫人的化身了，他忘掉了她的浅欲的可厌的性格，觉得她的风致也有几分的动人。

"师奶，刚才我说错了，对不住了。……"

"……"

但是秋英抽了一下鼻子，便袒露出乳房来喂奶给小孩子吃，一声不响，脸微低下去。但看得出在她脸上是浮着一些微笑。他想，她专是玩这一套的。一种特殊的冲动促着他倾向她了。

那个小孩子，几天来和他玩熟了，看见海泉走近他妈妈的身旁来，便丢开了母亲的乳房，反转来向着海泉咭咭地痴笑，海泉乘机低头近来逗小孩子笑。他的脸差不多触她的胸口了。

"吃奶哩！"

她微笑着叱她的小孩子，把玫瑰色的乳嘴又塞进小孩子的口里去了。

"师奶，你这样的恼我么？"

"谁恼你？我又不是你的什么？"

"你是我的嫂嫂啊！"

"哈，哈，哈！不敢当！"

她的笑声是不自然的，兼含有怨恨和反抗的成分。

他说笑般地称赞她的胸部轮廓的美丽，但给她笑着骂了一阵，她骂他不庄重，没规矩。他脸红红地退下去了。

"老曹还不回来，我要出去了。"

"你不在家里吃饭？"

"请你们吃茶去好么？"

"那再好没有。"

她笑了，同时立起身，像是想准备一下外出的装束。海泉想，请她们上馆子，有三种原因可以叫她喜欢。第一，当然是可以吃得更好的饭菜；第二，于她的家庭经济有益；第三，她可以节省一点劳

动。

“我们就走吧。”

海泉催促她。

“再等一刻好么？看他回来不回来。”

海泉想，她到底还是曹世光的妻子。他走下去看了一下二房东的时钟，还只是十一点欠十分。他也觉得还早一点，便忍耐着等。

她此刻很不客气地在他前面脱去了家常的便服，换穿上了出外的新装。

“这才漂亮！”

他故意称赞了她一声。

“竟不知道你这样地不老实。”

她笑着睨视了他一下。当她走到镜台前去重施脂粉时，好奇心又促他走过去立在她的身后。他望着镜里面的她，只是傻笑。她也向着镜里面的他做鬼脸。他当时便起了一阵微妙的感触。他觉得这样的经验给了他以一个快慰。他知道这在未婚者不能享受的。他忽然冲动地伸出只腕来，轻轻地加到她的肩背上了。看见她一点不抵抗，他似乎获得了一些快感，但他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表示。

“万一在下半天参加示威游行，给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捉了去时，那么，自己对于异性，完全没有半点的经验。”

这样的自暴自弃的念头更促进了他对她的表示。他感着自己周身发热了。他此刻揽住了她的颈项了。

“林先生！……”

她只是傻笑，她的身体像要软瘫下去了。当他看见她努着双唇向他表示时，他就像饿鹰捕小雀儿一样地把她紧紧地搂着了。

他过后也觉得和异性接吻并不是怎样有味。他似乎还闻着她的涎沫的腥味，他想，莫非她在今早上吃了罐头沙丁鱼。

## 三十三

赶到唐耀星寓所里时，十二点过了一刻。他看见耀星房里只坐着一个头上戴鸭舌帽，身上空青布长衫，脸色苍白的青年。满室冷清清的，不像是群众集会的所在。海泉向那个青年招呼一下，也不曾请教他的姓名，便大模大样地在唐耀星的床沿上坐下来。

“老唐到哪里去了呢？”

海泉一半似问那个青年，一半似对自己说。

“等一会儿就回来。”

那位青年却很爽快地回答了他。

果然，过了一刻，唐耀星回来了。他一看见了海泉，便很好神气地向海泉责问：

“你怎么不守纪律？”

“我不是来了？”

海泉涎着笑脸回答。最初，他只当耀星是和他说笑的，但望了望耀星的苍白脸上的严冷的神色，还没有一些松动，他便敛了笑容，但心里却抱了一点反感。

“叫你十二点钟到这里来，怎么不守时刻？”

“电车误了时刻，对不起。”

海泉再笑着回答。但心里想，他妈的，也要这样的作威作福么？

“说十二点到这里来，你就该预备早一点！……”

耀星的态度似乎和缓了一点。

“赶快点去，还来得及的。”

那个戴鸭舌帽的青年老气横秋地说：

“是的。”

看耀星对这位青年的态度是很恭顺的，他忙从他的床下检出一束印刷品交给海泉。

“你赶快到白渡桥旁边滩公园后面的马路上去，看见他们叫起

口号来的时候，你就发散这些传单给那头的群众。在那边有不少的码头工人，最好向工人们撒你的传单！……”

海泉心里有点害怕，但不能不把那一大束传单接了过来。他的胸口也突突地跳动了。

“快点走！”

唐耀星像向他下命令般的，海泉只好抱着一颗颤动着的心房，搭电车向外滩来。

果然在白渡桥边，外滩公园的后面，他看见了有十三四个所谓同志的青年。有的像他一样拿着一束的印刷品，有的拿着给彩色的纸卷着的短竹竿儿，——游行用的旗子。他还看见了有两位女同志，她们的态度似乎比那些男性同志安闲。她们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给了海泉以不少的感奋。于是他和她们一样地紧张起来了。海泉再望了望那些同志们，个个都是脸色苍白，像垂死的人，而他们的神气则异常地紧张，若临大敌。

海泉无意中向马路那一边望去，他发现了李一香和他的几位朋友也在日本邮船公司的前面踱来踱去。他们都背着手，手里拿着一本书。海泉看见了李一香先生后，就像在沙漠中发现了清泉，欢喜得要高呼起来了。他望了望两头，车辆少了点的时候，忙横穿了马路，走到李一香先生面前来。

“李先生！”

他叫了一声。他想，李一香看见了他，也一定会和他一样地高兴吧。并且也可以向李一香表示一下，自己此刻也来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了。

“哦，哦，哦。”

李一香看见他的，只“哦”了几声，脸上表示出一种不高兴的神气。海泉直觉着李先生不认识他了。同时，他注意到李先生望了望海泉手里的那束印刷品时脸上就表示出害怕的样子。李一香蹙着眉头，伸动了一下他的下颚，似乎是叫他赶快走回马路那一边去。

看见李一香那样冷冰冰的态度，海泉也冷了半截，他无意中望了一下李先生手里的一大册洋装书，认得是新旧约全书。还有两位文坛先进手中的书是西文的。海泉没有心绪再加以审察了。

当他回到马路这一边来，还没有立稳脚步，看见那些同志都打开了他们的写有标语的彩色纸旗，由当头的指挥者高叫了一声：

"打倒帝国主义！"

大家一齐响应了。这是何等悲壮的一瞬间！接着又连呼了几个动人的口号，便向北前进。海泉看见那头来了一辆电车，他便躲在电车的后面，撒了好些传单在白渡桥上，口里也呼着发音不正确的口号。到后来他只是应着他们的呼声，"啊啊"地空叫了。他担心在前后 面有巡捕会来捉他。他反转头向南首望时，看见李一香率着几位文坛先进也远远地跟着来了。

他们终于走过了白渡桥，——平时，可以看见有两名斯格兰兵拿着长枪守卫在那儿的，今天幸得没有看见他们，——折进北苏州路，沿北苏州路向西进，一面呼口号，一面撒传单。

"啊呀！不得了！"

将行近乍浦桥口来了，海泉看见前前后后来了一大批的黑色猎狗，海泉着慌了，把手中的传单全数向苏州河里一撒。他留心那些猎狗的举动。中国的走卒来抢他们的传单和旗帜，有两个白色的走过来捉住前头领导的几个青年。日本的最不讲理，拿起木棍来就向这班青年的腿上乱打。海泉绕了一圈子，躲到一家白俄的古玩店门首来了。他看见一个矮小的日本巡捕最卖力气，还在挥着他手里的木棒乱打一个青年。海泉看见，有无限的痛心。忽然听见哗喇一响，那个日本巡捕扑倒在马路上了。原来那个日本猎狗的毒打中国青年竟激怒了一位刚刚在那边走过的中国工人，他便拿起手中酒瓶向着那个日本巡捕的侧脸上痛击了一下。就在这瞬间，另一个日本巡捕却向那个义侠的工友开了一枪。那个工友就这样地送了他的光荣的最后！

这次的示威游行，海泉觉得损失太大了。除了他和另两个男性的同志幸免于难外，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他觉得这个牺牲实大太无意义。

当他走到西华德路口来时，还遇着一个日本巡捕走来检查他的身体，他用不甚巧妙的上海话来盘诘他。

"我是见物！"

这是他从鹤子夫人那儿学来的一句日本话，他把它利用了。那个日本巡捕便笑了一笑，放他走了。

坐在电车里的时候，他的胸口还是砰砰地跳跃得非常地厉害。他一面私自庆幸，有刚才那样的机智，才得为漏网之鱼，不然，此刻真是受罪了，一面又暗暗地诅咒自己的卑鄙和怯懦。他感着了一种矛盾的痛苦了。

骂我怯懦我也无法辩解。不过，不怯懦又怎样呢？何苦去做那样无谓的牺牲！？

但过后他又想，个个都像自己一样，中国民旅不是永无解放的一天了么？又思念到那些同道者之被捕，他觉有无限地伤心，几乎又要流眼泪出来了。

"的确，在中国的领土内，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可以那样地横行无忌，最少要给他们以一个警告。这就是刚才示威游行的真义！他又想到有一次看见一个中国的小商人在日本的小学校面前走过，几个小矮奴便捡起小石头来，打向那个小商人的头上去。日本巡捕看见只是笑着默认这些小矮奴的行动。看那个中国小商人心里虽然有气，但不敢发作，只有忍耐着，笑脸走过去，表示一个雅量。他又看见在北四川路的日本巡捕趾高气扬地对中国人作不必要的检查，对于通者行者任意加以侮辱。那么，对于帝国主义者加以警告正是需要有行动的革命群众！

想来想去，到后来，海泉不能不自认是一个怯懦的青年了，绝无当革命者的资格。

"但是那些文坛的先进怎样呢？不是比自己更不成么？也亏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称为唯物史观的信徒。"

## 三十四

海泉走向学校去，转了一个圈子，看见他们并不十分注意今天的示威游行。只是出来时，在校门首，才听见一个同学在批评说：

"×××老是这样闹，有什么结果呢？"

海泉听见后心里又不舒服起来了。他觉得这位同学简直是一个冷血动物，对于那样热烈地参加革命运动的青年，不单不表示同情，反转来讲风凉话，真是岂有此理！

但他反省了下，觉得自己又患了一个极大的矛盾了。不独矛盾，似乎是精神上的不健全。他对于唐耀星这班人的态度之专断，行事之诡秘，常常抱着反感，有时候竟想发作起来，骂他们是欺骗青年，陷害青年到牢狱里去。结果，他断定他们是无能获得革命的成功。但是听见那些中了科举毒的青年们在瞎评革命青年的行动时，他又要愤慨起来，打抱不平，骂他们是落伍。

海泉感着这个极大的矛盾时，精神上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回到曹世家光家里来时，是薄暮时分了。他踏上了楼梯，听不见一点声息，望了望上面，只是满楼房的灰暗。他走上来，把秋英的房门推开，他看见秋英仍然和平时一样歪倒在床上喂乳给小孩子吃。

海泉一看见她，像发现了一个安慰，把今天下午的事变一起忘掉了，头脑也不会作痛了，他大胆地走近她的床边，就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老曹没有回来么？"

"整天的没有回来。"

她的精神似乎很焦躁的，表示不耐烦的神气。

"怎么不开着电灯？"

“开关坏了。”

“那么叫二房东修好。”

“体面！我们楼上的，他管呢！”

“那我去叫人来修好么？”

海泉自献殷勤地起身了。

“不要去了，有人叫去了。”

她微笑着伸出手来阻住他。

“谁叫去了？”

“诸先生，他刚才来看啊曹，我烦劳他叫去了。”

海泉常常听见秋英提起姓诸的话来说，这免不得引起了他对于他们的怀疑。因此，他好一会儿没有话说，只是坐着痴想。

“林先生，你在想什么事？”

“没有什么。”

他又直觉着她已经是猜透了他的心事。

天色更加黑下来了，他已经看不清楚她的脸部的轮廓了。他因为有了上半天的经验，此刻再凑近她的脸边去，但同时暗咒自己的卑鄙。秋英只暗笑了一笑，一无抵抗地给了他一个接吻。他感觉着她的动作似乎没有上半天那样的热烈，她的精神像很疲倦。他才离开她，就听见外面楼梯上有足步音：

“诸伯伯么？

她的清脆的声音。

“是喔。”

外面的粗浊声音。

海泉看见一位青年引着一个电气工人走进房里来了。但他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庞。

“林先生，你替我抱抱这个。”

海泉刚把小孩子接过来，便闻着一股尿臭。他看见秋英走近那位姓诸的身旁，拉了一拉他的手，便一同走出外面去了。他俩的态

度更加引起了海泉的猜疑。

不一会儿，电光亮了，抱在海泉怀中的小孩子也哭起来了。秋英和那位姓诸的青年又一同回到房里来了。海泉留心看他的样子，他比海泉矮胖一点，身躯也似比海泉结实，粉白的面庞，一眼看去，的确像一位美男子。但眼睛细小，认真看去，身材似乎臃肿了一点，完全像一只小白象。

经秋英的介绍，他和姓诸的认识了。介在他们中间，秋英的态度非常地得意，好像在表示她有绝大的力量，征服了这两个男性。

到后来，她对海泉说，她要和姓诸的出去一趟，烦海泉关照一下房子，假如老曹回来了，便告诉他，她等一会儿就会回来。又如果海泉要出去，就请他把房门锁好，钥匙交存下面的二房东手里好了。

听见秋英要出去，海泉感着一个大大的失望。他原想等老曹回来了时，再请他俩吃一个便饭的。此刻看见她和姓诸的那样地亲密，知道他的计划失败了，神气懒懒地说：

“我也要出去看一个朋友……”

海泉想，要他一个人守在这像有鬼气的冷寂的房里等他们，无论如何做不到。他又想，自己也不会这样傻。

“那真对不住了。”

秋英装出十分对不住他的样子，笑着向他说。他只是苦笑了一下，似乎是表示放弃了她的神气。

这时候，因为秋英要换穿衣裳，姓诸的抱着小孩子走到外面去了。

“林先生，我一刻就回来的，望你早一点回来，我等你哟！”

她说了后，又努着她的双唇向他。他看见没有谁在周围，便乘势紧搂着她，和她作了一个热烈的接吻。

他跟着他俩走出来，在电车站边分手了，他望着他俩很高兴地上了电车后，觉得自己是给社会排除出来的人，他感着一阵悲哀和

孤寂。他想，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也尽可以流泪了。

他一个人在马路旁站了一忽，半意识地走向鹤子夫人家那条大街上来。他在途中看见了许多没有祖国的俄国男女在追逐低级的欢乐，也看见了许多不知亡国恨的安南巡捕在向着中国人耀武扬威地走过去，他们头上戴的黑色的笠帽，看见也令人讨厌。还有许多支那阿四也混在这些亡国奴群中，叽哩呱啦地走过去。他们一面磨拳擦掌，一面走路。他们的威风似乎也不弱于今天下午作示威游行的一群青年。

距鹤子夫人所住的弄堂不远了。海泉不敢，也不便再走向前去。他只远远地眺望了一下，觉得那个弄堂也是非常可爱的。他后悔和秋英亲吻亲得过早了。

“既可以和秋英亲吻，那么对鹤子夫人更可以……”

他想壮着胆儿走回去看一下。他深信有鹤子夫人在那里，决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发生的。可是他心里虽然这样想，脚下仍然是趑趄不能前进。

他在那地方徘徊了好一会儿，也暗暗地自己悲伤了一番。到后来，他想，尽立在这路口上等，也等不出什么结果来。他决意离开那个地点了。但他还踌躇了一忽，他希望能够看见鹤子夫人家中的佣人，也可以打听一下他们的情形。可是他又企望了一忽，仍不见那个娘姨出来。他只有自己暗骂一声自己是个蠢才了。

“非革命不可！像这冰冷的无聊的生活，自己再也不能过了。”

他决意到李一香、陈华民所组织的出版社去看看那些文友，并探听一下今天下午被捕的同志们的消息。那个出版社设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圈内的虹口那头。由这边到那头去，至少需要一个多钟头。但是在今晚上无路可走的海泉，唯有决意到他们那里把今晚上混过去。

到了他们的出版社，已经八点半钟了。出版社的伙伴们大部分出外面玩去了。只有两个比较不重要的职员还留在那里看书或涂

涂写写。海泉来过几次，认识了他们，忙向他们打招呼。但他们都是冷冷的，不甚理会海泉。海泉问他们，李一香先生住什么地方，他们都说不知道。再问他们今晚上李先生来不来这里，他们也没有确切的回答。海泉觉得无聊，只在书报室里翻了翻报，再看看他们所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他看看九点半钟了，正打算回曹世光家里去，这时候忽然听见外面廊下有一阵脚步声。

"怕他们要来搜查呢，还是老成一点的好。"

"没有什么问题吧？"

海泉听得明白这是陈华民先生的声音。

"怕什么？怕什么？哪有这样野蛮的办法！"

这次是李一香先生的声音。

"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讲道理的。"

"我们这社里本来就没有什么，让人们来检查好了！不至于就发封吧。无论怎样，也不至于野蛮到这个程度。"

海泉走出来看，在陈李两先生后面还跟随着有四五个二三流的作家。海泉看见了这班成名了的作者不禁羡慕起来。他们都在客堂里坐下来了，海泉便也走进来，先叫了李一香一声，然后又向陈华民点了点头，也称了一声陈先生。

"啊，你来了。"

李一香看见海泉，似乎表示出意外的神气。

"李先生，你以后怎样逃了回来的？"

海泉笑着问他。

"笑话！为什么要逃？那些巡捕敢乱捉人的么？"

李一香似乎想笑，但又不便笑出来的神气。

"……今天那种游行的情形真是悲壮呀！真可以寒帝国主义者——我们的敌人之胆！他害怕，不敢参加呢！哈！哈！哈！"

李一香这次指着陈华民，哈哈地大笑起来了。

"……那些小孩子们的胆量还是差了一点，没有训练好。幸得

我们勉励了他们一番。……成绩总算不错。今天的成绩，总算不错。……是不是，密司脱林？”

李一香说到最后，反过头来问了海泉一声。海泉想，何以李一香竟那样地不客气，当面吹牛起来呢？好在自己从头至尾都在场，目击了示威游行的情形。李一香只是骗骗这些没有参加示威运动的同道人而已。但他还是无可奈何，唯有点一点头，表示肯定了。

“现在我们是要想办法营救他们被捕的……”

经陈华民这样地说了后，全客堂又是鸦雀无声了。

海泉好几次想问问李一香今天为什么带了一本新旧约全书去参加示威运动？他觉得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迷。但他怕惹起了李先生的愤怒，忙忍耐着不敢问。

看见他们每讨论一次，便要吵一回架，海泉便想，这真是唐耀星所常挂在唇皮上的小布尔乔亚的劣根性的表现了。

他们对于海泉都是冷冷的，并且看他们开始讨论与海泉无关的社务了，海泉便告辞出来，他感着一阵空虚。

站在电车站旁，仰起头来望了望天空，月亮又高又小，呈惨碧色，周围是冷风袭袭。

## 三十五

回到欧家巷三元里曹世光的住宅里时，已经是十一点欠一刻了。海泉看见秋英先回来了，还尚未卸去她的外出的新装。她立在床前，屈着身腰，像是在安置小孩子儿睡觉。小孩子在哭着。

“不要哭了，你的爸爸回来了。”

秋英说了后，在咭咭地笑。海泉知道她是在故意这样地说笑。

“是我，不是老曹。”

海泉赶忙申明，他一面说，一面除了帽儿走进房里来了。大概是夜深了，房里的电光分外地亮。他看见秋英的双颊，像是喝了酒，红亮亮地会反照光线的一样。他觉得她今晚上是特别的美丽。

“就叫林先生做爸爸好了。”

因为小孩子不肯睡，她又把他抱了起来。她一边说，一边走向海泉身边来。海泉不像上半天那样地手慌脚乱了。他伸出只腕加到秋英的肩背上了。他俩又在亲吻了。

“老曹还没有回来么？”

圣诞节快到了，教会里忙吧？不要管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得回来，我们睡我们的。”

“……”

海泉不明她话的意思，半晌没有回声。

“等我替你把行军床摆好。林伯伯，你抱着他……”

此刻她亲昵地称他做林伯伯了。他又完全忘掉了二三小时以前的孤寂和悲哀了。

“不。等老曹回来了再说吧。不然，我们要相对坐到天亮呢。”

“那么，你坐着等他好了。到了时候，我是非睡不可的。”

他俩说说笑笑，又过了一个多时辰，看看快要响十二点了，小孩子也睡了，她也半坐半卧地靠着床栏打瞌睡。海泉便想，这才尴尬，不知道睡好还是不睡好。当他感着一阵从未体验过的诱惑时，他的全身便起了一阵寒颤。于是他又失掉了一切的勇气了。

她一翻身起来，脱外衣了。

“林先生，我要睡了。你不睡么？”

她只穿着睡衣了。她走到门首去，把房门扉闩上了。

“老曹还没回来呢。”

“回来了，再开。”

她揉了揉眼睛，爬上了床，钻进被窝里去了。

“那我到外面去走走。”

“到哪里去？”

“就在弄堂口走走，看老曹回来了没。”

“老曹今晚上不回来，又怎样？”

"……"

"林先生，你真是个循规蹈矩的好青年。"

她似乎是在嘲笑他。

"……我可不能像林先生那样假正经的。"

海泉看见秋英抬起上半身来了，尽望着他笑。他像受了极重的压力，抬不起头来了。他本是有了相当的决意，唯恐太晚了，没有充分的时间了。他想，曹世光该回来吧。

"你怎样？"

他虽然这样地问她，但同时感着周身发了一阵又一阵的恶寒。夜深了，天气也的确冷了些。他的牙齿战抖着相击，琢琢地作响。他说话都不能成音了。

"我么，……"她打了一个呵欠，把脸埋在双掌里了。"我只想在天空中跳舞。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一面跳舞一面看下面有多少我悦意的男子。假如是我悦意的，我定要蹴他一脚。——过后我就在这些男子的头上跳舞了。阿曹只是在这许多男性里面立于中心的一个。……"

海泉想，她的话是何等的荒唐。原来她是想向自己的头上蹴一脚的。他此刻才觉悟，他正立于深渊的面前。他想反问她一些话，但是上下两列牙齿相击得十分厉害，无论怎样也说不成话了。

"林先生，你觉得冷么？不要尽立在那里，坐进来吧，被窝里暖和些。"

她说着伸动了一下她的下颚，表示叫他到她的对面！——床的那头去。

但是只一瞬间，他禁不住又扑向她面前去。刚吻着她的冷湿的口唇那瞬间，忽然听见下面有人在掼门，并且捶得异常地猛烈。

他俩都惊呆了。

"林先生，你下去看看好么？"

"好的。"

“他愈觉得全身发冷了，但不能不颤抖着走下楼去。他刚把后门打开，看见那个廖副牧师正立在他的面前。海泉更加惊异了。

“啊，林先生！……”

廖牧师看见海泉，也表示着惊异。

“廖先生，有什么事？”

“啊，老曹身体不好，最初只当他是感冒。但是到后来，才知道他发热发得厉害，所以哈牧师叫我送他回来，要他多休息几天。不必到教会去。……”

“老曹此刻在哪里？”

“在汽车里。汽车驶不进来，停在弄堂口。”

过了二十多分钟，他们三个人才把病人抬上床，叫他睡下去了。世光的体温虽然很高，但神情还清爽。他睡着说了许多对不起海泉的话。世光愈这样说，海泉愈不忍离开他们，他不能不帮帮秋英的忙，料理家里的琐事了。并且秋英常常，或向他溜溜奇妙的眼色，或捏捏他的手腕。当他们一走到门首共同烧饭菜时，她不时还要伸过嘴来要求他的接吻。

“不得了！自己不知不觉掉进陷井里面了！她真个从高空上面向自己的头上蹴了一脚后，便不住地踏着自己的头顶跳舞了。”

秋英还有更露骨的表示。有时她感叹她的命苦，嫁错了人，同时就表示她是如何地爱他。有时，她又怨叹她劳动多而营养少，所以瘦成这个样子，同时便想露出胸脯和雪白的腿部来给海泉看。

海泉就这样地受着秋英的笼络，一连劳苦了三四天。他差不多要变为他俩的“龟下婢”了。

“自己太没有志气了。秋英实在可恶。我非离开这里不可了。我是中华好男儿！我是有为革命的青年！”

有一次，他向她说，想出去走一趟。等明天再回来看他们。

“林先生，太不近人情了吧。看见我这样的狼狈，要服侍病人，又要看小孩子，你也忍心走么？”

她说了后便表示出满脸不高兴的神色。海泉给他这样地一说，怔住了，一时不会说话，也不会动了。

"……要人家替你开心的时候，就……"

海泉还没有听她的话，就惊慌起来了。他想，她真是厉害，但是自己想辩也无从辩了，她已经捏住了自己的弱点。

"好的，我不走就是了。"

他唯有苦笑着回答她了。"

"这才乖呢！……"

她又送了一阵奇妙的眼色过来。

"……林先生，我真喜欢你哟。你就离开我一刻的工夫，我也不知要怎样地寂寞，怎样地难过啊！"

## 三十六

曹世光在家中睡了一个多星期，体温仍不见减低。海泉为他的病，在他的住家和教会之间不知奔走了十余趟，也贴了不少的车资。哈巴牧师看见他来便称赞他侠义，为病友那样辛勤地奔走，海泉听见后，更觉愧赧。

哈巴牧师介绍了一位医生来看世光的病。这位医生最初像很高兴地跟着海泉走到世光家里来。但是看见了世光的住室后，医生的热情低落了，马马虎虎地诊察了一忽，便说一时尚未能决定病名，有些像肠炎病，又有些像西班牙感冒症，最好是入院；不然，怕有危险。世光也赞成自己入病院，省得睡在家里累人。在这一星期间，不单秋英和海泉为世光的病疲于奔命，连世光夫妻的好朋友诸壮生也忙来忙去了几天。

成问题的是住病院的费用了。世光的意思是要教会替他负责。这种交涉，当然要秋英自己出马了。最初，哈巴牧师无论如何不肯答应。秋英是个多才善辩的妇人。她援引经典，背诵了好几节圣经，逼得哈巴牧师哑口无言。到后来才答应住院费由教会和曹世光双

方平均分担，先由教会代垫，以后由世光的薪水项下逐月扣还给教会。

“哈先生，你自己荷包里也不能捐助一点么？教会的钱是大家有份的公款呢。”

秋英最后还嘲讽了一下哈巴牧师，但哈巴牧师只是微红着脸笑了一笑。

曹世光终进了海格路红十字病院的二等病室。曹世光搬进病院去那一天，海泉也表示要回鹤子夫人那边去。但他心里仍有几分留恋着秋英。他想，世光进医院里去了，不是正好的机会么？不过只一瞬间后，他又诅咒自己了。

“像秋英这样平凡的女人，你也为她颠倒到这个程度么?那么，自己是个什么样人了呢?”

他明知对于秋英的留恋完全是堕落的表现，不过他一面仍为自己宽恕。他只辩解着说：这是出于无可奈何。他也有些惊异，何以自己对鹤子夫人和秋英的感情和态度间我有这样的悬隔：对前者的感情是战战兢兢的，对后者却是比较大胆而积极的；对前者的态度是庄严的，对后者的态度却是狎昵的。他还怀着一种偏见，以为侵犯秋英，纵令是罪恶，但总不及侵犯鹤子夫人那样的重大。

“老林，你，你走不得，住在亭子间里好了。那边已经空，空出来了。”

世光临上车时喘着气要求他要住在他家中，帮他照料一下家事。

“林伯伯，你何以这样的没人情，每天总是说走，走；叫人听见真不喜欢！”

经他俩夫妻这样地一说，海泉又宽心地在这家里住下来了。但是送世光进了病院回来后，他觉得她的态度又有些变了，仅仅一个接吻，也不像数天前那样地轻易给他了。

给她这样一冷淡，也就像吊在半天空上了。

上半天她要他伴着她到病院里去看世光。在途中，当然要替她抱小孩子，要为她付一切的车资，有时她还要求特别的雇汽车直赶到病院里去。在正午时分从病院出来，还要陪她上饭馆里去吃中饭。吃过了饭，她有时虽然和他一路回到三元里来，但有时她抱着小孩子对他说要看朋友去，让他独自走回来。

“看什么朋友？和小诸叙情去了是真的！”

给她遗弃在马路旁的海泉，便感着一阵的寂寞和愤恨。他只恨自己太傻了，同时也直觉着她一定是看小诸去了的，这时他的胸口便酸得难过。他很觉无聊，忽然想起自己好几天没有到学校里去了。他想，且到学校里去望望吧。

到了学校里，他当然是无心上课，先直到门房里来看看有没有信件。果然，茶房一看见他，就递了三四封信给他。在这些信件的当中，他发现了一封湖水色的信封。封面的笔迹正是他日夜在思念着的鹤子夫人的。他颤着手忙拆开来读：

“……我无论怎样也决不会相信你就这样地永久离开了我。但是，有两个星期没有看见你了。你大概也想象得着我是怎样地在着急吧。你的爱人的信由邮夫送了两封来这里。你纵不想见我，但总想快读到这些能使你欢慰的邮件吧。你恐怕未必知道我是何等不情愿说这几句话啊，你该快回来吧？”

“我的父亲和妹妹，——她说住不惯上海，——于前星期三搭邮船上海丸回长崎去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枯守家中，真是寂寞，寂寞得使人想流泪。——我说错了，我不该这样小孩子气的，你该不会笑我吧。附带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老师有信来了，在香港已经动身了，三几天内可以回到上海来了，你更该快点回来……不然，……不然，他会惊异你何以不住在我们的家里。……你总可以理解我是在何等地焦急着望你回来啊！”

他读了这封信后，真想立即回曾教授家里去。他问茶房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寄来的。

“好几天了。记不得是哪天了。”

这是茶房的回答。海泉便想，曾教授或许已经回来了，这岂不是错过了许多的机会？我决意会了唐耀星，问一问关于团体的消息后，就立即到曾教授家里去吧。

他走向男学生的休息室来望了望。不见有一个同学。他再走向图书馆来。当他在阅报室门首走过时，他碰着了一个同学兼同志的，姓李名后乐的云南学生。海泉看见他，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李后乐看见他了，便跑上前来，一手捉住他的臂膀：

“好久不见你了！”

“是的，久违了。老唐呢？”

你还不知道？”

李后乐脸上表示出惊异而忧郁的颜色反问他。

“什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海泉在这时候更自愧起来了。他想，近两三天来，自己不该迷恋着秋英不出来，连应该出席的集会也缺席了两次。若第三次缺席，按纪律，就要被开除社籍了。

海泉跟着李后乐在校园里散步了一会儿。李后乐一面走一面低声地告诉他，唐耀星于昨天早晨在他的寓所里给包打听拉进巡捕房里去了。那时候，他才从梦中惊醒过来，还有许多印刷物也给包打听拿去了。

“有什么办法没有，该想法营救他出来呀。”

海泉听见后，吃了一大惊，也十二分为唐耀星着急。他总信赖偌大团体，一定有相当的办法去营救这位热心的同志。

“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害怕了，忙着搬家，谁会管这件事呢？”

“大家要搬家做什么？”

“团体内部起了恐慌。”

“我不懂什么意思。”

“自己团体内部有 Betrayer！”

“是哪一个?”

“尚未调查出来。”

李后乐说着望了望海泉的脸,海泉只当后乐在怀疑他是一个告密者,心里有点惶惑不定起来了。

## 三十七

天色忽然暗淡起来,海泉觉得身上有点发冷,看后乐的神色,也非常不安的,海泉觉得世界末日就快要来临了一样。虽则他知道这种悲观而恐慌的心理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弱志薄行。敌不住小小的打击,假如大家都是这样,革命前途还有希望么?过后,他又暗想,只有自己是个脆弱的精神所有者吧?只有自己才有这种厌世的思想吧?到后来,李后乐忽然对他说:

“我们走吧,实在没有心绪上课了。恐怕学校里也有不少的猎狗——SPY 呢。”

海泉听后,心里更加慌起来了这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做过秘密工作的缘故,此刻他拆穿了他自身的西洋镜,他想,自己对于革命哪里有什么诚意?自己只是受着一种奇特的虚荣心——不甘当落伍者及孤独者的虚荣心——的支配而参加团体的,当时何曾想到今天的紧张和恐怖!

“到什么地方去?”

海泉无意识地问了一下李后乐。

到S茶室,谈了一会儿话,海泉才知道唐耀星之被捕,完全是给那个女同学卓淑华害了的,这个奇特的消息真是如晴天霹雳,使他骇了一大惊。

“张应奎和卓淑华也是我们的同志?”

海泉惊异着问李后乐。

“你这样问,是出于什么意思?你说他俩不够当革命者么?”

“虽然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蜜丝卓的行动不过于堕落了些

么？”

“那么，你是个唯心论者了。怪不得老唐要常常骂你是个腐头腐脑的人物。只要不妨害工作，他俩本身的私德管不得许多。鸡鸣狗盗也是人才，何况蜜丝卓。平心说起来，他们工作确实比我们努力。你最不行。……”

李后乐说到这里，伸出一根食指，指着海泉笑了起来。

“为什么？我有什么事情不行？”

“他们要把你除名。幸得密丝卓帮你说了几句话，才翻动了议案，只给你一个警告而已。……”

海泉惊异着问。

“书面警告。”

“我根本没有接到那个东西！”

“你这几天在家里么？”

给后乐一提起，海泉才想，这个警告书大概是送到曾教授家里去了吧。自己有两个多星期没到那边去了呢。

他明白了唐耀星被捕的一切原因了。同时他实在恨自己过于钝感。何以唐耀星做革命工作不及他对卓女士进行恋爱秘密。在唐耀星、卓淑华和张应奎之间，便成立了三角恋爱的关系。恋爱之能明白地显示，全赖这个三角关系，半点也不足奇异。要低能者才为它大惊小怪。其实在有些革命青年间完全演着的三角恋爱，甚至比他们的革命工作还要紧张，只是摆出伪善者的态度，讳莫如深罢了。

卓淑华的最初的爱人是张应奎。其实卓淑华并没有当他是爱人，只当他是个钱袋儿罢了。因为张应奎是富商的儿子，并且和她同乡，所以她先结识了他。但是，进了大学后，她发现了唐耀星，他无论在面貌、学问、才能各点，都是高于张应奎，只差荷包一项没有张应奎那样充实而已。到后来，卓淑华的心完全移到唐耀星身上去了。又自从加入秘密结社之后，她更觉得唐耀星之有为。因为唐耀

星是他们的分社的书记。她还和张应奎敷衍，只是想骗他几个钱来使用罢了。

因为发现了卓淑华和唐耀星的关系，张应奎在一个期间中，放弃了卓淑华，也断绝了对她的的供给。但是享受惯了的她，一旦离开了这株摇钱树，当然是在日常物质生活上十分不惯的。到后来，她又偷偷地向张应奎表示愿离开了耀星，再专做他的附属品。这便是唐耀星和张应奎俩同志间的感情日趋尖锐化的原因。

前两天唐耀星侦得卓淑华伴着张应奎到苏州游乐去了，他真有说不出来的妒恨。当她们从苏州回来的那一天。唐耀星不知从何处借来了一枝手枪，直赶到卓淑华家里来。这时候，张应奎正在她的房里搂抱着她，并且向她议论着唐耀星的长短。唐耀星是来熟了的，他一进门便冲到她的房门首来。等到他发现唐耀星杀气满面地立在他俩面前时，已经来不及跑了。耀星只手拉住淑华的臂膀，叫了一声“走”，她便像受了催眠术一样，脸色苍白地跟着耀星移步了。耀星一面走一面抽出怀里的手枪来向着应奎恫吓。

“你再敢伸一根指头动她一下，我就拿这个照顾你！”

卓淑华在这瞬间觉得耀星完全不像一个人，只是一只猛兽了。

“唐同志，我有话要对你说。……”

到后来，张应奎才颤声地发出这样的哀音来。

“还有什么同志不同志！”

他说着把卓淑华拉向楼下去了。

当晚上，张应奎便接到了被开除社籍的通告。

## 三十八

后乐把这些经过告诉了海泉后，并叮嘱他不许告诉其他的任何人。海泉给这些话吓呆了。一时没有话可说，只点了点头。他想社里的处置虽然不公平，但是张应奎的手段也太过卑鄙了。他又想，外国无论有如何好的方法或主义，但一输入中国来，便会僵化

成支那型的了。像中国的国民性，真是不可救药的了。革命同志么？一丘之貉罢了！

海泉别了李后乐，便搭车向鹤子夫人家里来。他坐在电车里想象到会见了鹤子夫人那时候的情形，胸口禁不住砰砰地跳动起来。他今天是怎样的打扮呢？他想了下，连鹤子夫人的相貌是怎样的都有点想象不起来了。他只恨自己不该到今天才回她那边去。等一会看见她时，就大胆地伸出手来要求她和自己紧紧地握一回手吧，以后一切就好进行了。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哟？"

海泉忽然又清醒起来，自责了一番，同时秋英的影儿又浮到他的脑子里来了。他觉得鹤子夫人别了两个多星期后，在他脑里，秋英的影儿似乎是渐次替代了鹤子的俏影。但是他反问了一下自己，真能就些放弃鹤子夫人么？他的回答是不可能。他像发现了一条爱欲上的定理，先爱了秋英尚可以再爱鹤子夫人，这大概和一般所说的"得陇望蜀"的心理相类似吧。不过，若先爱上鹤子夫人，则他便当秋英是无一顾之价值的了。于是他想自己现在太无耻了。自己之和秋英接近，完全是一种方便主义。自己明明是把秋英当成一个物件了。他的内心里觉得是十二分对秋英不住。

望见鹤子夫人住家所在的那一列弄堂，他感着一阵奇特的惊喜，他真想快点跑进那弄堂里。但不知道是何道理，他觉得双脚忽然重赘起来，有些走不动了一样，好容易才走到她住家的后门口来了。他环望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像有无穷的感慨。虽不能说是"去年今日此门中……"的感慨，但是一别半月，也尽够促动他的哀愁了。

他正待敲门，忽然听见里面像有人要出来的样子。"呀"的一响，后门扉开了。海泉看见从里面走出来的人，他的心就像要掉进横隔膜里去了一样。他在这瞬间，真是想进也不能，退又不可了。同时他也从对于鹤子夫人的种种幻想中惊醒过来。

“啊！海泉，我们为你担心死了。”

“曾伯伯什么时候回来了？”

“快进来！幸得你这两天不住在这里……”

曾教授一面说，一面先转身进去了。海泉听见他的说话，摸不着半点头绪，唯默默地跟了这位父执走进他们的客堂里来了。

“告诉太太，林先生回来了。”

曾教授向着娘姨吩咐了后，便叫海泉坐下来。

“你们青年有志革命，我是十分佩服的。不过，做事要周密一点，活动也要灵敏一点，既然参加了秘密的工作，住的地址怎么可以随便告诉别人呢？……”

曾教授的话愈说愈奇了。他正待反问，衣装扑素的鹤子夫人走上楼来了。海泉看见她，因为当着曾教授的面，忙立起身来向她鞠了一鞠躬。她也微笑着回了一个礼。海泉看见她似乎比两星期前消瘦了些，脸上显示着一种憔悴，脸色也比旧时苍白得多了。

“林先生，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害得我担心死了！外面的风声很紧吧。你不要再去干那种危险的事情了。”

她坐下来后，也苦笑着这样地向他劝说。

“我没有干什么危险的事情。”

海泉的神气很恳挚地说，竟把曾教授夫妻促笑了。

到后来，鹤子夫人才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知道，巡捕房的包打听已经到这里来过几次了，昨天下午和晚上来过了，今天上半天又来一次，目的是来查问海泉的行踪。

“怎么巡捕房知道我住在这家里呢？”

“大概你有朋友被捕了去供出来了的。”

曾教授说了后，叹了一口大气。海泉想，这一定是耀星供出了的。他们还瞎猜是团体外的人的告发么？先检举一下自身及自己的团体吧！

“对于你们的革命宗旨，我是极端表示赞同的。可惜你们团体

的分子和战术太坏了，不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同情与后援，特别是那些做文化工作的幼稚份子。他们以为开罪了二三个局外人便算尽了革命的能事，对于敌对人的人物却噤若寒蝉。这岂不是明明自己表示卑怯么？其实在文化的都会里，能堂堂地宣传一些革命主张，对于革命前程也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何况所采用的策略又多陷于错误。你看，在文坛上，你们不是只高撑着两副僵尸招牌在乱舞么？舞来舞去，只是这么一套，真是惹得一般青年厌烦了！……”

“哪两副僵尸招牌？”

海泉听见曾教授的话有些奇怪，赶忙质问。

“一副是罗进先生，一副是毛纯先生。这两位先生不单外表像僵尸，论他们的作品也和僵尸没有异样。他们的作品在革命上是不会发生作用了的。他们的作品的效能一样地是等于香烟和红茶的。罗进那个人，我愈读他的作品，愈怀疑他的素养。大概是年龄的关系吧，他像没有读什么书，他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尚未了解。请这位偶像出来领导马克思主义文学的理论是十分危险的。毛纯这位先生的素养很明白地比罗进高一点，也比罗进有涵养工夫，这是因为他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他的作品的取材也很丰富，文章亦颇流丽，不过，我仍不能承认他的作品是普罗的作品。一般青年之倾倒他的小说，仍然是在他的露骨的性爱的描写一点。其实，他是长于小品和随笔的作家。他的作品离开所谓普罗文学尚远。这两位先生的共通的弊病是：(1)缺少科学的素养；(2)对于经济史也还没有一点的知识。进一步说，纵令他俩确有领导普罗文化的资格，对于革命的前途也没有多大的希望吧。在农村有无数的实际的革命人才，而在通都大邑反寂寂无闻，除在上海有这两位先生的乱舞以外。这是证明你不单无方法对付帝国主义，也无能力对付在严格的意义上尚未成为资本家的布尔乔亚阶级。他俩现在不是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讨饭吃了么？说什么革命呢？”

海泉平素是崇拜陈华民、李一香一派的作家们，对于罗进和毛

纯一派，本没有什么信仰的。现在听见曾教授的说话，正合他的脾胃。他真不明白何以团体偏要借重这个在意识上完全是个人主义者，除抄写他人的句子去挖苦他的一套老调子以外，并没半篇堂皇的论文拿出来给我们看过的，罗进来做幌子做什么！试多翻一下他的小品，就不难知道他是一个胸地狭小的人物。因为他编小说史，偷窃了日本某汉学家的材料，给说闲话者发觉了，于是他恨说闲话者入骨。他的心目中决没有无产阶级，而只是日夜在搜索枯肠对于私恨要怎样地去睚眦必报。这是何等平凡的小人啊。

他一面在听曾教授批评罗进，一面却偷看鹤子夫人。她在今天，颜色虽然憔悴，脸色虽然苍白，但由海泉看来似觉比两星期之前动人得多了。她低着首不说话的样子更惹得他的心神不安定起来。

"若不是曾教授坐在这屋里，自己一定走过去搂住她了。"

海泉和他俩还辩了一些闲话。到后来，曾教授对他说：

"你们还是在外面再住几天吧。恐怕他们要再来搜查呢。"

海泉心里虽完全是承认曾教授这句话，不过他仍然要怀疑曾教授是害怕会受他的连累。于是他又对曾教授起了微微的反感。

当鹤子夫人把一束信件交给他时，望着他作了一阵类似怨悔的苦笑。她好像在说："你不该走了许久不回来。到了今天，什么话也难得说了！"

## 三十九

海泉说了过一星期后再来拜候他们，便告辞出来。走出了弄堂，行了几十步，就搭了公共汽车。他坐在公共汽车里，把那一束信件大略看完了。两封是佩珠在前后五天内写来的，一封是家信，一封是一个旧同学从广州寄来的。一封是团体给他的警告书。

"警告什么！你们这班家伙也有资格对我下警告么？对主义我一点不反对。但是你们这班无聊的份子，不完全死绝后，革命决无

成功的希望，我敢断言！”

在这许多信件中最使他惊异的是佩珠的来信，第一封，她告诉他，她本来决意来上海的，现在由她哥哥的友人的忠告，决意赴日本专门学医了，因为在日本的用费不比在上海多，论求学日本的环境当然比上海好了。第二封信是告诉他准备于×月×日由香港动身乘加拿大皇后的三等船室赴日，在上海停泊时，要求他到船上来会她。这些消息使海泉呆了半天，精神上非常地难过。因为他是最反对留学日本的，而佩珠偏要朝日本跑。但最后他又反问了一下自己，这个心理不是有几分是嫉妒么？因为佩珠能出国留学，而自己不能。

他在公园里打转一回，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自己今天的精神状态何以竟变化得这样快。在今天早晨，自己对于一切尚抱着很大的希望与勇气。但是到了目前，对于革命、恋爱及自己的前途都悲观起来了。他似乎是起了一些厌世的思想。

海泉在公园里的铁梳椅上一个人痴坐了半天。看看天色要黑下来了。他望着一丝的枯枝在薄暮的冷风中颤动，便想到自己在目前的可怜。

“像给同伴者遗弃在沙漠上的孤独者一样。在这茫茫的大海里面，有谁会思念我，有谁会爱我呢？”

海泉这样地一想，几乎要掉出眼泪来了。在这瞬间，鹤子夫人的憔悴的影儿又浮到他的网膜上来了。他想，她之所以那样疲劳，一定是饱受久别了的曾教授的蹂躏的结果吧。他于是忽然感着一种无名的嫉妒，无意识地立起身来叫了一声：

“岂有此理！”

他看看不能在公园里坐下去了，该回家去了。家在哪里呢？自己不是无家可归么？革命去吧。有真挚的热情参加革命，便当跑进内地去，和那些以血肉为孤注的人们一同努力。在上海写写小品，挖苦下他人，或谈一两句半可通的革命术语，甚至于以专门的追悼

家或后死者为己任，那不单太无聊，实在也太怯懦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勇气走上那条真正的革命的道路。

“秋英或者在热望着自己回去呢。”

他这样想着，一双倦腿便把他慢慢地抬到公园外的马路上来了。

他走回到曹世光家里来了。他站在扶梯下，望了望上面，完全黑黢黢的，也听不见一点声息。他想，莫非秋英又到病院去了。于是他放轻脚步，上了梯级。但只上了一半，便听见秋英的房门“呀”的一响打开了，从上面便发射出一道灯光来。海泉看见秋英抱着小孩子，跟在诸壮生后面，从房里面走出来，并且还听见她在笑着骂了诸壮生一声：“讨厌的。”

海泉立在自己住的亭子间门首，不知道向他们招呼好还是不招呼好。这时候，他俩已经看见他了。

“林先生回来了，恰恰好。”

诸壮生来过了几次，早和海泉熟识了。”他此刻意味深长地反向着秋英说笑。

“……老林，你到哪儿去了？害得她等急了！”

“胡闹！”

她伸了左掌来向他的肩上掴了一掌。

“瞎说！”

这是海泉的苦笑的声音。

“你刚才不是尽在思念着他说，还不回来，还不回来么？”

“他住在这家里，看见他这晚不回来，当然要思念他啊！”

她红着脸笑了。海泉听见，感着一种快感，也满脸绯红地笑了。

“好了，好了。我的话总算没有说错。老林，她的先生不在家，你得做几天代理人哟！”

“又胡说了！”

她又伸出掌来打诸壮生。但他已经跳下至楼梯的中部了。

“Good night，曹。Good night，Mr. 林。你要好好地做个代理人啊！”

诸壮生狂笑着跑回楼下去了。听见后门主扉砰的一响，海泉想，他和秋英玩得兴尽之后才走的吧。他无端地又嫉恨起来了。他愈加以想象，心理便愈愤恨。他忙推开亭子间的门走进，也不理她了。

海泉看见自己的床上和小桌子上都收拾得很清爽，不像今早上和她同出去时那样的凌乱。于是他又有些感激秋英了。他在案前坐下来，很想写封信寄给佩珠，叫他不要到日本去。但在此时，他满头脑都是秋英的影子，实在没有心绪写信了。于是他立起身来，除去了外衣，钻进床上的被窝里来，因为他实在疲倦了。

“秋英真是无聊，何以会把诸当做一个美少年。……我要想一个方法发现他俩的秘密才痛快！……自己在什么时候才得回鹤子夫人家里去啊！……佩珠和自己不知真个有结合的一天么？……？

他这样胡思乱想着，只感着自己头脑是昏沉沉的，异常难过。过了一忽，他觉得像一只苍蝇在他的唇上蠕动，双唇痒得难挨。他无意识地伸出右掌来向唇部拍了一下，忽然听见一阵女性的笑声，他吃了一惊，忙睁开眼睛来看，原来秋英笑吟吟地正坐在他的枕畔。

“你为什么气恼到这个样子？”

“没有呀！”

“你还赖么？睡进一点去！我冷呢！”

海泉听见她这样说，并且把她的全身偎靠到他的怀里来时，他身上忽然起了一阵恶寒，完全失掉了气力。他待要问她一些话时，看见她把脸贴凑到他的胸坎上， 欷地哭起来了。

“你哭什么？”

“没有什么。……我不明白你何以这样地恨我！”她抽咽着说。

“没有道理的话！我何以要恨你？”

“但是，……”

他真吃惊不小，她是这样大胆的女性。同时，他俩间的温气也渐次起了对流作用。

他真不相信她竟是给他第一次的经验的女性！他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在事后并不觉得对不住佩珠，但觉得对不住鹤子夫人。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会起这样奇特的心理。

第二天晚上，他到她的房里去了。她也不像昨夜里会向他流泪了。并且她反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就这样地约一个月间，他和她过着这样的糜烂的生活，一直等到世光出院。她对于他的态度也一天一天地傲慢了。

海泉和秋英陷溺下去了后的一星期，他曾走到曾教授的家里来看他们。恰好他夫妻俩都在家。因为想着和秋英的关系，看见鹤子夫人时，他心里十分不好意思。但他们完全没有感觉，和平时一样地笑着欢迎他。鹤子夫人比前一次更加憔悴了。曾教授告诉他，她患了肺病，决意回日本去调养。这是听医生的忠告，住在这样狭隘尘嚣的上海市里，于她的病是有害的。

“师奶想几时动身呢？”

他问鹤子夫人。她咳嗽起来了，一时没有回答他。

“打算月底就动身。”

曾教授替他的太太回答了。

海泉想，佩珠所搭的加拿大皇后也就是月末可以到上海来。他有些惊异，何以她们两个女性不约而同地约略在同一时期离开自己呢？他不禁伤感起来了。

“她们知道了自己的堕落？”

他神经过敏地猜疑了一下。

“不知在什么时候才能会见你了，林先生！”

鹤子夫人的声音有些颤动。看她也像在忍着眼泪的样子。

“最好想法到日本留学去。”

曾教授这样地劝他。这又促起他想着受经济压迫的痛苦了。他也很想努力一番，以图进取。坚决地不再思念秋英或鹤子夫人了。但问了下自己，还是不愿意立即离开了秋英。他明知自己对于她是无所恋爱的，也明知自己迟早非离开她不可的，但他仍然在徘徊着。

在曾教授家里坐了一个多时辰。海泉想，该告辞了。不然，会惹曾教授的讨厌吧。他本来也不想在他们家中留恋，他只想觅一个机会约鹤子夫人出来在某一个地方悠静地一叙曲衷。但是曾教授始终正襟危坐和他谈了许多关于学问上的话，终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单独向鹤子夫人说一两句话的机会。到后来，他只好告辞了。

从曾公馆出来，他感着无限的烦闷和孤寂，同时也异常地轻蔑自身之不长进，尤其是对于和秋英的关系，他非常痛心。他想这真是一失足，便犯了万劫不赎的罪恶了！欲忏悔是忏悔不来了！他一时不想回秋英那边去，只一个人踯躅着走向外滩公园来。

太阳快要西沉了。他举头望了望南空，八分满的惨白色的月亮从灰色的薄云中钻了出来。他觉得这种光景只有增加他的忧郁。公园外的嘈杂和黄浦江面的无秩序的景象，更引动了他的无限的哀愁。他真想投江自杀了。

"自己真是个在这世上最无用的人！不单在革命及求学两方面，没有半点能力的表现，就连对于恋爱，也不能彻底！"

望着黄浦江水，他再叹了一口气。

天色更加黑下来了。他又感着无所归宿的悲哀了。

"还是回她那边去吧。在目前，唯有从她那里求安慰了！……"

回忆着秋英一连七八天给他的狂烈的肉的安慰，他又慢慢地走向三元坊来。

# 四十

果然，秋英一看见海泉回来了，便赶上前来，紧揽着他的颈项，拼命地接吻，她的这种强烈的举动不单使他感着一种像在沙漠中发现了清泉一样的欢慰，并且也觉得自己实在太对不住秋英了。他后悔以前不该只当她是一个安慰品而不想信她的爱情。

"你怎么走了整天，到此刻才回来呢？"

她居然在呜咽着说，说了后，又不住地和他作热烈的亲吻。他闻着一种涎臭，但也顾不得许多了。

"在朋友家里……为学校的事，耽搁了一些时候，所以回来的迟了。秋英，对不住了。"

"我们有了交情才不久，比新婚还要亲密，你便那样地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她再次　欷起来了。

"我还不是刻刻记挂着你，不过，给朋友拖住了，没有办法。"

他在她的床沿上坐了下来，搂着她，安慰她。

"你不是不到那个东洋婆子家里去了？"

"没有。"

海泉有点愕然起来了。他想，她何以会知道自己今天的行踪。

"不要瞒我，我一切都知道了。你太对不起我啊，林先生！——不。啊，My dear boy！"她再亲他的吻。他觉得他的这个举动有些像珍妮盖娜那样轻快活泼。

"为什么？"

他此刻又完全忘掉了刚才在外滩公园所感触的一切。他觉得人生并不是那样可悲观的。他也不知道要怎样地和她辩论，他只昏沉沉地迷恋着她的肉感。他像在埃因乐园恣意地吃那禁果。

"我把无可挽救的一切提供了给你，不过两个礼拜，你就忘记了我了！"

“没有这回事。”

“你只是爱那个东洋婆子！”

“瞎说！我只爱你一个人，我只爱我的秋英！……”

她笑了。

“那么，你才不是真爱我了？”

“我对你的爱情真是像盘石般的坚固。你不能真心爱我是真的！”

“……”

他虽然吻着她，但他的心的确又飞到鹤子夫人那边去了。他已经完全相信秋英是真心爱他了，暗暗地得意起来。他想，何以有这许多女性向自己倾倒呢？反省一下自己，对于秋英不过是同情和怜悯，此外只是肉感力，至于爱情，在今晚以前，半点也没有的。但今晚上看见对自己表示那样真挚的态度，他有些受感动了。

“我是真心爱你。但是对老曹不住。……”

“你的意思怎样？是不是他回来了，你就不能爱我了？”

她装出严正的脸孔，凑近到他脸前去质问他。

“我们犯罪了。老曹回来了，我还住在这里看着你俩的夫妇生活，是多么痛苦呢？”

“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常住在家里的。你想离开我，便是证明你不爱我了！”

“你爱了我，但是对老曹又怎样呢？”

“我把我的心，七分对你，好么？你决不可以离开我哟！”

“还有三分的心给哪一个？”

海泉以惊疑的神气反问她。

“你猜猜。”

她捧着他的脸，再吻了一下，笑了。

“你还爱老曹？”

海泉也觉得自己的这一句话，说得太无道理，太过于喧宾夺主

了。但是，他此刻一想到老曹那样的脸孔，便有说不出来的厌恶。他便下了这样一个武断，即是在这世界上最丑恶不过的便是老曹的脸孔了。他觉得已经给自己搂过 了的秋英怎么可以再让她回老曹的怀抱里呢？一阵嫉妒之火，便在他的胸坎里燃烧起来了。

"嘻，嘻，嘻，……哈，哈，哈，哈！……"

秋英伏在他的胸脯上，像克列阿巴特拉(Cleopatra)那样地豪笑起来了。因为她确定了他的嫉妒的表情。她像克列阿巴特拉征服了安陀尼那样地得意起来了。

"你没有猜着?"

"……"

他松了一下搂着她的胸部的手，以怀疑的神气凝视着她。

"我那三分的心么？……是给他的！"

他伸出左手的食指来指着睡在床里面的那个小孩子。她说了后，又很有趣般地笑起来了，但他却许久没有说话。她似乎是担心他会因她的话而失望，忙又把身体挨近他，再搂着他的颈项，和他连连亲嘴。

"谁会爱他那样像老头子般的人！同住了七八年，一点味儿也没有了。真的，他完全不懂所谓爱情。他每天都是从早到晚，不住地说生活，生活，叫人听见真是杀风景。他没有你这样年轻，他没有你长得美，……他没有，没有。……总之，他一切都赶不上你！

最初听见她这样说，他有些得意了。但是听到最后，他又感着脸热了。

"我们到什么地方旅行去好么?"

海泉原想说和她一同逃走的。但是想了一会儿，觉得不妥当，无意识地改了这一句话。

旅行？到什么地方去?"

杭州西湖。"

"太远了。我们走了时，……"

他像在思索什么事体，一时没有把话说下去。但他已经直觉着她想要说的话来了。他很想加以诘责，然而失掉了勇气。

“哪还有更近的地方好玩的么？”

“吴淞炮台湾，怎样？”

给她一提起炮台湾，便联想起茅盾先生的《追求》里面所描写的革命的青年男女在炮台湾旅馆里幽媾的一段来了。女性怎样地在衣镜前脱去衣服，显露出她的丰满白胖的裸体；男性怎样地也偷偷地走进来，裸出了自己的瘦弱的身体。相形之下，他又怎样地自惭形秽。他觉得茅盾先生的小说动人的地方，还在这些 erotie 的描写。

“到炮台湾旅行去？”

“对啦！”

“在那边旅馆里歇夜？”

“不，当天回来。”

“但是，我想在外面尽情地欢乐一回。”

“在家里不是一样？”

他想，她的态度和动作是何等露骨而猛烈啊。等到他感着一阵可诅咒的疲劳后，忽然又听见她低声地向他说：

“林先生，对不住你，明天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

她说了后，像很不好意思的一样。

“什么事？”

“烦劳你到海格路病院去接他回来。”

“接老曹回来？他可以退院了么？”

“虽然不算完全好了，但医生说，可以退院了。多住病院不是多花钱么？”

“你怎么晓得？”

海泉的手还给她枕着，但感着一个极度的失望了。她一声不响地，只是从枕头下抽出一封信来交给他看。他看完了后，真想吐一

口大气，但忙忍住了。

“你去么？”

“我们相爱，藏在心里好了。在他的面前，我俩还是要装出不很接近的好，免得他疑心。你想对么？林先生？”

他一声不响，他虽然觉得她所派给他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了，但同时也恨她真地踏在他的头顶上跳舞了。

“她还是爱她的丈夫啊！”

他忙从她的床上跳下来，走回他的亭子间里去了。

## 四十一

二月中旬早晨的天气，本来还是十分的冷，并且昨夜里下了一阵。早上起来，海泉感着一阵奇寒，同时也觉得有些头晕。响过了八点，她看他起了床，洗漱过了，便送了早点来给他吃。

“今天外面天气冷，林先生，要多穿一点衣服。对不住了，林先生。”

海泉虽然不愿意，但想来想去，也无法推辞，并且怕自己不去接，反惹起了老曹的怀疑。于是他决意出门了。秋英立在后门首望着他走向弄堂口去时，连说了几声对不住。他走到弄堂口，回头来望了望她，她便伸出三根右指头触了一下嘴唇，表示给他一个亲吻，同时也给了他一阵有深意的媚笑。他胸口上立即感着一阵半是欢慰，半是悲哀的感情。

走到马路上来时，看见两侧的垃圾堆上还有些积雪未融。他低着头向电车站边来。

“自己明明对她有爱了，自己无自学地陷进深渊里去了。自己明明做了她的奴隶了。此刻的自己哪里还有当年的气概呢？你这没志气的东西也还有面目见人么？”

他最后觉得他第一对不住的便是未婚妻刘佩珠了。他此刻的感情像蒸郁了许久的天气，气压突然地低降下来，从他的眼眶里掉

了几滴眼泪来了。

“世界上的一切的人都遗弃了自己，只有她一个人还在关心自己，自己也只好由她去践踏了。”

但坐在电车里深思了一会儿后，又觉得对于这样区区的犯罪本无庸那样地去悲观，把它秘藏起来，谁会知道呢。不单鹤子夫人，就连佩珠也还当自己是纯洁的童贞吧。在这样虚伪的社会里，不掘泥扬波，不戴假面具，自己的路还走得通么？

他真惊异自己何以竟变成这样一个残忍的人了。欺骗了鹤子夫人似乎还可恕，连佩珠也要欺骗，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个恶魔了。

他走到病院来看曹世光，曹世光已经不在他的病室里了。问了问事务处，才知道刚才哈巴牧师和廖副牧师都来了，叫了汽车把老曹送回三元坊去了，海泉望了一下壁上的挂钟，快要响十点了。他知道自己来迟了时刻。

“也好，省得许多麻烦。”

但他又担心秋英会怪他，没有替他履行条约。他无可奈何，又是一个人走回三元坊来。

“林先生，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阿曹早回来了哟！”

她一见着海泉便很趣般地笑着说。海泉看见那样欢喜的样子，才安心下来了，同时也感着一阵醋意。

“老哈送他回来的，是么？”

“是的。”

她提着一只铅桶，桶里满装着污秽的衣裤。看她是要到下面去洗衣裳的，但看见海泉回来了，忙又把铅桶搁下，跟着他回到房里来。

“老林，多谢你了。我进病院后，家里幸得你帮忙。请坐么。”

老曹盘腿坐在床上，气色很好看，只是瘦了一点，此外看不见出病院后的痕迹来。海泉看见一面答说，一面望秋英脸的样子，有点可怕。海泉想，莫非曹的神经竟这样的锐敏，立刻感着自己和秋

英间的不寻常的空气了么？同时他也觉得自己的态度确是太拘谨了一点，太不自然了点，海泉想，天天这样地下去，一定会给老曹察出来的。但是老曹刚回来，就说搬家，也不近人情，反地更加引起了老曹的猜疑。于是他努力于恢复日前的快活的态度，和老曹谈了许多关于学界的和文坛的情形。

"倒盅开水来给我！"

听见老曹以不高兴的音调命令他的夫人时，海泉才敢反转头去看了一下秋英的脸。他注意她，到底在用一种什么表情。他看见她只是涎着脸笑。海泉看见害怕了，忙以反回头来望了望老曹的神色，老曹的脸上仍然表示着枯涩的表情。海泉想，这样的空气明明是表示对自己怀疑了。但是使他吃了一大惊的是，当她端一盅开水在他的身边走过去时，她在他的肩背上竟捏了一把。

"这真是岂有此理！给老曹看见了，还了得！"

但是，一想到在今夜里自己一个人要冷冷清清的睡在那边的小亭子间里，海泉又不禁凄然起来了。他觉得她还是活泼可爱的女性。他只悔恨以前有机会时，何以不能尽情地去爱抚她呢。

他苦闷了一个多星期，除在烧饭时间可以和她偷偷地接一个吻之外，对于她没有更进一步的希望了。过了一个星期，老曹才到教会里去作事。他看见老曹走出去了后，虽然抱十二分的羞耻，但也很积极地走到前楼房来，向她提出了许多的抗议，并且骂她对他太冷淡了。

"他是我的丈夫哟！你怎么可以和他吃醋？"

她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感情没有从前那样的热烈了。并且她还忠告他，当着老曹的面前，仍然要说说笑笑，表示欢快的样子，不然，会把秘密泄漏呢。

"连这样无聊的女人也遗弃了我么？"

海泉有一天晚上，睡在亭子间，一个人蒙着被哭起来了。因为他照例看了老曹走后，又走向她要求，但给拒绝了。

“自己完全是一个可怜的弱者呢！”

又有一天，海泉从外面回来得太晚了，看见老曹的前楼房里熄了电灯，听不见什么声息。好奇心和嫉妒心引他放轻脚步走到他们的房门口来。他听见老曹在低声地诘问秋英。

“老林有十多天满脸的不高兴，也很少和我们说话了，什么道理？”

“谁知道他！”

秋英说了后在打呵欠。

“我看有点古怪。他不是为你么？”

“瞎说！”

海泉听见后像有一盆冷水从头浇了下来。他想，非离开这个地方不可了。

又过了两三天，他同时接到了佩珠和鹤子夫人从日本寄来给他的信了。她们两个女性都劝他到了日本去留学几年。佩珠并且告诉他，一二年的费用，她可以为他设法，过了一二年后，考进了官费学校，便无问题了。鹤子夫人也告诉他，只要他能够去，到日本后，节省一点，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她还表示她实在很想能够常常看见他。

他决意出国了。因为在这个像沙漠般的上海，实在无再留恋的余地了。他从前所憧憬的文艺、恋爱、革命，都成了画饼了。他决意放弃了这些，只想到异邦求点学识了。

在动身的前一天，他才把赴日的计划告诉了曹世光夫妻。他走进他俩的前楼房里来时，看见他俩夫妻很愉快地在争夺椰子糖吃。老曹把最后一个丢进他的嘴里去了。

“那个应当归我的。快还给我！”

秋英装着哭音，伸出她的一根食指，插进老曹的嘴里去了。褐黄色的糖汁，便一滴滴地从老曹的嘴里淌了出来。那个椰子糖终给她挖出来了，她立即把它投进她的嘴里去了。海泉看见，又感着一

阵轻微的嫉妒和鄙视。

那天晚上，曹世光到教会里开会去了。他穿着睡衣走到他的亭子间里来了。

她流着泪热烈地和他作最后的拥抱与亲吻。她告诉他，她决不会忘记他的爱，他也应当一样地不要忘记了她的爱。

他于是相信一位朋友告诉他的话了。

"男女两性间的恋爱，决没有五分比五分的，不是四六之比，便是三七或二八之比。男性方面高涨起来，女性方面便低落下去。男性方面一退却，女性方面又要取攻势力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只他一个人去到汇山码头欲乘长崎丸赴日本去。在途中，他仍然在思念着昨夜里埋在他的胸坎里的秋英的泪颜。他到了汇山码头了，正待叫着苦力替他搬行李进舱里去，忽然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忙回头一看，老曹手里提着一篓子的潮州桔子，微笑着正立在他的后面。海泉看见，感激得快要流下泪了。

"老林……"

"啊。……"

"我的内人看见你走了，很不惯的样子，大概是同住久了的关系吧。"

"啊。……"

"她今早晨望着你上了汽车后，哭了呢！"

海泉忙背过脸去，咽着声音说：

"老曹，谢你了！你快些回去吧。再会了！"

（完）

（宁）新登字 01 号

张 资 平 情 爱 小 说
黑　　恋
红　　雾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 1168　1／32　30 印张　360 千字
空军西安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7-01395-2／I· 411
定价：26.80 元（套）

责任编辑：袁凤影
封面设计：阿　香

[宁]新登字01号

女人一旦失身那个男人之后，

她在那个男 人眼里便不值钱了。

ISBN 7-227-01395-2



ISBN7—227—01395—2/I·411　定价：26.80元（套）